

## 目 录

- 广东信宜凌十八起义始末 ..... ( 1 )
- 荣相国事实记略 ..... 佚名 ( 39 )
- 德宗请脉记 ..... 杜钟骏 ( 45 )
- 康有为未刊遗札 ..... 陈华新 ( 53 )
- 陈宦查禁告示 ..... 廖文煜 ( 55 )
- 李曰垓密电簿 ..... ( 57 )
- 直隶工艺总局发展概略 ..... 郝庆元 ( 105 )
- 常熟报刊简介 ..... 庞士龙 钱永贤 ( 190 )
- 《近代史资料》(总1—45号)篇目解题索引 (上)  
..... 本刊编辑室 ( 199 )

## 广东信宜凌十八起义始末

**编者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据广州，曾从广东躁抚衙门抢走大量清方档案。一九五九月夏，英国驻华机关将给藏的近二万件中文档案运往伦敦，其中就有二千多件是原属广东督抚衙门的档案，藏在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为F.O.682.现号编新号为F.O.931.日本佐佐木正哉所编的《清末的秘密会社》（资料篇）一书中搜集的档案文件，均是从公共档案局中辑出，本文刊出的凌十八起义始末资料，仅是其中的一节。

广东信宜地区，是洪秀全、冯云山缔造的拜上帝会活动中心地域之一，凌十八是这个地区的领导者。道光三十年六月，凌十八在大寮竖旗起义。十二月师出高州，欲赴东西金田与太平军会合，共同伐清。嗣因清军沿途阻击，会师计划未能实现，凌十八率师辗转郁林、陆川、博白、高州、信宜等地，坚持斗争。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终因困守罗镜圩一隅，孤军无援，凌十八壮烈牺牲，起义失败了。关于这次起义的情况，太平天国官书《天情道理书》仅有约四百五十字的记载，而时人记载也涉及甚少。因是，对这次起义的全过程说不清楚。

本篇辑录的档案文件，主要记载凌十八起义缘由等情况。这部分资料很重要，而又为国内书籍所不载，故录出并重新作了点校工作，供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同志们作参考。

### 抄呈茂名胡令<sup>①</sup>交呈凌十八节略

谨将查办大寮始终节略，缮列清折，恭呈电览。

遵查大寮一案，先是府城内喧传信宜有激变之事，奉府

<sup>①</sup> 指茂名县令胡宗政。

委署经历用朱孚往查。护道宪在广州亦闻传说无异，委候补州史目谢安朝借催兵饷之便，查明禀复。该委员等查系凌十八与陆姓人等结怨鬻衅，禀明在案。旋据信宜县官令<sup>①</sup>禀报，与两委员所查不符。本府乃委卑职赴信宜县确查。卑职于七月二十七日驰抵信宜，采之舆论，二委员所禀均非无因。询之官令，称照该处生监禀报办理。不料凌十八等敢于抗拒，现在该生监等知其平日最怕罗镜打手，雇就五百人来，以毒攻毒，定可打灭。正在灯前细问，阍人送上一字，彼此共阅，内云又添雇百十人，须加银三百两等语，后载陆善夫字寄。问善夫何人，称系陆达务。卑职审其言词，观它举动，似该县生监与大寮凌十八等结怨方深，势不两立。即于次日回茂名，禀请本府酌夺。八月初四日，该处生监以打手将到，请官令来郡城，求本策下札谕告示，令它进剿，不许。又谕卑职前往安辑。卑职以衅起邻封，为剿为抚，事有专属；卑职何敢参以己见，须衅酌妥当乃行。维时陆姓及生监方在城，卑职传到茂名绅士嘱其告以上宪之意，令此时且勿与仇讎，寝事后自有办法。该生监等不惟不遵，乃云委员若抚，定即上控委员。于是，茂邑绅士谓信宜人无良，邀约多人，拦舆不与去。卑职回明本府，辞以身奉差遣，何敢告劳。但恐抚之不成，将来或以德为仇，亦所难测。本府云但放心去，何肯以我事相累。时方不靖，若格于人信，势必又开兵衅，为害地方。卑职乃出，戒多士毋阻。

于初十日，带同候补从九童钰，复诣信宜。十一日，与官令商议，先会营弁千总梁国安，协同委员信宜典史施镜心，并从九童钰共四人，同至东镇墟，接见该处绅士，商同办理。据你，信邑有上下两图，此新图之事，旧图难以作主。遂于十三日，齐入怀乡地方，该新图生监等以危言恐吓，多方拦阻不遂，且欲乞示谕，许其罗镜打手斗杀。卑职见人情如此，事必不成，乃于十五

<sup>①</sup> 指信宜县令官步霄，

日转回东镇，商酌旋郡销委。正集议间，接奉护道宪函，飭令立即抚绥，以杜将启未启之畔，不可刻延，训示淳切，遂又设法图抚。一面专差请官令到东镇，以道字送阅，嘱其先到怀乡，劝生监等各释前嫌，遵谕息事；一面觅得老童刘始进，持告示入大寮晓谕。阅二日官令自怀乡来，云拟俟生监等到齐，邀来互相开导，适闻此缺已另委人，不能不回署料理，匆匆返县。次日，刘始进回报，大寮人得见告示，莫不感泣，类皆知罪求生，乞恩免死，具有诉词，恳为代递。卑职取阅，与传言情节尚合，谅不至逞凶恶。乃商之千总梁国安，派兵丁杨凌云随同刘始进及凌十八族人凌亚五，一同前去大寮，给以告示，飭令解散伙党，呈缴器械。即于山内留心察看是否出自至诚，有无暗藏不轨，稟复察核。迨该兵丁杨凌云返，备述大寮内老幼男妇情状，均无伪饰，自应进山查验，飭令缴器散党，出具切结，以杜后患。乃时方未行，该监生张亚花三所雇之打手适到，云前此仅来二百余人，已杀毙大寮八十余命，兹加倍雇来，可不留余类矣。

卑职见抚有端倪，急出示劝止，知其不听，又出示严禁。始即日同梁国安、童钰带领兵役，履艰冒险，直进大寮、上水、莲塘一带。众皆恭顺，次日即出结呈悔。惟称人原易散，无如屋宇被焚，尚有六、七百穷民无家可归，不知向何处托命，大是作难。卑职往勘，果是五六十户尽遭焚毁。方在计无所出，而讹言顿起，一则谓所来之官乃假装之官，带有大兵二千名埋伏怀乡、洪观两处，一俟人散器缴，即尽数剿灭。梁国安等再三分辩，始明。再则谓此官之来，原带大毒而来（大寮人呼罗镜打手为大毒），现在大毒暗藏在兵役人夫中，乘间动手。大寮人似有惶惑，皆以至诚语解之。同居五日，众忽张皇，谓探听大毒已把住四路截杀，若遵缴器械，便至束手待毙，愿送官出山，俟大毒去，再邀恩德。遂于九月初三日回来怀乡，初六日回郡稟复。此奉委安抚及安抚未成之原委也。合并稟明，伏惟鉴核。

### 抄呈信宜怀乡司巡检陈荣亲呈凌十八始末缘由各件

谨将奉札调廉面询会匪凌十八起衅缘由及办理情形节略，录呈宪鉴。

查凌玉超同子凌十八等系信宜县属新图燕古地方居住。父子弟兄向系耕种，并卖茶小铺生理。凌十八约有四五弟兄，闻其有两三兄弟，先于四五年前，携眷往广西地方耕种，光景甚好。凌十八于两年前亦往广西，不知所作何事。去年正月二十后，凌十八先由广西回家，伊弟凌廿四、凌廿八等亦陆续回来，称说在广西地方学了拜上帝会，能画符念咒，吃了符水。到晚上，合家男妇老幼用红布包头，红布束腰，当天跪拜，据云可以保佑合家清吉。随招集大寮薛姓、林桐叶姓、河霸李姓等一同拜会。哄诱附近居民同拜，渐拜渐多。并诱同拜入会之眷口男妇大小，一并按来同拜，即留住大寮地方。后内中妇女有知凌十八等行止不端，不愿赴大寮者。凌十八即派四五十人，各持刀棍，到同拜会之家，押令老幼男妇，并家资什物牛只谷米，一概搬运大寮。派令多人在各墟市镇收买铁斤，雇募铁匠，开设铁炉六、七座，日夜打造双刀、大刀、长针、鸟枪、大炮等件，并置办藤牌、火药、竹帽、红布、红绳、雨伞、兜肚、灯笼等项不计其数。渐将左近村庄各庙神像毁坏，肆无忌惮。

卑职于去年正月十四日卸事，奉委赴省领饷，三月二十五日差竣，先回信宜，见印官宫令。宫令以闻有凌十八聚集西匪之事，嘱令卑职访查。卑职回署后，确查凌十八等已聚集约有二三千之众，军械炮火已属不少。当经面禀宫令，一面着人劝谕。据云，欲去广西瑶地<sup>①</sup>。卑职又经禀明宫令，以该匪人众，宜先行出示晓谕，劝令散开，各人归农。

<sup>①</sup> 这是清朝官吏对瑶族地区的诬称，下同。

旋有新图大樟堡等处绅耆，因该匪屡将附近各村神庙神像毁烂，四乡惊恐，虑其滋事，各乡联名具稟宫令查究。宫令于六月初五日，知会怀乡汛官，带同兵差前往查拿，获到凌廿四一名，解县查讯。供认伊兄凌十八，于正月间从广西回来，邀同大寮薛姓、莲塘罗姓、林桐叶姓等拜上帝会，希图清吉，置有军械等项，以防人欺等语。宫令将凌廿四押候，飭令附近匪巢绅耆何世受等前往劝谕，乃该匪等非独不遵，更加肆行无忌，打造军器，添置火药各项。职又屡次差人劝谕。据云，如有乡绅保其无事，伊等愿散出结。各绅耆等于六月底到县，见宫令，俱云不敢耽保。而凌匪等亦不去广西瑶地，又不散开，惟日逐诱胁左近各村入会，并有劫掠伤人，陆继稟县有案。

宫令发差王朝等，携带怀乡团练针杆，于七月初二日协同凌十八之邻居邱贤参，到燕古地方，购线诱出匪党欧品庄，开导令其出结。即有匪党罗秀仁等持械到来，藉称恐邱贤参等欲索结线，反口不遵，率众将王朝毆伤，邱贤参等当即走避。该匪随将邱贤参屋宇毁坏。

七月十三日，宫令带同新旧两图练勇约计五、六百人，带便炮械，往扎怀化，出示劝谕，令其缴出军器等项，出结各散免究。该匪不遵。宫令于十六日会营，进住洪冠，又复出示劝谕，仍然不遵。匪见洪冠相近大寮，连夜一齐搬进莲塘，而大寮已空。宫令拨派练勇，将大寮贼巢烧去数间。

二十一早，宫令派令练长余士桢等并家人马升，分带练勇，进住梭桐。约定二十二日会同竹桐、上水、沙底等处团练，同围莲塘，而宫令亦于二十一日亲带壮勇，同汛官进住云开一带防堵。因二十二日黑早大雾迷漫，被匪偷放大炮，拥进梭桐营盘。余士桢同练勇等仓卒格斗，致余士桢伤毙马升受伤。各练勇与该匪等各有伤毙，渐各奔散。

宫令在云开探知梭桐情形，意凉云开练勇恐无济【于】事，

随雇先在云开与张姓看守房屋之罗定壮勇三、四十人、商议允能捉获，立有红花赏格。令其于二十四日进住莲塘围捉，缘山高岭峭，匪贼多众，罗定壮勇人少兼之不熟路径，被匪埋伏突出，彼此斗杀，各有伤毙，又不能取胜而散。官令因病带同练勇回县，其罗定壮勇亦回罗定医伤，欲再邀添多人，拟于八月初上再来莲塘围捉。

其时，胡守已委茂名胡令来信查办。到信数日，即行回府面禀胡守，即有安抚之说，是以罗定壮勇闻有委员即来安抚，并知信宜官兵因上宪要抚，不敢出头弹压，其花红线单已被官令取回，是以中止不来。

茂名胡令复于八月中旬到信宜法务，先住东镇，将凌廿四提到东镇行馆，募得刘比城者使带凌廿四家信，先往莲塘通信。胡令于八月二十八日，带同凌廿四到怀乡。二十九日进住梭桐。初一日早，有凌匪伙党约有二三百人俱系红布包头束腰，各持刀棍枪炮，由莲塘出来，路上截住。随员等见贼势凶横，连忙令凌廿四下轿，止住匪贼枪炮，跟随兵役统称系委员来安抚，并无别事。该匪先令胡令并随员人等到上水小屋安歇。后以委员跟役人夫众多，屋小不净，不能歇宿，该匪又令挪进莲塘，在凌十八已占住许姓之大屋内侧房三间歇宿。胡令等带有兵差夫役人等约计一百十余人，该匪每日每人给米一升，惟胡令及随员并送猪肉二十斤。

初二早，该匪等声言胡令进莲塘来，总系胡儒辉引路带来，即要将胡儒辉斩首。后胡令说胡儒辉如有不好，待我带回衙门照法处置。到初二下午，该匪又声言明日有罗定壮勇前来打仗，你们各人先行走回，恐明日罗定人来打仗，被罗定壮勇打坏，不与他们相干。

初三五更，夫差人等俱各造饭食毕后到卯刻时，胡令随员们正在用饭，尚未食完。该匪有数十人各持双刀，赶进胡令所住房旁，将胡儒辉拉出。胡儒辉大声求救，胡令们见贼势凶恶，均不出声，该匪等即将胡儒辉杀毙，并戮手臂。胡令见如此行为，

它更惊慌。饭未食完，即时一齐动身，于次三日二更后走至扶龙白石墟住宿。次日即由信宜回府销差。云该匪恭顺，因罗定壮勇要与该匪打仗，是以不缴军器等云。

卑职起初不知胡令回府如何销差缘由。适初四早接官令信，云胡令进莲塘，安抚数日，不知如何情形，嘱职探明禀复。适值有随同胡令进塘之夫役，初四月辰刻回到怀乡，卑职匆匆传来，询其大概情形，当即复禀，交来差带回。不料官令将卑职原信赍呈护道彭守，而彭守又将原信寄回高州，致胡守。于九月十九日，札调到府面谕，将凌十八是否良民一切情形，据实禀复。卑职当即具禀，于九月二十一投递，二十三日胡守传见，谕以凌十八业经胡令查系良民，何以禀称会匪，禀内各情并无证据，将初禀发还，谕令另行据实具禀。卑职于九月二十六日复行据实明白具禀。二十八日，胡守又传到署，同胡令斥职所禀不合，飭令再行换禀。卑职面禀无可再换，胡守随将二次禀帖留住，即将卑职撤任，缺另委谢史目代理。

卑务因不究凌十八，恐各处匪徒效尤，况怀乡新图地方界连罗定、东安、西宁、阳春，并广西岑溪、滕县、容县，是以两次具禀，俱云凌十八实系会匪，聚众私造军器情真。况今年正月十四日，凌十八又率众炮打云开绅士张姓三家，抢劫银两，并杀毙张凤鸣一家二十余命，均各报县有案。后于今年正月二十四日，由信宜之东镇、合水一路，拥同二、三千人由化州边界往广西而去，今蒙宪台垂询，谨将凌十八始终起衅情节，据实具禀，伏乞宪鉴。卑职陈荣谨呈。

#### 初禀本付宪胡 禀稿

敬禀者：昨奉宪谕，匪贼凌十八情形，并前禀官印官以胡令安抚未妥，暨牵涉杨史目情形，令职据实禀复等因。职于新正奉委，晋省请饷。三月底差竣回任，查燕古地方有土匪凌十八，于



正月间从广西回来，招集多人，置造军器火炮等项，职随面禀官令，一面着人劝谕。而该处附近绅耆见其私造军器，结盟拜会，诚恐滋扰乡间，是以联名具禀。官令发差查禁。卑职曾以此事现经人众，急宜先行出示，劝谕各人散开，安分归业；一面飭令绅耆劝导。业经绅耆何世受等前去大寮地方，向凌十八等再三开导，不听。

六月初五，官令知会怀乡汛官带同县差，将凌十八之弟凌二十四拿获，解县查询。供认伊兄拜上帝会，置有军器等项，系图保护请吉等语。而该乡绅耆于六月底到县，又见官令，以该匪不听劝谕，现更添聚众多人，不敢耽保其不滋事，禀请发差查拿。而官令随又催差，于七月初二日到燕古地方，购线邱贤参，传到欧品庄，令其出结。有匪党罗秀仁不允，聚众将县差王朝毆伤，并将邱贤参屋宇毁坏，各散。此时，该匪经聚集三、二千人，置有军械火炮等项，虽尚未肆行抢掠，渐聚渐众，日形猖獗，四乡莫不惊恐，扶老携幼、挈资逃避。

七月十三，官令带同各乡团练乡勇先到怀乡，复行出示，令凌十八等自行缴出军器等项，出结散开。该匪等不遵。

官令于十六日进住洪冠，听贼具结散开。至十八、九，大寮匪贼等俱搬入莲塘，有骆名勋呈控凌十八等焚掠等情。官令二十一日分拨乡勇在梭洞等处堵御，自己分带乡勇往云开防堵。原期二十二日会同各乡团练围捉，不意二十二早大雾迷漫，被贼偷放大炮肆行开杀，各有损伤毙命，而乡勇力弱，渐各奔散。官令闻梭洞等处乡勇已散，谅云开乡勇亦无济于事，随催已在云开与张姓看守房屋之罗定壮勇三、四十人，于二十四日进往莲塘赶捉。因山高岭峻，匪贼甚众，不能取胜，各有伤害。该壮勇等即回罗定。官令因病，协兵勇等亦即回县。

职因该匪逐渐占住民房，霸踞田地，杀人放火，抢夺仓谷，势甚猖狂，诚恐四乡效尤，伊于胡底。值杨史日到怀乡张贴告示，职与言及胡令安抚甚属好事，不独四乡大沾恩惠，兼又免措经

费，恐该匪等凶蛮狡猾，未必尽善。适次早得信云该匪不遵安抚，时杨史目正在动身之际，卑职又言，该匪等业经胡令极费心机，连日劝谕，无如该匪阳奉阴违，借口壮勇，仍不遵抚。从前具禀可以安抚者，似乎不宜。杨史目本不知始末缘由，顺口答是而已。

此禀实与杨史目无涉，因值匪徒效尤，四乡连日报抢，职有地方之责，与宫令系在堂属，将所闻尚未抚妥情形禀履宫令。职虽官卑职小，食俸二十余年，具有天良，目睹百姓如此受害，不得不随时具禀印官，恐致贻误地方，有于愆尤。昨蒙训海，悚惶滋深，肃具寸禀，伏祈恩鉴。卑职荣谨禀。

#### 再禀履本付究胡

敬禀者：昨奉宪谕，以匪徒凌十八情形，并前禀宫印官云胡令安抚未妥，暨牵涉杨史目各情，令职据实禀履等因。职于新正奉委，赴省请饷，三月二十五日差竣回任后，查有燕古地方土匪凌十八，于正月间从广西回来，招集多人拜上帝会，并置造军器枪炮火药竹帽等项。当经卑职着人劝谕，据云欲去广西瑶地。曾经面禀宫令，以该匪人众，宜先行出示晓谕，劝令散开，归农安分。

有大樟堡等处绅民，因该匪等屡将各处神庙毁烂，四乡惊恐，虑其滋扰，各有联名具禀宫令查究。

六月初五日，宫令知会怀乡汛官，带同兵差，前往查拿。只获凌二十四一名，解县查讯。供认伊兄凌十八于正月间由广西回来，同大寮薛姓、莲塘罗姓、叶姓等拜上帝会，置有军器，希图清吉等语。宫令将凌二十四押候，一面飭绅耆等就近帮同劝谕，敦意该匪渐聚渐众。打造军器火炮，置买火药、兜肚、雨伞、红布、红绳等项，肆行无忌。有职员何世受等前往开道，职亦差人再三劝谕。据云，如有绅耆肯保，伊等愿散出结。该绅耆等六月底到县，见宫令，俱云不敢耽保。该匪所说去瑶地者，现已半年

有余，何以不见西来，本系设词。

官令差王朝等就近借带怀乡陆当团练针杆，于七月初二日，同凌十八之邻居邱贤参去到燕古，购线带出会匪欧品庄，开导令其出结，写有数张。即有罗秀仁等匪党，持械到来，说恐邱贤参欲索结钱，忽又不肯出结，率众将王朝毆伤，并将邱贤参屋宇毁坏。明系奸狡不遵，措词借口。

时值信宜考试，至七月十三日，官令带同各乡团练乡勇进住怀乡，出示劝谕。不遵。十六日，带同乡勇进住洪冠，又复出示劝谕。不遵。贼知洪冠将近大寮，连日搬进莲塘，而大寮已空。官令拨令乡勇，将大寮空房烧去，两旁小屋并未烧尽。

二十一早，官令先令团练首事余士楨等并家人马升，分带乡勇进住梭洞，预备二十二日会同竹洞、上水、沙底等处团练乡勇，同围莲塘。而官令亦于二十一日分带乡勇进住云开防堵。因二十二早大雾迷漫，被贼偷放梭洞团练大炮，一齐拥进，余士楨等乡勇仓卒格斗，各有伤害。致余士楨被杀、马升被伤，各乡勇力弱畏凶渐各奔散。

官令在云开闻知梭洞等处乡勇被伤已散情形，意谅云开随带乡勇无济于事，随雇已在云开与张姓看守房屋之罗定壮勇三、四十人，商议允能捉获。随令其于二十四日进往莲塘围捉。因山岭高峭，匪贼众多，而罗定壮勇人少，又不知地势，彼此角斗，各有伤害，不能取胜而散。官令亦因病带同兵勇回县，其罗定壮勇是日即回罗定，意欲邀添多人，于八月初上再来围拿。因闻有委员来安抚，兼之信宜官兵不敢出头弹压，又无花红口粮，是以中止未来。

职见该匪等占居民房，掠食谷石，恐人效尤，地方何日能安。值杨史目到怀乡张贴告示，已其言及胡令安抚妥善，不独四乡沾惠，抑且免措经费，但该匪凶蛮狡猾，未必尽善。次早得信，云胡令尚未抚妥。时杨史目正在动身之际，卑职又言，该匪等果然

借口壮勇攻打，仍不遵抚。杨吏目本不知始末缘由，匆匆顺口答是而已。

职有地方之职，与官令系在堂属，是以将所闻尚未抚妥情形，禀知官令，与杨吏目无涉。即胡令自九月初三由上水出来，迄今二十余日，并未见闻罗定壮勇与该匪攻打声息，可见又是设词借口矣。

职虽官卑职小，食俸多年，具有天良，惟恐地方滋事，百姓受害，所闻一切情形，随时具禀印官，免致贻误地方，有干愆尤。昨蒙训诲悚惶殊深，肃具寸禀，仰祈宪鉴。卑职荣谨禀。

(F.O.682/18-4)

#### 抄呈署高州府经历朱用孚委查凌十八禀覆各件

谨将面询奉委访查会匪凌十八缘由禀件呈电。

署理高州府正堂胡，为札委查复事。

现在访闻，信宜县属怀乡地方，有匪徒聚众滋扰，该县业经督带兵勇前往查拿情事，惟未据该县禀报到府。现当西匪肆扰，诚恐蔓延入境，先经迭札该县严防。兹访闻前情，除飞缴查报外，合亟札委。札到该员，遵照立刻改装易服，不动声色，星夜驰往信宜怀乡一带，查明该匪等究竟因何起衅、聚众滋扰，首匪系何姓名，匪伙实有若干，是否西匪蔓延，该县现在如何查办，务得的确实在情形，先行端差驰禀察核。一面察看，如贼匪势果猖獗，着即会该县劝谕各绅耆，实力捐资团练乡壮，协同防剿，并将何处团练可靠，何处声势孤虚，何处应设卡防守，何处应添兵堵御，逐一详细查明绘注说，飞速亲缴赴府，以凭核办。倘贼匪业已拿获解散，亦迅速回辕，禀覆销差。切勿扶同粉饰，致负委任。切切须札。道光三十年七月十九日。

## 稟覆高州府宪稿

敬稟者：卑职奉札叩辞后，遵即改装易服，于廿日酉刻驰抵信宜县。访查得怀乡司属四十里之大寮地方，有土匪凌十八，在西省结有上地盟会。于本年正月间回本村，亦将其术遍教乡人，聚有数百之众。先经该县访闻，并其绅士控告，随飭役前往访拿，得凌十八之弟凌二十四回县。嗣因该差又复前往，访拿首犯凌十八，被该匪纠率多人持械殴差拒捕。该县恐其滋蔓难图，于本月十二日，督带各乡团练前往围捕，一面晓谕胁从诸匪自首。该匪仍聚集不散。十六日，官令会集四乡团练，约有二千余人，于是日午刻进札[扎]洪观村，该处离大寮十余里，离怀乡十余里，已将该匪围住，其要隘处所，均有团练防守。该匪分踞莲塘，相距大寮数里，以为犄角之势，四面均系悬崖峭壁。

现在官令与各绅等相度机宜，拟二十日及二十一、二等日，四路进剿，闻该匪势穷力蹙纷纷自乱，而各乡团练声势甚壮，谅日内便可蒞事。

卑职伏查此案实系土匪，内亦有西匪勾连又非北流窜入者。卑职一俟官令办有端倪，即当星飞回郡面禀，缘奉飭查，合将该匪起衅缘由及该县现在办理情形，具稟宪台察核，伏乞训示遵行，肃此具稟，恭请均安。伏乞垂鉴。卑职谨稟。

## 二次稟覆府宪稿

敬稟者：二十三日，有怀乡司差到县，称官令于廿日督带兵勇进剿大寮，殊该匪业已逃遁，即飭令壮勇焚其巢穴。是夜前队住宿大寮，系官令家丁马三管带。詎该匪于五更时分突如其来，抢去铳炮廿余口，将家丁马三致伤，共伤毙壮勇数十人，余皆逃散。官令随住云倬地方。此处离贼巢十余里，有乡团数百人足可自卫。惟该匪将各处要隘堵截，信息不通，现绅士陆达务于今日复募勇壮前往，与官令会合。

卑职商同该处典史施镜心，一面催其作速前进，一面传集各乡绅士加意防堵，并劝谕捐贖置械。惟该处人心涣散，一时难于踊跃。离城三里镇隆墟系属茂名地界，各有推诿之意。今拟再同典史传集各绅，再为晓谕。如何办理之处，再当禀闻。肃此具禀，恭请钧安。伏祈垂鉴。卑职谨禀。

### 三次禀覆府宪稿

敬禀者：廿四日酉刻，接奉宪谕，敬聆一是。当将谕内办理情形，飞函专达官令，并宪示劝谕捐贖团练之意，商同施典史，力为劝谕各绅。

查该匪等当初原系拜会，欲赴西省，冲入瑶民滋事。在本处并未有案，实系会而未为匪。经陆姓告发，官令飭役访查，先将凌廿四于六月初七日拿获。其匪党意欲官令释放，是以布散流言。而其势有不能，是以官令到彼，原欲逼其解散，执其魁而散其党，不意事有决裂，以致伤毙壮丁。盖此时已深入重地，欲退而不能也。

现在官令住云倬地方，悬赏购线，招集团练，拟廿四日复往莲塘围捕。而云倬在贼巢之后，此处去云倬路途险巇，且为贼人往来之所，是以音信难通。贼巢离县城一百四十余里，中间先过怀乡、东镇等墟地方，均有团练。现已商同施典史，出示先行晓谕各团练防守本城，再与各绅士力商团练之法。

卑职一面协同典史昼夜巡查，一面多派人役于各隘口探听，一有确耗即当飞速禀闻。至北界地方，亦经施典史传各绅士妥为设法团练。再凌廿四现收羁候，新获陈用青系收县监，合并声明。肃此具禀。

以上三禀均系实在情形。

### 抄呈胡府来书

尹伯六兄足下：本日戌刻，接展嵒足来翰，备谗查覆官令现

在围捕大寮土匪情形，既详且悉，历历如绘。并得阅寄敝友介人书，知宫令督率各乡练勇，围捕严紧；该匪既失地利，势已穷蹙，指日可以成擒各情，尤深欣慰之至。在宫令亟宜察此，率与子同仇之众，为灭此朝食之谋，鼓行蹙围，擒渠扫穴，借以伸国宪而快人心，且以杜西匪窥伺之盟。诚如来信惩内匪即所以御外侮，现经弟驰函宫令，嘱其乘机妥办，以期迅速扑灭。仍祈吾兄严密查探，得有确耗，即行飞速寄闻，仰藉贤劳，俾慰遐系。

宫令有欠解新旧兵饷银两，现承本护道函嘱严催，兹将委札封交来差赍呈，祈吾兄查照札行。俟查报事竣，就近驰赴提催为荷。差旋借复。顺候升安。不具。 二十一日亥刻。

飞启者：顷于敝友陈介人处得阅来翰，备谗宫明府督带乡勇，进剿大寮土匪，被该匪负隅抗拒，官兵大受挫衄，杀伤乡勇多人，致随行之家人书办均被戕杀。阅信之余，殊深愤懑。宫令经此挫败，贼势益张，此时进剿，固属势难复振。然不可畏葸骤退，恐乘势追袭，难体更不可问。纵或贼氛甚恶，思欲退保险隘，必须先为堵御之计，再寻进步之方。弟此间距彼过远，事虽悬度，万望吾兄将前情飞致宫令，务宜熟相机宜，妥筹办法，是为切要。

至吾兄来信称北界地方最为紧要，当此匪势猖獗，亟应固我藩篱。该处绅耆既有踊跃听命之心，正宜乘此善为劝谕，有团练者务须声势联络，无团练者即刻捐资举行，因势利导，在此时矣。吾兄其勉图之所，须告示谕帖，容即日飭缮，耑差送上。其前日带去致陆君之名帖，现在万万不宜送去，至紧至紧。仍祈多派人役，探有确耗，飞速示慰为禱。

再宫令前拿之凌二十二<sup>①</sup>，系于何时拿到，是否尚在县监，亦祈示复，耑此飞达。即颂升祺。不具。

再，此事如果系匪滋事，固应如此办理；若会而尚未为匪，

<sup>①</sup> 此处所记有误，凌二十二应为凌二十四。

则又当另筹办法，若过激则更生变矣。务祈留神，并切勿讳饰。切嘱切嘱。

(F. O. 582/68—4)

### 叶名琛 奏稿

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具，由驿四百里奏。

奏为遵旨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二日奉上谕，有人奏广东高州土匪肆扰，委员专事弥缝一折。据称，广东信宜县有土匪凌十八，聚党二三千人，肆行劫掠。该县知县官步霄率同绅勇，捕得贼弟凌二十四，署知府胡姓委茂名县知县胡宗政查办，闻有如将伊弟送还，即不攻城劫官之说，该委员畏惧讲和，捏称贼为良民，旋将凌二十四送回，并给凌十八银四百两。该府据所禀，伪词通洋，以致贼势猖獗，纷纷效尤。又据片称，钦州平山堡亦有汛兵通贼之事等语。广东匪徒蔓延，该管各官宜如何认真查办，若如折内所指贿贼偷安，养痍貽患，尚复成何事体。著徐、叶按照所奏各情，乘公访查，严行惩办，毋得稍事姑容，将就了事，是为至要。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欽此。

查信宜县居民向分旧图、新图。旧图皆系该县土著，新图如大寮、莲塘多系广西种山客民，两图构衅寻仇，积不相能已非一日。如原折内所称信宜县土贼凌十八，在该县大寮寨地方聚党二三千人，拜上帝会，打造器械，肆行劫掠。经该县知县官步霄捕得贼弟凌二十四，复领绅勇往攻贼寨，被贼杀毙练勇余士楨等二百余人一层。查上年九月间，有信宜县生员李文明、孔传东等来省控告，现有大寮凌十八于本年正月，由西省拜上帝会回家，打

① 叶名琛时任广东巡抚。

② 徐指徐广缙，时任两广总督；叶指叶名琛。



造器械，拆毁庙社神像。七月经街邻许益绍等稟县查拿，适凌十八复往西省未回，拿获其弟凌二十四，带县看押。凌十八回家后，挟其街邻攻诘之，忽抢掠骆名勋、陈文祥各家，伤毙人命。旋经该县会营，带同练长余士楨等往捕，被凌十八拒杀余士楨及乡勇等数十人，并伤孔传东家人三命。如实有杀毙练勇二百余人之事，该生员等呈词，岂皆减多为少。

又如原折内所称，署知府胡姓委茂名县知县胡宗政查办，该匪声言攻城劫官，如将伊弟送还即可不劫。该委员畏惧讲和，赴府稟复，捏称贼为良民，亲送凌二十四回寨，并给凌十八银四百两。该府据其伪词通详，以致贼势猖獗一层。屡据茂名县知县胡宗政稟称，信宜县新旧两图嫌隙，本系凌十八即不安分。其聚族而居者未必全系匪徒，即经奉委查办，不得不区分良莠。旋据该处绅耆联名具保凌二十四实不为匪，是以令其保出，并无声称攻城劫官，妄图挟制，此系信宜之案，该县不过奉委查办，与伊无涉，何肯给银四百两，贿和了事，曲为弥缝？且案情未定，并未据署高州府知府胡美彦通详。

惟节据所稟情形，深恐勾结西匪，蔓延为害。是以臣等特派调潮州兵勇，先除青平刘八一股，再当以次剿办。旋于本年正月，据代理信宜县知县夏云和稟称，凌十八闻潮州兵勇到高，心怀疑惧，遂于正月初九挟仇抢掠生员张汝翼家，拒毙其家人工伴三十一命。该匪等亦被杀伤多人。迨闻官兵击败刘八，恐被诛戮，遂于正月十四日烧毁匪屋，扶老携幼，约有二三千人，尽族逃往广西，意欲到金田入伙。又闻该处官兵云集，匪势渐败，无所依归，移窜广西博白、陆州一带。屡经郁林州稟报，亦大略相同。现已由臣徐飞飭广西郁林州文武合力堵剿，毋经滋蔓。

至原片所称钦州平山堡土匪，业经练长梁宅中等拿获，竟被汛兵梁朝俊等中途抢脱一层。此案臣等查上年秋间，惟访闻有廉州营已革外委马云邦、冯浦杨及世职苏子琦三人，有与贼往来之

信，早经拿办。现已密飭高廉道府，确查钦州平山堡汛兵有无通贼，据实禀复，再行复奏。

总之，臣等恭膺重寄，正值西省军兴，调兵募勇，竭力剿洗。惟期除恶务尽，何敢任听府县贿贼偷安，养痍貽患，再蹈广西覆辙，自干咎戾。所有遵旨访查实在情形，谨合词恭折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F.O. 682/329-2)

### 茂名县通禀潘青受等六人供词

#### 茂名县通禀获犯潘青受等二名供词

据潘青受供：信宜县人，年二十七岁。父亲潘建林，母亲陈氏。兄弟四人，小的居三，没妻子。

据李十一供：信宜县人，年二十八岁。父母都故，弟兄三人，小的居长，并没妻子。

又据同供，小的们四月间，同到广州，潜入方晚伙党，到张皇各墟打单焚劫，拒伤乡勇，所得赃款次数都记不清楚。后因方晚被拿正法，小的们逃回信宜县安鹅地方，复听从何明科、何明昭、张老晚、梁亚花九等，纠邀连不识姓名一共有四百多人。十一月内不记日子，同到信宜药根垌盘家、邓家行劫得赃分用。十二月初九日，有彭老大，彭亚掘六即亚骨六，由罗镜地方带同伙党七百余，同到安鹅岭地方，与小的们合伙，共有一千数百人。十二日辰刻，小的们引带到黄塘、大坡垌两处行劫，小的潘青受拿双刀，小的李十一拿单刀，余人各带刀棍。该处乡勇拦阻，小的们上前抵敌，各用刀拒伤乡勇四五个，后被官兵围住，把小的们打伤，当场捉获。是实。

#### 丰垌团练获犯陈二、李沅相二名供词

据陈二供：年二十九岁，罗定州松木村人。父亲已故，母亲

黄氏，并无弟兄。娶妻谢氏，未生子女。小的于去年十月初六日，到岑溪县城彭亚掘六处充当壮勇。本年四月初间，随同彭亚掘六到水文。彭亚掘六向与何明科相好，故着小的通信来往，并送洋烟等物与何明科，不记次数。何明科前在岑溪县塘梢梁家打单，得银四百两，交与彭亚掘六处收存。何明科的伙党有罗定、西宁等人三百余名，系罗定人曾七管带，于八月底散马回家。闰八月初二日，路过水文彭亚掘六处，领回何明科原存银一百五十两。后闻曾七的伙党回至泗纶附近地方，被西宁县排埠团练头人陈猪粮七捉去十五人。彭亚掘六叫小的通知何明科，何明科忿恨，要往北流招人马报仇。彭亚掘六又把存剩打单银二百五十两，叫小的于十二日送还何明科，并嘱小的问何明科现在如少伙伴，他情愿招人帮助。何明科回信，交小的带转。十五日，与温沅等走到丰埗地方，就被练勇拿获的。小的止于八月初间到金垌何明科处，连日焚劫各村，此外并未在场。是实。

#### 获犯陈二搜获何明科寄彭亚掘六原信

启者：

屡蒙厚赏，愧无寸酬。致于拜托交带诸事，全望周全照料。昨间得手足在泗纶失手，实感激悲，切望勿怪责。一闻此事，欲起马泄此仇恨。奈关山阻隔，即迫过北邑，招马再回，俟九月尾方回相叙。今付回牛胆一只，交与陈二带回，望为查收是幸。余言不尽，耑此达上。

彭六兄照。

知名恕具。

据李沅相供：年三十二岁，信宜县六坳村人，父母俱故。弟兄三人，小的居长，并无妻子。本年七月初间，有素识的陈二邀小的到广西容县黎村，投入何明科伙内。自后代何明科到岑溪县水文彭亚掘六处，要洋烟并带信来往，不计次数。前后用过何明

科银约四十两。何明科伙党内有罗定、西宁等处的人马约有三四百人，为头的是曾七。他们这一伙，于八月底要散马回家。何明科因彭亚掘六处有代存打单银两，叫曾七们到水汶寻彭亚掘六，要出银两，作为盘费回家。曾七们于闰八月初二日到水汶，得了银子，领众走了。彭亚掘六放了几个空炮，把曾七们丢下空炮一位假作夺获的，报官请赏，经岑溪县赏给花红银牌等项。这都是小的知道的。十五日，小的送陈二往水汶，走到丰埆地方，被练勇拿获的。是实。

#### 信宜军营解到刘亚稻供词

据刘亚稻供：年二十一岁，容县杨梅墟人。本年正月十七日，小的听从同村邹晚邀入何明科伙内，派在吕字馆，就是邹晚管下。四月，攻信宜县城。五月，在容县山咀。闰八月，在扶竹、迳贺垌、鱼梁陂、黄泥塘。九月，在红花坡、陈锦墟、怀乡墟，与兵勇打仗八次，小的俱在场助势，杀毙练勇二人。九月初十日，复在怀乡墟外与兵勇打仗败走。十四日，走到容县水汶墟，彭亚骨六放空炮二门，并送何明科火药十担、洋炮二门。何明科又丢大炮一门与亚骨六，报胜仗。十七日，在容县石寨墟，被兵勇攻败，小的逃回家中被获的。邹晚现藏匿彭亚骨六处当壮勇。是实。

#### 信宜军营解到唐亚九即王司野供词

据唐亚九即王司野供：年四十四岁，信宜县怀乡新塘人，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妻子。小的姓名实系王绍纲，因随母改嫁唐姓，改名唐亚九。小的向与何明科相好。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小的投入何明科伙内，就在何明科同义堂大馆管理米谷，每日每人散米升半。何明科多与小的议事，因叫小的为王师爷。大馆内管银钱的系三水人谢可林、谢老倍，他们亦称两人为师爷。其余管炮的系天堂人黄钟即充军钟，管火药的系何明怡、何

九一，管火药包铅子的系杨金。七月间，何明科买凌十八大炮二十余门，去银一百五十余两。小的于九月初十日，由怀乡墟随同何明科逃走。十三日，过容县水文墟，彭亚骨六报胜仗。二十一日，到北流新墟，被兵勇杀败，小的分逃到郁林州沙塘，藏匿同伙李十家，被李十族人拿获的。何明科三儿子何九三，八月在金垌病故。其余兄弟子侄妇女人等，都已获案。是实。

### 叶名琛奏筹办罗定凌十八情形折

广东巡抚叶跪奏，为遵旨督办广东罗镜等处剿捕事宜，现抵罗定极力设法，迅期殄灭，谨先将筹办情形，恭折由驿五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叠奉寄谕，当将四月二十一日由省起程，迨行至肇庆，约计五月初三日以前准抵罗定等因，业经两次奏报在案。旋即承准军机处封咨，咸丰二年四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著派徐拣带精兵，驰驿前赴广西，会同赛办理军务<sup>①</sup>。广东罗镜等处剿捕事宜，著叶督办。钦此。钦遵复在案。

臣已于五月初一日戌刻驰抵罗定州城。沿途备加探访，到境悉心察看，复委文武各员亲历要隘，密为布置。

查罗镜墟距州城七十里，层峦叠嶂，幽径深林，墟内袤长五里，铺户居民向有一千余家。市廛贸易，水陆流通，为附近各州县著名富饶之区。家多盖藏，故米粮充足，久为凌逆所垂涎。今一旦据为己有，更得饵诱乡愚，从逆者遂结成死党，皆聚而不散。墟外周围二十余里，炮台林立，除节次攻破外，大炮台尚有几座，中炮台尚有十座，小炮台尚有十二座，多分作两层三层者。他如树林之内、大塘之旁无不罗列炮位，可以纵横互应。其掘地为坑以蔽身而放炮者，谓之泥罗。另有炮屋数间，皆凿穿墙眼，

<sup>①</sup> 赛指赛尚阿

尽伏抬炮、抬枪、鸟枪以数百计。在外见之，不见其人；自内发之，远近皆及。墟内又分东墟、西墟、新墟三处，惟进墟各口非山径廻环，即水塘间隔，本属狭隘难行，未比直道坦衢便可一拥而进。况多掘地成牢，危险特甚。倒插毛竹签，谓之竹枯。满布铁蒺藜，谓之地陷。排列周密，竖刺尖头，上用浮草浮土遮盖，凿空坎窞，视之与平地无异，相离三五尺即设一处。其内又有陷坑，宽深五尺，周绕于各炮台间，举步皆成颠蹶，专为大队不能长驱直入，即使强有力者蹶而复振，彼已得乘间抵御矣。各匪出入行走，自能辨认，得以避超。若外间罔识路径者冒然而进，必致尽入置阱之中。贼巢名为大馆、小馆。大馆则分内外二馆，尚有二百余人；小馆现在十六排，尚有一千数百人，合计匪数仍在二千之内。此凌逆自上年七月十一日窜踞罗镜以后，竟敢日久肆意抗延之实在原委也。

东西两路各营，前后接仗八十余次，生擒匪党四百余名，歼毙三千三百余名，攻打尚不为不力。挖筑濠基三千七百余丈，坐困合围，俨如城寨，防守更不为不严。历计阵亡伤亡备弁七员、兵勇三百余名，受伤二千九百余名。其中并有至二三四次者，将士似亦不为不用命。即如本年四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并五月初一等日，焚烧鸡母坟至新街口外一带大小炮台四座，划平泥罗炮基两处，墟内仍复未能抢进，阵亡兵勇五十余名，受伤兵勇九百余名。所有督带向称得力之守备卫佐邦、千总黄曜吉、萨国亮、把总何振标、外委陈应东皆能奋不顾身，先于士卒，均各受伤。卫佐邦身受枪炮三伤尤重，陈应东业已因伤殒命。总由该逆匪诡谋太深，设伏尤险，果能出墟交仗，早经得手。无如百计诱之，总未离巢。且每次进攻之时，各匪或暂伏沟内，或远睨穴中，先总深藏不露，必俟我军渐多逼近，前后皆可轰击，枪炮始行齐发。在彼能由暗击明，我军皆居明转暗。若再不别筹良策，得有把握，先自立于不败之地，但觉精锐多伤，恐难出奇制胜。此东西

两路驻军将及一载，围攻不遗余力，未能尽行扫荡之实在情形也。

臣目击心焦，难安寝馈，何敢自存迴护，再任迁延。然非妥计通筹，终难制其死命，惟同心戮力，庶期早日歼除。

一在严断接济，以绝盗粮也。罗镜米麦固甚充裕，今以匪党数千经年累月坐食其间亦未有不日见匮乏之理。且自上年十月吴三一股窜出，而后亲提各犯，金据供称，粮食将尽。至今又复数月，何以残喘，意能苟延。若果各匪皆成枵腹，近日接仗岂尚能多此猛力。其中情形大可概见，必有附近奸民贪利暗通。现已访拿二犯，一据供称，上年代为打单米粮一千余石。一据供称，本年代买运送米粮多次。似恐不止一二人，仍当飭令认真查拿，一并从严究办。

一在紧防逃窜，以褫贼魄也。围困日久，各匪急欲逃生，势所必至。濠基以外，本系各营分段驻扎，现又严谕兵勇不准擅离寸步，以备不虞。濠基以内，若非开仗之日，并无该管员弁带往，所有各兵勇勿许私自阑入，如敢故违，即作奸细办理。从此禁令愈严，则穷蹙愈甚，虽大营动静亦无由而知，永杜弊端，兼免漏泄。复又添派文武员弁协同昼夜巡查，梭织罔间，尤于风雨晦明之候，加意防范。两旬以来，凡有逃出者均经拿获，并无一名漏网，共计二百余名，督飭分别研讯。各据供称，近日小馆发给米麦多有不足，或从私蓄自行添补，或采野稗伴食充饥。闻大馆所藏仍敷三、四月之粮，火药现存有三千余斤。是该逆匪早为釜底游魂，尚存困兽犹斗之心，断不敢稍涉疏忽，以致拚命突围，而相机进剿，更不得不先有成算也。

一在添调生力，以作士气也。罗镜兵勇本多系清、英凯撤移师，到此业经两载，渐就疲乏兼受损伤，更多残废，不得不量予更替。即本地投效各勇未能得力者，亦即裁撤。各营既无可再调，各路更难以抽拨，除由省随带本标兵丁四百名，广州协兵丁一百名仍觉不敷调遣，不得已将原派驻扎封川江口之提标兵丁六

百名、佛山壮勇一千五百六十余名，暂行调至罗镜，会同协剿。即各营兵勇间有先因挫折气馁胆寒者，使之相观而善鼓舞奋兴，亦可期再接再厉，转弱为强。且罗定与封川相距较近，声息易通，随皆可策应，不致顾此遗彼。

一在速破炮台，以通要路也。凡破敌原以犁巢为先，而犁巢又以夺隘为要。查墟外现存炮台尚有三十一座，原使我军难以近前，必应先夺其所恃，方无意外之虞。然非悉数毁如平地，即使专攻一路有径可寻，倘该逆竟或诱入里巢，再复由外包里，反向回击，后路无从接应，前军势不能支，更属可虑。现已谕飭各文武激励兵勇，总当先行设法，将前后左右各炮台一律荡平，方可并力攻墟，乃为上策。使声东而击西，忽欲进而佯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此当可势如破竹矣。

一在多方设备，以破奸谋也。凡遇对阵之时，彼矛此盾，皆能相见，尚可随机应变，进退自如。今则枪炮多系破空而来，坑陷又复随地，皆是我军深入，先无护身之方、立足之地，仅以肉身与炮火相撞，难免不中心惴惴。现在赶造挡牌，或藏二人或藏三人，先行试用，必须炮弹枪子不能穿入，群知有恃无恐，循墙而进，亦复步步为营。又多制沙袋，如遇坎险不能奋往向前者，有此可以挨次填平，如隔墙垣不能凭空超距者，有此可以堆砌直上。其余器具各法，尚多备御，庶不致误入网罗，尽先为其所算。

一在密用内应，以间匪党也。该逆负隅抗拒，由于党众心坚。厥初原不过为妖言所惑，堕入迷津，以致倾家废业挈妻带子而来。此时即欲翻然改悔，全家皆为所锢系，舍此别无可依。业经迭次严密传谕，除元恶大愆固当处以极刑，即甘心从逆亦复罪不容诛。此外如有实系被胁勉从、真心痛悔、自投来归者，准其作为内应，立功自赎；稍有反复，仍当加等治罪。不独贼巢虚实随时皆可纤悉周知，并令互相传布，离间其腹心，吹散其羽翼，使之内乱，该逆亦必顿成孤立。因思扫穴擒渠，共成一事，



仍属两端。大抵擒渠未有不可以扫穴者，若仅扫穴未能擒渠，攻之愈急，倘再遁之愈巧，何止前功尽弃，更恐后患方长。查凌逆在墟，年貌何似，藏匿何处，我军无从辨识，亦必须先有眼线为之指引。一俟大军破墟，或协同生擒，或争先献级。凡墟内路径，亦皆得有响导，不致靡所适从矣。

一在和衷共济，以靖妖氛也。夫师克在和，其所以能克者，全在上下一心，众寡一气，心齐气壮，鲜有不克之理。况么魔小丑，立见消亡。屡经面谕各文武督率兵勇，申明纪律，信赏必罚，艰阻备尝，自当甘苦与共，凡疾痛痾痒无不休戚相关。平时既有以服其心，临阵自必咸思用命。至于该文武遇事均应虚衷商确，实力奉行，勿得自恃逞长，勿得居心取巧，尤戒各怀己见，争功妒能，苟挟私而废公，必因小以失大。一经查出，定行严参，加以重谴。

总之，兵凶战危，毫厘千里，无时不当以审慎为怀，即无事不赖以参谋相助，集思广益，筹画万全，而胜算所操基于此矣。

臣身任地方，责无旁贷，兹复奉命督办，敢不勉其分之当，尽竭其力之所为，总求百计足恃，自能一鼓成擒。尤亟盼早拯生民一日之垫隘，仰纾圣主宵旰一日之忧勤，庶稍赎微臣一日之罪戾，必先应全局在握，思深虑远，刻怀疏纵之虞。尤不仅锐意图攻，欲速反迟，恐蹈推延之咎，以期仰副我皇上垂谕谆谆，迅奏肃清之至意。所有遵旨督办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F.O.682/391—3)

### 徐广缙叶名琛奏剿灭罗镜凌十八折

两广总督臣徐跪奏：为恭报剿办罗镜逆匪一旬有余，昼夜并力轮攻，大获全胜。各炮台一律荡平，当将首逆擒斩，匪党尽行殄

灭。阖墟立见廓清，地方均已安堵如常，恭折由驿五百里驰奏，仰慰圣怀事。

窃臣徐自上年七月十四日，因督办高廉各股匪徒，驰抵高州，旋移驻信宜，会同将罗镜逆匪迭加痛剿，并添筑濠基围困，日臻穷蹙各等因。迨臣业于本年五月初一日驰抵罗定后，复加体察，谨先将设法筹办各情形，均节次由驿具奏在案。

窃罗镜军营，自上年分为东西两路。西路紧接信宜县境，委升授顺天府府尹前广东高廉道宗元醇同往驻扎。东路直达罗定州城，委署肇庆府知府李敦业同往驻扎。西路本系凌逆率同大伙由此而来，途径较熟，深恐回窜，非比东路尚有要隘可守，稍易巡防。是两路均关紧要，而西路较之东路尤为吃重。

本年四月二十二日，由臣徐札调高州镇总兵福兴前赴大营，两路将弁并归统带，方期用命。五月初四日，臣叶添委随带之高州府知府彭舒萼、候补直隶州知州吴昌寿均赴西路驻扎，会同筹计，务期一鼓歼除。五月初一日抵罗定后，本拟立即督催进剿，因添调兵勇未齐，即攻御器具均尚未备，前经受伤各弁兵勇亦多未医痊，谆饬慎守严防，是以全军未动。十六日后，又值阴雨连宵，探闻贼巢因接济已断，声息不通，颇觉惊疑。失措逃生者每日必有所获，或有改装潜出探听者，亦有诈称投降引路者，均即获解。督同委员即用知县马斌、试用知县吴赞诚，隔别研讯。各据犯供，与每日大营所侦报者均属相符，所有贼巢中鬼蜮伎俩，始得备悉，即设伏险要各处亦渐有路径可寻。臣叶随时知照总兵福兴、府台宗元醇，并分饬该府彭舒萼、李敦业、该州吴昌寿等，知己先贵，知彼用智，乃能用力督饬各营，迅速刻日攻墟。

旋据该总兵等复称，战阵当以攻心为上，若非有机会可乘，动中肯綮，但思勉强从事，不过多损士卒，虚糜火药，负隅者依然自固，闻风者更恐生心。溯查各营历次进攻匪巢，彼已早得先

有准备，迄未得手。此时惟有谋定后战，设法诱剿，多方以误之，先使之迷魂丧胆，决其必筋疲力尽，复再出其不意，聚而歼旃。现查贼巢一带，稗子丛生，漫山遍野，仍可因地为粮。各匪近日多出巢割取充饥，是其生机尚有一线可延。即于五月二十九日，觅健夫三百人，结队往刈；我军严整以待，逆料其必来抢护，得以乘势进攻。正值彼此争获之时，大队分路齐出，各匪即飞奔回巢，施放枪炮，亦不还拒。及至追近墟口，炮台环列鼎足之形，枪炮如雨。六月初一、初二等日连接三仗，情形大略相同。合计击毙匪伙十五名，生擒九十五名，割取稗子二十三万余斤。查验兵勇受伤三十名。惟墟内路径纷岐，兵勇从未得入，一俟破墟复恐堕其奸计，总思预为探明，我军方能跟踪前进。

正在筹商间，初四日夜，福兴、彭舒萼、吴昌寿在营接据密探，逆匪之弟凌二十八是夜住宿鬼子墟炮台，本属共谋不轨、同恶相济之犯。时值四更，即令向导先行，兵勇一路随入。甫登炮台，生擒一名、杀毙一名。凌二十八在寐惊觉，正欲外出，持刀扑向，砍伤右腿甚重，负痛逃走。相约前追，贼众大呼齐至，旋即回营。嗣闻凌十八因凌二十八身受重伤，日夜防守倍密，出人护身者尤多，并扬言兵勇倘再有入墟者，定将火药延烧，以图报复泄忿。

福兴、宗元醇于初八日夜，复遣兵勇，带同熟识路径之眼线，甫及夜半齐抵该处，先烧去火药房一间。各兵勇业经两次深入贼巢，路径渐明，胆气已壮，各营闻知亦皆得所向往。

溯自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初九日，无处不特振声威，即无时不群相警备，各营昼夜分段轮班，或枪炮间发，或呐喊交作，或伐鼓齐鸣，或举火高照。各匪始犹提防，出外瞭望，继因逐日如是，习以为常，匪势亦渐觉少息。

因查五月初旬以来，每日逃生者或数人或十余人不等，共计已有三百余名。探闻贼巢内尚有二千余人。至六月初九日后，逃

出渐稀，但时闻有诵经之声。复于墟内偏贴伪示，无论男妇大小，一概不准出墟，闻有逃至中途截回，即被杀害而甘心。各逆党深匿里巢，虽渐乏食，竟有烹幼孩以自饷者。是首逆之残暴凶狠，与逆党之坚忍信从，实为历来各匪徒中所罕见。

臣叶又复分别密致该总兵等，并饬该府州等，凌逆诡诈多端，自因技穷力绌，故示不测。围困既久，设成一旦铤而走险，豕突狼奔，转令死灰复燃，岂能当此重咎。屡据各路侦探，证以历获供，渐已得有把握，未可坐失机宜。今既决意痛加剿洗，应先将各营兵勇逐一挑选，何员督带首先入墟，何员分带接应；墟口何员环守，分列于濠墙内外，重围密布，自可一网无余。并即订期，传谕各营立即进剿，毋得再事逾延。

当经福兴复称，遵于十二日进兵。复与宗元醇、彭舒萼、李敦业、吴昌寿等会商妥计，明攻不如暗袭，昼破必先夜伏，统领全军分作三层，共为十五队，星罗棋布。各兵勇养精蓄锐，业经一月有余，及闻开仗日期，无不踊跃争先，誓欲灭此朝食。宗元醇进驻南门寨，彭舒萼、吴昌寿进驻杨子山，李敦业进驻石皮湾，相约在于前后左右互相策应。

是日丑刻，各兵勇衔枚齐进，一面设伏墟旁，一面绕至炮台后。是夜天色阴黑，先将墟口及炮台前一带陷坑左右埋伏之钉钯、犁齿作为铁蒺藜者，霎时之间起获一千九十七具，并另遣兵勇数千人分投径往，将沿路巡更各贼匪概行杀毙。炮台尚有三十一座，该总兵限定丑正后大队俱令到齐，密谕先行焚攻炮台，乘机用木捶打破铺尾墙壁。俟天将黎明，即分东西中三路齐扑入墟，举火为号。甫交寅刻，该总兵亲擂战鼓，我军皆踔厉无前，勇气百倍。其西路派委高州镇标右营都司姚麟，督带外委戴文英、外委冯子材、记委李鸿勋等，分带镇府、归善、黄塘、平花、贺垌各处壮勇，并会同即补府经历刘式恕、文昌县青蓝都司巡检徐溥文，先带向导由岡头寨至鬼子埕，攻破炮台七座，放火焚烧，首

先入墟。

该逆凌十八本在大馆，就近防安东墟各炮台，因见势不能支，始由墟内逃回，跳入塘内，渡水直奔火药馆。记委李鸿勋、勇目冯日坤分路围追。无论自溺自焚，总系倖逃法网，且恐难以徵实。李鸿勋凫水紧追。冯日坤从短墙越过抄前回过凌逆，手执挑刀与之对敌，先行砍伤右膝；李鸿勋追至，又复连伤右乳、心坎两处。冯日坤遥望后路伙党接应将到，恐不能生擒及被兔脱，冯日坤遂于该逆转身与李鸿勋抵御之时，乘势即将凌逆首级砍落，尸身拖出呈验。

外委戴文英等生擒造言煽惑、商同谋逆之犯妇陈叶氏一名。

即补县丞刘镇、潮州府司狱牟秀祥率领潮州各壮勇，一同焚烧榕树根等处炮台二座，俱入西墟。因知道犯之弟凌二十八藏在裕隆当店炮屋内养病，护身皆多精悍，攻至一时之久，竟未能破。各勇升屋，掀开瓦面，抛入火药罐，群匪惊逃。凌二十八始由炮眼突出，经潮州兵勇割取首级，并托出尸身呈验。

候选千总孔继尧、把总蒋朝刚、孔继安、苏海会同守备何遇龙、候补县丞鄢日楚，率领佛山壮勇，前带向导，力辟险要各隘直捣中坚，由开天庙至牛冈背一带焚烧炮台十二座，首先入墟，斩擒甚众，夺获炮械尤多。

黄冈营守备张腾蛟身先士卒，几为匪炮所中，带领本营弁兵，由鸡母坟进攻塘泊口，斩获首级并生擒匪伙多名。

潮州镇标右营游击阎恒瑞带领潮州各营弁兵，继入西墟，生擒逆犯之父凌玉超一名。

署提标中军参将齐诚额、署抚标右营游击豫立，督同守备陈国辉、春元等、千总熊应飞、把总钟沙骧、保安吉等，各带抚标、提标、广州协弁兵由牛冈背、卖竹巷分路进攻，破壁直入，同时进墟。先焚硝馆、火药馆，并擒杀无算。

其东路派李候补都司广州协右营千总黄曜吉，率领外委黄镛、黄铨等，会同候补府经倪运，督飭兵勇攻扑东墟各炮台。黄镛先领

东莞壮勇攻破东墟口外四方炮台一座、内炮台二座，首先入墟。查大馆即在东墟之旁，先时凌逆率党抗拒，势甚凶猛，黄铺率领各勇，带进竹梯，缘上墟口石屋，将火药罐由上而下抛掷如飞，各匪始分窜西墟，退入大馆，仍复以火药铺堆满地，紧闭死守。我军近前辄以香火点燃，妄欺焚伤。适值大雨淋湿，署督标后标守备萨国亮督率外委李得禄等，会同候补县丞洪立，督带肇罗兵勇攻破东山庙一带炮台四座。

新会营守备卫佐邦督率千总曹江、把总罗福安、何泰鹏、冯元亮等，会同候补从九品王清如、涂阳麟，率领新会顺德各兵勇攻破东墟口右炮台二座，各队弁兵始得一齐径入将大馆全行围住。时值游击豫立由西墟而来，守备卫佐邦、千总黄曜吉在东墟相遇，连派弁兵将该府彭舒萼、李敦业所备柴草、所割稗草陆续运进，堆围大馆，四面焚烧，火光烛天。间有冒火冲出者，亦经兵勇截杀。

四围濠基深沟，均先经派委各文武督飭兵勇分段堵守，亦复多有斩获。甫届收兵之际，进墟各文武复率领兵勇各路逐加搜查，间有藏匿树林地洞者，登即搜获无遗。僵尸填满沟壑，腥臭之气闻至数里。

复查明在大馆理事之头目凌十三、张城慈黄非灏、彭位高、管炮台之头目罗万胜、管火药之头目张莼洋、派作牌长之头目黄明受、莫汝高、李汶盛、叶林生、梁起安，均已一并生擒。

是役也，自丑至午，东西两路全擒匪犯二百六十八名，当场呈验首级一百六十七颗，并歼毙一千一百余名。大馆及硝馆、火药局三处，烧毙尸身约有八百余具，夺获大小旗帜二十七枝，铜铁炮九十五位，内千斤至数百斤以及百数十斤不等。抬枪、鸟枪一百二十六杆，火药四十九桶，炮子一千五百四十二个，藤牌七十八面，刀枪、丈矛一千三百一十七件。查点各兵勇阵亡七十七名，受重伤者一百一十三名，受轻伤者二百零七名。

当凌十八、凌二十八在墟内擒斩以后，业经福兴、宗元醇、彭舒萼、吴昌寿等将首级尸身当场验明，随提集现获各匪，逐一质讯皆能辨认，即日解至州城。复委知县马斌、吴赞诚，审讯该逆之父凌玉超，时提出两首级，令其指实，一见即痛哭不止。其凌十八尸身，前经该县马斌等历讯所获犯供，佥称该逆右手第五指屈不能伸。此验正属相符。其凌二十八尸身，右腿砍伤本未平复。复经该县吴赞诚等验得右腿刀伤宛在，袤长四寸宽一寸，尚有红布包裹。是两逆之首级尸身。尸经辨验，皆有确证可凭，当即函首示众，并将尸寸磔，弃之市。所有夺获炮械一解州复并验。

惟据凌王超供称，该犯等虽籍隶信宜，向在广西平南县种蓝度日，业已有年。该犯生子六人，长子即凌十八，名才锦；次子二十，名帖锦；三子二十四，名标锦；四子即二十八，名挥锦；五子二十九，名进锦，年二十五岁；六子三十，名扶锦，年十九岁。除凌十八、凌二十八现俱擒斩，凌二十、凌二十四迭被官兵先后击毙外，尚有凌二十九、凌三十仍在平南县之大同里种蓝。自二十九【年】以后，并未回至信宜。既系谋逆家属，自应飞咨广西抚臣，密饬该县迅速查拿，归案办理。

查凌十八，自道光二十九年即在广西金田地方拜上帝会，往来信宜，踪迹靡定。三十年，经信宜县闻知，将其房屋焚烧，分路严拿，先期遁逸。复于咸丰元年正月，纠约大伙，攻扰郁林州城至四月之久。旋即窜踞罗镜，又及一载。节次恭奉谕旨，凌十八系著名会匪，与洪秀泉等同恶相济，不可使之合而为一。臣等豫防之术，时切悚慚，因其日久稽诛，已觉难安寝馈，更何敢筹备偶疏，任其复萃渊藪。而凌逆潜匿墟内，无日不以即有广西弟兄前来救援为词，虽系穷蹙已甚，无计可施，恐众匪心多涣散，不得不故为此牢笼之术。然明隔暗通，亦诚难保必无其事。况复有陈叶氏相助为虐，日作荒诞不经之言加意煽惑，群得有恃

无恐，益见党固心坚，尤堪发指。

现在贼巢搜出众匪名单一纸，首列洪秀泉、冯云山，韦昌威即韦正、萧朝贵、杨秀清、石达开等各逆姓名。其为前在金田入会，毫无疑义。况上帝会乃天主教之别名，与外夷所传者同宗一派，流毒中国。习染成风，惑世诬民，大为风俗人心之害。但凡入会，从此执迷不悟，视死如归，较之寻常教会各匪迥不相侔。

此案首逆应照谋反大逆，及从逆应照谋叛本律问拟外，如仅止听从入会、不知悔改者，即照习天主教本律问拟，以诛邪慝而儆愚顽。仍俟将各犯逐一讯明，分别定拟，另行具奏。

惟凌十八入会三年，扰及两省，荼毒良善，煽诱乡愚，纠党已至数千，被害者更不知凡几。尤其蓄发变服，拒敌戕官，种种悖逆，擢发难数，罪恶滔天，神人共愤。本属积年之巨憨，今以一战胥平，此皆仰赖我皇上朝乾夕惕，饥溺为怀，上格天心，下从民欲，秉谟算以常昭，振神威而共慑。是以殄渠扫穴，仅逾六时之久，縕幽凿险，直同拉朽推枯。不独臣等始终恪遵训谕，幸免昵尤；凡两粤人士远近闻知，无不钦迎德威，欢声雷动。且此股既除，纵有不逞之徒皆已胆寒骨慄，即道州窜踞逆匪亦必克日蒞事。诚如前奉殊谕，该匪等声势相倚，凌十八不除，则韦正不弱也。

至于该总兵福兴自到大营以来，臣叶随时遇事，皆与之预为筹商调度，悉能殚心竭力应变知机。是日亲临督阵，正值风雨交加之会，跃马直入贼巢，坠地垫伤左肋，呕血数口，在地仍复力疾前进，洵属谋勇兼施，不辞艰险。所有在事各文武相阅一年之久，前后几及百战，歼擒六千有奇，或发谋出虑，或夺隘冲锋，或执法鞫狱，或侦谍转输，皆能同心协力，灭此凶顽，并各著有微劳。容俟臣等确切查明，再行据实保奏，吁恳恩施。

至于各会匪起于金田，逾分股窜出之，复其势成，本属力不能制。经过各该州县尚皆能婴城固守，力保无虞；及至大兵援



至，又复协同堵剿。所有该管地方之文武功过，似可准其相抵，请免置议。一切善后事宜，均当妥当经理，臣叶再行回省。

臣等查逆匪窜踞罗镜，本系三股，惟凌逆此股尤多狡黠剽之徒。结党本深，故恃险亦久。除上年十月吴三窜出，当即全行殄歼灭，并本年四月陈二逃出，被获先行正法外，溯自挖筑濠基围沟以后，凡遇窜逃悉数就获，并无一名漏网。然凌逆究系洪逆等分股而来，总恐先有分散余党，或畏罪潜伏，或早日远飏，均未可定。仍应分飭随时各于两省交界并力访拿，归案惩办，以净根株而除萌蘖。庶期仰副我皇上普惠黎元，永靖边隅之至意。

所有督办罗镜逆匪尽行歼灭各缘由，谨合词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F·O·682/391-3)

### 随剿凌十八出力绅士练勇名单

卸高廉道谨将西路大营随剿凌逆先后 在事 出力绅士练勇拟议，仰乞恩施奖励之处，开折并呈钧电。

计 开

信宜县职员候选从九品李步龙。

查该员自备资斧，捐雇壮勇五十名。先于上年春月间，随同彭守，继随胡守，剿击何、凌两匪，屡有斩获。并在城稽查奸匪，带同壮勇昼夜守御，已属异常出力。是以爵督宪按临高郡，即蒙访闻，先赏六品军功顶戴。七月，卸道抵信督办，因军务探报多不确凿，禀明爵督宪，飭令该员自带壮勇作为探役，确探贼匪情形，按日禀报。在事一年有余，昼夜驰驱，始终不懈，凡大营兵勇与贼交仗，该员率同探勇均有斩获。本年四月，又购线诱擒假冒天符之大头目陈二，至营中购办急需应用之物，并去腊挖筑濠墙，该员尤为出力，洵系绅士中最为急公之人。查该员遵豫工事例，由监生捐纳从九品，不论双单月即选，拟请恩施保奏，免选

本班，以府经历归部遇缺即选，赏戴六品蓝翎。

罗定州候选训导张纶芳

捐纳州同职衔张士荣

查该二员系同胞兄弟，先于上年八月，自备资斧，召募同族壮丁千名，随同官兵进剿凌逆，屡有斩获，深资其力。即奉爵督宪赏给张纶芳六品顶戴，并将壮勇头目张熊、张烘、张泰运均赏给七品军功顶戴，饬营挨补名粮。嗣于□□□□日，吴三一股窜出，该队壮勇四路兜截，获□□□多。而各壮勇房族中有绅衿者，遂将壮勇分队，另行禀报出名管带，张纶芳、张士荣本队犹存五百名也。至本年正月，见贼势渐穷，该员等力亦未逮，又减去二百余名，留三百名在营，始终其事。随同兵勇屡次进仗，防守围基，昼夜辛勤，深资其力。该员兄弟既捐资而募勇，复效力以驰驱，且核其给发壮勇口粮为数甚巨，洵绅士中最为出力之员。所有候选训导张纶芳，拟请保奏赏加国子监典簿京衔，以训导归部遇缺即选；其捐纳州同衔张士荣，拟请保奏赏戴蓝翎。

罗定州生员张汝翼

武生张鸿光

监生张 枢

查该生等捐带壮勇一百名，于上年八月到营，随同兵勇与贼交战，甚为奋往。且在事儿及一年，捐资募勇，始终出力，拟请保奏赏加州同职衔，武生张鸿光一名请加千总衔。

罗定州武生曹国谦

查该生住居函口。上年七月，大兵进剿凌匪，该生曾预备米粮以资兵食。适逢何名科率匪窜至，家业荡然。该生复捐资募勇七十名，十一月到营，随同兵勇屡次进仗，颇多斩获。本年四

月，又与李步龙等购线诱擒陈二等匪首。在营半载有余，劳费倍至，拟请保奏即留高州营，以把总补用，并加千总衔。

#### 罗定州童生张科元

查该生捐带壮勇壹百名，于上年十月到营，随同兵勇屡次与贼交仗，均有斩获。在事半载有余，辛勤备至，拟请保奏赏加盐知事职衔。

#### 信宜县补用千总余嘉纶

查该千总原系武生，住居信宜蒲竹迳团练最为得力。凌、何两匪屡往该村，均受惩创。是以上年何匪案内，稟蒙爵督宪保奏，以千总留营补用，该弁愈加奋往。本年正月，捐资自带练勇壹百名在营，屡次随同剿贼，昼夜看守濠墙，拿获贼匪多名。在事半年，劳费倍至，所有余嘉纶一名，拟请恩施飭知高州营遇有千总缺出，尽先拔补。其练勇内管带队目童生余廷标一名，拟请恩赏八品军功顶戴，填给执照，以示鼓励。

#### 信宜县六品顶戴新选阳江教谕陆达务

查该员自备资斧，先于上年九月，捐募壮勇贰百名，随剿何匪出力，仰蒙保奏赏戴六品蓝翎，以教谕遇缺即选。该员倍加感奋，复带壮勇七十名，于十一月随同卸道赴营帮剿凌匪，甚为得力。在事亦半年有余，可否再乞保奏，以府教授升选之处，出自钧裁。其管带壮勇头目八品顶戴陆奏凯一名，应请赏换六品顶戴，填给执照，以示奖励。

#### 文童八品军功顶戴余廷孚

#### 武童八品军功顶戴余廷镛

查该军功等自备资斧，先于上年九月，随同余嘉纶为壮勇队

目，帮剿何名科股匪，甚为出力。仰蒙保奏赏给八品顶戴，倍切奋往，遂自募壮勇壹百名，于上年十二月到营，同剿凌匪，屡次与贼交仗，甚为得力，拟请赏换六品顶戴，填给执照。

#### 高州营记委高捷云

查该弁捐募壮勇壹百名，于上年十二月到营，同剿凌匪，甚为得力。该弁又尚勇往，洵系营伍急公之员，拟请保奏以把总补用，赏加千总衔。

#### 信宜县廩生罗傅薪

查该生捐带壮勇壹百名，于本年正月到营，屡随官兵与贼交仗，均有斩获，甚属出力。且该生于未带勇至营以前，据稟于上年八月内，即捐带壮勇二十五名，获贼多名，稟解前代理信宜县林兆熙审解在案。拟请保奏以县主簿归部选用。又该壮勇管带头目职员罗徽，临阵皆亲带壮勇奋往向前，防守濠沟最为认真，应请恩赏六品顶戴，填给执照，以示奖励。

#### 信宜县武生陈进魁

查该生住居信宜贺垌，团练尚为认真。本年正月，自备口粮，捐带壮勇四十名随营效力，屡次与贼交仗，均甚奋往，斩获颇多。拟请恩赏六品顶戴飭营记名，以把总补用。其队目张秀洋、头目陈大凯均属带勇出力，并请恩赏八品军功顶戴，填给执照，以示奖励。

#### 罗定州监生张翰

查该生捐带壮勇壹百名，于本年二月底到营，与贼屡次交仗，颇多斩获，且昼夜看守壕墙，甚为认真。拟请恩赏六品顶戴，填给执照，以示奖励。

### 罗定州监生陈仲祺

查该生系罗定安乐堡团练首事，带练勇二十名随营守卡，每逢进仗无不奋往向前，颇多斩获。拟请恩施并赏六品顶戴，填给执照。以示奖励。

### 西宁县候选知县陈虞昌

查该员先以捐纳训导，在高候补，因其籍隶西宁排埠，与西省交界，彼处情形最熟，飭令捐带壮勇贰百名，随剿何匪出力，稟蒙爵督宪保奏，以知县归部选用。于是倍加奋往，复带壮勇贰百名赴营，同剿凌逆。上年十一月到营，因其时西省会匪有东窜之信，又恐凌匪突往勾结，稟奉爵督宪传谕，该员带勇贰百名往西省交界要隘防堵。该员又以路通西省要口甚多，劝同拔贡生苏应春等各捐带壮勇，分投守御，在事半载有余。虽两路贼匪并未窜至，亦属著有微劳，拟请保奏赏加知州衔。其勇目赖殿宣、陈廷敬二名，拟请恩赏八品军功顶戴，填给执照。至该员之弟、六品顶戴廩生陈虞裔，并随同捐资出力，应否予奖出自钧裁。

### 罗定州拔贡生苏应春

#### 文童曹国魁

查该生于上年十一月，经陈虞昌邀同捐带壮勇六十名，在西省岑溪界连之九曲岭防堵，甚为严密。

### 西宁县廩生陈虞惇

#### 职员陈寅齐

查该生合捐壮勇一百五十名，于上月十一日起，在路通西省之西宁如益墟要隘防堵，尚为认真。

罗定州生员曹赧颺

民人梁迺昌

查该员等捐雇壮勇七十名，于上年十一月起，在西宁路通西省之万顺岭防堵，尚为得力。

西宁县武生陈虞盛

生员陈炳光

文童谭纲辉

查该生等合捐壮勇一百六十名，于上年十一月起，在路通西省之上下濼李岭要隘防堵。

以上苏应春一名，拟请保奏赏加州同衔。陈虞惇、陈寅齐、曹赧颺、陈虞盛、陈炳光五名，拟请恩赏六品军功顶戴，填给执照。其曹国魁、梁迺昌、谭纲辉等三名，拟请恩赏八品军功顶戴，填给执照。

罗定州八品军功顶戴张泰运

六品军功顶戴蒋建邦

查两军功系样山上安堡练长，本处团练尚为得力。上年八月，奉督宪赏给军功顶戴。该军功等甚为奋往。本年二月起，各带练勇分守濼墙，而张泰运尤为出力，拟请保奏赏加盐知事职监。蒋建邦，拟请保奏赏加千总职衔。

罗定州武生张士昌 戴鼎勋 戴鸾鏊

监生陈焕芳

民人张耀芳 张恒芳 戴云龙 陈文基 李正显

黄渭 张声峰 黎嘉邦 刘鼎勋

查该武生、民人等，均系西路大营附近各处团练练长，曾经调

至大营，帮守濠墙，且堵御亦颇得力。所有武生张士昌、戴鼎勋、戴鸾镗、监生陈焕芳等四名，拟请恩赏六品军功顶戴。其民人张耀芳、张恒芳、戴云龙、陈文基、李正显、黄渭、张声峰、黎嘉邦、刘鼎勋等九名，拟请恩赏八品军功顶戴，一体填给执照，以示鼓励。

(F. O. 682/391-3)

### 罗镜西路军营赏给清册

谨将罗镜西路军营赏给绅民勇练顶戴开列清册呈电  
计开：

张日升 李绍连 张兆华 张承荣 陆奏凯 刘宗岳 罗傅薪  
以上七名，均赏给六品顶戴。

张 模 张耀芳 张安荣 张应运 梁开霖 李正显 陈华  
宗 张鳌峰 李松胜 余廷标 张科元 余廷孚 林梁四  
李占鳌 谭之扬 吴祥云

以上十六名，赏给九品顶戴。

张 缙 张 谟 张高本 彭超华 陈之明 张恒芳  
以上六名，赏给八品顶戴。

张 洸 戴鸾镗 张士昌 张鸿光 戴鼎新 曹国谦  
以上六名，均移知高州镇注册，以外委用。

蒋 雄

移知高州镇注册，以额外外委用。

计开

宪台发来白顶三十枚，金顶一百五十枚，

东营李守取去白顶十枚，金顶二十枚。

福镇台取去白顶十三枚，金顶八十枚。

西路绅民练勇计赏白顶七枚，金顶二十二枚。

余金顶二十八枚已缴。

(F. O. 682/279A-3)

## 荣相国事实记略

佚名

**编者按：**本文为抄本，由谢兴尧先生供稿。原书残缺，用毛边纸工楷墨书，竖格八行，行约十九字。作者姓名不详，当系荣禄幕僚所记。本资料主要记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起至七月二十日期间京畿一带义和团的活动情况，以及荣禄等诸王公大臣的态度。尽管是作竭力推崇荣禄剿团媚外之所谓功绩，但所记一些事实仍可以作为已刊资料的补充。

烧铁路，拆毁电杆，接报殊为骇异。时皇太后、皇上驻蹕颐和园，荣相不及奏报，即飞调武卫中军分赴马家堡、丰台、芦沟桥弹压，并严飭各统领如遇拳匪不服弹压，立即开枪痛击。一面派队驻扎永定门内，一面保护使馆。仍飞咨裕禄、聂士成拣派得力队伍，迅速剿办，以安闾阎。当将布置情形，星夜奏明朝廷。次日，力疾前往马家堡、丰台察看情形，仍派员驰赴涿州、良乡一带，解散乡愚，不准借势滋扰。复将亲历情形奏闻，并加单一件，内称：“出城时，道经交民巷，人颇拥挤，势甚汹汹，使馆出入之人皆有惊惶之色。似此情形，仍请加派官兵保护使馆，方昭严密。”旋又连接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电称，保定一带渐有拳匪滋扰，方顺桥工料厂亦岌岌可危，并有洋人被困情形。又据天津报称，杨村以北电线、铁路间被拳匪毁坏各等情。荣相连日奏请由政府电飭马玉昆、聂士成亲督大队，分头剿办，并日派差弁二名在军机处窗外候旨。詎于五月初六日，忽接政府交片云：“奉上谕，大学士荣禄所陈各节均悉。该大学士勿得孟浪从事，尤不



得遽派队伍，激成变端，切宜凛遵”等谕。荣相病中接此严旨，大为不安。当即具折分析，万不敢激成变端；且义和拳匪闹事在先，派队弹压在后，奴才受恩深重，尤不敢冒昧妄为，不胜悚惶之至。此由五月初一至初七日，连递奏片七次之实在情形也。

荣相知非面奏不能挽回事机，乃于初九日力疾销假入值。时同道诸公侧目相视。荣相于召见时详陈梗概，皇太后乃命赵舒翹、刚毅两枢臣前后驰赴涿州察看情形，再为办理。散值后，荣相即息于园廷之东南七里万泉庄寓所。是夜子初，忽闻东南人声喊叫，犹如万马奔腾，均口念烧香磕头，随声附和不分男女。荣相即派员弹压，并究访来由。盖亦毫无所见，但彻夜人声鼎沸，口呼神降。荣相即派兵严拿，捉得一人，立时正法。人乃解散。由是札飭队伍在园廷一带分段驻扎。又接据聂士成由杨村来电云，士成弹压铁路，乃拳匪并不解散，仍肆行焚毁。士成拟亲督大队弹压，如再不遵，即行痛剿。办结后，朝廷如以士成果断可嘉，遂请明降谕旨，合力兜剿。乃皇太后被惑左右，非俟查办大臣复命，不能遽定。荣相回寓，即面谕聂军听差官戴玉德曰：“尔军门昨来电报，不待请旨拟即亲督大队剿办拳匪，将来朝廷降罪，情甘领受，上意并不许可。然我为社稷，自应独任其责。今遣汝驰赴杨村，面见军门，传我之语，令其加调炮队，多派营伍，由杨村分头进剿。该匪蔓延甚众，亦不能分其良莠。我仍加派队伍在芦沟桥截击。朝廷如降罪名，我与军门同受其咎。汝其速行。”

荣相仍恐拳匪北窜，颐和园正当其冲，皇太后、皇上若不还宫，必致受惊。又闻都城渐有拳匪匿踪，恐军民被惑，尤难收拾，遂邀同庆亲王等力请圣驾还宫，以安民心。上意必须先调董福祥之军驻扎都城附近，乃能回銮，否则不进。然此皆左右之计也。当即奏称甘军素来凶猛，非有急事不可调京。而上意已决，不能强遏，遂于五月十三日还宫。盖此时王公贝勒府第均已暗匿

拳匪，两宫左右亦布满其党，虽各营士卒亦皆拳匪中人矣。详查两宫被惑之由，实缘荣相病中所致。元老退休，群小并进，遂致暗中勾结，几遍京师。然此时为祸未深，图救尚易。

六月十九日，拳匪有焚烧西什库消息，荣相传军机章京胡祖谦在军机堂上授意拟旨，剿办拳匪。召见时呈稿，出即缮写谕旨，派武卫中军及京中各营即日严拿。次晨，各处拳匪均各掩〔偃〕旗息鼓，匿不敢出。不料刚毅即于是日忽从涿州回京复命，密保拳匪可用。赵舒翘复赞成之。于是数万拳匪均延入都城。二十日下午，陡然放火焚烧大栅栏一带，延及正阳门楼。是时，政府诸臣正在拟旨，忽闻惊报，荣相叹曰：“是犹不可剿乎？实则已受制于刚毅等，不由自主矣！”当是时也，拳匪已布满京师，而董福祥之军亦乘机进扎于永定门外，彼此勾结，肆意横行，于是有日本书记杉山彬被害之事。荣相闻报，急将杉山彬尸身具棺掩埋，并飞札董军开赴南苑。且恐与保护使馆添调之洋兵相遇开衅，遂请派侍郎许景澄、那桐取道杨村，直抵天津，一路迎候洋兵，令其暂缓来京，中国内乱未靖，犹恐遇事生变，至于各国使馆，我们自当设法保护。迨两大臣行抵中途，即被拳匪劫回。嗣拳匪又被法国使馆拘执，因而搆衅，焚烧教堂，纷至沓来，势不可遏。王公贝勒借势入告，反谓中国数十年忍受洋人欺辱，以至万民共愤，乘此众志成城，正可共图雪愤。随声附和者，亦遂封章入奏，以助其焰。于是召见王公贝勒及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共议此事。总理衙门大臣联沅面陈中外情形，不可轻开边衅，语甚恳切。王贝勒等斥其煽惑朝廷，立请正法。彼应此和，声震殿宇，甚至有匍匐痛哭者。上意遂决，势不能挽。荣相仍披沥奏愚，而各王贝勒等均各怒目相加。荣相抵死不回，始将各国使臣保全出京。礼部尚书启秀只限二十四点钟，各使以为时太促，乞为宽限。启秀坚执不允。荣相与之面争，云伊等既来展限，可以与其会晤，商酌办理。启秀始无异言。次日，德国使臣行至帅府园，

复为营兵枪毙。又接直隶总督裕禄报称，洋兵攻取大沽口岸。于是王贝勒等即请调董福祥围攻使馆，端郡王攻西什库教堂，派庄亲王为拳匪总统，其余王贝勒及刚毅等均裹胁而行。虽荣相之武卫中军亦半归伊等号令，并呼荣相及庆亲王、王文韶均为“二毛子”。旋接两江湖广各督抚公同电致荣相云：“衅端万不可开，使臣万不可伤”。荣相当即电复，略云：“以一弱国而敌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交兵，不罪使臣，自古皆然。无如两宫左右半系拳匪，满汉营卒亦皆该会中人。病中七次陈奏，反以孟浪见责，惟庆邸与仁和相国<sup>①</sup>尚有同心，然亦无济于事。区区一死不足惜，实为万世罪人。”次日召见，荣相复力请缓攻使馆。当用木牌一面，上写“奉旨保护使馆，不准开枪。”彼此照会，均在御河桥边传递。将木牌飭交董福祥悬挂御河桥上。是夜，仍有枪声。即传董福祥查问何不遵旨，答以使馆先行开枪，我兵即应还击，何必问我。旋又接李傅相来电云，顷据驻粤法领事来言，接据巴黎政府来电云，闻庆邸、荣相均不信用拳匪，请转恳设法保全各使臣，将来此事必当从权速了云云。荣相辗转筹画，始将台基厂驻扎之甘军暂撤，调武卫中军统领孙万林接替。明为休养甘军士气，实系暗为调停，以冀得保一处使馆，即可全一国邦交。后又盘获教民金四喜一名，身带求救信函，系由英馆所遣。问其可能回馆否，曰能。荣相不避奇险，密陈于两宫之前，并以利害动之。上意颇回。荣相即授意于金四喜，令其致意英使奕訢乐商办和局。次日，金四喜回告荣相云，奕钦差闻言甚为欢悦，请即选派通达时务之员，前往使馆会晤，均以白旗为号。荣相即查传总署文员，均匿不见面，惟有章京文瑞愿往，遂令其往谒英使通致和好。皇太后、皇上并馈送各使馆菜蔬、瓜果、面食等物。各使馆洋人均欢欣鼓舞，向荣相之差官云，能如此和好，天下之

<sup>①</sup> 指王文韶，籍贯浙江仁和。

福。于是相赠外国烟酒，并送给照像片，以志和美之意。复云以后馈送食物，必由孙统领队卡地方传入。甘军不悦，连拿洋人二名，均经荣相送回。复力请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令其水陆兼程进京办理和局。彼其时也，大有转圜之势。无如群奸掣肘，惟恐荣相挽回大局，伊等必不能相安，遂无端将荣相之营务处总办副都统庆恒焚毙，并杀害全家眷口；乃将军械所总办副都统永隆拘执及陷害全家，将以掇其心而夺其权；并谗害尚书立山、徐用仪、侍郎许景澄、京卿联沅、袁昶，以示异己者将同罹重辟。当杀许、袁之日，荣相率枢臣跪求，皇太后挥之使出；荣相退而复进，长跪乞恩。皇太后怒曰：“汝亦不遵旨乎？”使稍不见几，即与许、袁同时遇害矣。

至七月二十日，洋兵猝入都城，以为各使臣定遭伤害，势甚汹汹，及见各使臣均安然无恙，怒气为之顿释。设非荣相竭力保全，则都城百万生灵势必尽遭涂炭。功耶？罪耶？后有论之者，其亦略迹原心也可。

夫用兵之道，要在求将，而得将之难，自古亦贵其选。即如北洋之武卫军，向分五路，各有统辖。大学士荣总其节耳，遥制统将是其责，亲督训练非所任。前军聂士成、后军董福祥、左军宋庆、右军袁世凯，皆系老谋宿将，朝廷倚为长城，而所带之兵又尽系多年旧部。

惟中路一军，上年春夏之间始行开招，九月方报成军，总统为喀什噶尔提督张俊。自成军后，即分兵建盖营房，冬月竣工，腊月始行操练。嗣至今岁元旦，张俊随班朝贺回营后，即伏病不起，迨于二月中旬因病出缺。盖此时荣相正在病中，闻信之下，感悼痛哭，因此病势又重。选将之难，良非易易。旋即审定固原提督邓增接充其任，而来京尚需时日，军中操练未便旷闲，遂以

副都统恩祥暂权其任。明知非材，然而三月间即可更替。四月二十九日即有拳匪之变。此军虽系未治之兵，若以之壮声威，攻土匪，势必有余。谁料鞑鞑之下，竟开兵端。

查甘军围攻交民巷使馆之初，均各喜乐非常，口道要发洋财，将来无穷富贵，而竟被荣相阻挠，截其财路，因此愤恨，肆行抢劫。彼兵如此，我兵效尤，况中军系新募之兵乎！经荣相查拿，屡有甘军之勇一同被获。荣相将中军之勇正法，甘军之勇押送本营，以示周道。不料由此成仇，号令缓攻使馆，竟自凶悍不听，动辄要挟，实有由来，甚至屡有兵兵相斗之事。惟思荣相虽无奇才，奈处此时艰，处处无不棘手，事事有人要挟，而又承此误国误民之名，可不悲夫！

## 德宗请脉记

杜 钟 骏

**编者按：**本文作者杜钟骏，光绪末年任浙江候补知县，擅长医道，光绪帝临歿之前，令其入宫就诊，后由其口述请脉经过，由其子杜良笔记成《德宗请脉记》一书。书中对杜钟骏等人给光绪帝治病经过记载颇详，从而对光绪帝的死因，又提供了一个参考。

光绪戊申，予在浙江节署充戎政文案。冯星岩中丞汝驥方调赣抚，将行矣，适德宗病剧，有旨征医。冯公召予曰：“拟以君荐，君意何如？”予辞曰：“骏有下情，敬为公告。一宦囊无余，入京一切用费甚繁，无力赔累；一内廷仪节素所未娴，恐失礼获咎，贻荐者羞。”冯公曰：“已飭藩司筹备三千金以待不时之需，内务大臣继子受禄，奎乐、峰峻〔俊〕、增寿、臣崇皆我旧好，内廷一切可无虑也。军机袁项城，南斋陆元和两尚书皆为函托。如何？”予唯唯，请再熟商。

次日，中丞携酒食来吾室曰：“官无大小，忠爱之心当有同情。君必一行，我已电保。”即示电稿云：“浙江候补知县杜钟骏，脉理精细，人极谨慎，堪备请脉。”属俟旨下即起程。

又次日，奉上谕：“冯汝驥电奏悉。杜钟骏著迅速来京，由内务府大臣带领请脉。钦此。”于是定七月初三日起程，携仆三人，航海至津。於轮船中赋诗一首：“匆匆北上赴都门，忠信波涛跨海奔；自愧不才非国手，愿将所学报君恩。天颜有喜何须药，秋兴频吟只念萱，即日大安传字内，寅寮同庆共开尊。”

到津，谒见北洋大臣杨公莲甫。杨公约予次早同乘花车赴京。

十六日，由内务府大臣带领请脉，先到宫门，带谒六位军机大臣。在朝房小坐，即事口占一首云：“晨趋丹陛觐宸枫，候脉朝房候召同，坐久不知官职小，居然抗礼到王公。”八钟时，陈君莲舫名秉钧先入请脉，次召予入。予随内务府大臣继大臣至仁寿殿，帘外有太监二人先立，须臾揭帘，陈出。继大臣向予招手，入帘。皇太后西向坐，皇上南向坐。先向皇太后一跪三叩首，复向皇上一跪三叩首。御案大如半桌，皇上以两手仰置案端，予即以两手按之。唯时予以疾行趋入，复叩头行礼，气息促疾欲喘，屏息不语。片时，皇上不耐，卒然问曰：“你瞧我脉怎样？”予曰：“皇上之脉，左尺脉弱，右关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肾水不足，右关脉弦，后天脾土失调。”两宫意见素深，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予故避之。皇上又问曰：“予病两三年不愈，何故？”予曰：“皇上之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虚者由来渐矣。臣于外间治病，虚弱类此者，非二百剂药不能收功。所服之药有效，非十剂八剂不轻更方。”盖有鉴于日更一医，六日一转而发也。皇上笑曰：“汝言极是，应用何药疗我？”予曰：“先天不足，宜二至丸；后天不足，宜归芍六君汤。”皇上曰：“归芍我吃得不少，无效。”予曰：“皇上之言诚是。以臣愚见，本草中常服之药不过二三百味，贵在君臣配合得宜耳。”皇上笑曰：“汝言极是。即照此开方，不必更动。”予唯唯，复向皇太后前跪安而退。皇太后亦曰：“即照此开方。”行未数武，皇上又命内监叮嘱勿改动。是时，军机已下值，即在军机处疏方。甫坐定，内监又来云：“万岁爷说，你在上面说怎样即怎样开方，切勿改动。”指陈莲舫而言曰：“勿与彼串起来。”切切叮嘱而去。予即书草稿，有笔帖式司官多人执笔伺候誉真。予方写案两三行，即来问曰：“改动否？”予曰：“不

改。”彼即黄纸誊写，真楷校对毕，装入黄匣内。计二份，一呈皇太后，一呈皇上。时皇太后正午睡，赐饭一桌，由内务府大臣作陪。饭毕，奉谕：“汝系初来插班，二十一日系汝正班。”当即退下。至晚有内使来传云：“皇上已服你药，明早须伺候请脉。”

次早请脉，情形大致与昨日同。饭毕，皇太后传谕，改二十二日值班。予向内务府大臣曰：“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此系治病，不比当差，公等何不一言？”继大臣曰：“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嗣见陆尚书曰：“公家世代名医，老大人《世补斋》一书海内传诵。公于医道三折肱矣！六日开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此办法否？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清公便中一言。”陆公曰：“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予默然而退，以为此来必无成功也。于是六日一请脉。

至八月初八日，皇太后谕继禄曰：“外间保来医官六人，是何籍贯、官职、年岁？”一一细询，并谕令彼等各接家眷来京。继禄曰：“颐和园左近觅六处住房颇不容易，何不令彼等分班以体恤之。”皇太后曰：“现在不是分班么？”继乃请两人一班，两月一换。皇太后以为然，并问伊等饭食每月几何？继曰：“陈秉钧每月三百五十两。”即奉旨曰：“外省所保医官六人，着分三班，两人一班，两月一换，在京伺候请脉。张彭年、施焕著为头班，陈秉钧、周景焘著为二班，吕用宾、杜钟骏著为三班。每人每月给饭食银三百五十两。钦此。”是日，皇上交下太医院方二百余纸，并交下病略一纸云：“予病初起，不过头晕，服药无效，既而胸满矣。继而复〔腹〕胀矣。无何又见便溏、遗精、腰酸、脚弱。其间所服之药以大黄为最不对症。力钧请吃葡萄酒、



牛肉汁、鸡汁，尤为不对。尔等细细考究，究为何药所误？尽言无隐，著汝六人共拟一可以常服之方，今日勿开，以五日为限。”退后六人聚议，群推陈君秉钧主稿，以彼齿高望重也。陈君直抉太医前后方案矛盾之误，众不赞成。予亦暗拟一稿，以示吕君用宾。吕怂恿予宣于众，予不愿，乃谓众同事曰：“诸君自度能愈皇上之病，则摘他人之短，无不可也。如其不能，徒使太医获咎，贻将来报复之祸，吾所不取。”陈君曰：“予意欲南归，无所顾忌。”予曰：“陈君所处与我辈不同，我辈皆由本省长官保荐而来，不能不取稳慎。我有折衷办法，未悉诸君意下如何？案稿决用陈君，前后不动，中间一段拟略为变通，前医矛盾背谬，宜暗点而不明言。”众赞成，嘱拟作中段。论所服之药，热者如乾姜、附子，寒者若羚羊、石膏，攻者若大黄、枳实，补者若人参、紫河车之类，应有尽有，可谓无法不备矣。无如圣躬病久药多，胃气重困，此病之所以缠绵不愈也。众称善，即以公订方进。进后皇上无所问。

八月初一日，赏给绸缎二匹、纹银二百两。

初三日随同王大臣谢恩。是日大雨不止，候至一钟之久。皇太后卷帘以待。雨略小，王大臣百官即在雨地谢恩，予亦杂于众中。有纪恩诗一首：“整冠拂晓入宫门，侍从如云朝至尊；大雨如膏流圣泽，小臣伏地谢天恩。王公联步趋金殿，袍笏拖泥带水痕；难得玉阶沾御气，不须浣洗任常存。”初三日，又荷赏秋梨月饼各一大盒，又作纪恩诗二首：“涓埃未答愧樗庸，异数何修得幸逢；宠拜兼金声价重，笑持端绮圣恩浓。藏为家宝珍千万，制作朝衣覲九重，高厚难酬惟默祷，两宫康健茂如松。”“果点颁来自内廷，盘龙彩盒灿珑玲；秋梨似雪含琼液，香饼流酥肖月形。美比红绫还得味，餐同火枣更延龄；小人有母先封遗，共沐皇恩志感铭。”

一日，予方入值，于院中遇内监，向予竖一大指曰：“你的

脉理狠好。”予曰：“汝何以知之？”渠曰：“我听万岁爷说的，你的脉案开得好。我告声你，太医开的药，万岁爷往往不吃，你的方子吃过三剂。”言讫如飞而去。

一日，皇上自检药味，见枸杞上有蛀虫，大怒，呼内务府大臣奎俊曰：“怪道我的病不得好，你瞧枸杞上生蛀虫。如此坏药与我吃，焉能愈病！著汝到同仁堂去配药。”奎唯唯照办。

次日，继禄奏曰：“颐和园距同仁堂甚远，来回非数点钟不可，配药回来赶不上吃，不如令同仁堂分一铺子来，最为便当。”允之。

一日，传谕开方须注明药之出处，以何省为最好。越日分电各省，著云南贡茯苓，浙江贡於术，河南贡山药。又同事中有用鲜佩兰叶者，即电江南贡佩兰。端午桥制军贡鲜佩兰叶五十盆。

一日，入值请脉，内务府大臣继禄囑到内务公所，云：“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考医，以报纸刊皇上脉案为题，取中二十四本，派员进呈御览，如赏识何人之奏，即派何人入京请脉。皇太后一笑置之。”予等见其所取之卷，有谓当补肾水者用六味地黄丸，有谓当补命火者用金匱肾气丸，有谓宜补脾者用归芍六君之类，有谓当气血双补者用八珍之类，有谓当阴阳并补者用十全大补之类，皆意揣之辞也。有萧山举人张某者，见报载陈莲舫请脉案，以为御医药不对病，长篇大论具稟於浙抚增子固中丞，请其电奏。中丞以该举人有忠君爱上之心，却其电奏，将原稟寄予。予复中丞书云：“论医与论文不同，文贵翻案以出新，医须征诸实验。谚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病多’。坐而言者未必能起而行也。该举人具忠爱之忱，诚堪嘉尚。当将此意转告同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

自分班后，予即移住杨梅竹斜街斌陞店。至皇太后万寿前数日，谒奎大臣，询万寿在即，我等是否上去祝嘏。奎曰：“汝等有质，已经备赏，如何不去。”时外间传言皇上在殿上哭泣，问其

有无此事。奎曰：“诚有之。一日皇上在殿泣曰：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头班张、施两位之药毫无效验。君等在此，我未尝不想一言，俾君等请脉，然君子爱人以德，转不如不诊为妙。”

十月初十日，赴海子祝嘏。皇太后于仪鸾殿受贺，以菊花扎就“万寿无疆”四字。

十一日，皇太后谕张中堂之洞曰：“皇上病日加剧，头班用药不效。予因日来受贺听戏劳倦，亦颇不适，你看如何？”张曰：“臣家有病，吕用宾看看尚好。”皇太后曰：“叫他明日来请脉。”

次日，两宫皆吕一人请脉。吕请皇太后脉案中有“消渴”二字，皇太后对张中堂曰：“吕用宾说我消渴，我如何得消渴？”意颇不悻。张召吕责曰：“汝何以说皇太后消渴？”吕曰：“口渴，误书。”越日，复请脉，皇太后亦未言。第三日，皇太后未命吕请脉，独皇上召请脉。至十六日犹召见臣工。次夜，内务府忽派人来，急遽而言曰：“皇上病重，堂官叫来请你上去请脉。”予未及洗脸，匆匆上车。行至前门，一骑飞来云：“速去，速去”。行未久，又来一骑，皆内务府三堂官派来催促者也。及至内务公所，周君景焘已经请脉下来，云：“皇上病重。”坐未久，内务府大臣增崇引予至瀛台。皇上坐炕右，前放半桌，以一手托腮，一手仰放桌上。予即按脉，良久，皇上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头班之药服了无效，问他又无决断之语，你有何法救我？”予曰：“臣两月未请脉，皇上大便如何？”皇上曰：“九日不解，痰多、气急、心空。”予曰：“皇上之病实实虚虚。心空气怯当用人参，痰多便结当用枳实，然而皆难著手，容臣下去细细斟酌。”请脉看舌毕，因问曰：“皇上还有别话吩咐否？”谕曰：“无别话。”遂退出房门外，皇上招手复令前，谕未尽病状。复退出至军机处拟方，予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继

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予此来未能尽技为皇上愈病，已属惭愧，到了病坏尚看不出，何以自解。公等不令写，原无不可，但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不能不预言。”奎大臣曰：“渠言有理，我辈亦担当不起，最好回明军机，两不负责。”当即带见六军机。六军机者醇邸、庆邸、长白世公、南皮张公、定兴鹿公、项城袁公。醇邸在前，予即趋前言曰：“皇上之脉疾数，毫无胃气，实实虚虚，恐有内变外脱之变，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医案如此写法，内务三位恐皇上骇怕，嘱勿写。然关系太重，担当不起，请王爷示。”醇邸顾张中堂而言曰：“我等知道就是，不必写。”即遵照而退。次日上午复请脉。皇上卧于左首之房临窗炕上，仍喘息不定，其脉益疾劲而细，毫无转机。有年约三十许太监，穿蓝宁绸，半臂侍侧，传述病情。至十九夜，与同事诸君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次早六钟，宫门开，仍在军机处伺候，寂无消息，但见内监纷纭，而未悉确实信息。至日午，继大臣来言曰：“诸位老爷们久候，予为到奏事处一探信息，何时请脉？”良久来漫言曰：“奏事处云，皇上今日没有言语，你们大人们做主。我何能做主，你们诸位老爷们且坐坐罢。”未久，两内监来传请脉，于是予与周景焘、施焕、吕用宾四人同入。予在前先入，皇上卧御床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无外罩，有搭板铺毡于上。皇上瞑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内务三公曰：“总须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申刻而龙驭上宾矣。

先一时许，有太监匆匆而来曰：“老佛爷请脉。”拉吕、施

二同事去。脉毕而出，两人互争意见，施欲用乌梅丸，吕不谓然。施曰：“如服我药尚有一线生机。”盖皇太后自八月患病，已延两月之久矣。内务诸公不明丸内何药，不敢专主，请示军机，索阅乌梅丸方，药见大辛大苦不敢进，遂置之。本日皇太后有谕：到皇上处素服，到皇太后处吉服。次晨召施、吕二君请脉，约二小时之久。施、吕下来，而皇太后鸾驭西归矣。

请脉开方每于誊写后，必详细校对，恐有讹字。及皇上病笃时，一日者同事脉案中腿酸之“腿”字，误写“退”字。皇上见之诧曰：“我这腿一点肉都没有，不成其为腿矣！”因调阅原稿，原稿有肉旁，遂置不问。皇上病笃之际，皇太后有谕曰：“皇上病重，不许以丸药私进，如有进者，设有变动，惟进丸药之人是问。”

## 康有为未刊遗札

陈 华 新

**说明：**此系康有为1906年8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二日）致美洲保皇会员手札，乃康氏亲笔未刊稿。原件用豆林纸信笺，笺纸上印有“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即“中国维新会”专用信笺。“中国维新会”为“保皇会”之别称，札中二次提及“吾会”即指此会。此札装裱成宣册，保存完好，封面上有“南海先生墨宝，平子题”九字。①

全札共十五页，页四行，行八、九字，全文五百多字，为毛笔行草书。原件后面附有康有为的学生廖展大跋云：“距今二十年前，同门谭君公维，自美归来，访我于花阡，……特出此帖（札）以相赠。”又云：“先是由三水徐勤阅后展转至公维。”据此，则此札由徐勤辗转传至谭公维，由谭公维送给广东顺德廖展大。原件今为吴范夫先生珍藏。笔者从吴家亲见此札真迹，经鉴定确系康氏遗墨，流传过程清楚，当为真本无疑。

康有为在写此札的前一年，撰有《物质救国论》，借宣扬“物质救国”以否定革命，此札继续宣传这一思想。近年出版《康有为与保皇会》一书，内收有1908年康氏所撰《募开制铁厂章程序》说：“吾尝论所以以济中国、济同志者曰：纸铁，纸铁。又曰：今世界，铁世界也”。乃指此札所论。该书《编者的话》说：“在这宗资料中，……

① 平子：姓廖（1882—1943年），原名任坚，字平子，号平庵，又号萃庵，广东顺德县勒流镇三村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早年追随孙中山，为清末民初的著名记者，曾任《中国日报》副刊的主笔。抗日战争爆发后，廖平子在家乡组织敢死队，与敌伪周旋。后携眷亡命澳门，自办半月刊的诗画杂志，进行抗日宣传。此刊从编辑到装订、发行、邮寄，均出廖一人之手。

1904年到1906年的较缺。”今检该书在1906年仅收《商会改良章程》一文，此札的发现，弥足珍贵，它对研究康有为在1906年前后的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欲自立自强，非大开铁舰、铁厂及一切工艺，无以为自强之道。不学工艺，而望中国之强，日望他人之不欺凌削辱，犹无胎而欲生子也，必无望矣。然若欲学工艺，而不通算学及至浅通学之普，则无以为学工艺之路。今吾国筹巨款以派学生来美，乃至有世家职官亦屈身远来学艺。又，昔俄罗斯大彼得帝亲学船工，是以能强，况吾同志乎！

既当中国至弱求强之时，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饱〔饮〕也。又身在美国工艺第一之地，不待远走，不待筹款，欲学即得之。学成之后，归国即为大匠师矣。昔德之破奥也，得赉赐学成一后膛枪而破之。德之破法也，克虏伯炮一出而成功焉。昔德之创机器于英也，英国至今以五月一日为复生日。工艺之有关于国如此大且重也。

吾同志在美中，若徒事衣饮杂业，而不求学艺，国既弱矣，异日再逐，虽欲为衣饮而不可得也。若欲学工艺，则内之强国，外之荣身致富，孰有利于是焉。惟同志多贫者，或无力以入学堂学算学。今有牧师也悟愿每夕教吾同志之时，以算法及一切普通学与各学，此难得之机会也。望吾同志每夕暇时皆来就学，学之有成，他日以为国为身，皆大有用。吾国有万人成艺，吾国可强，吾会有千人成艺，吾会可握中国全国工艺之权矣。

既与各总理、值理商助学费，各总理、值理当以提倡后生奖励工学为一大事，日夕鼓励之，人人知所趋向矣。贪近利而计远国，将来人才众多，以荷国计，吾有厚望焉。惟我同志共勉之。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更生。将此遍告各埠。

## 陈宦查禁告示

廖文煜

**说明：**在四川凉山州博物馆里保存着一张中华民国的四川巡按使公署示谕。时代：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资料：纸；告示长90厘米，宽48厘米；完残情况：文中间有破损，长13厘米，宽6厘米；特征：直书，墨印，系四川巡按使公署陈宦所发，实贴在凉山州盐边县(现已划属四川渡口市辖区)草苴芦街上(即今新坪公社)地方。

一九五八年，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民主改革时，由黄承宗同志搜集，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入库。是一件难得的反面的历史材料，可供研究辛亥革命史实的同志们参考。

下面是这张“告示”的全文。

四川巡按使公署为示谕事民国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准

政事堂寒电开，本月十二日奉上令：据各处呈报，孙文、黄兴之徒，捏造谣言，巧搆邪说，印刷册单由海外潜寄内地，希图煽惑扰乱，请飭查禁等情。溯自辛亥革命以后，广东、湖南等省全在乱党势力范围，托名共和，实行贪暴。其所举动，无非敲诈绅商，残杀良善，谬解平等自由之学说，倡为公妻公产之妄谈，颠倒是非，造谣惑众，志在凌丧道德放弃纪纲，灭绝人伦，败坏风化，几使赤县神州成一暴民土匪之世界。政府稍加裁抑，即联合六省弄兵抗命。迨至遣散戡定，该乱党等预以纸币广行滥用，吸收现金卷逃域外，发难者饱载远颺，附从者伤生害命。寻常盗贼犹看其群，与其生死，若利己祸人之乱党，并盗贼而弗如。厥后，勾结白狼窜扰数省，奸焚掳掠，所过为墟，残忍行为，不可



性数。事实具在，言之痛心。海外华侨胼胝营业，艰难辛苦所获，锱铢何非血汗？该乱党等利其远离祖国，情形隔膜，遂得多方诱骗，诈取资财，任意挥霍。有时买用□□□乱即借故开销，以欺饰侨民之耳目。此等惯技由来已久，侨民亦渐知其诈，戒不出资。该乱党等每捏称某处已集款数百万，某处已贷款数百万，某处已备械千万件，实则毫□□□夸炫，借以惑其党徒，张其声势往来。古今詎有如此诞妄之流而能成事者乎？当二年湖口倡乱之时，政府财政困难，军队纷杂，各省秩序多未恢复，而乱党以六省二□□□器利饷足，毒焰滔天，党羽遍于海内，曾不五旬，冰消瓦解。今日之百十通寇，欲以造谣鼓吹倾覆国家，詎非枉费心力，断无几希成事之望。况现在政府财政业经规□□□整饰，各省长官军人皆深明大义，公忠体国，又岂少数乱党所能摇动。惟最堪悯念者激烈青年，知识简单，贫民蒙昧，图利忘身，非为牵引，即被欺愚，误入迷途，致罹□□□乱党等忽倡民权，忽煽宗社，涛张为患。匪夷所思，亦其鬼域之谋，不外假名肇乱，以利其私，乘本国之殷忧，作覆亡之先导。且该乱党等贪财惜命，工于藏身，牺牲他□□□不顾惜险恶情事，历历可征。予以爱人为心，不惜苦口诤诫，保我民黎，即附乱之徒，但能悔悟自首，无不立予赦免，总期涤旧作新，生灵受福。署各省将军巡按使等通飭所属，剴切晓谕。凡我人民，各有身家，父母妻子，相依为命，切勿误听谣言，流于邪僻，重典自蹈，追悔已迟。务各安居乐业，保身肥家，勿负予反复训勉之至意。所有乱党印刷散布之册单，并著分飭禁止寄送，查出立即销毁，以遏乱萌。此令。等因。应由贵巡按使印发张示等由。准此，除通飭查禁外，合行示谕，为此示仰全省人民一体知悉，切切此示。

中华民国四年十一月 日

署巡按使 陈 宦

## 李曰垓密电簿

**编者按：**1919年5月，上海南北议和会议破裂，南北方代表宣布总辞职。6月10日，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6月13日，大总统徐世昌以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国务总理为过渡之计。整个北京政府处于安福系的控制下。

由于美、英、法、意、日五国第二次劝告中国恢复和谈，徐世昌准备以下台的钱能训继任北方议和总代表，但安福系坚决不同意。因是，广州军政府总裁岑春煊派政学系议员李曰垓（字子畅）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企图与徐世昌、龚心湛私下达成交易，实现南北统一。但是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除了与对方的矛盾和斗争以外，两方内部都存在各种不同势力，彼此互相牵制，意见不能统一，李曰垓终于无功而返。

这份资料，就是李曰垓到北京后，在与龚心湛等人秘密谈判中，与西南有关人士往来的密电、密函。与本刊总42号所载《吴景濂函电存稿》可相互补充。原件由李氏后人收藏，原函电款式各不相同，有的无收信人名，有的无发信人名，有的收发信人名均。无各密电密函原件，有国务院收电纸，也有各种信纸和白纸，有的附有电码，有的只有电文。有的电文前面注明“军政府来电”、“广州来电”、“云南来电”等字样及收发电年、月、日、时间，有的没有任何说明。今一律以收发电人名标题，时间只标发电月日，编者酌加的月份加（ ）区别，并略去个别重复电文，余均照原样整理刊出，并就编者所知酌加简注。

### 1. 某致谷钟秀电 [ ]月12日

特急。对。北京鲍家街谷九峰先生鉴：

① 谷钟秀，字九峰，河北定县人，政学会首领之一。

寒、号电至今未到。奉函，承东海<sup>①</sup>询问人之位置，谨拟如左（见附件——编者），祈兄斟酌。提议李根源长粤最好，如用粤人，杨永泰甚宜，李仍以陕甘督军位置。请调动陈光远，以李烈钧督赣，否则予赣省长或边疆都统。广西省长陈炳焜贪鄙不知政体，两广之赌皆系伊手所开，共得规费三百余万元，人人皆知，干卿谈及亦深痛恨，惟不能屏除，殊不可解，统一后务宜褫职。广西自改革后，政治无人整理，民困已极，非得一好省长加意整顿，恐乱事复生，查有王瑚堪胜此任。湘督张敬尧惨酷无人道，拟易以吴佩孚，以谭延闿长民政。谭如不就，即以程潜充之。惟程潜须先请发表湘南护军使。闽督请易吕公望，或浙省长。林葆懌长于海军，请授海军总长。刘冠雄为乡人及海军所不齿，应请免职。闽省长即请任陈炯明或方声涛。四川，照兄来函以熊克武督川，李肇甫长川为最宜。鄂西宜设一荆宜护军使以位置黎天才。此次大局解决，功最大者莫如章士钊<sup>②</sup>、冷遯<sup>③</sup>两人，而人品才识亦以此两人为最。章士钊系内阁中不可少之才，因其能调和各派，必能和衷共济，有裨大局。现参谋总长张怀芝粗暴丧师，声名平常，易以冷遯，学识俱优，必能融和各军，整顿一切以上各节交涉情形，随时赐示，发电后仍请快邮寄知为荷。

○○文。

钮惕生、于右任须注意。

附件<sup>④</sup>

李烈钧 江西省长或边疆都统

李根源 广东或他省省长

林葆懌 海军总长或福建督军

① 徐世昌，安福国会选出之总统。

②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广州军政府秘书长。

③ 冷遯，字雨秋，江苏镇江人。

④ 附件：原件以另纸书于电文前。

陈炯明 福建省长  
 谭延闿 湖南督军  
 程 潜  
 熊克武 四川督军  
 黎天才 荆宜护军使  
 于右任 陕西省长  
 张 钫  
 章士钊 阁员  
 钮惕生  
 李书城 湖北省长  
 吕公望 浙省长  
 方声涛

## 2. 岑春煊致李曰垓电 □月24日

□□鉴：□密。译转子畅①兄鉴：

王揖唐②未必肯牺牲新国会容纳我辈，条件若能办到，自有商量余地。即请兄迅速北行，相机办理。煊一面已电陆、唐③征取意见，得复即闻。顷接仙舟④电，托煊为疏通。煊尚未复，即希兄面商。速示。春煊。敬。

## 3. 岑春煊致李曰垓电 7月18日

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李子畅兄鉴：

汉密。顷接仙舟电称解决法律办法：一、由第一第二两□国

① 李曰垓，字子畅（子暨），云南腾冲人，政学系议员。

② 王揖唐，原名贻，安徽合肥人，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

③ 陆、唐指陆荣廷、唐继尧，均为军政府总裁。

④ 龚心湛，字仙舟（仙洲），安徽合肥人。1919年6月13日起代理北京政府国务总理，

会各出同数议员，组织宪法审议会□议员组织宪法□议会□议两□国会所议定之宪法草案。二、宪法□议会□定之宪法草案，分交两□国会取决公布。三、宪法宣布后，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仍由宪法□议会□定，分交两□国会取决，由大总统公布，云云。

查六年宪法会议，新旧国会均有□□分子，一经恢复，却与龚电第一条各出同数议员之意正同，何必另设机关，徒增纷扰。宪法会议为造法机关，国会系立法机关，性质各别。今龚电以宪法草案分交两国会取决公布，则是国会侵及造法之权，一不可也。宪法□议会所□定之草案，若不许国会修正，则两国会不甘为傀儡，若许以修正，则甲是乙非，反复移送，宪法永无观成之日，欲速不达，二不可也。照此办法，此间实难办到。以上各节，乞根据此间主张，切实向仙舟解释为盼。春煊。巧。

#### 4.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7月19日

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李子畅兄鉴：

汉密。巧电谅达。龚意拟将法律问题交由和会形式解决，其他事实由两方直接磋商。煊已复电，法律事实有连带关系，自应同时解决。乞兄详为说明，俾其识悟。事实问题中惟用人位置诸事须直接商定，不必经由和会，希速进行筹商电示，至盼。仙舟地位一时想不致动摇。并复。煊。效。

#### 5.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7月20日

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兄鉴：

汉密。闻有王揖唐出任总代表说，此事若实，西南必群起反对，和议直无办法。希密告仙舟，万勿出此，惟不必作煊意，第云以兄观察，必於和局无益也。接洽近情，盼速赐示。春煊。号。

## 6. 岑春煊致章士钊电 (7月) 20日

新闻路南阳寄庐章行严先生鉴：

寒、篠电悉。迭接仙舟来电：(一) 欲和会仅解决法律，其他事实均直接商定宣布；(二) 欲法律问题商妥后再派代表南下。

(三) 主张解决法律方法：甲，由两国会各选同数议员组织宪法协议会，协定两国会之宪法草案。乙，协定之宪法草案，分交两国会取决，咨大总统公布。

当即分别答复：(一) 除用人位置问题外，法律事实须同时解决。(二) 须北代表南下，然后提出让步条件。(三) 宪法会议造法，国会立法，性质不同。今以国会取决宪法草案，是立法侵造法之权，法理不可通。又两会取决宪法，则甲是乙非，反复移送，宪法永无观成之日，事实不可通，云云。并嘱子畅切实解释，勿受安福牵掣。煊屡去电壮其胆，并许极力援助。此时惟一要义须确定钱<sup>①</sup>为代表，并速南下，方有办法。揖唐事须协力打消。春煊。号。印。

## 7. 岑春煊致李曰垓电 7月28日

特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恳转子畅兄鉴：

汉密。沪发箇、养、宥各电均悉。由和会承认徐为二届大总统一节，昨得干卿<sup>②</sup>复电云，将东电原案第三条更正，改为根据和会主张，以徐世昌为民国第二届大总统，和会条件由其负责执行，但须由旧国会承认，云云。并声明，如不能容纳时，再改由和会承认，即请查照办理。又以容纳条件为迎王交换一节，亦得

① 指钱能训，徐世昌原拟任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因安福系反对而罢。

② 陆荣廷字干卿。

陆复电赞同，惟未得冀赓<sup>①</sup>复电，焯意即请兄放手作去。顷得晓青电，有仙舟继任总代表说，可表示欢迎。惟仍须先将条件商妥，仙舟主张两会制宪，万办不到。接洽如何，祈随时电示为盼。春焯。俭。

### 8. 李日垓致冷谿电<sup>②</sup> 8月1日

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汉密。亲译。卅夜晤龚，屏退左右密谈。弟口述条件，大意：彼此认法律问题为最难，故先议国会事。弟谓，让步至恢复六年宪法会议为止，而非法国会则非取消不可。彼谓，以前是非不必深究，须使两方面子顾全，然后能和。其意仍主新旧制宪。反复辩论，彼所持理由专以面子为言。弟谓实际上无可再让。至碍眼字样如恢复、取消、非法等字设法避去，似未尝不可。惟此系个人通融之意，尚须请示能否办到，弟不负责等语。俟彼会商后再议，其他条件尚未深谈。

综其所言，口气未松而理由殊少。据九峰言，彼派于新会已准备牺牲，专争议和主体。王为北总之说，因恐各方反对，其方针已变为龚。现龚已锐意自任，向弟面言，先将代阁改为署理，然后出任北总等语。弟已表示欢迎。至南总，则彼仍望乐老<sup>③</sup>亲出，弟以轻重不称，已婉辞拒绝。惟彼对唐<sup>④</sup>甚为怀疑。当答以尚有妥人可派，届时由北方表示微意，即容易办到，等语。此节应请预备。龚欲弟与王晤谈，弟以其安福色彩太重，故拒不去见。

① 唐绍仪字冀赓。

② 此电同时致上海岑心叔。

③ 指岑春煊。

④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广州军政府总裁，南北议和南方总代表。

北方最近情形，徐①不必言，段②亦渐处退听，已成小徐③世界。彼运用安福，专横跋扈，和议完全成于彼派之手，后来亦不易抑制。龚之安福色彩较王为轻，专与龚谋，亦略寓裁抑之意。所幸者各方对安福感情甚恶，北方财政又陷于绝地，故彼派亦非和不可，西南之态度愈整暇愈佳，此意请转知各省。垓。东。

### 9.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2日

万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恳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艳电悉。对龚态度好整以暇，极佩。顷接冀贻电，以和会承认总统於法律苦无根据，拟照煊阳电第八条主张改为以徐世昌为民国第二届大总统，和议条件由其负责执行，但须由旧国会承认等语。并声明请煊与国会议长秘密商之。如国会无转圜余地，则和议续开时，惟有先将制定宪法、取消密约、裁撤参战边防军等重要问题先行提议，置总统问题于后图，云云，是仍主由国会承认总统，与干卿同。特此奉闻。春煊。冬。

### 10. 李日垓致冷逸岑心叔电 8月3日

广州军政府冷御秋  
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岑心叔先生鉴：

汉益密。亲译。昨夜晤龚，谈判大有进步，彼承认大年制宪，

仍要求新会存在。弟以不允取消新国会，则弟即出都为言。彼转请开示条件，并谓能顾全面子，即易商办。今晚拟先将法律一条

① 徐世昌。

② 段祺瑞。

③ 徐树铮，段祺瑞亲信。1918年与王揖唐等组织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包办选举，成立安福国会。



摘出送阅，大约字句间略一窜改，即可办到。如何改定，另电请示。日内北方内幕变动，段于小徐渐疏，徐亦因之渐露圭角。日来徐、段两处间接用功，颇有效力，安福已入窘境，故弟在此颇得大摆架子，亦一快也。请转各省，目下慎勿著急为要。垓。江。

### 11. 李日垓致冷通电 8月5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漳密。亲译。冬电敬悉。昨夜摘出两条交羹，略有窜改：  
 (一) 国会问题：旧国会在南京制宪，同时将北方之非法国会解散。(二) 总统问题：根据和会主张，以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和会条件由其负责执行，但须由旧国会承认。并声明第一条只有字句商量，实际不能更动。第二条已商陆、唐酌改，尚未得复等语。羹于第一条已承认旧会制宪，新会只争面子，口气已松。第二条欲由和会承认二届总统，并谓由彼酌拟条文再商。兹与九峰熟筹，酌改条文：(一) 继续六年宪法会，议完成宪法。(二) 自宪法会议召集之日起，广州国会及北京两院同时均行停闭，即依旧选举法行新选举。如此则字句虽改，实际不变。是否可行，请速裁示。至国会承认总统，唐、陆既坚持此说，只好尽力做去，但北方既不放心，在我亦无把握，既欲谋和，此种人情何必不做。除迓电冀督外，拟请重申前说，分头疏通，否则因此梗阻，甚无谓也。未完。汗。歌。

### 12. 李日垓致冷通电 8月5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汉密。亲译。续前。若照此办理，国会总统似有解决之望。其余各条尚有待商处，亦宜先行筹决。兹就唐、陆原案扬[商]榷如次：(一) 外交密约，似不应仅争宣布，尚可再进一步。据羹言，

密约实已宣布无遗，惟其效力本有期限，限内取消不易，最要在防止延期。拟请改正条文，作“密约应一律宣布设法取消，不得再事延期”等语。此事龚亦著急，不难商办。（一）参战军已改边防军，归陆部统辖，目下著眼之点，参战军为轻，而小徐所部为重，似宜该[概]括其词，改为参战边防筹边各军，统归陆部，并入裁兵案内办理。（一）监政机关时论颇为重视，似仍应增入。（一）地方制度仍应提出，使护法之战在政治上留一产物。外有宪法会议地点，我主南京；龚主北京或天津，并谓以后保无干涉等事。九峰以为迳在北京，亦表示护法力量之一道，应请决示。又总代表问题，北总龚已自任，不难成为事实；南总留唐，龚与北方各要人均表示不愿，屡以乐老亲出为请。虽经再四婉拒，但唐留则预商条件难保不生异议，倘先事征求同意，恐意不同而风波已起。此事应请早下决心，筹备妥贴。若必不得已，则乐老亲出似亦一法也。

北方近情，小徐安福亟欲把持和局，段殊空洞，渐不直小徐所为，徐亦稍露裁抑之意。龚本受制於小徐安福，日来渐昵就徐段，颇为安福所忌。观其态度，确已有牺牲一切以了和局之决让，但其机在速，迟恐生变，彼难久支。为和局计，条件可让则心，似不宜持之过坚，何如？乞立筹示。鸞。歌。①

### 13.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5日

万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东、江两电均悉，谈判大有进步，至慰。新旧两会原有六年宪法会议分子，一经召集制宪，则新旧两会已入停止状态，不取消而自取消。唐、陆东电原案第二条所谓制宪后旧国会与非法国会同时解散云云，亦即以宪法消灭两会之意。兄此时忽取消

① 以上两歌电同时致上海岑心叔。

新会著手，系高一层办法，如能办到，先廓清安福巢穴，亦是快事。统祈相机办理。顷接冀赓电云，王揖唐为总代表，嫌未妥，宜持反对等语。并闻，以备参考。春煊。歌。

#### 14.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 8日

万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恳转子畅兄鉴：

汉密。接歌电提出总统问题尚有临时字样，查陆、唐对于总统已允改临时为二届，前经通知，日内想可收到，希接洽。春煊。齐。印。

#### 15.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8日

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恳转子畅兄鉴：

汉密。歌日两电均悉。法律问题兄与九峰所改条文甚妥。顷接谿西①□一电，开列十二条(见附件一编者)。其第三条云：宪法会议以过半数之议决修改两院选举法，云云。比较以旧选举法改选国会尤圆满，如能办到更好。谿西电曾否寓目，乞向索阅。承认总统机关已再电商冀赓，其余各条均照办。制宪地点宁、津均可，临时再定。少川如不赞成商决条件，自当更换。此外人事问题请速进行，伍梯云②可于外交部次长或公使或国际联盟委员择一位置。海军位置亦须注意。并□九峰为盼。春煊。庚。

附件③：

法律问题④：

一 继续民国六年之宪法会议完成宪法。

① 张耀曾，字谿西，云南大理人。

② 伍朝枢，字梯云，广东新会人。广州军政府外交次长兼总务厅厅长。

③ 原件书于另纸，置各函电前。

④ 原无标题，编者酌拟。

- 二 广州国会及北京两院同时闭会，俟宪法公布后改选。
- 三 由宪法会议以过半数之议决修改两院议员选举法，宪法公布后依此改选。  
此项选举法将来修正时由国会行之。
- 四 宪法会议开会日期及地点由平和会议定之。平和会议为促成宪法起见，并得议定一期限。如逾限未成或宪法会议始终未能开会，平和会议得再开会另议救济方法。
- 五 平和会议签字之日，以平和会议名义宣言承认徐世昌君为中华民国第二届大总统。

政治问题：

- 六 设弼政院於北京，监督施行平和条件，其组织由平和会议定之。弼政院人员由平和会议选出之。第一次统一内阁阁员之任命须经该院同意。
- 七 平和会议已经议决之军事、财政各案，应即照行。
- 八 陕湘两省督军另委他员接任。
- 九 西南用人问题，按照广州军政府及各该省当局之意见处理之。
- 十 所有不惬舆论之对外各种密约，由统一政府担任交涉，取消或修改之。
- 十一 地方制度由平和会议议定暂行办法施行之。
- 十二 为发展西南交通，南代表提出西南铁路案，应议决施行。

16.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8日

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李子畅先生鉴：

汉密。承认总统问题已另电陆、唐商酌。惟要点实不在此，兄可告龚，先将其他条件商妥，最后议此，煊可保证通过。以陆前来电已赞成由和会承认，唐表示将此条最后提议，个中关键不

难推知，请兄放手，先将其他条件逐一商议为盼。春煊。口  
〔莽〕。

### 17. 李日垓致冷遯岑心叔电 8月8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岑心叔

汉益密。亲译。歌电敬悉。顷上粤电文曰：两日来，龚被包

围，论调忽变，谓旧会制宪虽让至以现在之旧会在广州制宪，亦无不可，惟须以行使职权之名义予新会，以全面子。并谓一月以后即届新会闭会之期，可用条文声明。旧会制宪以三个月为限，在此三个月内，新会不延会、不开临时会等语。表面似专为面子，里面恐有花头。当答以旧制宪、新取消，只有字面之商榷，实际不敢擅变，不如是即不再谈等语。归询九峰，亦谓必有花头，不可答应。

细思安福狡诈，苟不斩断葛藤，后患滋多。且冀督屡次复电，毫不通融。倘此次交涉太软，则乐老亦甚难处，故严词峻拒。日内拟以避暑为名，迳赴西山作数日游，以示不亟求和之意。数日后再看其态度，倘彼仍执前议，鄙意再由段处用功。并请赐我一电，声明协议不成，即速出京等语，以便使之闻之；一面请即电询唐、陆，是否中止和议，倘唐、陆复电坚持，即以安福弄权误国为词，声罪致讨，进规湘闽，是亦一法。北派附和安福者，现只皖倪陕陈，余皆分离，且财政奇绌，北兵直不能动也。龙军现正解散，元龙有悔，一笑。吉事已冰消，并闻，等语。特闻。小泽。庚。

### 18. 李日垓致冷遯岑心叔电 (8月)8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冷御秋、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岑心叔先生鉴：

汉益密。亲译。本日电发后，赴靳云鹏<sup>①</sup>之约，密谈颇洽。大意谓必由双方能负责之人直接磋商，始可解决。南认定乐老，北认定徐、段。彼与垓则专司传达云云。其意痛绝小徐，并谓龚不能负此重责，嘱垓面见徐、段，先由彼分头商定，三日后通知等语。以经过情形观之，龚力实薄，非得徐、段合力不能箝制安福。但徐于条件固无所不可，而段能否就我范围尚不可知。垓与靳尚未谈及条件，拟三日后看龚动静再定。徐、段两处之应付方法倘不能不舍龚而就徐、段，尚须请乐老分别电达以明责任。并请将歌电请示各节，逐一裁示，俾有遵循。垓明晨赴西山，期以三日，汽车去来甚便，有事仍即回也。粵。庚二。

#### 19.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10日

万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子畅□□：

汉密。庚电悉。法律问题兄与九峰所改条文甚妥，何以龚忽变调，是否尚未送阅，抑已提出后而龚尚持异议。查兄等所改条文，所谓继续六年宪法会议，是新会已有一部分议员参与制宪之权。所谓自宪法会议召集之日起，京粤两会同时均行停闭，是明明无取消新会之意，已属顾全面子，何以龚有此论调。兄谓旧制宪新取消云云，查陆、唐原电系以宪法同时消灭新旧两会，非有先取消新会之意，尚希察照。如所改条件尚未提出，龚或故抬高价，亦未可知，否则速速提出，再与交涉。希将经过情形示知，以便转商陆、唐。九峰兄歌电悉，不另复，请将此电交阅为盼。春煊。蒸。

#### 20.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11日

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恳转子畅先生鉴：

① 靳云鹏，字翼青，山东邹县人，北京政府陆军总长。

汉密。庚二电悉。□电□诚各节已於庚日电复，谅达。翼青介于徐、段之间，言颇切实，以徐、段制安福，自是要着。惟□〔龚〕现处负责地位，能否舍龚迳向徐、段交涉，似有商榷价值。且龚、靳积不相能，是否因嫉忌□反有□□，亦须注意。果以上各节均无障碍，则兄迳□徐、段，应付两方，从中操纵，似有胜算。惟由煊分电徐、段，以明责任，则颇有困难。从前向未与徐、段通电，且段处亦无密电本，若由龚转达，则有不信任龚之嫌疑。兄有何善策，希速示知，统希审察情形，相机办理为荷。春煊。真。

### 21.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12日

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恳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歌电承询各节，当转商陆、唐。顷接干卿蒸电称，和议条件磋商既已接近，即宜速求解决，倘再延宕，致误事机。鄙意法律问题已有着落，其余大端当可让步。承认总统一节，国会既难办到，即迳由和会提出，免生枝节。密约宣布设法取消，不得延期，虽属进一步办法，但关系太重，能否办到，似应仍留余地。参战军一条，加入边防、筹边各军并入裁兵案内办理，自属正办。地方制度为共同关系。制宪地点亦可临时斟酌。惟监政机关骈指赘疣，仍以不设为宜。南总去留，以条件能否同意为决，权在军府，不在代表等语。干卿论调如此，请注意。春煊。文。

### 22. 李日垓致冷遯岑心叔电 (8月)12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岑心叔

汉密。亲译。本日前途忽然变卦，决派王揖唐为北总代表，  
益

事前毫不通知，形同戏弄。此全系安福捣鬼。徐无能，龚亦不自主，该部悍然出此，西南反对与否已在所不顾。该部党略不利於

和，与一般心理相反，此时我不反对，不特去和愈远，恐乐老无以自解於唐、陆，垓个人犹其小焉者。请速以安福捣乱为名，通电反对。垓拟三日后出京，并闻。小泽。文。

### 23. 李曰垓致冷瀚岑心叔电 8月12日

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万急。上海新闸路南阳寄庐岑心叔

汉益密。文电发后，探得王为北总，系安福临时计划，由王迫

徐承诺，徐不能拒。事出仓卒，不惟外边毫无觉察，龚亦事后方知此事。龚本自任，到此亦颇懊丧。安福之所以出此，其意或在自了和局，或故挑动西南之反对，转嫁破坏和局之名，使纠纷延长，该部得布置势力。二说虽未确知，要以后说为近。

至徐意确欲使该部碰钉，段则空洞无成见。然勿论北方如何，总之形式上已不尊重西南意见，除拒绝而外，似无他法。九峰意我宜声明理由，暂撤代表，以观其变。鄙意勿论代表撤不撤，尽可通电反对。过此一步，再由靳处着力，使联吴光新<sup>①</sup>辈，以利害说段，届时若意思接近，即认靳为北总，我以协和<sup>②</sup>对之，亦合彼辈军人携手之主张。惟靳殊疲软，能否办到，尚不可知。倘能办到，则事自易了。因靳之法律主张与我恰合，北方各督现多助靳也。闻王对徐言，彼於南方已有接洽，意指少川辈，乞注意。龚约垓与王相见，已允明日一晤，以觐动静。二、三日后，仍拟暂行旋沪。正译电间，适奉蒸电。龚之变调，系在所改条文提出之后。庚电所谓旧制宪新取消云云，系电文简省，谈时仍照所改条文详述，并非因此齟齬，实由龚不能自主，前后屡变，安福一派人有言不信，是其惯技，此不足异也。汗。元。

① 吴光新，字自堂，安徽合肥人，长江上游总司令，四川查办使。

② 李烈钧，字协和，军政府总参谋长。



#### 24. 李日垓致唐继尧电 (8月)13日

万急。云南唐督军鉴：

畅密。文电发后，探得王为北总，系安福临时计划，由王迫徐承诺，徐不能拒。事出仓卒，不惟外边毫无觉察，龚亦事后方知此事。龚本自任，到此亦颇懊丧。安福之所以出此，或谓意在自了和局，或谓故意挑动西南之反对，转嫁破坏和局之名，使纠纷延长，该部得布置势力。二说未知孰是。

至徐意确欲使该部碰钉，段则空洞无成见。然勿论如何，总之形式上已不尊重西南意见，除拒绝而外，似无他法。鄙意尽可通电反对，过此一步，再由靳、吴处用力，使以利害说段。因靳之法律主张与我恰合，北方各督现多附靳，若靳能动段，则徐自从风而靡，安福不足患也。闻王对徐言，彼於南方已有接洽，意指唐少川等，此节颇堪注意。龚约垓与王相见，已允明日一晤，以觐动静。垓。元。

#### 25. 唐继尧致李日垓电 8月13日

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转李子畅兄鉴：

畅密。顷由岑总裁转来艳、东、江等电具悉。在京接商，略有头绪，法律问题主张旧会制宪为最后让步办法，此外未能再事通融。至恢复取消等字样，不妨设法避去。惟有须声明者，前与干卿拟具条件时，其主旨在宪法须由旧国会制定，而地点则非所注重，以南京地处适中，故条文定为由旧国会在南京制定宪法，非谓即恢复民国六年解散之宪法会议也。乃因地点拟在南京，而各方皆误为恢复六年制宪。近国会来电力议其非，其说如下：(一)恢复六年制宪，是只认宪法会议为有效，而正式国会无形消灭。(二)只认宪法会议，则旧国会集会既归无效，则新补议员皆不得列席於将来南京之宪法会议，而六年解散之旧议员，又有被选於非法

国会者，万无再回之望，如是则南京宪法会议必难足法定人数。议员等有鉴于此，已决定以广州为宪法会议地点，以八月十五以前为齐集之期，务请力赞其成，云云。

查所言颇有理由，且恢复取消字样现非北京所乐闻，则恢复六年制宪之文，亦可避去，即将前所提出之第一条改为法律问题，主张由旧国会制定宪法可也。希即查酌切商。至王揖唐继任代表实不相宜，龚君如肯出任此席，南方当可赞同也。国会一事本已电商西林，因粤电迟延，故迳行电达。又前致东电由粤沪分转，望将滇黔事实相机提议，未审达否，并希查复。继尧。元。

#### 26.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13日

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文电谅达。干卿不主设监政机关，恐有误会，正设法去电解释。冀虞处希兄切电说明，并请在京力为主持。密约不再延期，仍请坚持。陆意恐难办到，非反对也。第三者所拟十二条为陆、唐原电所无者，希裁酌增入，近情盼示。春煊。元。

#### 27.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13日

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李子畅先生：

汉密。顷接九峰文电，谓王揖唐已发表，自当仍照前议，以能否容纳条件为迎拒标准，希速与□（此码疑系龚字）交涉。又，关于取消密约之条文，宜改为中日军事协定须即取消，其他一切密约应一律宣布设法取消，不得再事延期。因人民对军事协定甚疑惧，且参战终了，取消更易，故加此语，希兄酌定提出。靳有无回信，与徐、段接洽情形若何，盼示。春煊。元。印。

#### 28.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13日

急。校对。北京（中缺10字）并转子畅兄鉴：

九兄文电悉。王揖唐已发表，自当照前议以能否容纳条件为迎拒标准，希速与龚交涉迅示。又关于取消密约之条文，宜改为中□[日]军事协定须即取消，罔[其]他一刊[切]密约应一律宣布设法取消，不得再事延期，因人民对中日军事协商(衍)定甚疑惧。且参战终了，取消更易，故加此语，并希两文酌定提出。冀青曾否回话，与徐、段接洽情形若何？盼复。春煊。元。

### 29. 李日垓致冷逸岑心叔电 (8月)13日

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万急。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岑心叔

汉益密。亲译。真、文电敬悉。本日在龚处晤王，王所谈不及正文，纯系人情周旋。惟有数语，谓少川秘书某函曾毓隽<sup>①</sup>，表示欢迎王氏，此可注意者。王去后，龚坚请疏通，谓王对于法律，决允旧会制宪，新会牺牲，其余亦大让步。并谓安福部亦有亲自送礼之决议。当以事前须设法表示始有保证为言。彼谓表示不便，惟彼确有把握可对垓言下负责等语。语极切实，他处所闻，亦复如是。惟垓对于该派之言，纵极指天矢日，亦不敢确下断定。

窃谓北庭突然派王，事前毫不通知，太不尊重西南，使乐老无以自解，而垓亦附带为难。此主张反对之理由也。该派决心送礼，实为和后攘权地步。该派得势，则政治绝望，此又九峰反对之理由也。鄙意此时勿论如何，总宜先行反对，或迫令更换，抑或逼出该派事前之表示，再图转圜。垓对龚已有西南反对恐决不免之说。龚谓此著不成，则彼可自出，请乐老亦亲出，言外又有段亦可亲出之意，可见北庭亦预留转圜地步。究竟对王如何，对少川又如何，乞速裁示。王拟五六日内南下。垓暂不出京，请示行止。又陕贛各处北兵确已陆续撤回，并闻。畅。寒。

① 曾毓隽，字云霈，福建闽侯人，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国会议员。

**30. 李日垓致唐继尧电** (8月)14日

万急。云南唐督军鉴：

畅密。文、元电达否？本日在龚处晤王，王所谈不及正文，纯系人情周旋。惟有数语，谓少川秘书某函曾毓隽，表示欢迎王氏，此可注意者。王去后，龚坚请疏通，谓王对于法律决允旧会制宪新会牺牲，其余亦大让步，并谓安福部亦有亲自送礼之决议。当以事前须设法表示始有保证为言。彼谓表示不便，惟彼确有把握可对垓言下负责等语。语极切实，他处所闻亦复如是。惟垓於该派之言，纵极指天矢日，亦不敢确下断定。

窃谓北庭突然派王，事前毫不通知，太不尊重西南。且该派决心送礼，实为和后攘权地步，该派得势，则政治实少希望。故此时为速了计，则承认王氏未尝不可，若为后来计，似仍宜先行反对，使法律事实各条件得有著落，再图转圜。垓对龚已有西南反对恐必不免之说。龚谓此著不成，则彼可自出，请西林亦亲出，言外又有段亦可亲出之意。可见北庭亦预留转圜地步。究竟对王如何，对少川又如何，请速商军府裁示，垓暂不出京，候示再定。垓。寒。

**31. 李日垓致唐继尧电** (8月)14日

急。云南唐督军鉴：

畅密。前奉示条件，俟机会成熟，即当进行。惟此事前由京沪两处分道扬镳，事出两歧，无益有损。鄙意宜有专责，始免笑话。幼先久任此事，以后一有机会，仍宜以幼先主办，垓随时辅助。非敢倭卸，实鉴於前事，不得不尔，仍候裁示。垓。寒。

**32.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14日

万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文电悉。王为北总，事前并未商量，实等儿戏。惟以

能否容纳条件为迎拒标准，此议创之於兄，焯赞成之，以征求各省意见，陆已复电赞成，此时骤电各省反对，似属前后矛盾，若由军府名义，则尤为不便。且闻王揖唐与沪上孙、唐各派均有接洽，未审确否。鄙意仍请兄按照从前主张再与接洽，暂缓出京，且视他处有无变动，徐图因应。若出京太骤，事即决裂，此间实措手不及，希察照，并将近情秘复。春焯。盐。

### 33.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16日

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中缺10字）

电悉。与王晤谈情形若何？此间各界反对王甚烈，吴佩孚甚愤慨。闻沪上各团亦一致反对。风潮所激，王若坍台，另易局面，固是善策；否则先挫其气，俟[似]易就范，为计亦得。焯意反对王为北总，有利无害，尽可放手为之。惟以军府地位，似不便昌言反对，以甲政府无选择乙政府代表之权，彼若反唇相稽，无以自解，此尚从表面说。以实际论，于卿有电赞成在先，亦须从容解释，不便遽为立异。现决定军府暂时不表示迎拒态度，顺趋势之所至，再图对付。兄出京与否，即请观察近情定行止，并示九峰兄为盼。春焯。铕。

### 34. 谷钟秀致岑春煊电 (8月) 16日

广东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汉密。请呈岑总裁：

盐电删奉，元电谏奉。子畅可暂缓出京，伊另有电。惟愚见应拒绝王某，即宣布北庭无议和诚意。安福遭此打击，加以舆论助攻，彼陷於绝地，政局始有希望。一面与翼青等接洽，使徐、段另派非安福之人，势可做到。据公府人言，此为必经之阶级[段]。龚对子畅言，亦称若南方反对王，将来预备伊为总代表等语，可以预揣。若低颜与王议和，将来政局即与安福比周，无论小徐绝不容异己，试问小徐为中坚之政局有何希望？固知南中情

势有速和之苦衷，然返观北廷则益甚。故秀於前月已力陈此议决非高调，实比较利害得失而贡此切实之策。若先议条件，以为迎拒标准，更为下策，龚即满口答应，有何保证。前商法律问题，允而复变，可见一斑。盖既认王为总代，与龚、靳接头皆无用。若转向小徐，秀实无颜，故承认王为前提之和议，秀自惭弃从奔走，不能不求我公之谅也。锺秀。谏。

### 35.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16日

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寒电悉，主张极是，兄暂缓出京尤妥，否则外间疑兄与王有约，故同时出京也。余续告。春煊。谏。

### 36. 李日垓致冷遯岑心叔电 (8月)17日

万急。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上海新闸路南阳寄庐岑心叔

汉益密。寒电计达。元、盐电敬悉。顷电粤文曰：王之发表，迹近强奸，若遽予承认，不惟面子难堪，事实亦无从进行。因王既发表，权在王不在龚。龚既不与我商，我亦无与龚商之必要。至靳与小徐立于正反对地位，王党于小徐，自王发表，靳处亦不得不暂行停止。垓数日来直无法活动。窃谓西南对王，勿论是否拒绝到底，要不能不先行反对，一则抬高西南身分，转圜后，条件始易商办。一则反对后，勿论对龚对靳，始有话可说。北方之内容，比西南尚不如远甚，决不致因拒王而决裂，请勿虑。若不肯决然反对，最和缓之办法，亦请严词电垓，说明王出恐梗和局，势难承认之理由，使垓有词以见龚，乞速决垓遵示驻京候命等语。特闻。沪上意见请商行、镕<sup>①</sup>诸兄速复。垓。篠。

<sup>①</sup> 指章士钊和张耀曾。

## 37.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19日

特急。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王为北总，干卿、竞存<sup>①</sup>赞成，冀赓、组安<sup>②</sup>反对，国会舆论甚激烈，余无表示。昨政务会议之决密电各省，并托转告各省议会，一致通电反对。俟此层办到，舆论变迁，军府即据舆论以挡王驾。倘各省竟鲜显明表示，届时再察度情势，谋转圜方法，以留伸缩余地。特闻，并请转告九兄。近日情形急盼示知。春煊。皓。

## 38.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19日

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篠电悉。所论极是，此间亦决定反对。惟以干卿尚无表示，故军府暂不昌言反对，已电各省各军同一执言，俟内部主张一致，军府即当明白表示，严词措〔拒〕绝。兄所谓和缓办法不谋而合，今早已有电驰告，谅达览，即希分别进行。春煊。皓酉。

## 39. □□□致□□□电 (8月)

益密。少川向弟与镕西言，对人不必反对，王如以平和公正之态度来沪，军府又予以承认，吾当然与之开议。而向〔其〕他激烈议员则又言反对自是正办，但此时不必言晤，且俟军府决定迎拒再说。有谓少川终必拆台，以勾结安福坐罪军府，已〔以〕辞职以鸣高。究竟彼之真意何在，不可测度。王谓其秘书某表示欢迎，恐系指林学衡，以林新自京返，称曾晤曾云沛，为唐接洽，

① 陈炯明字竞存，粤军攻闽总司令。

② 谭延闿字组安，广州军政府任为湖南督军。

且私以少川不拒揖唐告弟也。

两孙派<sup>①</sup>无反对浪，反对最烈者为政学会及政余俱乐部两派，南代表且延之故唱高调，隐似赞成，其衡<sup>②</sup>似亦赞成，不与吾辈见面，约谈亦不到。余均反对。北代表之态度，叔鲁<sup>③</sup>此来颇有关系，据叔鲁云，派王如此之速，彼无所知。惟王此来确系送礼，议和条件不难磋商。彼自定态度，谓当从旁监督，辞职非计。子健<sup>④</sup>和之。鹤雏<sup>⑤</sup>当亦从同，惟佛苏<sup>⑥</sup>本来决绝，与王来无关。叔鲁并谓南方拒王不利，一恐北责南无议和诚意，通电中外，南失外交同情。二恐南方反对未必一致，安福称与南有接洽，未必全不足信。倘不一致之弱点为北方所乘，事势上必至反对不来。如首先反对，将居不利地位，将来开议益觉为难。况安福确有谋和之意，何必不论事而专论人，贻人口实。若王到沪，条件不谐，彼时北代表亦必参加反对运动，不独南方为然，云云。与镕西抗论甚烈。镕西论点不在和议之成与否，在成后安福占势，吾派无法活动，与九兄所见相同。子健谓有弼政院限制之，决无足虑。叔鲁则谓王到沪，决无颜面图保存新会。和议成功之日，即安福内讧自行解散之时，至下次选举，只好凭各派本领相争，云云。拉杂书此，以备参考。至乐老处，日日有电去，俟得复再闻。

① 两孙派：时称旧国会拥护孙中山的国民党议员为大孙派；以孙洪伊为首反对皖系军阀的议员为小孙派。孙洪伊，众议院议员，1916年曾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

② 曾彦，字其衡，广西靖西县人。民初临时参议院议员，时为护法国会参议院议员。

③ 王克敏字叔鲁，北方分代表。

④ 汪有龄字子健，北方分代表。

⑤ 施愚字鹤初，北方分代表。

⑥ 徐佛苏，北方分代表。



## 40. 李日垓致冷透章士钊电 (8月)21日

急。对。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上海新闸路南阳寄庐章行严

汉密。篠电计达。

益密。两函敬悉。兹致粤电文曰：自寒日在龚处晤王后，龚

即不再谈及。查龚、王谈话互相恭维，客气太甚，则个中消息可想，故龚处接洽无从说起。不有拒王之表示，则靳处亦无话可说，故五、六日来一切停顿。王昨晚来访未晤，拟今晚约赴龚处一谈。王前有五日后南下之说，今迟疑不定，可知尚有顾虑。窃谓西南纵不彻底拒绝，亦宜略示反对之意，一则挫其气焰，一则抬高身分，庶条件较易商办。垓本主以容纳条件为迎拒标准，今条件未定，自不能承认，前后自属一贯，非矛盾也。总之，今日着急程度，北实较南为甚，乞酌等语，特闻。叔鲁尚未晤。垓。马。

## 41. 唐继尧致李日垓电 8月22日

万急。校对。北京石驸马大街六号由幼轩转李子畅先生鉴：

畅密。文、元、两寒、选均悉。青电未到。昨由龚仙舟转致元电，晚□达否。王为总代表，实不相宜，前经迭电反对。□□□突□□，彼宁有诚意言和。惟既经发表，南方又复反对，恐受破坏和局之名。如不至妨中外同情，仍应根本反对。否则于议和条件如旧国会制定宪法、旧国会选举总统以及取消非法国会、宣布中日密约设法取消，不得再事延期，裁撤参战、筹边各军□机关等条，须先严重声明，绝不让步，昨已将此意电商军府矣。旧会制宪，前同于卿电主张在南京，不过以地点适中，并非恢复六年解散之宪法会议。近接国会函电，制宪地点已定在广州，并于八月十五以前齐集，此中理由已于元电详□。闻北方有主张在京津之

说，尤不可从，切望吾兄注意。滇黔事实即由幼轩赓续进行亦可。继尧。马。

42. 李日垓谷钟秀致冷逸岑心叔电 (8月)23日

急。对。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岑心叔

汉密 两皓电均祆奉 若军府宣布拒王，宜专攻击安福与小徐，  
益 顷致粤电文曰：

对老徐与段不妨多加怨词，即可引起北方及段派靳、吴等之同情，小徐易陷于孤立地位，谨陈管见等语，特闻。垓、秀。漾。

43. 李日垓致冷逸章士钊电 8月25日

急。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章行严

汉密。亲译。自反对声浪日起，王虽外示镇静，内实发慌，  
益

现已就范，甘愿先商条件。垓仍故峻崖岸，而言词间则略予假借。彼要求日内面商条件。经此波折，似成功较易。请仍故示反对，惟言词不必决绝，俾有转圜余地，为要。余另详。鬯。径。廿五。

44.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8月25日

急。校对。北京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马、漾电均悉。顷得莫赓铄电谓，反对王则恐蹈破坏和局之名，若不失中外同情，亦可请其另派；否则请于旧会在广州制宪，徐为总统，由旧会选举，取消新会，取消密约，裁撤参战、边防各军等条件，须郑重声明，绝不让步，方可开议，等语。

又，得干卿□电开，王揖唐派充代表，以其资望地位，自应反对，惟和局关系极重，我遂反对，彼必借为口实。极应审查内容以为应付。此举如纯系段派阴谋，意在破坏和局，则代表一职已非徐力能制，必从强硬主张。和议行将破裂，亦非拒绝一电所能了事。如系王个人运动，或含有调停主张，则但问事实何如，似不必斤斤于个人关系。朱为帝制遗孽，我亦承认，何恤乎王？子畅寒电报告当有转圜余地，似应再探真相，相机办理，不必遽行拒绝。尊见以为何如？并谓已电京转东海陈说利害，请其设法收回，或另为分察〔？〕之表示，以释群疑。此举能否转圜，开〔？〕视内部何如。各省反对仍不可少，但请军府审慎，勿遽宣示耳，等语。是陆、唐对王均无绝对主张，即希察照，相机应付。春焯。有。

#### 45. □□□致岑春煊电（8月）

益密。顷寄西林电文曰：篠电敬悉，唐、谭及国会反对拒王之形势已成大半。惟报载陆电军府称统一为亟，但求和会续开，代表何人不成问题，确否？《新申报》为安福机关载陆、莫<sup>①</sup>、谭浩明电京称：和会开幕，薄海同钦，愿代表西南军队决不干涉分外事件。又安福拟举陆副座，报已屡传。本日《新闻报》载：巧夜段派在曾云沛宅会议，决举陆副座，为段任总理之条件。他报亦有载者。京友来云：丁乃扬为徐、陆联络不得要领，以为段、陆联络为日已久。近小徐为丁争鲁长，与靳大闹，虽卒为靳之心腹屈映光所得，而小徐与丁之关系可见。段派见与吾派携手无望，而陆之实力日涨，转而联陆，情势可见。钧电未及陆之态度，益启狐疑，和议一开，即成为段、陆之天下。事实问题吾派无由与议，果尔，当然以利用唐、谭及外间形势毅然反对为有利

① 莫荣新 字日初，广东督军，广州军政府陆军部长。

益。且政学会已竖反对旗帜，势成骑虎，非反对，形势将大不利。惟是否此大拂陆意，粤中致起激变，此中尚须斟酌。老莫处亟须设法劝诱。少川秘书某是林学衡，彼自效奔走，未必即是少川之意。少川决不能违反分代表之众意，遽行开会，辞职事似可不必等语。究竟段、陆间情节如何，乞电示。

#### 46. 李曰垓谷钟秀致岑春煊电 (8月)26日

渠。对。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汉密。呈岑总裁鉴：

皓、号电均奉悉。诏云<sup>①</sup> 胥电亦接到。军府既主张拒王，先使急、唐一致而后明白表示，最为稳当。北京接到正式拒王电后，当然有一番文字争执。今日秀晤吴世绂<sup>②</sup>，询东海以后如何应付。陆称，昨日东海曾与龚言，如南方拒王，既派定亦不好更易，云云。此是应有之官话。又，秀昨晤靳，语以南方拒王情形不久实现，但此为小徐搅乱政局之反响，若东海、合肥另议派非安福之人，南方即可接待等语。伊深以南方拒王为应有之义，但另议派他人，必须与小徐拼命，恐非仓猝能如愿，云云。靳作事本不紧凑，加以小徐竭力抗拒，恐难旦夕成功。不过安福近日颇露恐惶，昨王邀宴垓，极望疏通，今晚龚邀宴垓，想亦为此。送日本陆军大学事，靳表示赞成，但言须与参部协商，始能确定。据吴世绂言。东海已嘱参陆办公处核准，以三人为限，因额定仅十人之故，俟决定再陈。垓、秀。宥。

#### 47. 冷逸致李曰垓电 8月27日

特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于畅先生鉴：

汉密。养电悉。铕、谏、有各电达否，盼示。陆、唐对王原

① 文群字诏云。

② 吴笈孙字世绂，河南固始人，总统府秘书长。

无绝对主张，则倒王与否固无把握。惟最近吴佩孚反对王揖唐之通电发表，西南内部影响颇大，各方反对声浪益高，日后即令万不得已，须转入认王地步，亦断非旦夕所能做到。为目前计，彼既就范，愿商条件，自应与之谈话。但兄之地位，似应略为变更，从前系西南代表性质，今应为居间人性质。以西南既未认王，与之接洽不易措词，作为居间性质，则所谈条件，可云出自兄意，此伸彼缩大可操纵。鄙意或将□阳各电全部大意略予增高修正提出，或就外□〔交〕及法律条件略为增高，故作地步，预为事实问题之交换。似不必零星提出，节节为难，使人却步。一面仍看国内反对之形势，如反对成熟，即可坚执增高之条件，藉端破裂，否则乘机转圜，不露痕迹。且谈条件时，最好先谈事实，后谈法律，果事实有把握，则迎刃而解。又□旆冀康之事实问题侃请预为商洽，愚见如此，诸希酌行。适。感。

#### 48. 冷遯致李日垓电 8月28日

急。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马电悉。昨日已电汇国币贰千元至京，请九兄转交应用，到祈照收赐复。效电达否，仙舟得效电后，态度如何，速示。适。宥。

#### 49. 李日垓致冷遯章士钊电 8月29日

急。对。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章行严

汉益密：亲译。径电计达。王迭次邀饮，日前已勉赴一次，座

无他人，惟龚、王与垓。王极意拉拢，又表示有进无退之意。席散，与龚密谈，龚意有两层：（一）王既派出，务宜将就过去，否则勿论改派何人，彼辈面子难堪，必拼命作梗。一则王出不能解

决，彼可再出与乐老直接收束，目下先由第一层做去，即在龚宅先将条件与王面商，日来因王有事，尚未开始磋商。查龚虽意存迁就，仍有待时之意，而王则非自干不可，但西南不表示欢迎，则彼亦无如何。

鄙意对王总宜拿定主意，非使条件先有着落，即不轻予假借，彼派已身入重围，似不虑其不就范也。顷接冀赓电，意思已活动，若条件相宜，亦未必坚持拒王，惟冀于条件论调尚高，尚待疏通耳。九峰于王根本反对，先商条件之说，尚未与谈。沪上段、陆联络之说不为无因，惟从旁探王口气，似有此计划尚未得要领也。垓。艳。

#### 50. 李日垓致唐继尧电 (8月)29日

急。对。云南唐督军鉴：

畅密。亲译。马电敬悉。王为北总，未得西南同意，遽行发表，若不表示反对，殊失西南身分。勿论是否根本拒绝，要不能轻予承认，此意在西南实所见略同。惟就事论事，王出，实了事之机会。盖北方情形，徐软滑无能，段空洞无成见，操纵政局全在安福系，现在山穷水尽，彼派已自知非和不可，恐他人出当和局，则彼派为其牺牲，不得不急图转圜，自为将来地步。故该系密会，有亲自送礼之决议。前北总本定为龚，因龚非该系嫡派，故王多方运动，取而代之。现西南反对声浪渐高，王颇露窘象，对垓极意拉拢，颇有在京先商条件之意。若彼能允我条件，则就此下台，似不必过于拒绝。磋商情形如何，当续陈核夺。垓。艳。

#### 51. 冷遯致李日垓电 (8月)

益密。子畅兄鉴：

反对揖唐，除冀赓、组安外，目下均无表示。行兄来电谓，

在沪北代表对揖唐除佛苏外均赞同，叔鲁且力劝论事不论人。内外情势如此，应请注意，留转圜地步，以免受夹攻痛苦。倘再晤王时，似宜从其利害先下说辞，俟转圜时机到，俾易达我目的。透。

### 52. 李曰垓电致冷透章士钊电 8月30日

急。广东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章行严

汉益密。今晚垓与龚、王谈判开始，逆料此番当有结果，惟□

有愚者，在垓电请转圜以前，务请各方对王仍持反对态度，勿稍松动，至要。垓。全。

### 53. 章士钊致岑春煊电 (8月)

益密。本日致乐老电文曰：王致子健函，十日内准抵沪。彼既事在必成，而我之形势异常松懈，且四面八方皆与彼有联络。冀赓与陆一致软化，尤为症结。与其久持高调而终必承认，毋宁先予承认留为有余。子畅在京与王接洽，力持先商条件方予承认之说，而所谓条件又为六年宪法会议总统不生问题之类。现冀赓主广州国会制宪并选举总统。少川持何态度，尚不可知。吾之条件低于二唐。即王画诺，我欲践言，谈何容易。至不践之失威信，更不待言。鄙意子畅在京可与王普通表示好意，不必与商公共条件，且俟彼至沪后看情形再说。龚昨函称王莅沪后，彼仍负与公直接磋商之责，子畅似可留京专与龚商榷人事问题。此种意见，谿西不甚同意，昭〔钊〕谓反对须反对到底。公据军府硬将反对电拍出，陆、唐相逼即发一痛快宣言，辞职以谢天下，亦是一种办法。若无意坚持到底，则不如随风转舵为是，如何？乞酌。钊。艳。等语。

54. 李日垓致冷逸章士钊电<sup>①</sup> (9月)1日

急。对。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章行严

汉密。亲译。前夜与龚王谈条件，专言法律问题，大概旧会制宪可完全办到，不限于六年会议。惟要求新会行使职权，龚以面子为言，其语气较为活动。而王意颇坚，似含有他种作用。彼派以新会为武器，平日虽口言牺牲，一到吃紧关头，便不肯割舍。现新会期满，又开临时会，表面虽为预算案，而实际则仍为把持政局。闻十余日前，彼派有选副座之计划，日内虽已搁置，但新会不停，则变幻百出，防不胜防。鄙意此事宜力争上游，务使新会停闭，始免后患。宁使旧会让步至六年会议，要不可使新会存在。此着极有关系，乞酌查。

唐、陆条文主张旧会制宪。制定后，新旧会同时解散。是在制宪未完以前仍许新会存在，虽不言行使职权，而行使职权自在其中。果以此为满足，则垓此行任务关于法律一项业已达到。惟审察事势，总觉于心未安。究竟是否就此了事，请速商唐、陆<sup>②</sup>决定示复。垓于此条尚未承诺，故其余各条亦停顿未议。计算电报往返日期，又恐耽延过久。现王谓请垓一面疏通，彼一面南下，约六、七日后起行，在南京勾留数日，云云。其意似欲到南京先为尝试，其窘状可想。垓意西南即欲就此了事，对王亦宜再勒一步，使彼气焰萧索，一切条件始易商办。倘遽予接受，一着热气立即膨胀，恐磋磨又费力也。若西南各方面尚能团结，似可再进一步决心拒王，似觉较佳，因安福以外之各派颇有听王碰钉之心

① 此电同时致唐继尧。

② 致唐继尧电。“唐、陆”作“军府”。



理。龚嘱垓不必出京，亦明言为后来地步也。少川早已通王，乞注意。①小泽。东。

55. 李日垓致冷逸章士钊唐继尧电 (9月)1日

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

急。对。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章行严先生鉴：

云 南 唐 督 军

汉

益密。亲译。我若承认新会行使职权，则所有新会非法议决  
畅

案如参战借款、军事协定等类，一切坐实，故非争到先将新会停  
闭不可，此节关系极重，乞注意。垓。东二。

56.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9月2日

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宥、艳□各电均悉。对王、陆不主拒绝，主质问，是□  
对形势已缓，兄既料谈判有结果，势不能不预为转圜，而转圜方  
法又非旦夕所能。适少川有电，主张将前提八条中一、二、三  
各条，先要北方容纳，意亦在论事不论人。煊意拟照此主张，由  
军府正式电告北方，请其对此三条明白表示，再开议国内其他  
条件。此三条表面似冷调，其实可重可轻。此电拟星期□发出，  
到后，兄可说明系兄转旋之力。逆料北方得此电，必有驳复。趁  
彼来辨难间，兄可奋力进行□兄有无成议为讨论之高下。再，兄  
处对王进行，无论如何顺手，终须用个人口气，为此间留余地。  
刻下湘闽军事上确有乘机发动之势，万一实现，兄处交涉只得中

① 致唐继尧电无最后一句。

止，特先奉告。近情盼示。春煊。冬。

57. 唐继尧致李曰垓电 (9月4日)

石驸马大街六号由幼轩转李子畅兄鉴：

畅密。两艳电悉。王为北总代表，各省多主张反对，恐军府应付手段不能不先出于此。今王既情虚，颇有在京先商条件之意，果能容纳西南意见，本可不必坚执对人问题。惟西南主张如旧国会在粤制宪，总统由旧国会承认，以及裁撤边防军队机关、取消中日密约等项，极关重要。究竟王揖唐能否完全承认抑或能让步至何程度，无妨先与接商，即行电知酌夺。

至购械事，前经派员在日办理，现工厂机器渐有端倪，而枪械尚无成议。美商所售，请先与接洽，将办法撮要电知。如确实可靠，或较为便宜，亦可着手进行。购书事，前闻北京有薛叔耘及一、二发家藏书出售，已托幼轩先抄书目寄滇。又另开书单交杨进卿到粤采购。将来各处搜集，恐多重复。拟俟各处书单寄到，其有未备，再行续购。特先奉复。继尧。支。

58. 岑春煊致李曰垓电 9月4日

急。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本日政务会议已决定正式拒绝，请北方改派。电到后，龚、靳等态度如何，盼示。春煊。支。印。

59. 岑春煊致李曰垓电 9月6日

万急。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两东电均悉。军府正式拒王电到后，北方态度如何。吴子玉虽锋芒逼人，然顷接组安电，并无积极办法，或者北方有所授意。目的仅在倒王，其他并无动作。曹为吴主帅，何能佯为不知。闻靳、曹甚密，而靳、龚交恶。观吴之毁龚，体无完肤。即

龚亲出一层，有无牵掣，尚不可知。究竟北方授意者何人，自应探明真相，分别进行。此时法律条件已谈不到，倘靳等有所接洽，势须留京，仍请与九峰兄商酌进行，并于事实问题特别注意。近情盼示。春煊。鱼。印。

60. 李日垓致覃士钊电 (9月)7日

急。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章行严先生鉴：

益密。顷奉军府电已正式拒王，极协机宜。俟公电到后进行，如何，容续闻。小泽。阳。

61. 李日垓致唐继尧电 9月7日

急。云南唐督军鉴：

畅密。王狡诈殊甚，日来尽翻前议，现军府决定拒王，极协机宜。俟公电到后，情形如何容续闻。垓。阳。

62. 李日垓致冷遯电 (9月)7日

急。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汉密。感、支电敬悉。王狡诈殊甚，日来尽翻前议，军府宣言反对，极协机宜。俟正式电到，当分头进行，随时报闻。王被拒，独安福一派大受打击，各方似无甚牵动，前干老所虑各节似可放心。汗。阳。

63. 李日垓致冷遯电 9月7日

急。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汉密。汇款贰千元已收到，谨闻。垓。阳。

64. 李日垓致冷遯电 (9月)7日

急。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汉密。安福机关报载：昨日国务会议拟催请众院速议预算案内五千万公债，惟恐缓不济急，已决议在闭会期内先以教令公布。又边业公债前曾提出，众院未议，因筹边需款甚急，所有拟发行之五千万公债，亦同时议决以教令公布等语。两事实行。国民又增一万万负担，而后项专供小徐挥霍，尤为冒滥。似宜由军府国会通电反对，乞速酌办。汗。阳。

### 65. 冷遯致李曰垓函 9月7日

子畅我兄有道：

子玉<sup>①</sup>卅一及支日两通电想均入览。玩其语意，并证以夷午<sup>②</sup>冬、支两电（另抄附）及组安江电。谓子玉顷寄来救国同盟条件，大致排除非法机关，维持永久和平，欲先联合陆、唐，再谋扩张，所持甚正，惟尚无积极办法。其人深沈，不易以口舌下，等语。虽同盟条约全文尚未寄到，宗旨安在，不易悬揣。然吴之此举必有授意，其主要之点仅在倒龚拒王，已极明显。而其救国同盟，必先联合陆、唐，则军府重心将为移转，深堪注意。

湘中为党派之见所蔽，纯从好处一方面着想，幸夷午渐有觉悟。拟俟全文寄到，研究得确后，再详电告之，醒其迷梦。陆始终主和，步调一贯。桂系虽注重子玉，然亦并无绝对主张。吾辈如认定从和平解决上做去，不待疏通，便可一致。惟冀废论调忽高忽低，忽彼忽此。自揖唐发表后，来电谓能拒则拒，否则增高条件（即转去之总统由旧会选举一电）。前数日忽迭电请明白拒绝，而昨又接其马电，忽又论事不论人（原电抄附）且带命令口气。一若并无前次自己来电改变之事。

又见褚慧僧报告连伯<sup>③</sup>晤唐谈话，竟将单纯制宪等事，完全

① 吴佩孚字子玉。

② 赵恒惕字夷午。

③ 吴景濂，字莲沱，辽宁兴城人。护法国会众议院议长。

推在谿西身上。推其反复原因不外两种：一、自做好人，以敷衍慧僧<sup>①</sup>；一、本身条件未妥。然彼如此做法，倘果终始不变，必大失败。此间既已拒王，能设法请其另派最为上策。仙舟能出，此间必能为之疏通，如何情形，仍乞随时密示是禱。专此，敬颂旅祺。弟遜顿首九月七日。

(1) <sup>②</sup>此间暂时方针，拟静处以观世变：一、因内部唐之见解不一，其真意所在不明。且对谿西、九峰似有疑（单言之，即对政学会表示不满意）。观其电即可知之，不能不稍延时日使其明瞭。（一）褚慧僧立即耸其来粤主持军府，并表示国会愿选举为总统之诚意。故近日来对于国会非常市好（1）电军府广州制宪承认总统。（2）电军府请明电招集议员，表示决心。因其善用术且并无直接利害，落得唱唱此等调子，以博同情。但如此做法，与老陆易生误会，可断言也。二、反对揖唐电发表后，段系与直系恶感一定加深。接行严电谓，小徐拟去□以挟吴，或者段系与直系出以激极的行动尚未可知。故军府对内未一致，对外变迁不可知（此地情【况】务乞日详探，随时飞示），不得不暂处静点也。西林个人与北方无论何派均不表示决绝态度：（1）以备转圜。（2）以抵制直系操纵南北之计划，而使西南为其被动的（衍）之地位。设北方无积极举动，自然仍从和之做工夫。目下对龚亦宜不失和态以应付之，公谓何如。弟遜又及。

附件 1： 夷午冬电（9月）2日

吴子玉所订救国同盟军约，仅末后一条曰：签约之日起，设一月和局仍无解决之望，或和议敷衍完结，取消非法机关诸目的未能达到，应先由同盟军预订详细办法及进行手续，另定副约秘

① 褚辅成，字慧僧，又作慧笙，浙江嘉兴人，护法国会众议院副议长。

② 此段所标数字极杂乱，无法整理，照原稿刊出。

密签字，以期一致行动，贯彻初终，乃稍有价值。总之，此刻欲其发动，恐难办到。盖渠总认定不战可了也。而我军作战计划，因此殊多窒碍，惟有迅速签约，再求第二步办法，云云。

附件 2： 又支电 (9月)4日

子玉草约拟不俟陆、唐签字，即商量第二步办法，但吴甚特重，不独难以发动，且恐有碍我军进行，云云。

附件 3： 冀虞马电 8月21日

西林先生两庚电、干老蒸电均悉。前与干老拟具条件，曾声明为解决时局最后让步之办法，未能再事通融。子畅所拟修改条文与原案间有出入。至与九峰所酌改者，则更觉不符。

现北方忽派王揖唐为总代，情形骤变，则南方条件尤不宜轻事变更。前于铣日，曾将应付之方电请酌定(即能拒则拒之电)，未审两公卓见如何。鄙意前次所拟各条，有应再加声明者如下：

(一) 旧国会制宪，前曾主张在南京，不过以地点适中，并非恢复六年之宪法会议。现国会已定于八月十五以前齐集，则制宪地点应即定在广州，此项理由已于歌电详达。兹北方主张在京津，尤难曲从。(二) 总统由和会承认，于法律太无根据，前拟由旧国会承认一节，应始终坚持。(三) 宣布密约一条，可照子畅主张，改为密约应一律宣布设法取消，不得再予延期。(四) 参战军、边防军以及参战、筹边各机关，均宜统归陆部，并入裁兵案内办理，仍主张一律裁撤。(五) 监政机关及地方制度，可电子畅乘机加入。(六) 广州宪法会议成立，则北方之非法国会即时取消。以上各条，如北方均能采纳，则所派代表不必问为何人也，云云。

66.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9月9日

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汉密。阳电悉。近日冀废论调忽变，通电坚主旧会广州制宪，否认六年宪法会议，并谓总统由旧会承认，绝不让步，似受慧僧赴滇之影响，原电即寄阅。此次即不拒王，陆、唐相距尚远，条件亦难一致，好在此时已谈不到。昨戴之<sup>①</sup>电翼青，请与兄切实商办。拒王后北方各派态度，希速示。春煊。庚。

### 67. 李日垓致冷通唐继尧章士钊电 (9月)10日<sup>②</sup>

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  
急。对。云 南 唐 督 军 鉴：

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章行严先生

汉 冬鱼电敬悉。

畅密。 阳电计达。拒王电到后，闻北庭有两种计  
益

划：一、政客派主张王仍到沪，不能开议，则王回京选副座制宪法。一、官僚派主张迳由北庭下令复旧会、停新会，不理南方。二说似以前说为较易实现。顷晤龚密谈，彼甚懊丧，沥述北方财政兵事艰苦情形，谓相持过久，必致大乱亡国，彼欲垓回粤疏通。当答以空言疏通，无济于事，须先有确实办法。彼谓王定后日南下，仍望西南勉与开议，若开议不协，即照辛亥前例，双方直接磋商，彼姑留待此一着不成，即引退等语。龚意尚觉真挚，不似王之狡诈，若与龚直接，似易收束。惟王到沪，能否与之开议，能否转到直接磋商，又与龚直接，能否摆脱牵掣，皆属疑问。因龚力太薄，徐又软滑耳。现王既决定南下，请预筹应付。垓既到此，仍暂留以观其后。日前龚曾辞职，徐囑靳组阁，靳已允，为安福所尼而止，兹与靳约，明晚晤谈，如何续闻。垓。灰。

① 吕公望字戴之，浙江永康人。

② 原电注明9月9日下午12时50分发，9到10月。

68. 李日垓致冷涵电<sup>①</sup> (9月)12日

急。对。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泽密。亲译，庚电敬悉，灰电计达。拒王后，北方独安福大窘，余无所觉，且有匿笑于旁者。昨晚与九峰晤靳，彼颇抱乐观。扣其意见，彼谓不必着忙，有徐、段及彼在，保无决裂之事。此时办法，须先将北方内阁解决，则和局自易结束。现正计划以实力拥周少[树]模上台，安福反对，则解散新会，现段亦主是议，等语。

看此情形，北方组阁非周则靳，不久必将实现。段既抑制小徐，则安福之技已穷，北方各督亦决无袒安福者。我与周或靳议和，意思较易接近。此后西南方针，似可以此为定。对于王之南下，尽可坚持不理。但少川花样太多，似宜先以训令禁其开议，又不妨再由戴之间接致乐老之意以鼓靳之气，此着亦不可少。因戴之日内致靳之电，彼一述及，颇有亲切重视之意。<sup>②</sup>灰电所陈直接之说，龚意甚真切。但龚力太薄，恐终为安福所累，不能了事也。吴子玉反对之电，闻龚言有人主使，虽未明言其人，以意度之，或是马二冬电所示。湘闽军事似宜抑止，以观其后。<sup>③</sup>倘有表示，词锋可专注安福，对于段等略加曲笔为要。汗。文。

## 69. 李日垓致冷涵电 (9月)12日

急。对。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泽密。据《北京报》载谭浩明<sup>④</sup>到粤，有无其事，请示复。

① 此电同时致章士钊、唐继尧。

② 致章、唐电无此句。

③ 致章、唐电无以上两句。

④ 谭浩明，字月波，广西龙州人，广西督军



鬯。文。

70.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9月13日

急。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于畅先生鉴：

汉密。阳、青各电悉。政客派主张沪议不成，即选副座。顷接龚电告，王南下，殆拟实行此种计划。现吴佩孚举足轻重，若彼以副座饵曹制吴，则甚可虑，希详探迅示。官僚派主张虽恶，恐彼无此魄力。冯、倪进京是否政局变动？北方为面子计，断不肯因拒王而即改派，而此间既已正式拒绝，又不能出尔反尔，已成相持局面。转旋之道，仿辛亥例直接议和，亦是一种救济办法。惟须与龚说明，以直接磋商，无形打消王揖唐则可，若俟王开议不协再行此策，则此间既拒王，断无开议之机会，徒旷时日，亦又何益。□直接议和，陆、唐是否同意，不可知。因龚既有此意，即不妨乘机利导，说话时务请斟酌，少留余地。九峰兄青电悉，并请以此电交阅为盼。春煊。元。

71. 李日垓致冷遁章士钊电<sup>①</sup> (9月)14日

急。对。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上海新闸路南阳寄庐章行严

泽  
益

密。亲译。顷致冀贻电文曰：王已南下，安福派之生死争此一著。以理度之，此时和会开议似易就范。惟彼派著名狡诈，一与开议，则气焰陡涨，变象又未可知。且和局成于彼派，恐以后把持政局，愈不可制。故不如坚持拒绝，另换局面。要之今日困难情形，北甚于南，在我固不必著急也。

<sup>①</sup> 此电同时致唐继尧。

至和议条件尚有扬榷之处，兹就鄙见所及，先事奉商：

一、国会问题，旧会完全行使职权既难办到，自以制宪为主。尊意主广州制宪，不主六年会议，自属正论。惟粤沪各派以主六年会议者为有力，此中实有理由。因广州新补议员资格上容有迁就，恐后来稍有疑议，即足以摇动宪法，不如六年以前之议员资格确定。若夫六年旧议员能否定额，此则另一问题。要之纵不足额，不过宪法不成，俟诸二届，尚不致开宪法摇动之恶例。此节应请注意。又，尊电有宪法制定，新旧会同时解散一语，似嫌宽缓。不先将新会停闭，恐旧会制宪需时，而新会趁此空间，不知又演若何怪剧。故旧会尽可让至六年会议，万不可使新会存在。

二、总统问题，持严格的法律论，当然由旧会选举。但事实上既不能不迁就，则直截了当，与其选举，何如承认；与其由国会承认，又何如由和会承认。盖经由国会，则波澜层折，毫无把握，其结果不过多开一重贿赂之门，无益而有损。

三、军事协定，铸错已成，非片面所能取消，只可双方共谋补救，不再延期。参战各军则木已成舟，只可并入裁兵案内办理。操之太蹙，无裨实际，徒伤感情。垓不厕身政团，自谓心迹空洞，凡所观察，虽不敢谓公平，要不致于偏宕，特缕陈备择，乞裁示<sup>①</sup>等语。顷有人见郭同<sup>②</sup>致曾毓隽函，报告西南内情，闻粤中尚不止郭一人，并闻。谭到粤情形如何，乞速示释念。汗。寒。

## 72. 谷钟秀致岑春煊电 (9月)14日

广东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密。请呈岑总裁鉴：

今日访日使小幡，历陈军府拒王并希望速和之理由。彼始

① 致唐继尧电尽此。

② 郭同，字宇镜，江西人，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

颇多疑问，后经疏解，遂恍然。观其态度，决无袒安福之意，不过仍望南方拒王后另有谋和方法，秀告以段恶小徐及靳将组阁，并以后和局趋势非安福所能操纵，伊亦深领会。谨闻。钟秀元。

### 73.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9月14日

急。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泽密。口电悉。月波无来粤事，此间安谧如常，口载军府摇动，煊赴桂各节，均系北庭挑拨政策，藉以淆乱军心，请释顾虑。春煊。盐。

### 74. 李日垓致冷逸章士钊唐继尧电 (9月)16日

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

急。对。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章行严先生鉴：

云 南 唐 督 军

泽 元盐电敬悉。

益密。 日来徐、段已合，均主去龚，以靳组阁，

畅

不久恐将实现。彼时安福失败，王北总与新会皆不成问题。和局似易收束。因靳上台，财政不支，非和不可也。冯到津似尚欲活动，然无甚力量。倪到京颇为安福缓颊，势已无济。粵。铤。

### 75. 某致谷钟秀函 (9月)16日

九兄左右：

一切想已由镞西报告，不另。介甫明日已抵沪，先锋队已到处出风头，且静观彼等行动再说。御秋致子畅函请转交，祈并告灰。文各电均到。此请印安。弟知名顿首十六

## 76. □□□致谷钟秀函 (9月)16日

九兄大鉴：

容甫<sup>①</sup>由粤来云，西南拒王到底，不至中变。陆氏亦无单独媾和或舍弃国会军府之能力，且其部下跃跃欲试，图有所发展。若王终不撤回，或至惹起湘闽战事，亦未可知。少川态度软弱，同人深致不满。分代表离唐行动，势成两橛，看少川一意赞成王氏，绝对办不去也。此间各方面以王带多金，形势甚为动摇，我辈力唱良知之说，以为鼓动继续反对之计，尚不至有大变化。天津冯、倪、梁等究竟有何动作，直皖两系离合之迹何似，于西南对付方针甚有关系，请详查见示。靳某能上台，吾辈当力助其成，西南方面亦当然赞成也。专此即候大安。弟心叩。十六夜。

十二条唐冀庚通电反对，以为过低，仍主由旧会在粤制宪，选总统并解散新会，取消密约，及参战军等等，其用意或系一时敷衍国会之计。

## 77. □□□致谷钟秀函 (9月)

九兄大鉴：

昨函谅达。今午南分代表开会（胡、曾<sup>②</sup>未到），议决王来沪，无论渠以公私资格来会，均不接见，即与王有关系，间接疏通之人亦谢绝会面，并电军府宣言王悍然南下，将来破坏平和之罪，不在南方，一面诘责北方为何不另换代表，以为预占地步。会毕，由行严报告少川，并问渠对王态度如何。少川前日宣言，王如以私人资格来访，余当接谈，今对分代表行动殊窘，甚恐难下台也。

① 陈鸿钧字容甫，江西人，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

② 胡汉民、曾彦。

惟以后局面有二倾向：（一）王硬不换，并不议和，北方段派让步，为直皖连合以备永久对抗南方，而南方湘闽赣鄂必有战事，日人又从中大收渔人之利，甚至兵连祸结，永无宁日（能收束得快或不至是）。二、王在南京久住，无聊扫兴而返，安系势力不行，另派他人出而议和，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束。以上两个倾向，从财政、外交、民生疾苦看去，自以后者为较好。最合式的莫如靳阁早成，后台龚老板一换，前而王老板即自然要回来了。此事深望兄注意。再，西南渐有实力解决之势，一旦爆发，不可中止，彼时又难收束也。专此即候大安。弟心叩。

季鸾兄<sup>①</sup>统此。

#### 78.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9月17日

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泽密。并转九峰兄鉴：两兄文真元各电均悉，靳、周组阁能成事实，则安福败。惟今日报载，元日曹、张□电拥护王揖唐，确否？镨西转叔鲁□称：揖唐云：少川派人与段接洽，段言少川老友，事成必优待，如此则段尚袒王。蚌倪入都、河间至津各有所拥。质言之，即直皖两系之决斗，吴佩孚致煊电，虽有谨保戎行以待后命，弔民伐罪为国前驱之语，惟颇持重不发难，挟西南以制皖系则可，先发难以助西南则不可。总之，行动纯系团体之关系，所谓同床异梦。此时看直皖决斗之胜负，以靳、周能否组阁为断。据报言龚可不动□，龚来电，颇主直接议和，似无去志。此时我辈须参用活着，靳方面九兄任之，龚方面畅兄任之，并请畅兄告龚直接议和，已电陆、唐征取意见。惟必先撇开王揖唐，方有商量余地。请参酌情形相机应付，似不必抱定一着，两兄以为何如？近

<sup>①</sup> 张季鸾，曾任职南京临时政府。

情速示。春煊。篠。

79. 谷钟秀致岑春煊电 (9月) 18日

广东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密。请呈岑总裁鉴：

元电读悉。现段逼龚辞职甚急，靳阁不久可实现。昨晤靳，伊对我公表示极恳切之意，并言为国家排除安福，实为南北共同之责，云云。故即采直接议和方法，亦必俟靳阁成后。现仙舟实无此担当。且京局因财政困难已极，求和之切百倍南方，似宜处之优游，不患不就范也。钟秀。巧。

80.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9月19日

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泽密。铣电悉，徐、段相合，则去龚任靳如反掌耳，何以延不发表。吴佩孚咄咄逼人，情态毕露，此间多信吴为可恃，即湘闽亦跃跃欲试。若组阁太迟，能否悬崖勒马，殊不敢料。来电囑抑止湘闽，此时已难说话。王悍然南下，究何所恃。戴之已再电靳。有莫奉达者，系戴之私人，现任曲同丰□幕僚，颇知内情。渠倘来谒，希与接见并探真相。春煊。皓。

81. 李日垓致章士钊冷遯唐继尧电 (9月) 20日

上海新闸路南阳寄庐章行严先生

急。对。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云 南 唐 督 军

子 顷致粤电文曰：

泽密。亲译。篠电敬悉。日来靳组阁事尚无确息，龚

畅 顷致粤电文曰：

仍锐意自任，此时情形与其谓之直皖竞争，毋宁谓之皖系内竞。

冯到津虽不无希冀，要可决其无甚出息。曹、张诸人本与靳较昵。

而对于王亦表面敷衍。盖皆依违取容，绝无远略，倪则专袒安福，其余都无所谓。观皖派之内竞，胜着恐终在靳，但此时尚未决定。

来示主参用活着，由垓与九峰分头进行，谨当遵办。本日晤龚，彼力主直接商办，代表或撤回、或搁置均可。龚于法律问题愿恢复六年宪法会议，新旧会均闭会，所有新会议员及旧会递补议员仍给与岁费，至改选日止。彼谓西南若能容纳，彼当毅然决行，法律解决，余自易商。至定议时，或龚赴沪与乐老签押，或两方签定派员交换均可。龚意颇为真挚，似非王辈狡诈之比。惟能否别无阻力，实不可知。又如此办法，西南能否同意，即请分头征集意见速复，迟恐生变也。此电已录寄滇、沪。并闻等语。特闻。畅。号。

## 82. 李曰垓致章士钊冷遁唐继尧电 (9月)21日

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章行严先生

急。对。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云 南 唐 督 军

子

泽密。亲译。皓电敬悉。顷上粤电文曰：号电计达。昨见畅

靳，今见龚，情形如下：靳言组阁阻力甚大。盖靳与安福不两立，靳欲徐以命令发表署理，排除安福部员。徐畏蒞不决。若仍用代理名义，则安系属杂，非靳所愿。顷安系因外见拒于西南，内见疏于段，情急无计，又倡拥段上台之议，既以媚段，又以制靳，靳亦只好顺口拥段，然自身亦尚进行。大约段未必亲出，彼现昵于靳，终为靳助也。

龚言前述办法（即号电所陈），若能于三数日内得西南同意之电，彼将商东海，容有希望。若三日后不得复电或复而不同意，则彼决引退。盖龚所处不惟与段较疏，而徐亦软滑不为之助，龚

孤立无援，其心可敬，其情可矜也。以两日来情形推测，似胜着恐终在靳。为公义私情计，可否迅赐一电，赞成龚拟办法，略一援手，以观其后。乞速裁示，余另详。等语。特闻。如何，乞裁示。鬯。马。

### 83. 岑春煊致李日垓电 9月22日

特急。校对。北京龚仙舟先生鉴：和密。请转子畅先生鉴：

泽密。号、马两电均悉，吴佩孚□□□□粤桂两督主颇积极，陆已默许，湘更无论。慎堂<sup>①</sup>日内赴湘，海军浙军规闻日急。此间信吴为可恃，战气弥漫，已属无从抑止。龚拟直接议和，并示法律解决办法，用意极好，惟惜过迟，形势急转直下，转圜不易。吴对龚与王同视。目前闻有龚代王说，已来电请反对，似为靳阁先锋，龚急筹办法，殆为内阁续命汤之用。是否真有觉悟，姑不之问。惟龚既求援手，似不能不略示好意。此时第一步当先撤回王揖唐，俟撤回后，以无人可改派，然后表示直接议和办法，此间据以与西南商量，或有转圜之望。若照□之局势，纵有善法，亦无从置喙，请兄酌察情形，向龚代达此意，且六年宪法会议，冀虞恐难通过，此时措词亦属不易。近情如何祈示。春煊。养。印。

### 84. 李日垓致冷遯章士钊唐继尧电 (9月)23日

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

急。上海新闻路南阳寄庐章行严先生鉴：

云 南 唐 督 军

泽

子密。顷闻龚决去，靳代理，财政换李思浩。余如故。

畅

鬯。漾。

<sup>①</sup> 马济字慎堂，桂军将领，曾任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 85. 李日垓致冷通电 9月29日

急。广州军政府冷御秋先生鉴：

泽密。龚既决去，垓所事虽无结果，已告一段落。靳力量较厚，进行或稍顺利。但以后接洽亦须有一定之条贯，拟请即照篠电责成九峰专办，以后派来见靳之人亦嘱其相助为理，否则各吹各打，稍涉纷歧，转足害事。垓或南旋或暂留，并乞示遵。九峰私计颇感困难，垓稍事协助，势不能给，得便乞并惠及。汗。漾。

附件①：

(一) 未经正式国会通过之一切中日密约由北方一律宣布并负责取消。(二) 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等名目一律取消，归陆军部直辖，并入裁兵案内办理。(三) 军事案及善后借款案，照前和会审查会所决定草案办理。(四) 由和会规定地方制度大纲。(五) 罪恶昭著不治与情之官吏分别罢斥，确有贤声，政绩有功于国而为舆论推重者，分别任用。(六) 设政务会议，由和会推定负有全国重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承诺。(七) 取消北方非法国会，如和会业将南北所提各案议决后，届时旧国会已将宪法制定，国会组织选举两法修改完竣，应由北方承认。如届时宪法国会组织选举两法尚未经旧国会制定及修改完竣，则恢复民国六年宪法会议完成宪法。(八) 以上各案，和会议决后，如旧国会尚未选出总统，得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民国第二届大总统，由其宣言负责执行议和各条件。

① 此八条原件书于另纸，置各函电前，不知何派所拟。

## 直隶工艺总局发展概略

郝庆元

**说明：**一九〇〇年，天津遭受八国联军烧杀抢掠之后，社会经济凋敝，工商横受破坏，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由山东巡抚升署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为了整饬津埠社会治安、迎合清政府推行“新政”之意旨，札委周学熙（一八六五——一九四七，字缉之，号止庵，安徽建德人。）总办直隶工艺总局，使之成为“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以创兴实业”。周于一九〇三年在天津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以挈持纲领”，对工商实行提倡保护之道。后又分别创设了高等工业学堂、实习工场、劝工陈列所、教育品制造所、劝业铁工厂、劝业会场等由直隶工艺总局所辖属的企事业单位，带动并推进了天津和直隶早期工商业的发展。

为说明直隶工艺总局对直隶城乡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影响作用，参阅、整理了该局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的有关公牍、文书、档案、奏议及统计资料联缀成文，以期为研究天津及直隶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状况提供一些便利条件。

### 一、从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总局

周学熙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是两江总督周馥之四子。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十六岁入泮，随宦居津，跟李慈铭（一八三〇——一八九四年，清末文学家）问学。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二十九岁中顺天乡试第十八名举人。后来多次入京会试不

第。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曾借助周馥与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燕谋）联姻，被捐了个后补道。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由北洋大臣裕禄札委当上了开平的会办。转年升为总办。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周又借助与袁家联姻关系（其八妹嫁袁世凯之八子袁克轸），投靠于山东巡抚袁世凯，主办山东高等学堂，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要求授以“西学要领”之声、光、电、化等科目。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冬，袁由山东巡抚升署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九〇二年五月，周馥调任山东巡抚。按清朝惯例；其父当了顶头上司，子必须回避，所以周来到天津。此时津埠市面，由于一九〇〇年六月八国联军炮轰东局子，铸币厂被毁，铸币停顿；加之侵略军攻入市内大肆掳掠，造成制钱奇缺，形成钱荒，公私深感不便。因钱荒，不仅工商业萧条，也导致军费拮据。当时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对工商业准允采取有利政策。所以周学熙到直后，即被袁委任为天津后补道兼办北洋银元局。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六月，袁世凯赴保定，要求他“我月余归来，冀见鼓铸之成功”<sup>①</sup>。

当时银元局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底本，四无机匠。周便择河北大悲院烬余故址（即今河北区天纬路二十六号，中国佛教协会天津分会会址），拆卸被八国联军破坏的东局子修械厂和造币厂的旧机器，息借商款一百十六万九千四百余两，召集工匠日夜赶制，仅七十二天就开工铸出了铜元，被袁世凯“推为当代奇材”。至一九〇二年底，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铸出第一批铜元一百五十万枚，规格价值有抵制钱十文、五文、二十文三种。

至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市面找“零”用的仍是竹片、纸条代充，与“整”很不相称。为此，银元局仿照铜元

<sup>①</sup> 周叔轸：《周止庵先生别传》，以下简称《别传》，第二页。

式样,又鼓铸零用一文铜元,与当二十、当十、当五铜元相辅而行。四月,周学熙对铸币厂进行改造,陆续引进按装新机器,“由老厂抽调熟手”,“招选新徒二百名”,采取以“老”带“新”之法,并“将各厂分别日期先后,酌定正工加工数目,严飭各该厂员司、匠目认真督率。各专责成,年终核计何厂做不足额,即将该厂员司及匠徒议罚。满额者,照章派分花红;能超额者,记功优奖。以此严定赏罚,各无推诿。庶几群策群力,互相勉励”,使“老厂原定每日正工三十三万六百枚,兹按新厂机力约计五月以后应较旧数加做一倍以上。”<sup>①</sup>

结果,银元局鼓铸铜元、银元数额剧增:

	1903年	1904年
20文	1,288,725	3,997,710
10文	51,109,757	81,946,080
5文	2,594,020	1,077,120
银元	——	1,405,017

两年多来,周学熙用铸币所获暴利的一部分,除每年偿付息借商本银和为袁新建五、六镇陆军发行公债票券担负还本息库平银四十万两外<sup>②</sup>,还可拿出二、三十万两的余利济助北洋实业之用。

银元局建设之速和铸币获利之巨,使周学熙深得袁世凯的赏识,“谓吾祖(周学熙)可以集事。嗣后以一切工业建设相委”<sup>③</sup>。

① 银元局《拟添工额增经费铸数严赏罚详请核示文》,见《北洋公牍类纂》,以下简称《类纂》,卷二十二。

②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袁世凯为新建北洋五、六镇陆军,曾发行公债票四百八十万两,按每年备还之本息一百二十万两,分六年还清,由藩司、长芦运库、永七盐务局和银元局余利共同筹划,而银元局每年付额为库平银四十万两。——宣统元年一月详报解公债票银两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长芦盐运使司”,卷四〇二。)

③ 《别传》,第十二页。

一九〇三年三月，袁世凯派周学熙赴日本去考察工商业。周在日三个月。回国后，根据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东游日记》，在其跋文中说：

“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其练兵事专恃国家之力，固无论已。而学校工场由于民间之自谋者居多，十数年间，顿增十倍，不止其进步之速，为古今中外所见。而现在全国男女，无人不学，其日用所需洋货，几无一非本国所仿造，近且贩运欧美，以争利权。”他认为，日本的“富强”是由于搞“练兵、教育、制造”三事，中国如要“富强”，也必须“从军事、教育、经济”三个方面效法日本，走“兴学办厂”的道路。从而确立了他“兴工治富”的思想。周回国以后，即禀呈袁世凯请办直隶工艺总局：

“今官保锐意振兴工艺，洵为直隶士民之福。窃以为宜就天津设立工艺总局，以津海关道总其成，选派曾游欧美熟习外洋商情之道员会同办理，所募工艺洋员，统归节制。考求直隶全省土产，及进口所销各货，凡有可以仿造者，力为提倡保护，不必官事制造，但厘定章程，专司考察，择取日本凭帖奖牌之类，鼓舞而奖励之。窃谓果能得其要领，三、五年间必有勃然兴者。”<sup>①</sup>

为在三、五年内振兴直隶工艺，周学熙主持局务后，主要抓了两个方面：

第一，量才用人和绳之于《局规》。一九〇三年十月，周学熙主持局务，筹办工艺学堂、考工厂，按照日本的商规办理。“所有官场习气一概屏除，所用之人亦照生意规矩，须一人得一人之用，不得瞻徇情面以致人浮于事”。全局在职人员只有二十三人。“薪水以酌量才干及办事多少为准，每月按定数发给。不得挪移挂借分文，至应酬一切不准开支，以重公办”<sup>②</sup>。他还制定

① 《别传》，第四页。

② 《类纂》，卷十八，第一页。

《局规》五章四十六条，对局诸员司上至总办、提调下至门号  
和杂役，都明确规定了各自的工作范围和职守。甚至连吃饭、睡  
觉、谈笑等也都有限制。为人人遵知，每人印发各执一册，对  
遵规守章优者以赏，差者受罚，恶者开除。为了确保上述建局方  
案在三五年内落实，要求人人“必须扼定宗旨，尚勤、尚实、尚公、  
尚廉，各秉血忱，拔除旧习，坚忍持久，以期经达上项之目的”<sup>①</sup>。

为了监督各员司的工作，避免“员司办公，各在值宿屋内，  
遇事奔走询问，亦欠捷便”，周学熙“改设一总办公室”，要求  
局中人员每日分早晚两次齐集此室办公，依次传观各公事办理情  
况，如有疑难均商同提调，立时粘签请示；凡集办公室暂时无事  
者，即应在中间大案上翻阅报章，以增见闻，不准任便谈天以致  
影响他人工作。

第二，设官场，立模式带动工商。与直隶工艺总局成立同时，  
于一九〇三年九月开办考工厂（后改名劝工陈列所），一九〇四  
年创立实习工厂，一九〇六年三月建设北洋铁工厂等。这些厂子  
作为模式，首开直隶工商新风之先声，来带动、劝勉、鼓励、资  
助民间，使人人思奋，“而生其激发工业之心。”<sup>②</sup>

考工厂并非直接生产，而是专搜集陈列本省土产、外省货物  
及外国制品，标其价格、品质、产地和制法，以资工业家考察借  
鉴。使工业家知道自己“产品之精粗，成本之贵贱，销场之衰旺，  
运费之多寡，装裹之良否。”<sup>③</sup>

同时，为加强对各州县“兴工办厂”的说服劝导工作，周学  
熙一方面在《北洋官报》上发表文章，劝勉城乡“志士仁人、殷  
商大户，所望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独出资财创办工厂，或纠合

① 《类纂》，卷十六，第二页。

② 周尔润，《直隶工艺志初编》，以下简称《初编》，志表类卷上，第十三页。

③ 《类纂》，卷十七，第一页。

同志设立公司。”<sup>①</sup>另一方面，奖励商家多呈报新理新法，“由本局验明确有把握而无力量举办，或资本过巨而成绩未著，难于招股者，拟酌定补助之法。”<sup>②</sup>

当时工艺局初建尚无办公处，但该局为迎接四方绅商，宁可借用考工厂办公。首先盖起“迎宾室”（即类似今日之招待所），以欢迎和接待各省来津考察工艺人员。并且选择“曾游欧美熟习外洋商情”的任书记和劝工员，作为各省及本省各州县到局参观考察的“专任陪伴顾问”，要求“接待参观考察以诚挚和蔼为要，以勤恳尽告为主，更以耐烦不厌为尽职。”为了解各州县“兴工”情况，周学熙经常询问各地来宾，如遇“该地方官膜视。致绅商困难”，责“由书记委婉拟函谆嘱各该州县，设法提倡维持，并劝勉该绅商竭力经营”。

直隶工艺总局从一九〇三年九月至一九〇七年十月这四年间，在“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以创兴实业为宗旨”下，除管辖附属津埠各官办学堂、工厂外，凡本省各属之兴办工学皆有提倡保护之责。

创办及附属各堂、场、所、会：

高等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劝工陈列所（即考工厂）、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劝业会场、北京第一、二小学堂工场。

附设者：

夜课补习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招考工业、招考仿制物品小彩票工业售品所及销售处、津益拍卖处。又每年考工厂和实习工场各开一次劝工展览会、纵览会。

① 直隶工艺总局《劝兴工艺示文》，《类纂》，卷十六，第六页。

② 工艺局《禀陈办法七条》，《类纂》，卷十六，第二页。

③ 《直隶工艺总局重整局规》，《类纂》，卷十六，第五页。

助办学堂及公司，

初等工艺学堂、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等。

提倡、劝说成立学堂及工场，

民立第一、第二艺徒学堂，民立织布及造胰工场十一家。<sup>①</sup>

至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四月，工艺总局被裁撤，易名劝业公所。其所属各场（厂）、园、所、学堂，均归直隶劝业道直辖。

## 二、直隶工艺总局兴工振商的作法

为改变直隶和“当时津郡工商，墨守陈规，对东西洋工艺品多耳目所未经见”，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九月创办了直隶省工艺总局，包括考工厂、实习工厂、高等工业学堂和劝业铁工厂四项。目的在由此来示范推广，传授技术，进而发动民间资力。由公营示范引致民营，意在鼓励民间自出新法，制造土货，交通改良，仿照成法，以敌洋货，而利民用。其作法是：

### （一）开通民智，启发工商

#### 1、劝民兴工治富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九月，工艺总局发布《劝兴工艺示文》：

“人之有财如鱼之有水，水涸则鱼枯，财去则民困，此自然之理也。吾国幅元[员]之广，生齿之繁，甲于环球，而财力则异常缺乏。此由实业不讲，而游民滋多。凡日用所需之物，莫不取给于外洋。民穷财匮日甚一日，循是不改，贫民之受困固不待言，即富者亦安有独全之理。本道奉督宪札委，办理直隶全省工艺三年

<sup>①</sup> 《初编》，志表类卷上，第三页。



以来，先在天津设工艺总局，以挈执纲领，于提倡保护之道，无不实力推行。并于城厢内外创设工业学堂，以精进其理法；设实习工场，以练习其技能；建考工厂，以甄验其货品；设工商演说，以增益其见闻；设工商研究，以开拓其智识；设工业售品所，以疏通其销路。其流品较低及不安本分之徒，则又拨归游民习艺所。凡所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者，实已竭尽心力。迩来风气渐开，天津绅商已多集股禀设工厂；各属官绅亦陆续送徒来津学习，毕业回籍已有开办获利者。惟直隶地方宽广，民间生计无多，各州县情形大抵相同。每念贫民失业，良深悯恻，亟宜推广工业，大辟利源。各州县当不乏志士仁人、殷商大户，所望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独出资财创办工厂，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本道已就天津工艺总局，特备静室，以待各属士绅。凡来津考察工艺者，无不倒屣相迎，推诚相与，一切开办之法、保护之方，莫不代为筹画，总以扶助成立为主义。须知一乡有工场，则族姻子弟、乡里少年得以就近肄习，将来由一乡推之一县，由一县推之全省。人人闻风兴起实力讲求，可使地无弃利，国无游民，贫者固不至终贫，富者亦永保其富，诚以此项利权确有把握。姑就天津工场而论，本为传习，并非谋利，然核计成品已获赢馀，此皆经验非托空谈。尔士绅等若有馀资，或存号生息，尚虑倒闭，或远道经商，时虞折阅，莫若以此项成本兴办工艺，不出村里，坐收厚利，启无穷之益；而且拯救贫寒，潜除莠恶。论本人之名誉，则一方受惠；论地方之公益，则比户可封。此理甚显，何乐不为。除在津人士仍由考工厂随时演说劝勉外，其各州县地处偏远，犹恐未能周知，以致故步自封，因循坐误，士民人等知悉，齐心协力，广设工场，以开生计而塞漏卮。如有疑难，尽可来津诣工艺总局面商。各地方官力所能为，亦当设法提倡实力保护。以观厥成，本道有厚望焉。切切，特示。”<sup>①</sup>

① 《类纂》，卷十六。

当时的劝导情形是：直隶工艺总局的劝工委带领各行各业之工师、匠目，携机器设备，局自足盘缠、差旅费纷纷下乡。一面粘贴广告，觅地开机，演说工业要理；一面与当地官吏、绅董组织乡民就地参观。对已开办好的工场给以肯定、表扬，对不完善者，着所带工师即地改进。总之，绝不强迫，只以实际操纵、现身说法，进行劝说和诱导。

### 附录 劝工委叶树仁、何家驹等赴天津、河间两属 劝导官绅合办工场报告

敬禀者：

窃卑职等于十月十五日奉宪局札开，按照本总局提倡工艺，民间风气渐开，现在本郡及各属官立、民立各织布工场已迭据呈报，大有勃兴之势，惟当初创办理是否合法，必须有人分投考察、劝办，以示维持而资进步。前曾禀奉督宪批准照办在案。

兹查有候选县丞叶树仁、候选通判何家驹，均勤于耐劳，堪以派令劝办。除分札飭遵外，合行札委。札到该员即便遵照，并选带工师、木机，前往天、河两府属各州县，劝导官绅合力兴办工场。已办者，务须力求进步，逐渐推广；未办者，必须互相取法，亟图创办。须知地方多一工艺，即少一游民。况布匹尤为民间日用之品，各官绅果能实力筹办，本总局所拟织工问答、成规具在，必有实效可期。不得因循敷衍、推诿、观望、自阻新机。仍将劝办情形，随时禀报察核等因，奉此。卑职等遵即选带实习工场工师刘忠祥、工徒杨国成，并携带木机等件，于十月二十一日束装起程，前赴静海县属之独流镇。一面粘贴广告，觅地开机，切实演说工业要理；一面会同该镇巡检路金鉴，邀集绅董郑汝重、岳景铭，分别劝导。

二十五日，前赴静海县，并会同该县潘令震声、绅董刘福田、牛桂荣等，连日开织演说，并查该县官立工艺局。该局设在县城

财神庙，于本年二月间开办，立有铁、木两科，共工匠九人。造成者，有仿日本中桐式铁轮布机，成本较重，恐难销售；四折藤心小木椅，颇觉灵便，将来必可行销；其所造汲水机器，均未竣工能否试用，尚未敢定。仿日本造纺纱机器，出纱不匀，经卑职等劝导潘令，改造新式木轮织布机，试织布匹较有把握。

十一月初一日，前赴静海属之陈官屯，查看绅董赵其饒所设织机，各件不合法者代为改良，并开织演说。

初五日，前赴青县，邀同绅董陈际丰，连日开织演说；并会同该县张令梦笔商办工艺事宜。张令允筹款项，拟明春举办官立工艺局一处，以开风气。

十三日，前赴青县属之兴济镇，会同该镇巡检陈昌浩、绅董陈燕忱等，连日开织演说。

十七日，前赴沧州，调查工艺学堂。该堂设在县城文昌街，系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十一月间开办，设有织、漂两科，专织各式花纹、直斜纹布匹，斜纹手巾，洋绒围巾。工徒二十八人，内有工长二名，程度高低不齐。然堂规颇整肃，并可自制仿日本木梭。所制成品皆能行销。又调查习艺所，该所设在州署大门内，系三十一年八月间开办。内有外结罪犯十四名，专织线带，亦颇精致；并会同该州赵牧惟庆，开织演说。查该州织布风气，较他处渐开，城乡居民有自设织机者数家，均经卑职等携同工师前往查看。工作精进者，勉以力求进步，不合法者，即代为改良。

二十二日，又赴青县属之杜林镇。该镇村民以织布为恒业，当经开支演说；并会同该镇巡检余廷瑞、绅董许锡瑶，分别劝导。

二十五日，再折赴沧州属之捷地镇，连日开织演说，并由赵牧到镇邀同董事刘锡恩等，分别劝导。卑职等因沧州已办工场，请其选送聪颖子弟到沧州习艺，以为改良土布之预备。

二十八日，前赴南皮县属之半壁店镇。该镇附近村庄，妇女半习织布。当经卑职等连日开织演说，男、妇观听者甚众。

十二月初二日，前赴南皮县。连日开织演说。因该县未立工艺局，会同该县王令遂善劝导，以为民倡。王令允自行筹款，立一工艺传习所，并调查该县习艺所。查该所在县署大门内，系三十二年二月间开办。内有外结罪犯八名，设有织带一科，罪犯工作尚勤，成品亦不甚劣，惟销路不甚畅旺。

初八日，前赴交河县属之泊头镇。查该镇，河西属交河，河东属南皮。当在河西连日开织演说。该处学董白醴泉自制木机两架，令其二子在家习织，拟明春自行筹款扩充，以开风气。其河东董事梁裕德热心实业，亦拟商同该县王令，筹办一工艺场，以为模范。

十四日，前赴南皮属之冯家口。该处河东属南皮，河西属交河。当在河东开织演说。河西曾贴粘广告，两属居民皆来观听。当邀村正付〔副〕等来寓，切实劝导演说。

此卑职等奉派劝工，到处开织演说劝办，并调查之实在情形也。

卑职等由津起程，往返五十余日，遍历五州县十三村镇，接见各官绅，宣布宪德，谆谆劝导各官绅等皆存讲求实业之心，乡民亦以兴办工艺为念。惟欲求各州县工业发达，非官为提倡绅民实力奉行，万难收其实效。此次有欲到津习艺者，有欲购办布匹试销者，颇不乏人。均经卑职等发给凭条，告以处所，属其到津投递、购运。至其沿途劝办、调查一切详细情形，业经随时禀报，并分别填表，恭呈宪鉴在案。窃查各州县之已办工艺者，计沧州、静海、南皮三州县。而其办理得法、规模已具者，似以沧州为优。如静海工艺局尚无实济〔际〕。南皮习艺所成品与沧州略同，而规模狭隘，尚待扩充。至南皮之双妙庄工艺场，系鄂督张宫保自行筹办，为族人生计起见，不在官办之列。卑职等曾往参观，未便详细调查。

所经各处谨遵宪谕，力为劝导，不敢稍涉强迫，尤不敢分毫

骚扰。往来川资火食等费，前领宪局川资银二百两，此次共用公砵平化宝银一百六十三两六钱二分七厘四毫。缮具清折，恭呈宪鉴。下存银三十六两三钱七分二厘六毫，应否呈交宪局，抑归下次调查统行开报之处？伏乞批示祇遵。

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sup>①</sup>

## 2. 设工商研究总所及举办工商演说会

### (1) 工商研究总所

该所设在东马路崇仁宫内，每月由工艺总局初一、十五召集开会研究两次。所长是当时津埠博通绅商之郭春畲、宋寿恒、李家楨和朱寿祺等。从当时工作记录来看，该所为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和充当工商业界的耳目与参谋，曾做了大量工作。如，根据欧美各国的水火保险条例，制订了自己的保险章程，“先由火险入手，集全津商业之资本，保全津商业之火险，其资本仍归吾津商界之运用。”<sup>②</sup>研讨和确认“考工厂宗旨，重在联络商情，考查市况。必须有人时在市面调查各货销路之畅滞、式样之新旧，以及材料之美恶、运道之远近，然后见景生情，改良、仿造，逐事进步。”<sup>③</sup>研究制做奖励模范厂家之工业金银奖牌和评比条件；研究商讨酌奖监工、工师、匠目、匠徒花红比例及额数；研究优厚待遇新产品的办法：一曰详请专利，二曰予之商标；三曰代为行销，等等。

### (2) 工商演说会

工商演说会借东马路宣讲所，每月初三、十八日由各学堂专门教员及博通绅商演说要理，试验化学制造，使知其原质，明其理化，以便设法制造。

参加者有津埠木工、瓦工、竹工、织工、漆工、铁工、铜工

① 《初编》，报告类卷下，第一至第三页。

② 《工商研究总所朔望两期问题条对摘要》，《初编》，丛录类卷下。

及鞋商、布商、竹商、东集与西集两粮商等各行自立研究会。

演讲内容：空气力学、镀镍器具、电话机制造、铁筒冷气吹造法、竹器制做、熔铁炼法、土钢与洋钢优劣比较、土铁与洋铁原质分析、火柴改良、美国面粉机介绍、铜铁利用、中国漆优于洋漆之比较、机器齿轮、汽杠之用铁、建筑房屋新法及新材料的运用、绒布刮绒法，以及聘请鞋商会员冯铸讲解制造麻茎机与木工会长胡恩藻介绍木制石矿模型等。

还针对市场销售情况，演说各行货品何项畅销，何项滞销，如何保护滞销，如何挽救。其时价大涨大落之原因何在。逐日出口进口何色货多，何色货少，其多少之故安在。生货熟货两相比较贵贱，其生货宜用何法使成熟货，以及各种货物运道之难易，运货之多寡，税捐之轻重，在开会时预为制成图表，指示众工商一一研究，以图抵制补救之策。

### 3. 考察奖励模范企业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经鉴定、考核取定模范厂家二十七家，三十二年取定五十八家，共发给金奖牌三十八枚，银奖牌四十七枚；此外，呈报并经农工商部准批：木工胡成泰制造折叠桌、商人高鹏云发明轧豆榨油机和费光斗的磨粮机，均准予专利。<sup>①</sup>

奖牌共分二类，以金银二色别之，而二类中各分超、特、优三等。考取之法共分五事而以百分为额：（1）考其制造之难易，作法之巧拙，装潢之美恶，以四十分为足额；（2）考其成色之高低，价值之贵贱，参合比较，以物美价廉者为上，物美价不廉，或价廉而物不美者次之，以三十分为足额；（3）考其利用之广狭，以十分为足额；（4）考其利用所关之美恶，以与世俗人心或卫生上之最有益者为上，以十分为足额；（5）考其工人及

<sup>①</sup> 《初编》志表类卷上，第十三至十四页。

该号之名誉、道德如何，以十分为足额。凡非独出心裁，创造新法新式，及不能抵制洋货行销外国，而积分如下者，皆给予银色奖牌：积分由九十至一百者给予超等；积分由八十至九十者给予特等；积分由七十至八十者给予优等。凡积分如上面为独出心裁，创造新法新式，或能抵洋货能行销外国者，皆给予金奖牌。

考取之品目分类为：木制品、五金制品、丝棉毛麻制品、草竹制品、纸张及纸制品、皮角牙制品、玻璃制品、教育品、服饰品、印刷品、油漆品、染色品、雕塑品、绘画品、化学制品、食品、机械、照像、陶器、珐琅镀金、杂品等。<sup>①</sup>

给模范厂家第一次授奖后，工艺总局即时向袁世凯详报称：职局遵即照章制就金银奖牌两种，邀同绅商将投考物品详细考核，分别等第，计共应给金奖牌十三面，银奖牌十四面。择于九月初八日已刻排定名次，填榜悬挂厂前，传集得奖各商听候发落。当由职道等将奖励宗旨剖切晓谕，并宣明：官保振兴工业、惠裕民生之至意，该商等咸深感激。事毕，复款以酒筵，随将奖牌舁以彩亭，导以鼓乐；并谕令高等工业学堂、初等工业学堂，第一、第三半日学堂各学生，及实习工场各工徒，均列队往送该奖牌。先悬挂于东马路新设之宣讲所（按：介绍得奖品之生产、质量、性能、特点及为什么得奖等），七日后由该商领回以志荣幸，而资观感。伏思奖励工业为富强本，计今考工厂第一次招考，虽得奖考不多，然开创风气，鼓舞将来，未必不以此为嚆矢。谨将此次所考各商制品等第、名次、评语及发落仪节，并附以照片，呈请宪台鉴核，飭发官报局刊印官报，俾众周知；并请通飭各属劝谕工商，嗣后务须多制精品送厂考验，以备第二次评奖，实于工业大有裨益。

除详报商部外，所有职局考工厂发落第一次工商奖牌情形，

① 《类纂》卷十七，第十五页。

并请通飭各州县多制精品送厂续考缘由，理合开具清折，附呈照片具文详请宪台察核批示祇遵。为此备由具详，伏乞照详施行，须至详者。三十一年九月初十日。①

### 附录 天津考工厂第一次发奖牌纪略

岁在光绪三十有一年九月初八日，为考工厂第一次招考工业发榜，并发给金银奖牌之期。是日凌晨，总办、会办暨天津郡守丞令、学务处督办、商务总会协理、各行商董，以及本厂总董、议绅，并在局各员司，齐集本厂。已正，总办、会办升公座，发考工榜，鼓吹鸣鞭，继奏巡警队军乐，得奖各工商以次谒见行一揖礼。总办、会办当场演说，褒励百数十语，向各工商一揖道贺，得奖工商复一揖。鸣谢礼毕，一面由本厂总董、议绅暨各行商董，率同得奖各工商，至江西会馆肆筵设席，以示优宠；一面舁奖牌至东宣讲所悬挂七日，以兴津人士之观感。首由本厂员司，率巡警兵导引，次列“考工”、“劝商”长旗，继以鼓吹八名，巡警军乐一部，随设金牌十三方、银奖牌十四方，以四人舁之行。护以考工厂、陈列馆两处执事、生徒。夹道而趋者，为高等工业学堂、初等工业学堂、第一、第二、第三半日各学堂学生，咸携鼓号；其实习工场工师、匠役及各员司殿后。行程由龙亭西箭道出东箭道前，绕厂门一周，以次用西法摄影。即直达北马路，经估衣街、锅店街、宫北、宫南，迄袜子胡同，而至宣讲所门左。鼓吹军乐一时并奏，鸣鞭。鞭息，两生舁奖牌出，遍悬壁间。未几休息，茶点互进，约半小时。军乐既休，林、宋二议绅迭次演说。第三半日学堂生徒鼓号甫停，军乐队又作，肃立环厅无哗。乐毕，员司、生徒，乃各欢忻而退。

#### 4. 经工艺局稟准由袁世凯批助的私人企业：②

① 《初编》章牍类卷上，第二十一页。

② 所引数字系根据《津郡各工艺要略表》。



年份	厂名	创办人	官款来源及用途(两)
1904	织染缝纫公司	何炳莹	银钱所垫支股本银10,800
1905	造胰有限公司	王寿恒	银元局垫支股本银720
1906	牙粉公司	宋龄蕊	茶捐项下垫支股本银2,000
1906	北洋劝业铁工厂	熙钰	官银号垫支股本银200,000
1906	启新洋灰公司	周学熙	官银号垫支股本银360,000 银钱所垫支股本银400,000
1906	北洋滦州矿务局	周学熙	官银号垫支股本银800,000
1907	玻璃厂	赵尔萃	茶捐项下垫支股本银5,000
总计			1,778,520

### 附录 凭藉特权“白手起家”的启新公司

启新从一开始就先由国库垫款办理，然后再招募商股分认。……拟定资金总额一百万元，分为坐本与行本各五十万元。所谓坐本即建厂所需的固定资本，行本即一切经营所需之流动资本。当时袁世凯批准分别由淮军银钱所及天津官银号两处各供应五十万元。其中淮军银钱所承借的是坐本五十万元，按每元库平七钱二分，折银三十六万两，后又追补四万两，合计四十万两。……其后又决定坐本与行本均由天津官银号承借，以资划一。坐本是定期放款性质，期限十年，年息五厘。前三年只付息，不还本，至十年期满，本息还清。按当时长期放款尚不多见，而且一般借款利息均为月息八厘八至一分二厘。启新初期得到的放款，既无任何抵押，期限又长达十年，而利息不及一般借款利息的半数。象这样特殊又特殊、优越又优越的条件，是启新创办期间极为突出的一个特点，绝非一般企业所能办到。启新所以能够有此特权，是周学熙利用其特殊势力，借国库公帑办私人企业。后来外传启新是“白手起家”，看来是不为无因的。①

① 周叔弼、李勉之：《启新洋灰公司的初期资本和资方的派系矛盾》，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第四页。

## 5. 开办纵览会

实习工场开办于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九月，地点在天津窑洼孙家花园旁，房舍共六百余间，工徒近千人。该场办公大楼和厂房布局、生产管理和工艺等，都是参照日本大阪铁工场的规模蓝图建造的。实习工场又是当时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的实习场所。每年有上百名学生在高等工艺学堂学习理化知识，又来到实习工场练习操纵技术。由于“习其理”与“习其器”相结合，该场不仅为津埠和全国培养了许多专门技匠，也制造了许多轻工业品，成为当时直隶著名的模范企业。为此，“官保优给顶衔，其制品呈送京师，渥蒙慈圣嘉奖，并荷部颁匾额：‘客秋’。”<sup>①</sup>

直隶工艺总局为开通民智，启发、劝说城乡工商，以实习工场为学习样板，择定每年八月开办一次纵览会，以期推广、供人参观，学习它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形式及其生产技术。每次开会，四方工、学、绅、商等纷纷前往，致使该场迎接不暇。

一九〇六年八月，工艺总局首创纵览会，在向袁世凯《详报实习工场开办纵览会情形文》中称：

为详报事。窃照职局前以实习工场，近日官绅客商入场观者络绎不绝，员司导引每日应接不暇，而民间尤以未得入览为憾。拟自八月二十日起至二十四日止，特开纵览会五日，准男女客分日入场游览，以资观感。……由总会帮办率来宾与各分局员司赴各科周览。先至稽查处，由稽查员将匠徒名牌上工、下工若何摘挂，入各科门首若何悬挂，监工员、稽查员以便稽查各等办法，一一详述；过东织布厂，来宾等见各机所织各色缤纷均叹赏不止，及观陈列成品，金谓化样新鲜，推为特色；过织巾科，谓所织各巾匀密坚致；次至染科兼彩印科，均谓布置得法，染法、印法亦均敏妙；次至窑业科，观作坯、利坯、印坯、杀合坯，更复

<sup>①</sup> 《初编》志表类卷上，第二十五页。

欣喜称赞；次至刺绣科，见花卉、翎毛鲜妍飞动，均极口称道弗绝；次至图画科，见壁上悬列成绩品，山水花鸟群，更叹为神致如生，金谓我国美术于此起点，均不禁为前途贺；次至制燧科（火柴科），见分杆、蘸药、装匣分用手摇机，灵捷巧速；次至提花科，见所织绸缎花样新鲜，成色高上；次至胰造科、木工科、木工模型各等科与陈列室，均相推赏，金谓工业为立国之本。前此所以黑暗者，以无人提倡也。今蒙宫保盛德锐意振兴提倡，前后始二年乃至如此发达，结此善果。谁谓中国之工业前途逊于外洋耶？卑职当请以指引所未及，摘抉所未精，乃群相欣赏不已。计是日开会第一日，官立、民立各学堂，计共六十八堂，合之入览人计一万三千之多；二十一日午刻开会，闾邑官绅工商约至一万一千七百余入，二十二日一万五千余人；二十三日为女客游览日期，大雨终日，有高等女校、准提庵女子小学及各官眷、绅眷来场参观共二百九十余人。金谓雨甚，游人必少，正可详细参观。路途泥滑亦所不顾，其倾羨感触于工业者可知。二十四日早晴，自十钟即有各官绅、工商庶眷属陆续来观，车马喧阗，几至途为之塞。而官立、私立高等师范，保姆讲习所各女子学堂，又至有十余处，直至五钟游人不绝。优待室共备两处，随又将东、西、北三讲堂均为修理洁净，尚不敷用。而初等工业学堂乐队、私立第三中学堂乐队、私立第三半日工场乐队赓续不休；鼓吹休明，游人拥塞，备极欢盛。天津从来开会之特色无逾于是者，是日游人至万三千五百人之多。统计五日，约五万数千人，洵为盛举。而本邑诸巨绅入览之余，尤为歆动，有拟即行开创工厂，以通风气而兴实业者数家，仰见宪台筹办此会，其影响于闾邑绅商工业之思想甚非浅鲜。①

## 6. 劝办学校及民立工场

① 《初编》章燮美卷上，第二十一页。

李

光绪三十二年，在工艺总局的提倡、劝说下，天津河北关下北极寺内私立第一艺徒学堂和关下广济补遗社私立第二艺徒学堂相继成立。

光绪三十二、三年间，在直隶工艺总局、考工厂和实习工场的提倡、劝办下，私立工场开办十一家。它们是：

- 大直沽第一织布工场
- 大伙巷第二织布工场
- 双港村第三织布工场
- 葛沽第四织布工厂
- 又第五织布工厂
- 水梯子芥园庙第六织布工厂
- 福德祠第七造胰工场
- 白衣庵第八木工工场
- 咸水沽第九织布工场
- 双口村第十织布工场
- 日本租界福星里第十一工厂

截至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本省府、厅、州、县工艺各局、厂、所已开设六十五处；本省各属土产、工产一百四十餘州县均有考查表册。

## （二）培养技术人才

### 1. 教育内容“以理化为基础”

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以教育培植工艺上之人才，注重讲授理法，继以实验，毕业后能任教习、工师之职，以发明工业为宗旨。”<sup>①</sup>因此，惟“实用技术”看得重于一切。

从教育内容看，该堂分六个专门化。有化学科、机器科、化学制造科、化学专科、机器专科、图绘科。各科课程，化学科：

<sup>①</sup> 《初编》志表类卷上，第八页。

化学、汉文、代数、几何、物理、英文、世界史、体操共八门；机器科：机器学、机器画、化学大要、工业经济、三角术、弧三角、实习机器制造共七门；化学制造科：应用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分析、化学实验、制造实习、体操共七门；化学专科：汉文、化学、化学试验、代数、几何、用器画、地理、历史、日文、体操共十门；机器专科：汉文、日文、机器学、代数、物理、几何、用器画、体操共八门；图绘科：汉文、日文、用器画、铅笔画、毛笔画、水彩画、体操共七门。化学、机器为正科，用英文讲授，制造化学及图绘为两速成科，用日文讲授。因是，该校把“工艺之学以理化为基础”，看作是“实我工艺将来发达之本源”。

## 2. 高价聘请洋教习

### (1) 培养高级工师及教师

伴随津埠与直隶工业的发展，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高级技术人员的需求日益急迫。因而工艺总局为了培养既能“精通理法”又能“发明工业”的教师和工师，一方面招募“英人、日人技术专家”和洋匠，以重金收买其技术知识。如在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以每月湘平银四百两的代价，聘请日本工学士藤井恒久任教务长（连续任期从1904年7月至1910年8月）<sup>①</sup>，以每月银三百两招聘英国机械师德恩充机器教习，日本的中泽政太充化学教习兼充实习工场化学制造科之正工师、松长长忠三郎充制造速成科实验教习、宫崎良荣充日文地理兼历史教习、藤田语郎充医士；日人盐田真每月湘平银三百两充天津考工厂艺长、驹井于菟为教养局副工师。该局在招聘、延用这些洋专家的时候，只问其有无真才实学和“精通所办之事的能力”；凡知识渊博、技术

<sup>①</sup> 教务长藤井恒久月银四百两，是当时该堂学监、庶务长月银四十两的十倍；教习德恩每月银三百两，是其中国教员平均月银十五两的二十倍；兼实习工场化学制造科之正工师中泽政太月银一百五十两，是该场中国匠师十两的十五倍，是该场工人月银二两的七十五倍。

高深，代价再高，也要录用。另一方面，是“派专员驻日本调查工艺，考选学生赴日本实习，一时人才辈出”<sup>①</sup>。如一九〇四年七月，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派往日本分入农、工、商各专科学校学习十三名。一九〇六年八月，选派化学、机器两速成科学生十九名，分赴日本大阪、长崎等各工厂实习。加之，该堂分有三年正科和两年速成科之毕业生，这就基本保证了当时津郡四方新建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

#### 附录一 袁世凯聘雇藤井恒久《合同书》

#### 合 同

大清国钦差太子少保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袁，募订大日本国工学士藤井恒久为高等工艺翻译官，所有合同条款开列于下：

一、该员应听本大臣节制，所有本大臣订立条规均须遵办。

二、该员必须品端、学博、性情和平，熟习所办之事，始可充选；其在某国官职、凭据、考试执照，均须先行呈验存案。

三、该员薪水，自到差之日起，按中国月份每月支給湘平银肆百两，所有佣工、养马、伙食、一切杂费均在內；每月房租湘平银贰拾两，至其由本國来至保定，应另给船川湘平银贰百五十两。

四、本大臣所聘洋员，应按该国官秩，其本途洋员之次等官卑者，应听高等秩尊之洋员指挥管辖。

五、该员当差已经一年以上，如果实在勤奋卓有成效者，由本大臣随时查核加增薪水；须听本大臣自行酌定，该员不得争执。倘逾时懒惰，仍将所加薪水扣除。

六、本处遇有紧要公事约该员面商，无论何时立即驰赴。如有要公差遣该员，所须盘川另行核发；倘在某处改派差使，该员亦

<sup>①</sup> 《别传》，第九页。

应遵办，薪水照旧支发。

七、该员平时住处宜近办公处所，毋得较远。

八、该员如有违犯礼法、不遵约束、嗜酒误公、或懒惰偷安，由本大臣酌罚薪水；如再三犯罚，立即辞去，停止薪水，不给回国船川；该员不得向本国政府诉求干预。

九、如在合同限内自请告退，须于三个月以前禀明，俟届去时停止薪水，免给回国船川。

十、该员应办事件，由本大臣酌定，或由该总办会商。

十一、学生、工匠、夫役遇有违犯，可告诉总办按规惩办，不得自行打责。

十二、遇有暂患病症，准由官医诊治，免输医药等费；倘因公受伤至成残废，经医验实，除发停止之月薪水外，另给六个月薪水，并回国船川；如至积劳病故，发给一年薪水，不付船川。

十三、此项合同限华历三年为满，该员年限届满时，其回国船川应予湘平银贰百五十两；如彼此愿留办事，先期仍可续订合同，其回国船川则不发给。

十四、该员无论期满回国及自请退归，或因事撤去，除合同内载明各条必须照给外，概不准另有索求。

十五、如遇合同限内，中国政府停止此事，或无故辞退，应于本月应支薪水外，加给三个月薪水并回国船川；倘停止距合同满限之期不及三个月，只付原限月数薪水，并予船川。

十六、此项合同系用汉文共录二纸，各执一纸；嗣后如有争辩，应以此汉文为主。

大清国直隶总督委派总办北洋 银元局即  
补道周  
大日本国工学士 藤井恒久

大清国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大日本国明治三十五年七月三十日

## 附录二 周学熙聘雇德恩〈合同书〉

### 合 同

大清国总办直隶工艺总局监督高等工业学堂长芦盐运使周募订大英国商部考给一等文凭准充察验机器员德恩充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教习，所有订定合同条款开列于后：

第一条 德恩愿照此合同条款受募，充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教员，听直隶工艺总局总办、高等工业学堂监督、及高等工业学堂教务长与庶务长之节制。

第二条 德恩职司专教机器正科之机器学各项课程，及工场实验，应如何指授课程，应听候监督及教务长指示照办。至每季开学之前，该教员须预拟应授之课程，呈候监督及教务长核定后照办，以期斟酌尽善。

第三条 德恩在堂与各教员、事务员须和衷相处，遇事商办，即教授学生亦须和平讲解，不许打骂、讥刺。如学生不受约束者，该教员可告之监督及教务长、庶务长或监学，照章分别罚办；其本堂夫役人等，若有违犯亦须告知庶务长惩戒，该教员不得有无礼之举动。

第四条 德恩专教学生课程及实验，所有学堂内一切他事不得干预。

第五条 德恩充当教员现订合同，自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起，至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止，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七年二月二十八号起，至是年七月三十一号止。每星期来堂授课至少不得减于十八个钟点。按照中国月份，每月计日支給薪水公砵平化宝银一百两整。自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七年八月一号起，均改于日间来堂授课，每星期至少不得减于二十四钟点，按照中国月份每月支給薪水公砵平化宝银三百两整。所有房租、火食、佣工、养马等费均在其内。其支领薪水办法与在



堂各教员事同一律，不得提前预支。该教员系本在天津应募，除薪水外，毋庸另给来往英国川资。

第六条 此项合同自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六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七年二月二十八号起，至华历三年为限，至期满时本合同即行作废。本学堂除将薪水给至期满之日止外，该员别无所要求，倘届时彼此愿续合同，应于未到期六个月之前商定，其课程之钟点及薪水之数目，或加减均须临时互商，彼此认可后施行。

第七条 德恩如于合同未期限内，自请辞差，须于三个月前禀知监督，俟届离差日即停止薪水。如于合同未期限内，德恩或不守合同所订之条款，或因有始勤终怠有旷课程，则本堂监督有即辞退该教员之权，其薪水即于辞退之日截止。

第八条 德恩如因不得已之事，而请假在三日以内者，商同教务长及庶务长酌办；在三日以外者，须禀请监督照准后再定，但虽请事假，而其课程须商请本堂他项教员代办，不得旷误学生之课程。

第九条 德恩如有疾病，其医药各费均须自给。其治病在一个月期限之内者，不停支薪水；若请假逾一个月，即停支薪水，俟病痊回堂之日再行计日起支。

第十条 如遇合同未满期限之内，中国政府停止此事，或无故将该员辞退，应于应支本月薪水外，加给两个月之薪水，以示体恤。倘距合同满限之期不及两个月，遇以上事故，则支給至限满之日之薪水，不必加给。

第十一条 德恩到学堂以后，一切应遵守本学堂章程，遇章程内停课日及星期，毋庸授课，可听该教员自便休息。

第十二条 此次所订合同，系属彼此情愿。将来德恩到学堂后，如有意见不合之处，该教员应照第七条自行辞差办法办理，不得向英国政府及英国驻北京公使、或驻华领事官等处诉求干预。

第十三条，此项合同照录华洋文各二份，彼此签字，一份交德恩收执，一份存直隶工艺总局备案；嗣后如有争辨事端，仍以华文为主。

总办直隶工艺总局监督直隶  
高等工业学堂长芦盐运使周  
教 员 德 恩

光 绪 三 十 三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西 历 一 千 九 百 零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合 订

### 附录三 直隶工艺总局与艺长盐田真所订之《合同书》 合 同

直隶工艺总局与艺长盐田真订立合同，兹将所订各款开列于后。

计 开：

一、本总局稟奉北洋大臣直隶督宪袁批准，募订盐田真为天津考工厂艺长，以二年为限，此项限期，从立合同之日起。

二、该艺长薪水，自到差之日起，按阳历月份每月支給湘平银三百两，所有佣工、养马、伙食、一切杂费均在內。每月房租湘平银二十两。此项薪水、房租，均於每月底之前三日，在本总局具领。

三、该艺长由本国来至天津，应另给船川湘平银二百五十两，逾合同期满，彼欲回国，当给予回国船川湘平银二百五十两，如彼此愿留办事，仍可先期知照，续订合同，其回国船川则不发给。

四、该艺长应听本总局节制、调度，所有本总局定立章程、条规，均应遵守。

五、该艺长，在天津考工厂专司考验商品，指教制造方法，

演说工艺要理，应遵照本厂定章，会同提调各尽职分，竭力办理，务期事有实效，方为不负委任。如有章程所未备或应有所增改者，当随时商承提调，禀候本总局核夺示行。

六、该艺长除照章放工期外，每日应照章程所定时刻，在考工厂任事。如有故不克到厂，应由提调专禀本总局声明告假，若系患病或意外之事，应有医士视症凭单，言明实系不能办事，方准宽假养息，倘因病不能办事，延至三个月之久，此合同即应作废，须有医士凭单，可给一个月薪水并回国船川。

七、本总局如有他项工艺事宜，或在天津，或在中国别处地方，一经总局谕飭，该艺长应即前往办理，不得推诿，亦不得另索酬劳、津贴等项，惟出赴远处地方所需路费，应准另行核发。

八、该艺长应专办本总局所委派之事，如欲兼办他项事务，须经本总局允准方可。

九、该艺长无论在何处所，与同在一处共事之华人，均应和衷共济；至在其手下做事之工匠或学生，以及夫役人等，应尽心教导；遇有违犯，应由提调禀候总局，酌予惩办，不得自行打责。

十、该艺长如不能胜任，或不认真办事，或不遵调度，或违犯礼法，不敦品行，本总局察实可将该艺长辞退，立即停止薪水，不给回国船川；倘所犯过失情节尚轻，本总局可酌罚该艺长薪水，以观后效。凡因本条所载犯事，辞退或罚薪水，该艺长不得向本国政府诉求干预。

十一、该艺长如在合同限内，自请告退，须於三个月以前，禀候本总局允准，俟届去时，停止薪水，免给回国船川。

十二、如在合同限内，本总局或停止此事，或无故辞退，应支給该艺长本月薪水，另加给三个月薪水，并回国船川；倘停止距合同满限之期不及三个月，只付原限月数薪水，并予船川。

十三、该艺长无论期满回国，或自请告归，或因事辞退，除

按本合同内载明各款照给外，概不准另有索求。

十四、此合同系用华文共录二纸，各执一纸。嗣后如有争辩，应以此华文为主。

总办直隶工艺总局即补道周  
天津考工厂艺长 盐田真  
见 证 人 藤井恒久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四日

附录四 直隶工艺总局聘雇中泽政太充实习  
工场化学制造科工师之〈合同书〉  
合 同

大清国直隶工艺总局 募订

大日本国中泽政太充实习工场化学制造科工师合同

第一款 直隶工艺总局订募中泽政太为实习工场化学制造科之正工师，并为工场所附设公司之工师，又兼工艺学堂之化学教习，由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起，照华历扣足一年为满限。

第二款 该员薪水，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起，按华历月份每月支給湘平化宝银一百五十两，此项薪水，每月月半支发，所有夫马、伙食、房租及一切杂费，并医药等资，均在其内。

第三款 该员由本国来至天津，另给川资湘平化宝银一百五十两。迨合同限满彼仍回国，当给予回国川费湘平化宝银一百五十两；如不回国，则不给此川费；或彼此愿留办事，亦不给回国川费。

第四款 该员在实习工场或公司办事，应听该管理员之命令，倘在学堂授课，应听总教习之命令。以上两处所有章程、条规，均应遵守。其应在何处任事，应由工艺总局随时酌派。

第五款 该员於派定所任之事，苟别有意见，在工场或公司

可陈於管理员，在学堂可陈於总教习。惟采纳与否，仍听管理员或总教习之命，不得干预别项情事。

第六款 该员除照章放假期外，每日上午自八点钟起至十二点钟止，下午自一点钟起至五点钟止，应有八点钟到工任事。或因病及他事故不能到工，凡在工场或公司，须预先告假於管理员；在学堂，须预先告假於总教习，若有一日以上不能到工之时，须经管理员或总教习之许可。

第七款 该员因病、或其他事故相连不能到工任事，至三十日应扣支一月薪水；至六十日，应扣两月薪水；九十日，应扣三月薪水，即将合同作废。

第八款 该员若违背工场或公司及学堂章程，及管理员、总教习之训条，则管理员或总教习可禀知工艺局总办，有将合同作废之权。

第九款 工艺总局如有他项工艺、制造事宜，或系考察情形，或系教授功课，或系开办工场、公司，不拘在直隶境内与别省地方，一经总办谕飭，应即前往办理，不得推【委】，亦不得另索酬劳津贴等项。惟若出赴远路，所需往返路费，应准另行核给，倘在该处久任，仍不给津贴。

第十款 该员於本合同期限之内，不准从事商业，若无总办之许可，亦不得从事工艺总局委任以外之职业。

第十一款 该员无论在何处所，与同在一处共事之华人，均应和衷共济，至在其手下之学生、匠徒，以及夫役人等，应尽心教导；遇有违犯，可告知该管员司，按规惩办，不得自行打罚及诸无礼举动。

第十二款 该员应於合同限内，将所任制造各种方法尽心传授，务使匠徒、学生每六个月能成就一班毕业，均可自行制造考验如法，方为不负委任，倘不能认真教授，或不遵调度，或不敦品行，即由工场、公司管理员、学堂总教习禀知工艺局总办，将

合同作废。

第十三款 凡化学制造有关系危险情形者，该员应极力设法预先防范，俾学生匠徒人等得保平安；倘或疏忽，以致失事，该员不能辞咎，应由该管理员司稟请总办核夺，轻则将该员记过、罚薪；重则将合同作废。至该员如因疏失，以致自蹈危险，不得向工艺局有所要求；倘该员实系加意防范，而危险出于意外，自可从宽免议。至该员受伤成废，或至死亡，如果察其平日教授勤劳，著有成效，应酌量给予抚恤，其抚恤之数，至多以一千两为度。

第十四款 如遇合同限内，工艺局停止此事，或无故将该员辞退，应于本月应支薪水外，加给两个月薪水，并给归国川费；倘距合同限满之期不及两个月，则仍只给至满期之日为止。

第十五款 该员如因自己之便，於合同期限未届满时，欲自行告退，须於两个月以前，告知工场、公司管理员、学堂总教习，稟知工艺局总办，须俟总办允准方可定期，届两个月后准其退职。

第十六款 该员如因犯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工艺总局将合同作废。或如第十五条自行告退，则该员薪水均仅给至废合同及退职之日为止，概不给归国川费。

第十七款 该员合同限满后，倘彼此均愿续订合同，其薪水或加或减，临时再行互议。须彼此乐意，不得要挟。

第十八款 此合同系用华文共录二纸，各执一纸；嗣后如有争辩，应以此华文为主。

总办直隶工艺总局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周  
天津实习工场化学制造科工师 中泽政太  
见 证 人 藤井恒久

大清国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大日本国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廿六日

培养人才方法，坚持“既习其理，又习其器”。

直隶工艺总局鉴于过去所有之工业学堂，因“从前理论多，而试验较少”，可造之才甚微。深知其病，“大抵因习其理，而不习其器，则终无真切之心得”。所以，责机器教员英国头等机器师德恩督率机器科全体，与工匠相结合，实行“教学做合一”。在一九〇七年五月，稟请袁世凯批准师、生、工一起试造三匹马力卧机一副。这一新的教学改革，是在聘雇洋教习之后开始的。正如工艺局转详《工艺学堂试造三匹马力卧机文》中说：

……职局分别札飭各堂、厂员司遵办去后，兹于本年四月初四日，据该庶务长（高等工业学堂赵元礼）复称：窃查学堂所设之机器科，预备普通学后即入专科。从前理论多，而实验较少，自本年（一九〇七年）订募机器教员英国头等机器师德恩之后，注重实验。现在每日课程系机器学、机器画、机器实习、化学、三角术、几何、英文、体操等课，学生已得门径，故教习、学者均有兴味。虽学生只十六人，而可造之材约居十之六七。自奉钧谕之后，当即与教务长藤井恒久及洋教员德恩、何教员贤梁再四筹商，以为曩者学生之进步稍迟者，大抵因习其理，而不习其器，则终无真切之心得。现拟督率该科全班学生，造三匹马力之卧机一副，所费工料不过五、六百金；而制造一完全之机器，则学生等能得初终之解识及紧要之点的。此卧机制成之后，学生等即可举一反三，充其识力造他式之机器，不烦言而已解。较诸从前练习时，仅作零星琐碎物件者，为有把握而得要领。此项学生资以深造，异日毕业之后，量其才具，或派充教员，或派充工师当可得力。造端虽小，收效当宏。以此日培植人才之法规，作将来扩充机器之基础。因势力导，事似易行。所有学堂新订机器科课程要略、条目及拟作三匹马力卧机，预估工料、价目，为扩充机器入手办法，理合造具清折，呈请核夺示遵，以便另案领款办理呈报。并请转详督宪备案，实为公便。再，查凡东西洋工业

学校机器实验场，均有各项工匠辅助教员、学生工作。盖教员理论虽深，而厂内手技究须有干练之工匠以为之佐，则机器乃易成就。故此次所估作卧机折内有工匠数名，即其本意。

查该庶务长以高等工业学堂所设机器一科，理论多而实验少，现拟由该教员等督率该科全班学生试造三匹马力卧机一副，俾得实地练习，躬亲试验，藉此举一反三，他日毕业必可于机器一门实有把握，正与农工商部覆奏扩充机器实学之意相合，应即准其照办。所需制造卧机工料，拟由铁工厂随时匀拨，此项价银即在茶捐项下如数动支，事竣核实造报。除批飭遵办外，所有高等工业学堂机器科现拟由教员督率学生试造三匹马力卧机一副，藉资实验，开具课程要略，并约估工料价目各清折，详请查核缘由，是否有当，理合照录清折，具文详请宪台察核，俯赐批示祇遵，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具详，伏乞照详施行，须至详者。

督宪袁批：详折均悉，该堂机器科试造三匹马力卧机藉资实验，较之徒求学理功效必多，应准照办。仰俟工竣核实造销。此檄。①

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因“延请洋教习有英人、日人技术专家，所授为实用技术，并派专员驻日本调查工艺，考选学生赴日本实习，一时人才辈出”。所以，“该校在当时颇为各方面重视，认为培植工业人才之模范学府，学生派往日本深造者数十人。”②

天津市商会主席张品题就是该校的毕业生。据记载：“张品题，本市人。毕业于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复留学日本，实习制纸。归国后充北洋师范学校理化教员、直隶劝业道审查处翻译、南京南洋劝业会出品协会协赞员、化学工业检查员、直隶水产学校教员、渔捞科实习主任，旋充该校校长。复任天津县参事会民

① 《类纂》，卷十六。

② 《别传》，第九至十页。



选参事，首创北洋同业工会，当选为织染同业工会会长、天津总商会会长。现充天津大新织染公司总经理，天津市商会主席委员。”<sup>①</sup>

## (2) 培养技术工人

在实习工场对轻化、纺织工人的培养：

“以提倡、制造、培养民生储各项公司工匠之才，成本局学堂学生之艺为宗旨。”

“以推广民间生计为主，与工业学堂联为一气，先习染色、织布、木工、金工、化学制造等事，随时体察情形再添他项，俟练习有成，拟合绅商开办各项公司，使所学者得所用，庶几风气日开，民生日裕。”所以，“一、本场拟联合绅商开办各项公司，如染织、缝纫、木器、铁器、洋皂、洋烛之类，各公司所需工匠、工徒，准由本场调派。至该公司集股、用人一切事权，均由商家自主，本场概不搀越。二、各项公司之联合本场者，其股票每号银数以越少越妙。每股或一元、二元、五元，至多不过十元，俾司事工匠等皆可附股，庶几彼此休戚相关，且使贫户亦可附股。此为本场提倡工业之要旨。三、凡与本场联合之公司，每年应在馀利项下提二十分之一，捐助本场经费。”<sup>②</sup>

工徒资格：“开办之初招选官费工徒，暂以二百名为额。十二岁至十五岁者为幼童，十六岁至二十二岁者为及岁，酌给津贴，概不寄宿，如必须寄宿者应交宿食费。毕业后在本场效力三年。其有愿出资附学及由各州县申送，或由绅商送来者，均为自费工徒，酌定学费并宿食费，均按三个月预交一次，毕业后去留自便。”<sup>③</sup>

① 《天津志略》，一九三一年九月天津协成印刷局版，第三二二页。

② 《实习工场试办章程》，《类纂》卷十八。

③ 《工艺总局附设实习工场的拟试办章程等按经费详文并批》，《类纂》卷十八。

“投选工徒须取具亲族甘结，并殷实铺户保结。”

学习科目：（一）机织科，（二）提花科，（三）织巾科，（四）刺绣科，（五）染白科，（六）木工科，（七）图绘科，（八）窑业科，（九）制皂科，（十）制燧科（火柴科），（十一）纸工科等。<sup>①</sup>

培训办法：

该场是高等工业学堂实习场所。直隶工艺总局为轻纺、化工企业尽多尽快培养工匠，开直隶工商新风之先，指令“与工业学堂联络一气，兼以工场为工业学生试验制造之所，而学堂各科教习，即为工场工徒讲课之师”。

招选工徒分甲班、乙班，甲班试以书算，乙班试事膂力。

本场备讲堂一处，工徒每日须分班讲习书课一点钟，其聪颖者，就工业学堂所有之各项科学，量才施教；其次者，仅令习书算，其功课均由工业学堂各教习兼理。

另一方面，在场所募内外工师匠目的指导下，进行实地操纵训练，制造各品，通过“随时讲授实兼理、化、美术四科之长”，以“量其艺之高下，事之难易”。<sup>②</sup>

课程时间：本场官费工徒，每日分班讲习书算一小时。其工作时限，无论官费自费，均于立春至立夏上午七钟上工，十二钟放工，下午一钟上工，六钟放工；立夏至立秋，上午六钟上工，十二钟放工，下午一钟上工，七钟放工；立秋至立冬，上午七钟上工，十二钟放工，下午一钟上工，六钟放工；立冬至立春，上午八钟上工，十二钟放工，下午一钟上工，五钟放工。

考验：本场考验分月考、季考、大考三项。月考，照考工簿一月功过计算；季考，照三个月功过计算；夏冬两季大考，又统

① 《工艺总局续订实习工场章程》，《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二十二。

② 《初编》志表类卷上，第二十六页。

计连次功过分数，以为等差。百分为满格，八十分以上为最优秀，六十分以上为优秀，五十分以上为中等，四十分以上为及格。

禁令：一、上工时不准携带违禁器具，下工时不准携带丝毫物件。二、工徒入场时，不应携带银钱、要件，如系寄宿工徒应将此项要件随时报明稽查，转交本场收支处代存。三、工徒无故不准擅出大门，如有事外出，监工允后发给公出小牌，至稽查处挂号，限时回场缴牌。上工时因事出科，亦持有牌，大小便则领恭签，以便稽查。四、各工徒亲友来场，在作工时限不得会晤，俟下工后，号房引至接晤室相见，二刻为度，不得擅入宿舍。如关特别要故，立由号房禀知稽查处，转告监工飭令出科，亦在接晤室相见。五、凡在本场宿食者，起时应在上工时限二刻之前，睡时不得过十钟一律熄灯，餐饭时不准扰攘争论。六、工作时不准闲谈嬉谑，下工时不得紊乱步伐，归宿不准群聚喧哗。七、无论何地，不得任意吐溺抛置器具。八、无论何时不准歌曲、猜拳、饮、博、嗜烟。

#### 赏 罚：

一考期赏罚 月考逾格，照加工食，记功一次；不及格者，罚扣工食，记过一次。季考连三个月记功，记大功一次；连三个月记过，酌予降班。大考系连次记功者，超升；连次记过者，开除，不缴津贴。

一临时赏罚 官费工徒毕业后，序补毕业留场之额，补入后均算记功分数。提升副工匠，每月除津贴外，加给一元；递升正工匠，加给二元。其有工艺出众勤奋异常者，可渐升副匠目、正匠目以至副工师、正工师，随时察看给薪。如一时无额，即先记名，挨次升补，或调充各处工师、匠目；期满报告本场，如不需人，应令回籍，自谋生计。

本场惩罚，按情节轻重为衡，列下备查：

(甲) 容止不谨者（如在场谈笑，归舍喧器，下工不按体操

步伐行走类），无心疏忽者（如初到不谙条规，工作偶尔小损类），时限稍逾者（如上工稍迟，领牌出处逾限约半小时，请假、续假愆期过一日类），以上作为小过，由监工、司事，或会同稽查申诫，或令肃立片刻，或记过，量事办理。

（乙）口角启衅者、请假逾限者（如假期届满，未经续假，竟不到场，除扣留当月工食外，仍加扣一日，以次递算），损坏器物者（查系有心抛坏，除记过三次外，仍照原价，由本月工食项下扣折，如尚不敷，勒令家属、原保赔偿。倘系因公及用久必致损坏之件，临时酌办），不遵约束者、延误工作者（如到工过迟，出外过久，工作不能及格类）、妨碍公益者（如寝舍扰人静睡，任意吐溺不洁类），进步迟缓者，以上作为次过。或记过，或令肃立小时，或罚扣工食数日，由监工、工师、稽查员记过，报知管理员，量事酌办。

（丙）资质驽钝难造就者（开除，免缴津贴），无故离场、擅告退者（无故不到，或查系托故有证，如在本埠再限五日仍不到场，即行开除。官费追逐历年津贴，自费缴清欠项），故违禁令、迹恣肆者（如猜拳、歌曲、饮酒、嗜烟类，轻则记大过一次，重则开除追费），屡训不悛、语挺撞者（轻则记大过一次，重则量事酌办），任意施行、紊秩序者（轻则记大过一次，重则量事酌办），挟嫌争殴、有伤痕者（此以伤之轻重，理之曲直为定。伤轻罚送习艺所三月，伤重罚送习艺所半年。如无伤记大过一次，酌罚工食），藉端煽惑、首滋事者（轻则革除，重则送习艺所），窃取材料及器物者（除令家属、原保赔偿外，仍送习艺所充苦力），以上作为大过。或记大过，或降格，或开除，或追稟，或罚送习艺所，由监工、稽查报知管理员临时核办，事重则费明局宪，察核办理。①

① 以上均引自《工艺总局续订实习工场章程》，《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二十二。

后来日渐扩充，保送入场来学习的工徒凡直隶各属官绅及京旗、奉天、蒙古、察哈尔、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等省，计六百余人，自费者又二三百人。<sup>①</sup>

至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十月，“计本场官费毕业工徒给发凭照者七百余人，应聘分赴各属及外省充工师者百余人，其最优拔升本厂工师、匠目。”<sup>②</sup>

在北洋劝业铁工厂对机械工人的培养：

该厂附设图算学堂，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固重图算，尤重实修”，成为津沽机匠之帮的发源地。

学徒待遇：本厂学徒入厂时不给工资。试看一月后，每名每月酌给伙食，按年酌加，俟三年学习期满，由总机师考验，如果技艺精熟，应由总办、总机师酌定工食留厂效用，以三年为限，不得擅自告退。违者照该徒自入厂之日起，所得本厂伙食、工资全数按加倍罚赔。<sup>③</sup>

教习方法：一、本厂匠艺贵精不贵多，应定每匠一名带教艺徒若干名，每年考试一次，察其技艺之程度，酌加工食以示鼓励。如教授艺徒著有成绩，更当格外加赏，以酌其劳。二、高等学徒固重图算，尤重实修，其实修时，亦应指定随某匠学习。如有不用心或久无进步者，应由该厂司事禀知坐办，将该匠徒分别惩儆；其专意用功、技艺精进、能与工匠一律工作者，亦应禀请提升工匠，酌加工食；其特别者，并可递升匠目、员司，以昭激劝。三、高等学徒实修程度，每届季考时列优等者，其平日教授之匠酌予记功，列下等者，该匠亦应记过，以示劝惩而昭公允。

① 见《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九，第六页。

② 《实习工场总志》，《初编》志表类卷上，第二十五页。

③ 《北洋劝业铁工厂试办章程》，见《类纂》卷十八。

学生毕业选送人数：光绪三十二年挑送官报局四名，官纸厂十一名，日本大阪铁工厂五名；三十三年毕业十七名，派往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六名，农工商部调去一名，馀在厂分任各事。<sup>①</sup>

造成津沽机匠之帮：

铁工厂内附有图算学堂，训练中级干部实用人才。该厂（包括分厂大沽船坞）之主要效用与实习工场性质相同，不重在本身之发达，而重在间接之提倡；除采用各种改良织布机、轧棉子机推广于河北乡村外，而历年传授机匠为数至伙。盖我国机匠以区域分帮：在华南者曰广帮，在华中者曰宁波帮，在华北者曰唐山帮、曰津沽帮。其唐山帮则由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北宁路而来；其津沽帮则自天津铁工厂、大沽船坞而来。两帮机匠之展转传习，衣钵相承，风声广被，考其渊源，多来自于直隶工艺总局及其所属之实习工场、北洋劝业铁工厂等。

### 3. 赴日学习考察热潮的兴起

一九〇一年，清政府颁布“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保护工商业和奖励留学”。袁世凯为迎合清政府实施“新政”之旨意，一九〇四年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推行了两项措施。第一，命令新任州县官吏无论内选和外补，必须先赴日本学习考察三个月；第二，命令各州县自筹公款自选人员轮流分批赴日学习考察四个月。这两种学习形式，比单纯派遣留学生化费少，收效快，造就人才更多更普遍，又有针对性和代表性。不仅使一部分封建官吏开阔了眼界，也使一部分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士庶绅商学到了一些“兴学办厂”的本领；加上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对直隶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袁世凯飭司晓谕，嗣后实缺州县无论选补，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再飭赴任札

<sup>①</sup> 《劝业铁工厂要略表》，见《初编》志表类卷下，第十一页。

为札飭事：照得天下者州县之积，牧令为政治之原。凡学堂、警察、工艺诸端胥关紧要，若平日漫无闻见，一旦莅事茫不知其所由来，欲求其新政推行地方，起色难矣。故民智不开固足患，若官智不开何以责民？查前年学务大臣奏定鼓励游历章程片称：面奉皇太后懿旨，已为职官者皆读书明理深知法度之人，令其出洋游历最为有益无弊等因。钦此。凡在臣工皆应钦遵办理。况亲民之官莫如州县。除现任实缺各员未便令离职守外，应将嗣后州县实缺各员无论内选外补，未赴任者飭令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及司法各官署并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省，然后飭赴新任。其在日时，由留学监督随时考询，回省时呈验日记，备陈意见。在该员自备资斧所费无多，而数年之后，冀无未经出洋之地方官，庶于新政不至隔膜。如有托故不往者，即停止赴任，以示限制。各该员等将膺民社，思济时艰，自必欣然就道，毋负本督部堂期望之苦心。除分行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道即便查照办理，晓谕官厅一体知悉。此札，札布按两司、留学监督马道。<sup>①</sup>

(2) 学务处呈复遵议各州县派人筹备公款，游历日本筹议办法文并批

为呈复事：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奉宫保札，据直隶留学日本学生梁志宸等（按：共二百五十人）具禀，请通飭各州县筹备公款，选派绅士游学日本，以备充当学董等情到本督部堂。据此，除批禀悉，多派绅士游学游历，于地方政学俱有裨益。本督部堂曾与严太史言之，与该生等所禀意见相同。近年官派士绅不遗余力，应再由各地方筹备公款，官绅协商推广，以化内地固陋之风。候行学务处核议酌办。此缴。等因。印发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处即便查照办理。此札，计粘抄禀等因。奉此，查学董

<sup>①</sup> 《类纂》卷三，吏治一，第三页。

一席与教员并重，凡学规之遵守、学级之编制、教室之整顿、教科之分配，以及陶冶训练，加意于所谓德育、智育、体育之属，非略通教育之意者万难胜任。近日学堂初立，教员固不足用，学董尤难其人。常有得力教员，反为学董所牵制，学堂之成效不著，即地方之开化愈难。诚如钧谕多派绅士游学游历，实于地方政学俱有裨益。惟需款甚巨，必藉众擎之力斯其事轻而易举。该生等所请仿江湖各省办法，以地方公款选派绅士游历日本，揆之今日情事最为适宜。拟请官保通飭各属，由官绅会同查学秉公推举，择绅士中年力强壮、品学端粹者，申送本处考验，呈请官保咨送日本游学。或官费，或自费，或自费不足而以官费、公费补助之，或取诸学款，或另为筹备，听各州县酌度情形妥议办理。每周每县只少送一人，其经费充裕能多送者听。或人数有余，欲于教育管理之外兼学他项者亦听。总之，不得以他州县人充数。学成回国，各在本籍尽效力之义务，庶几风气渐次开通，而教育普及之望可得而言矣。所有遵飭核议缘由，并筹议简明办法九理，理合备由具呈。为此，呈请官保鉴核。伏候批示遵行。计呈清折一扣。

督宪袁批：呈折均悉。应如所议办理，仰即通飭各属一体照办。此檄。①

### 附录 学务处呈送遵议飭各州县派人筹备公款游历日本 办法清折

遵议飭各州县派人筹备公款，游历日本办法，呈请核夺。一、人数：拟令每州县各遣派二人，若经费充裕能多派者听。即贫瘠之区，亦必须遣派一人，惟不得以他州县人充数。二、资格：以品学兼优、乡望夙孚者为合格。如不可得，即就绅董中择其夙行公正、曾办学务者充选。若现充学董者尤善，惟有嗜好之人不得

① 《类纂》卷十一，学务二，第十六页。



滥送。三、推荐：由本地官绅会同查学委员共同推选。选定后，具文申送学务处考验，汇齐后由学务处呈请宫保咨送。四、期限：除往返程期外，在东游历日期以四个月为限。五、课程：到东后，昼则参观各学校，并考求各学校组织、编制各事，於小学尤须加详，夜则延日本教师讲授科学，如教育学、管理法、学校制度等类。值暑假时，则昼夜听讲。回国时每人须呈交日记一分，其尤佳者付排印局印行。六、起程次序：人数既多，拟分三期起程，均于天津聚齐。凡距津近者，准于五月初一日齐集，是为第一期。稍远者于六月初一日齐集，是为第二期。最远者七月初一日齐集，是为第三期。凡州县派遣时，务预计程途远近，毋令太迟以致逾期，亦毋太早致令久候。七、筹解经费：每送学生一名筹银三百两，径解学务处。其自费者即自携学费随同前往。八、预算开销各款：每名三百金，以四十金为由津赴东川费（此项由学务处在津发交本人），以二百金为在东四个月延师及食宿、书籍等费，以四十金为回国川资（此两项汇交马监督随时照发），下余二十金汇积成数留为护送员及译员津贴之用（此项在津由学务处给发，在东由马监督给发）。九、选派护送员及译员：由津起身时需人护送，计每期需两人。到东参观及听讲时需译员，每二十人参观需向导员一人，每五十人听讲需授译员一人，计每百人需七人。闻现居日本之直隶留学生多愿承任此事，拟俟宫保批准后，即择诚谨稳练者函招数人回华分期护送。并预期函致马监督，俟学生到时，选派十余人任向导及译授各事。每护送员一人，拟津贴川资五十两，兼往返者倍之；每译员一人，按月津贴日币三十元，兼昼夜者倍之。以上九条粗举大略，其未尽事宜，应俟批准后再行详议。合并声明。

(3) 天津府自治局复卢学台，为选派绅士游历日本考察自治办法移文

为移覆事：

准贵司移开案奉督宪札开，照得上年通飭各州县筹备公款，选派绅士游学日本，由学务处详准简明办法九条、并续增四条通行各属陆续遣送在案。查各属绅士先后回国，风气渐见开通，惟人数不多，必须源源续派，以备地方自治之选。应由该司查照上年办法，通飭各州县一律限期选派。所有起程次序暨护送员、译员各节，亦当条列以便遵守。各该地方官俱有推行新政访求人才之责，毋任宕延。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遵照办理具覆，切切此札等因。到司。

奉此。查上年选派绅士出洋，系专为考察学务起见，与此次之预备地方自治者办法自系不同。贵局现方筹设天津县议事会、董事会实行有期，所订章程将来当推诸全省。此项游历绅士，其资格、课程及选派方法，应如何办理方无窒碍，相应移请贵局筹拟办法，以便核准详办等因。

奉此。敝局当即齐集局员筹拟办法，皆谓考察自治与考察学务难易不同，自治皆以法律为根本，非研究有素则调查难精。拟请通飭各州县，晓谕各该州县绅学商界遵照所定资格，每州县公举三人，按照路途远近分作两期，依限送津，先行研究四个月。考验毕业后，於各州县中择成绩最优者一人派往游历。其余二人则令各回本州县传习。此选派方法之大略也。至其资格拟分二项：一为举贡生员，或中学堂以上及与中学堂相当之学堂毕业者；二为家道殷实曾办公益事务之绅商。就以上二项人员中，选其学识明通而众望素孚者为合格，此资格之大略也。其游历中之调查课程，应请贵司酌定。大致参观以外，宜延日人之熟於自治制度而又有经验者，每日讲习一二时最为紧要。若府县会及参事会，又市役所、区役所、町村役场及各该议会，以及各种公立学校，又警视厅、消防署、水利、农工卫生等组合劝业、储蓄等银行、造纸场、制麻场、酿造所等，皆不可不参观者。以上参记、听讲两项，尤宜飭令详细笔记，藉觐学识。如此办法，则选拔既

较精确，期限又极整齐。即回县之二人门径既得，将来又得协同办事，似较完善。闻上年每人由本州县筹费三百两，此次人数加多，应饬加筹一百两。以一百五十两为三人在津研究之需，以二百五十两为一人赴日调查之需，则所加无多，而获益匪浅，即各该州县亦尚易於办理。所有敝局筹拟选派游历绅士办法，理合备文，移请贵司酌夺施行。为此合行移覆，须至移者。①

### 附录 直隶提学司卢拟定通飭各州县筹备公款，续派 绅士游学日本，考察地方自治办法

一、宗旨：此项游绅专为考察地方自治起见，先使在津研究四个月，择优资送日本游历四月，回国后各归本籍办理地方自治事宜。

二、人数：拟令每州县各选派三人，若经费充裕能多派者听，即贫瘠之区亦必照派；其有以他州县人充数，或以自费及已经留东者塞费，皆所不准。

三、资格：举贡生员，或中学堂以上毕业之学生，或家道殷实曾办地方公益事务之绅商，惟必须年在二十四岁以上。

四、到津期限：照上年办法分为三期：其第一期天津等五十九州县，於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一日取齐；第二期三河等六十八州县，於四月初一日取齐；第三期承德等二十三处府厅州县，於六月初一日取齐。

五、研究所：按照前限分三期开学，每期四个月毕业。毕业之后，於每州县所派之人中，择成绩最优者一人，给咨送往日本。

六、赴东期限：第一期六月初一日起程，第二期八月初一日起程，第三期十月初一日起程。

七、游历期限：照上年办法以四个月为游历期。

① 《类纂》卷一，自治一，第十七至十八页。

八、课程：研究课程另定章程。到东后，以半日为实地考察，半日听讲学理。

九、稽查：各绅到东后，由护送员随时稽查，不得中途改归他校，归国时应呈送详细日记一分，由提学司考校成绩。

十、经费：每州县筹备公费四百金，为三人在津及择其中一人在东之盘川、学费。若欲多送一人，如专入津地研究所者多筹五十金，并派日本者筹三百金。此项经费应与该绅到津时解送提学司。

十一、预算：每州县四百金，以一百五十金为研究所三人之学费，以一百二十金为在东四个月一人之学费、考察费，以八十金为津东往返川资，以三十金为在东四个月一人之衣服、医药等费。下余二十金汇积成数，留为护员及译员津贴之用。

十二、护送员及译员：现在本省监督业已撤回，此项游历绅士事务烦琐，亦未便托总监督照料，惟有选派熟悉日本情形之人充当护送员。到东后，所【有】该绅等应如何布置之处，悉归经理；即译员亦由某延请。其护送员、译员之经费至时酌定。第一期应派送各处：通州、武清、宝坻、宁河、霸州、固安、大兴、宛平、涿州、良乡、房山、清苑、满城、安肃、定兴、唐县、望都、完县、蠡县、祁州、束鹿、高阳、正定、获鹿、栾城、元氏、晋州、藁城、新乐、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州、乐亭、临榆、天津、静海、沧州、南皮、邢台、沙河、南和、内邱、任县、永年、邯郸、磁州、遵化、玉田、丰润、赵州、柏乡、隆平、高邑、临城、定州、易州、涞水；第二期应派送各处：三河、蓟州、香河、保定、文安、大城、永清、东安、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新城、博野、容城、雄县、安州、井陘、阜平、行唐、灵寿、平山、赞皇、无极、河间、献县、阜城、宁肃、任邱、交河、宁南、景州、吴桥、东光、故城、青县、盐山、庆云、大名、元城、津乐、清丰、开州、平乡、广宗、巨鹿、唐山、曲周、肥乡、鸡

泽、广平、成安、清河、冀州、南宫、新河、枣强、武邑、衡水、宁晋、深州、武强、饶阳、安平、曲阳、深泽、广昌；第三期应派送各处：承德、围场厅、滦平、平泉、丰宁、赤峰、朝阳、建昌、建平、阜新、宣化、赤城、万全、龙门、怀安、蔚州、怀来、西宁、延庆、张家口厅、多伦厅、独石厅、东明、长垣。

### （三）设厂制机，大兴机器制造

自一九〇三年办理直隶全省工艺，三年以来，“先在天津设工艺总局，以挈持纲领，于提倡保护之道，无不实力推行，并于城厢内外创设工业学堂，以精进其理法；设实习工场，以练习其技能；设考工厂，以甄验其货品；设工商演说，以增益其见闻；设工商研究，以开拓其智识；设工业售品所，以疏通其销路。”至一九〇六年，在直隶全省虽开办工艺局、厂、所六十六处，津埠二十余家，但由于大多是手工操作，产品粗劣；与洋货能抗衡者，“一市之中百分不得一二”。为改变这一落后局面，非发展机器制造业不可。因而工艺总局，由北洋银元局划出机器厂房九间、木样厂房二间、熟铁厂房三间、翻砂厂房四间、电镀厂房一间，后又建机器厂房九间、木样厂披厦二间、熟铁厂披厦三间、工匠屋二十八间。分设机器制造科、木样科、翻砂科、熟铁科、电镀科、铆锅科。从图算学堂毕业分配高等学徒三十一名，抽调匠目四名及工匠六十六名，招工徒一百二十名。设分厂于大沽船坞。

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至三十三年十月，仅一年半的时间，该厂已能生产制造出来的产品有：若锅炉、若汽机、若汽剪、若汽锤、若汽碾、若车床、若刨床、若钻床、若铣床、若起重机、若抽水机、若石印机、若铅印机、若压力机、若织布机、若造火柴机、若造胰机、若榨油机、若磨面机、若棉花榨机、若消防水龙、若喷道水车等。①

① 《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九。

其中以生产制造纺纱、织布机，轻化造胰、火柴机、印刷机以及各种机床为主，如下表：

北洋劝业铁工厂产品分类表（光绪三十三年）

机器类：

造胰子机	汽 剪
造火柴机	汽 碾
榨油机	喷道水车
铅印机	平刨床机器
宽式铁轮织布机	钻眼机器
窄式铁轮织布机	手摇钻眼机
简爽铁轮织布机	手扳撞眼机
手摇纺纱机	压力机器
煤矿起重机器	银铜币光边机器
抽手机器	研墨机器
车床机器	石印机器
轧棉子机器	印字压机器
面粉罗柜机器	弹棉花机器
手压水机	立刨床机器

杂件类：

双筒压杆水龙	田鸡水龙
手压水龙	四折行军床
手压便捷水龙	卫生铁床
三折铁椅床	风 扇
三星天平	电气风扇
洋 磅	试重力磅
保险铁柜	粉笔铜模
手摇平刨床	熨 斗
人摇起重机	马 蹬

折叠绒椅  
铁圆桌  
铁茶几<sup>①</sup>

振 铃  
陆军用品指挥刀等

年成品销数额：

总、分两厂销售额为六至七万两银子，并配有产品照象图片、说明书等。<sup>②</sup>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二月，北洋劝业铁工厂运京赴农工商部劝工陈列馆销售各主要机器价目表如下：

机器名称（架）	合库平银（两）
剪刀机	470
手摇钻床	160
带丝杠六尺车床	340
新式脚踏铰眼机	22
美式天平（连砝码）	372
六匹马力引擎	630
造洋火机器（计三副）	545
新式煤矿花汽路顶水泵	300
造胰子机器（计五件）	1,300
四尺杠刨床	525
新式暖汽炉	480 <sup>③</sup>

### 附录 直隶工艺局〈详拟设劝业铁工厂图并试办章程 呈请立案文〉

查近年以来，洋货充斥民生，日用饮食之需几无一事非洋

① 以上见《初编》志表类卷下，第十四页。

② 《劝业铁工厂要略表》，见《初编》志表类卷下。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长芦盐运使司》，卷四〇七。

货，而中国土货除生料及粗鄙器物外，其成就精美堪与洋货抗衡者，一市之中百分不得一二。推其故莫不由工艺之不精，然所以不精之故实原于机器之少。职道等昔尝赴日本，见其百端制造无往不用机器，其造机器之厂亦随地皆是。故人人易购，人人易习，虽匹夫匹妇之工作，亦半资手工半藉机力。此所以彼国货物工省价廉，销路也大畅也。伏思宪台锐意振兴工业，现在各属风气渐开，多有设厂购机之议，然本国无制造机器之厂，动辄须赴外洋，往往因款绌、运艰遂废然中止。是欲提倡工艺，非自创设造机器之厂不可。

兹查银元局原有修机、翻砂、木样等厂，工匠手艺亦颇娴熟。现在本局所用滚边机、天平等均能自造，其零星物件自造者亦复不少。职道等共同商酌，拟就此扩充，将机修等厂并其余各房屋基地，就其可以区分者，划出地段另作一事，名为北洋劝业铁工厂。先从日用器物之机械起造，以期推广贫民工业，如纺织汗衫、毛巾、轧花、罐匣、灯盘、钮扣等类可造者甚多。约计试办、添机购料，需成本银二十万两，拟由银元局原借通惠款内匀拨，先资开办。俟有成效，再添招股本，照公司章程办理。

本厂股本拟收二千股，每股公砵化宝一百两，共二十万两。无论官商皆可附股，但不收洋股，如有将股票转售洋人者，应即作废。<sup>①</sup>

#### （四）扶植国货广开销路与洋货抗衡

一九〇三年后，由于直隶工艺总局先建官厂，并以此为楷模，取提倡、奖励、劝诱、保护工商之策，官督商办及私人自办的企业加多，随之国货与日俱增。至一九〇六年，大量洋货蜂拥而至；加之国货（特别是棉布）粗糙，造成津埠“各铺商货如山积，赔累不支”。工艺总局采取扶植国货、广开销路及与洋货

<sup>①</sup> 《类纂》卷十八。



抗衡的作法：

1. 开办劝工展览会，对国货实行免税法，劝工展览会首创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十月初七日至十三日，地点在大经路河北公园内（即今日之中山路中山公园）。展销品归类分布于十二个界区，搭盖席棚，会上“为启人智慧，罗列多品”，对物品不仅求多，尤以精美为上。津市工商无不乐盼此会，但恐因有税捐裹足不前。直隶工艺总局“体察情形非免税捐无以招徕”，经与津海关道商妥，呈请袁世凯批准，“专收土货不收洋货，所有会场进出口土货准免纳税厘”。<sup>①</sup>

开会七日，每天都邀请各项军乐队分班鼓吹，以助兴会。任人游览和购得自己所需之爱品。前五日男客游览，后二日女客游览。每张门票售制钱十文。“于是商民乃走相告，每日购票参观者以一二千人，计寄售货物几及万品，值价乃自数万至十万金，奋发勃兴几有一日千里之势。”<sup>②</sup>

该局禀报袁世凯说：“观者甚众，购票入览者日千数百人、二千余人不等；购买货品亦时有之，似此民智可期逐渐开通。”<sup>③</sup>

## 附录一 天津劝工展览会章程

一、开会日期每年十月初七日至十三日，共为一星期。

二、会场择定河北公园学会处前新建考工厂罩棚内，共计划分几区，俾各项货品各以类聚，不得纷纭错杂漫无界划，以示整齐。

三、此会宗旨意在振兴工商并扩销路。所有各项货物均准订价出售，任人购买。如有特别之品仅供陈列不欲出售者，亦准一

① 《天津劝工展览会免税规则》，见《类纂》卷二十，第二页。

② 《劝工陈列所总志》，见《初编》志表类卷上，第十一页。

③ 《工艺局详报告考工厂开办情形文》，见《类纂》卷十七，第二页。

律入会，惟货签应标明卖品与非卖品两种，以示区别。

四、货品价值由售主酌定确数，不增不减，于标签内一一注明，俾购主按照标签给价，不得高抬虚索，以致互相争执。

五、陈列货品并非夸奇斗博，不过为振兴本国工艺，故外国货物暂不列入。其中国货物不拘何省、何县，均可贩运入场，以便互相考较。

六、开会之前十日，凡各工商铺户有情愿入会者，应先到考工厂报明某号、某人、某货，须经本厂允许后，详细注册，并填给凭单，以便稽查。

七、各店入会陈设，均准悬挂牌号，限定若干宽若干长，用白铅油牌上书黑字，俱悬于本号门阑上方；统归一律，不得大小参差，致形杂乱。惟寄陈之品应集会一区，另写特别横牌。此项木牌均由本会备给。

八、各店货架均由本商酌量货物所宜自行备办，但以精雅为主，不可稍涉粗蠢。至寄陈之品所用度设架应由本会备置。

九、货品标签其格式大小、行款由本会酌定，即由本会备给，各交本商自行填写。

十、货物售出俱取现款，当场交易，购主不得赊欠。

十一、会内各店饮食均由自备，不得举火炊灶，以昭慎重。

十二、凡火柴、花爆、海菜、鱼腥、油、盐、酱、醋、水果、菜蔬、柴草、煤炭等类及一切易于燃火、易于朽腐，并气味不佳占地太大之物品，概不得入会陈列，以免污秽。

十三、会内各商理宜洁净安详，以合文明举动，不得喧哗争吵，以及吸烟、饮酒、赌钱等事，违者议罚。

十四、开会日期纵人游览，前五日男客游览，后二日女客游览。

十五、开会七日，每日皆拟邀请各项军乐分班鼓吹，以助兴会。

十六、地方官绅宜先期分赠优待票，届时茶烟招待，以示优礼。

## 附录二 天津劝工展览会验货领照细则

一、商人请领进口免照，除本埠著名字号外，必须有殷实铺保方准发给。倘请免照后货物不到会场，即由保人照免照所开花色补捐。如远来客商无从觅保者，货物到口后，由会场派人前往领货入会。

二、展览会宗旨，专为搜罗精美新式制品、陈列货样，以动人工业思想。每种货色应以一二件为限，如同类大宗之货，与本会宗旨不合，不得请免进口；其有已经完纳厘税之货愿入会者，参察听便，不拘此例。

三、凡请领进口免照者，该货应到口须将原货发单呈验，以便核实估价。该货应一直提运到会，不得中途转入行店，私自改拆原封；如有中途私自改拆者，应照补厘税。

四、凡领免照入会之货至闭会后，如留津埠销售，应照数补纳税厘，其本来未领照，已经完过厘税之货，不在此例。

五、本会系属创举，所拟规则均作为试办，如临时有窒碍之处，应由本会总理处与税厘委员妥商办理，总以不背本会宗旨，而又无碍国课为要。

## 附录三 直隶工艺总局详考工厂开办劝工展览会 入会货品援案免税文并袁世凯批

为详请事：窃查外洋各国劝兴工业，每岁必开展览会数次，以资观感。职局所办考工厂，有提倡工业之责，现拟在公园新考工厂开办劝工展览会。自十月初七日起，至十三日止，共计七日，专取本国制品陈列比赛，以征进步。业经禀蒙宪台谕飭照办。

代  
彩

伏思开会比赛与寻常售货不同，物品固宜求多，尤以精美为上。各属局所绅商，无不乐预此会。但恐因有税捐，裹足不前，体察情形，非免税捐无以广招徕。查天津皇会成案，凡预会货物值银在三十两以内者，概行免纳税捐。今考工厂开办展览会，为提倡工业之关键，拟请比照皇会成案，所有预会货品均由职局验明，给予凭单，转请津海道发给护照，免纳税捐。至此次货物既以本国制品为限，应请毋庸限制银数，以期招致精品，庶于比赛之义，可资鼓舞。职道为开通风气、振兴工业起见，昨晤商津海关梁道，意见相同，现合具文，详请宪台察核批示祇遵。并请飭行津海关道暨厘捐总局，转飭各分关局卡，一体遵照办理。为此各由具详，伏乞照详施行，须至详者。

督宪袁批：据详已悉，该局考工厂开办劝工展览会预会货品，拟比照成案请免税捐，系为奖励工业要举，自应准照。候行津海关道暨天津厘捐总局查照，转飭各分关局卡，一体遵照办理。此檄。

#### 划录四 天津劝工展览会免税规则

一、劝工展览会既专收土货不收洋货，所有会场进出口土货应准免纳税厘；其洋货概不准夹带影射，如查出前项情弊，照例充公。

二、进口货但查明系土货入会者，无论价值若干概免税厘；其出口货则限定值银在三十两以内者方能照免，过三十两者不免。

三、会中预备四联执照，抄关一张，厘局一张，商人一张，会场一张，作为存根。此照由会发给商人，不在展览者不得沾此利益。

四、进口货在开会前三日到会场报名，发给执照以凭查验；惟远地商人与本会或不相识，应先觅有妥实铺保再行领取执照，

以防冒领之弊。

五、展览会所售之货均贴展览会小票，如买主实系贩运进口，若即于购货时在会中自行声明，由会中发给执照以查验，惟自领照之日起，限定十天以内出口照免，过期作废。

六、进口赴会之物既免税厘，闭会后如原货仍出原口亦一律免纳，惟出他口则不免。且出原口之货较进口时只许减不许增，如有影射，查出充公。

#### 附录五 劝工展览会纪盛 江南乐育生

予以佣书之暇，来观於考工厂之创立国内劝工展览会，而大动予之感情，为中国工商业前途一庆幸也。十月七日开会，至十五日止，计九日。男客之入览者限七日，女客之入览者限以两日。此九日中，据所闻中外官绅士庶、男妇老幼到会观览之总数约十五万馀人，各工商业家售入货价约共三万馀金。嘻！盛矣哉。

开会之日，总办周观察及提学使卢公，集群工商人而演说，词意恳至，闻者动色。将闭会，周总办复演说而慰劳之。凡入会之各工商业家，宠以奖照并纪念杯，置酒肆筵，尽欢而散，雍雍怡怡如也。

计到会出品陈售之工商业各店号约一百数十家，分陈十二场。其第一场，则习艺所之织毯、绣花、皮鞋、皮靴，各种布匹，各种笺纸。或成之於罪犯，或成之於游民，华实并茂，殊不粗劣。继则北洋劝业铁工厂所铸之各种奖牌勋章，雕镂精美，镀色鲜明。军用折叠床椅坚固轻便。铁制寻常几椅及印字之机，消防之机，并一切手摇各机，均坚致中度。继则北洋皮件公司所制鞍鞅、鞞覆、大小用具，色泽极鲜，制法柔韧，仿之洋制无多让焉。继则恒记之镀镍品，刀剑之属，镀法光洁，价且不昂。继则各种帽店及布制、皮制、各种靴鞋店，帽店所制军界、学界所用新式者为多，靴店所制妇女不缠足者所用甚备。注重各点关系

綦重，起痼疗废，兹其权舆。第二场，则各种玻璃镜及仿洋式制大小木器，新制磁器，与夫景泰蓝所制各品。就中以宋启发所之新式织布人力机为特色，以其能取日本和歌山、松田町两处所造之木机，而加以关掇，俾动力速率为之增涨，殊可嘉异。第三场，则各种纸局、笔墨店、书画店、锦罽縹緗，琳琅美富。商务印书馆之书籍、图画，文美斋之文玩，尤为精备。继则富焕卿氏所制之动物标本，授取既博，神彩如生，旋舞飞潜，各呈天趣，恍如游外洋之动物园与水族馆。闻富氏无所师承，自出妙谛。果尔，则加以研求，力事扩充，何患不驰名轶誉。继则天津之教育品制造所所制声、光、化、电试验各用器，以至幼稚园之恩物、图形、体操用具，农具模型等，计所陈者已数十百品，闻所中储蓄尚不止此，皆鸠集华工，指示度律所制而成，精能卓绝。度设架前，陈狮子、虎、豹标本各一，尤足动目。继则北洋官报局铜板、电板、雕刻、印刷各件，精美细巧，写真板尤妙。各种笺纸、地图亦与寻常商店出品不同。第四陈列场，则各种古董备具。第五陈列场亦然，商彝、夏鼎、汉镜、秦刀烂然悉备。自昔中国制磁，名誉洋溢海外，故各店所陈大小古磁、罇、罍、瓶、盃各件，蜚青绚紫，洗白澄蓝，蔚然有光，於以覩其时窑业之善。观此二场，如游博物馆，而发人美术之思想，神为之往，而心为之通。倘仅以模挈古器，矜奇炫博目之，殊失陈列之宗旨，而所见亦太浅矣。且此场所陈，尚有北洋硝皮官厂制成皮料各件，坚光精韧，为皮制品中之特色。闻该厂创设於吴调卿，京卿挽利权塞漏卮，工业竞争，斯为要点。观至此，令人意兴发动，有勃然进取之思焉。第六陈列场，则装饰品为多，如荷包、绦带、绣囊、锦袱各件，以至纸制之像生花，磁制之像生果，新式线织之各种品级刀坠，而尤以同升号所制之古今泥人，为独一无二之特技，摹拟妙肖，神致生动，设色鲜洁，不落纤俗。闻该工人能为人制小像，对坐平视之际，随即搏泥为之着色，而后须眉毕肖。近今

东西洋美术学，有以石膏摹人面目，而能极肖者。讲习研究非师承不能造精诣，而此以天授得之，宜其令人叹羨。然既无师资，则无矩法阶级，祇成绝诣难期代传，此正中国工业家短处，不可不知也。第七陈列场，有茶叶店两家、铜器店数家，而以临记之纸烟，及鸿兴汽水公司之露酒、汽水为特色。纸烟气味甘香，卷束有法，为中日人所欢迎；露酒、汽水淘漉尚净，不同俗酿。第八陈列场，则铜器店、竹器店、皮店、毯店各数家。此数种均沿袭旧法，无可称异。惟制皮颇洁细，毛革柔泽。既饰观，且耐久，其功候亦未可轻视。第九陈列场与第五陈列场望衡对宇，亦系罗列古董与金石、文字若干种，已於第四五场论列之，兹不赘叙。第十陈列场，则以敦庆隆商店占一大部分，所陈绸帛数百种，组织精密，颜彩绚耀。此中国制品之可以独立者；其附办之造胰公司出品亦并列一场，备极精美，且招待游客谦蔼周挚，尤为他店所不及。第十一陈列场，则为华胜、公益造胰两公司所制化妆、濯衣各胰，选料细洁，色臭均属合宜。三星纸烟与夫狮球牙粉公司，两处出品亦皆制造精善，模仿外洋而自能变化者。第十二陈列场，则天津工业售品所之出售实习工场与广仁堂、女工厂制品，各种花纹布匹、提花绸缎、刺绣屏幅、镜额、巾扇、玲珑花编等件，染色之鲜，织法之密，所绣羽毛花卉之生动，观者诧异，不信其出自男女徒匠之手。工业起点，积小以高大，深愿当事者之力为扩充也。继则织染缝纫公司，除布匹、电镀各品外，其所制皮件，与皮件公司出品相伯仲。庆丰成所陈绸帛，与敦庆隆出品相伯仲。其他烟台、永安烟卷公司，又广东永和号及本埠三义立兴成各金珠首饰店，所陈之金银、珠翠首饰，细巧入於毫芒，而精光夺目。手工之巧，几罕比伦。又新衣庄翎局参店，所陈鲜衣、华服五光十色，翠羽飘颺，灵草缤纷、尤足炫人耳目。中央则专陈列考工之出品，本省、外省大略咸备。如北京工艺官局之漆器，工艺商局之景泰蓝器，福建之漆器，四川之竹器、纸笺及

镶嵌镂花之铜器、金银器雕漆、纯漆文具各等器。又宜兴之磁器，菁英所集，蔚为大观，标签系说待人谘考，则又非寻常各商之所能比拟也。场门之前，高建松坊，国徽飞扬，灯彩焜耀。会场之中，优待室之内簪裾萃集，音乐兢作。入门络照，路线分明，购买品物咸有定价，力屏欺伪。盖非竭尽日之力，不能详览一周也。

予承会中之优待，而此举又与予究心工艺之宗旨相符合，故数数往观之而志其概略如此，以备观风者之有所考焉。

## 2. 设立工业售品所，代为官商出售货物

工艺局、习艺所、广仁堂女工厂会详试办工业售品所订立合同章程呈请核示文：

查职道等所管各工厂所，自开办以来制造各种物品日渐增多，亟应设法推广销路，以维久远……并拟具寄售简章，通知各州县查照，以资提倡。

计开：

一、现在试办天津工业售品所，为销售实习工场、习艺所、广仁堂女工厂各种成品于金华桥北市场，择赁楼房一所，陈列各品以便士商购取。其各省、各州县工商制品，如欲寄售亦听其便，惟不代售洋货致失劝业本旨。

二、所内约定邑绅候选知县王用勋为经理人，总持大纲外，尚须有坐柜一人常川住所，协理全所事务。此外应用各项人俱由经理酌定。至修理门面、购置家俱，一应开办费酌领官款，由实习工场、习艺所、广仁堂女工厂三处均摊，实习工场摊四分之二，习艺所、广仁堂女工厂各摊认四分之一。其房租、薪伙、一切杂项，每津贴包费洋二百元，亦按以上办法摊认。将来销货畅旺，再行提成充作经费，即将此项包费停止。

三、寄售各品，各工场应各立送货凭簿，送货到所点清后，由所盖章带回，以为信据。

四、每月所售各货结至月底，将售货若干、该价若干，除售



仍存货若干，由所开据月报，每场一本。结清后，由经理盖章该价若干，如数送缴各场，即由各场签收“清”字样，并盖图章，仍交原差携回存所备查。其每日售价即由本所交殷实银行立折存储，照章起息，另存候拟。

五、本所除门市外，须用走街二人分往各处行栈劝销，并招揽外州县商贩，如在外卖银一两者酬给一分，以资鼓励。此项即由所卖货价内提拨。

六、小贩及大宗批订者，价值须格外从廉，俟临时与各场妥为商议。

七、各工场应将制出各种物品、花样寄交该所陈列，并设立电话，以便订货索物较为灵捷。

八、陈列物品有不易销售者，应由所缴交原场不时剔换。其各品中有应须改良乃能畅销者，由经理知照该场妥为仿制，以期振兴而广销路。

九、所内承售各工场货品责任匪轻，应订保险，以昭慎重，该保险费由各场分任。

十、各货售价、缴价以洋元交易为多，遇有零毫须用铜元补零，逐日将市价悬牌，并在帐内登明。将来汇总，按逐日市价通扯折合洋元缴清；另立兑换帐簿一册备查，以昭核实。①

### 天津工业售品所寄售外县货品试办简章

一、本所专为代销工业制品而设，该货主不拘何时可将制品寄送到津，惟一切运费、邮费，概由货主自给，本所只管收管，不管垫款。

二、该货务须分别论斤、论件、论尺，将零售、趸售实价开明，本所照原价代售，概不另加分文。

① 《类纂》卷十八。

三、该货主应将来货逐件详细载明，名目、花样、黏贴号签，并编立号码、清单随货寄来，以凭核对、点收、登簿，免致舛误。

四、该货物须装裹坚固，倘在中途损坏、潮湿等情与本所无干。

五、该货主应声明回信寄至何处、或由何处转交，如有客商送样、订货，该货样应由何处转寄，又售货价款交何号带寄，或存本所，由何人持何凭据来取，一一均预先呈明。

六、该货无论官造民造，凡系新创改良初行试销之物，本所可代请护照免缴税捐；倘久经畅销之旧式货品，概不得援引此例。

七、该货价值如在百两以外，应用货主自保火险，倘遇天灾本所不赔偿。

八、本所一切经费系由自筹，所有寄售货品，本所概不收费；惟天津市面有代为经手之人，应照原价每两扣一分五厘，以资津贴。<sup>①</sup>

### 3. 工艺总局在考工厂为各民立工场专设代销公柜

工艺局详民立各工场成品积压拟设公柜收买代销又附设章程并袁世凯批：

为详请事：窃照天津民立各工场，自职局极力提倡以来，开办已有数处。惟销路未通，往往因积货日多，成本不敷转周，以职局前将售品所改归考工厂主持，以期设法扩充销路，业经稟蒙宪鉴在案。近日职局迭据民立各工场皆商本不继，稟由考工厂转请设法维持。职局当以本埠各学堂学生需用操衣为数不少，拟由考工厂转商各学董，嗣后各学生应用操衣布，一律由民立各工场订购，以广行销，并令从长计议。嗣据考工厂管理员等复称：各

<sup>①</sup> 《奏纂》卷十八。

工场以存货甚多，花色不一，若仅限于学界恐尚不负积压之虑。卑职等公同细加研究，祇有在工业售品所内附设公柜一法，于各工场大有裨益。设此公柜请以一年为期，专收买各工场货品，联络各外号客商代为销售。查各工场所存布匹，结至本年正月底，统共约存四千馀匹，每月各工场所出之布约在一千匹之谱。以一年计之，公柜须筹垫银二万三千元，虽现时占款稍巨，而货一售出款即收回，于公款不至过于亏折。而维持实业，开通风气，将来利益非浅，……职局查现在津埠国立工场成品日精，工业进步甚速，特以涣散零星，难畅销路，致压成本，其困难情形极为可虑。今若实行保护，必须合散为整，大力包举，方足以扩销场而资发达。该管理员等拟设公柜，垫款收买国立工场成品……其应用之款，暂由职局原存茶捐项下借支，以维实业而开风气……现因天津国立各工场成品积压，拟在售品所设立公柜收买代销。

考工厂所拟在工业售品所内附设公柜试办简章十条，照缮清折，恭呈宪鉴。

计开：

一、公柜之设系因国立各工场积压存货不能周转设法扶助，自本年三月起，以试办一年为期。

二、公柜拟设于天津工业售品所内，而假工商研究总所为在货之地。

三、每至月之初一日，各工场将布送到工商研究总所，用凭簿写明某样货若干匹，应领价若干，由售品所届时派人到总所点收，收毕盖收讫图章；当时付给布价，再付讫图章；其送布脚力，皆由各工场自备。

四、各工场交货时事在仓促，万不能细量细择，彼此应以信义为先，如成色有异常参差者，可以随后退换，尺寸如有不足，亦可随后找补。

五、各工场交布以二十码为一匹……每码一折，然后再叠四

折，在机头上盖印各场戳记；倘尺寸有馀或不足，则按二五加减。

六、各工场所织花色皆须受售品所之指示，如送到花色不符，可以不收。

七、布匹价值，各工场与售品所随时评订，至大不过三两三钱之数，倘有特别织品，亦可随时酌商。

八、货物收进之后，即由售品所随市设法销售；倘有亏耗，即由公柜备款弥补。

九、凡入公柜之各工场，原不禁其另自售货，惟其售价不得小于公柜售出之价，如查出议罚。

十、此项公柜章程系附试办，俟禀奉督宪批准后，各民立工场凡入柜者，均应签字遵守，倘随时有窒碍情形，再行公议禀请增改，以期妥备。

督宪袁批：据详已悉。设立公柜为民立工场存货畅销起见，该局保护维持用意甚善，应即照办。折存，此檄。①

#### 4. 工艺总局在考工厂设立拍卖处

直隶工艺总局详呈者工厂拟设拍卖处售货办法文并袁世凯批：

为详明事：窃维振兴商业，以提倡销路为要，东西各国向有拍卖一法。近年通商各口渐亦信用，惟津埠至今尚无设立者，故商业机关不能灵活。现拟师其法以为之倡，即名为“津益拍卖处”。由考工厂兼办，暂以研究总所为存物拍卖之地。分内拍、外拍两种：凡将零星货物送至本处拍卖者为内拍；其大宗货物不便移动，由本处派人前往拍卖者为外拍。拍卖时，或一件一拍，或数件一拍，令众人见货给价，以出价最高者得货，当即交钱。如此办理，庶几货可随时出售，不致积压成本，则流通推广，似

① 《类纂》卷十八、

于工商进步大有裨益。

津益拍卖处办法简章十四条：

一、拍卖一事东西各国久已信用。此法自通商后屡有设立拍卖行于我国者，我国人渐亦信用，惟我津至今尚无一业此者。本考工厂为开通风气起见，拟师其法以为之倡，即名为津益拍卖处。

二、本处由考工厂兼办，暂假研究总所为存物拍卖之地，所有事务以及各项经费盈亏，皆由考工厂担任。

三、本处拍卖分内拍、外拍两种：凡有零星货物，愿托本处代拍，将货物送至本处，给与收条，俟集凑成数，由本处订期登报，届时在本处拍卖为内拍；如大宗货物不便移动，可与本处订明，由本处订期登报，指明拍卖地址，届时由本处派人前往拍卖者为外拍。至取送物运费，均由买卖主自己担任，于本处无干。

四、本处凡于拍卖日期悬挂旗帜于门首，以便买主识认。

五、本处拍卖时以还价最高者得货。

六、本处拍卖之货物，或新、或旧、或好、或残，或一件一拍，或数件合拍，买主均须看货还价，拍定后概不退换。

七、本处拍卖除现时银货两交不计外，如遇大宗货价银较巨，一时未便由买主交出者，当即交付定银十分之一，写立批约，由本处盖章为据，应于何时交货交价，须预为订明，惟时限不得逾二十四点钟。

八、本处凡于内拍之货物，已经买主购定而未交全价，在二十四点钟以内者倘有意外之事，本处应将现收之定银尽数退还，倘买主逾限不能交银起货，本处可另行拍卖，惟须将买主定银扣罚充公。

九、若货主恐怕拍卖时买主还价过小，或有赔累不愿售卖，可预告本处限定价目，如不到限者不拍。

十、凡托本处拍卖之货物，如零星物件，拍价在千两以内

者，向货主每两按五分收用；如大宗货物价值在千两以上者，按三分收用；五千以上按二分收用，以资贴补经费。除此扣用之外，别无所取。

十一、凡违禁及臭味恶劣并易生火险之物，本处概不代拍。

十二、凡托拍货物送到本处者，点收后照给收条，如有遗失由本处担任；其保险一事仍由货主自理。

十三、凡拍卖货物，如有应完税厘，应由买客自理，不与本处相干。

十四、此项章程作为试办，如有未尽事宜，随时体察情形，稟请核夺。

督宪袁批：详折均悉，所拟设立津益拍卖处，系为提倡商业起见，自属可行，应准予立案。仰即飭遵，此缴。①

#### （五）发展生产，提高产品质量

为考查、检验、奖励和促进直隶工业产品质量的提高，直隶工艺总局非常关注优秀产品的制作、评定、考奖工作。一方面，是在直隶本境每年对优秀产品考验一次；另一方面，是从不放弃参与其它外省考取奖赏优秀产品的评比机会。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九月十五日，直隶工艺总局及其所属各官厂、校参加武汉“湖北奖进会”得奖的情况：

高等工业学堂获一等银牌七十枚；铁工厂获一等银牌三十二枚、一等铜牌三百零五枚；洋灰公司获一等银牌三十二枚、一等铜牌六百一十枚；实习工厂获一等银牌十枚、一等铜牌二百三十三枚；教育品制造所获一等银牌二十二枚、一等铜牌三十一枚；陈列所获一等银牌二十九枚。②

① 《类纂》卷十八。

② 南洋劝业会：《直隶出品类纂合编》（以下简称《合编》），第三册，《调查实业界与奖励各表》。

直隶工艺总局“为运往南洋与赛之预备”，自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初一日起，先在河北公园开办劝工展览会一个月。从选得“合格赛品一万二千一百十件”中，再考取特别优秀出品五十七件，被置于劝工陈列所楼上，先行预展，以供观览、学习。其得分与获奖等第如下：

教育品制造所之各种仪器得一百分，获超等第一金奖；劝业铁工厂之天平得九十八分，获超等二金奖；文方斋之天文表得九十八分，获超等第三金奖；徐景云之雕漆小棒盒、竹簧嵌雕笔筒得九十七分，获超等第四金奖；游民习艺所之各种线毯得九十七分，获超等第五金奖；卫生衣公司之各种卫生裤褂得九十六分，获特等第一金奖；罪犯习艺所之缎绣花屏心得九十六分，获特等第二金奖；民立第五工场之各种布匹得九十六分，获特等第三金奖；麟记烟卷公司之各种纸烟得九十五分，获特等第四金奖；孙玉德之起重练子轮得九十五分，获特等第五金奖；广仁堂美术科之各种挂镜得九十五分，获特等第六金奖；森记马车行之马车得九十五分，获特等第七金奖；北洋官纸厂之各种纸张得九十四分，获特等第八金奖；造胰有限公司之各种香皂得九十四分，获特等第九金奖；兴业铁工厂之磨面机得九十分，获特等第十金奖；高阳县商务分会之各种布匹得九十三分，获优等第一金奖；游民习艺所织布科之袍料、被面得九十三分，获优等第二金奖；铭利成铁工厂之折叠椅得九十二分，获优等第三金奖；恩兴和铁工厂之磨电机器得九十二分，获优等第四金奖；永平府工艺局之各种被面得九十一分，获优等第五金奖；硝皮官厂之各种皮件得九十一分，获优等第六金奖；故城县工艺局之贡面得九十一分，获优等第七金奖；怀来县习艺所之山药粉、梨膏饼干、牛毛毯得九十分，获优等第八金奖；民立第二场之条布、袍料得九十分，获优等第九金奖；刘文仲之摇绳机器得九十分，获优等第十金奖；王仲华之写真墨水、写真纸得九十分，获优等第十一金奖；初等工业学堂

之胶板得九十分，获优等第十二金奖；育婴堂之各种绣件得八十九分，获优等第十三金奖；徐庆春之织布梭得八十八分，获优等第十四金奖。

义发号之机器铡刀得八十五分，获超等第一银奖；源发庆之铁水龙得八十四分，获超等第二银奖；鸿兴汽水公司之葡萄露酒得八十三分，获超等第三银奖；孙玉书之风车得八十二分，获超等第四银奖；合记公司之各种方皂得八十一分，获超等第五银奖；孙玉章之军床、号架得八十分，获特等第一银奖；公益公司之各种条皂得七十九分，获特等第二银奖；黄筱帆之军队肩章得七十八分，获特等第三银奖；国升德之络线车、竹椅得七十七分，获特等第四银奖；胡成泰之转心凳得七十七分，获特等第五银奖；民立第八工场之藤心床、木梭得七十六分，获特等第六银奖；复兴铁铺之各样铁锉得七十五分，获特等第七银奖；德兴帽铺之各式呢帽得七十四分，获特等第八银奖；丰润县之棉花样得七十三分，获优等第一银奖；铅笔工厂之各种铅笔得七十二分，获优等第二银奖；冯铸之改良靴鞋得七十二分，获优等第三银奖；荣华公司之胰皂得七十二分，获优等第四银奖；白克敏之彩绒绳得七十一分，获优等第五银奖；韩锡章之各色颜料得七十一分，获优等第六银奖；马金堂之各种竹杼得七十分，获优等第七银奖；孔家木厂之木梭得七十分，获优等第八银奖；刘玉堂之磨面机模型得六十九分，获优等第九银奖；张万隆之各种竹杼得六十九分，获优等第十银奖；刘治平之油画得七十八分，获优等第十一银奖；留芬有限公司之各种罐头得六十七分，获优等第十二银奖；石玉昆之泥心木样得六十六分，获优等第十三银奖；广仁堂美术科之水彩画片得六十五分，获优等第十四银奖；段恩起之泥心图案得六十四分，获优等第十五银奖。①

① 《合编》，第三册，表记类《调查实业界奖励各表》。



出品协会详报南洋赴赛所得奖札、凭照及金银牌移送劝业道发给文（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

南洋赛会于（宣统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发奖。直隶共得奏奖六名、超等奖八名、优秀奖十八名，金牌五十八名，银牌一百四十二名。

……职会实领到奏奖奖札五份，超等奖凭七张，优秀奖凭十八张，金牌奖照五十五张，金牌五十五面，银牌奖照一百四十张，银牌一百四十面。应即悉数移送劝业道知道，照各出品人定期举行授奖典礼，以示鼓励，并行取各奏奖人履历……。

督宪陈（夔龙）批：据详已悉。缴。

二月初八日①

总 周（家鼎）  
 驻宁 理 禀报闭会后收束各情形及起程日期上督宪稟：  
 协 钱（宝书）

……奉大帅札飭选赴义国、德国各赛品暨应付各省征求之品，均遵章如选交计赴义赛品二十七种，赴德赛品一百二十九种，赠送江南教育馆物品四十八种，江苏商品陈列物品三十四种，江南实业学堂物品六十八种，金陵茶务讲习所物品二种，上海农务总会物品五十二种，通如泰海物产总会物品十六种，贵州馆物品五十三种，均另缮清折呈请。②

### 三、在直隶工艺总局的推动下，天津和直隶城乡工业发展状况

直隶工艺总局及所属厂、校，虽然是官资、官营、官管，但

① 《合编》，第二册，章牍四《南洋禀稿说帖下》。

② 同上。

不生产军用品，而是以生产社会民用品为主。以此树楷模，作为首开直隶工商新风之先声，来带动、劝勉、鼓励、资助民间，教人思奋，“而生其激发工业之心”。结果，天津和直隶城乡工商业得到一定的发展。

(一)对天津织染缝纫公司的劝办

工艺总局劝办织染缝纫公司请派员督理详文并袁世凯批：

为详请事：窃照职局前详实习工场试办章程办法大旨，拟联合绅商开办各项公司，业蒙宪台批准在案。嗣奉面谕，筹设织染缝纫公司，以兴实业而挽利权等因。奉此，职道（周学熙自称——编者）等伏思公司之事，以商办为能持久。职局固有督察保护之责，而集股、用人一切事权，仍由商董经理，并由股东内选品望素著、官阶较崇者为督理，庶可以免隔阂而资提倡。因即劝令天津商会协理兼考工厂总董宁绅世福，拟就简明章程集股筹办。核计织、染、缝纫三事，股本约以五万元为额。当此风气初开，深恐群情观望，职局拟先筹股本一万五千元，以为之倡。嗣经宁绅首认巨款，邀集绅商连日在商会劝招股本，已有端绪，将即开办。并称分省补用何道炳莹，深念织染为民生之计，亟愿勉力筹款赞成斯举。现众商益形踊跃，拟公举何道为公司之督理。职道等复查宁绅家道殷实，见义勇为，既首认巨款，拟即选为公司之总董，至督理系主持公司全局，既定开办，亟须得人，何道炳莹品望素优，商情悦服，合无仰恳宪恩赏准，特委该道为织染缝纫公司之督理。除职局照章随时督察保护外，其公司一切应办事宜，均责成何道督率；总董认真经理以一事权，实于商务、民生大有裨益。所有职局劝办织染缝纫公司情形，谨选立总董，拟具章程，呈请派员督理，并筹附官股，以资提倡缘由，理合具文，详请宪台鉴核批示祇遵。计详章程、呈请折一扣。

督宪袁批：详折均悉。仰候札委何道炳莹为该公司之督以理一事权，并咨商部查照，余照行。此缴。

## 第一章 办 法

一、本公司系官督商办，呈请工艺总局督察、保护，并请由股东内选品望素著、官阶较崇者一人，转禀直隶总督部堂派为本公司之督理，如督理有事升调，仍呈明工艺总局，由股东内选人禀派接理。

二、本公司由督理在股东中选总董，再由督理、总董会举经理，至伙纪〔计〕、匠徒，由经理选用，仍呈明督理、总董定夺。凡总董及经理人选定后，由督理将姓名、股数、保单录报工艺总局存案。

三、本公司所有工作，买卖银钱帐目及进退人位各事，均由督理、总董察核，责成经理人管理。小事可由经理人办理，大事凡有关公司损益盈亏之举动，均应商承督理与总董酌行。公司帐目、信件、合同、单据，及现存银钱、货物，督理及总董随时查核。

四、本公司专以提倡实业，推广工商为宗旨，一切办法全按商规，内外共事要以信义为主，各股东皆有考查之责。本公司利弊，如各股东外有所闻知，均随时告之总董察度，惟不得无故到公司干预交易，以免事权不一。

五、本公司督理、总董均锐意振兴工业，现拟创办之初，不领薪水，俟办有成效，再行公议酌定薪水。其馀所用人数，应极减少，其薪水费用须力求节省，均按月支給，不得预支、暂借，如有影身挪移、暗中通融等情，惟司帐人认赔。

六、本公司所用伙纪〔计〕、匠徒，凡股东在五百股以上者均可保荐，惟保荐之伙纪〔计〕、匠徒必先试任一月，然后由经理人商承督理、总董，酌数去留；仍须另有殷实铺保开具保单，交本公司收存。如有犯规，立即撤退，不徇情面，倘有亏空，惟原荐股东并承保人补赔（如公司非需人之时，不得强荐滥

七、本公司经理人管理一切事务，又司帐人经理银钱出入，任大责重，均应有殷实铺保开具，倘有挪移亏空等弊，惟承保人认赔。

八、本公司出入帐目，月有月总，年有年总。其月总乃每月出入之大概，应于每月底勒清缮存，以备督理、总董并工艺局随时查核。其年总于年底勒清，按股分送，并录送工艺总局查核，缮挂公司内外，以示大公。

九、本公司定为有限公司，股东交足股本之后，设有赔累，无论如何不得再令股东出资（本公司无论何人，不准用公司图章名子及指产业、货物替人书约、担保等情，违者惟经手人自理，与本公司无干）。

十、督理及总董应逐日会集筹办一切（如有他事不克亲到，应先知会，以免悬候），查核买卖、制造各情形。每年结帐后，将清单登报，邀请众股东大会一次（平时如有股东过三分之一有议事，亦可特请大会。）总董期满亦于大会时公举，如经理人作事荒谬，亦于大会时会议辞退。凡大会议事，按到会人须过十分之六股分，用投签法，以多数为定；如数适相等，则由总董商请督理决之。若议事已定，凡不到会之股东，皆当认可。

十一、本公司章程系属试办，如有未尽之处，小事可随时由督理与总董商改，大事须请股东会议。

## 第二章 资本

一、建盖染色、织布、缝纫三事工厂房屋约需成本洋二万元。

二、染色按锅二十口计，织布按木机二百架计，缝纫按铁机十副计，置办各项机器，约需成本洋一万五千元。

三、购备棉纱、染料、薪炭等项一切材料，约需成本洋一万五千元。

四、以上场屋、机械三万五千元为坐本（现系约计大概，俟

房屋、机械办齐后始能定坐本之准数),材料一万五千元为行本。坐本自开办第二年结帐后,应每年照二十分之一折旧,由馀利内高存,以便随时修配,添补房屋、器械之用。至行本如有不敷周转之时,准由经理商明督理、总董向银号息借,其借据应由督理、总董会同列名签字。倘未经签字,即系私借,与本公司无干。

### 第三章 股 分

一、本公司创办股本共集洋五万元,分作五千股,每股洋十元。分二期付:第一期于入股时,先收五元;第二期俟房屋、器械办齐再收五元。

二、股分交第一期时,款到即注册,收填发收单一纸。至交第二期时,将收单携来换发股票并息折。

本公司为振兴工艺,培养民生起见,是以每股银数定为极少,无论官商,不拒贫富,皆可附股,一律享股东应有之利权。

四、本公司是蒙直隶总督部堂允,由工艺总局筹款附股一万五千元,此项股本应享之权利与商股视同一律。惟第一年包息四厘,届时查明,如实因初开生意未旺,准将此股包息推缓,俟第二年结帐后再行补付,以示维持保护之意。

五、本公司系为挽回利权而设,只招华股,不招洋股。各股东不得以己名代洋人入股,亦不得以股票转售于洋人,或抵押洋款,如查有以上情事,应将股本充公,股票注销。至洋人银两自向代包人及原经手人理楚,与本公司无干。

六、股东领取股票息折,准填某记某堂号,惟必须将真实姓名、住址于附股时报明本公司注册,以便随时通致会议。各事股东如以股分转售他人(惟不准出卖于洋人),必须携票折至本公司更名注册,不得私相授受(倘不更名注册,如遗失股票不准补领。再如有持股票押款项及作保等情,均应由本股东自理,与本公司无涉)。

七、股票息折如有遗失,应由本股东具名知照本公司,并自

行登报，另觅妥保写立保单，俟两个月后，无人争论再补给新票折，即将旧折作废。

八、如股东按股数有四分之三同愿扩充生意，可以加添资本。此股分当先尽原股东按股续增，倘原股东实无力添足，可于大会时计议，或添招外股，或公借息款，以有裨公司进步为定。

#### 第四章 利息

一、本公司创办诸事草创，建屋、购置自必需时，第一年生意未必能剧获厚利，拟第一年各股份按照常年四厘包息，于年终结帐时无论盈亏，准由帐内开支，惟各股东附股有先后，此项包息应按到股款日期核付。自二年起，每年结帐，各股东一律按五厘官息照股分派。

二、本公司于总厂内分设织、染、缝纫三科，由督理、总董、经理人协商，选派熟练专科之人派为一科之首领，其管领匠徒之工作，仍由经理人随时查看。其织、染、缝纫三科，年终某科所得馀利，由公司核定，除该科一切开销外，亦作十成分派：该首领人二成，该科公积一成，其七成悉归本公司。

三、本公司每年年终结帐一次。自开办第二年起，除一切开销并提坐本二十分之一折旧及股东五厘官息外，按净利作十成，照以下所定之数分派：工艺总局实习工场经费五厘，各股东七成，督理五厘，总董五厘，经理人一成，公积五厘。以上分配馀利成数暂定试办，三年后再视公司情形，邀请股东另议。

四、本公司既蒙工艺总局督察保护，每年馀利于十成内提五厘，捐助实习工场经费，以相维系。

此外，各项捐输、报效，概准免缴。①

#### (二) 对高阳与长垣县发展的帮助

高阳土布对于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

① 《类纂》卷十八，第十五至十七页。

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县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之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县土布之巨大工业。①

至一九〇九年，组织严密，工艺精良，高阳自制人力织机、铁轮织机，又添纺纱机器，四乡风气大开，仿照洋式所出布匹十余种，均能畅销，岁入百余万。②

该县白棉布占全年运销布匹总数的55.1%

除去棉布，在麻布方面：从原料分，有纯麻丝的，有麻棉交织的；从制造分，有素的，有提花的；从颜色分，有本色的，有染色的（有区别为先织后染的和先染后织的），有印花的。至于名称不下几十种，许多提花、染色、色织类的品种，又进而分为若干不同的花色，更是不及备载。③

在“七七”事变前几年，向我国西北地区发运布匹，高阳的色布每匹可得毛利一元多，而日本货每匹的毛利不过才四、五角。

对长垣县的影响

工艺总局详请变通考验工徒办法文并杨士骧批：

为详请事。窃照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据长垣县田令鸿文详称：案据卑县工艺局管理人李宣猷等禀称，光绪三十二年，经举人等在本城南关创设工场。三十二年正月间，选送织科工徒田沛、染科牛峻，今年三月间提花科张植先后毕业。当蒙考验给凭，由津旋里，购买机样，于去年九月，织染两科开工。今年四月提科开工，即以该三人为工师，陆续考取自费工徒三十名，分科教授，业经禀蒙前县尊朱，转详列宪试办在案。查津场自

① 《周止庵先生别传》，第六页。

② 南洋劝业会：《直隶出品类纂合编》，第四册，第二页。

③ 丁世洵：《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高阳布业》。

費工徒章程，織、染兩科皆係半年畢業，提花科係一年畢業，而長垣風氣甫開，若亦以一年、半年為畢業之期，恐程度稍欠，缺點輒多，殊于工藝前途不無窒礙。因之公同商酌，延長期限，定為一年、二年畢業。現除續考工徒未經期滿二十名不算外，餘十名計自去年九月開工日起扣至今年八月底止，已屆一年畢業之期程度，均為合格，碍即申送各徒等親詣津場面臨考驗給凭，奈千里迢迢，路遠費巨，不惟各該工徒苦于無措，即本工場亦難湊此巨資。萬不獲已，擬懇天津工藝總局憲，俯體民艱并力培植吾垣工藝萌芽，或賜委來垣分科考驗，擇給凭照，或發給空白凭照若干張，俾本廠酌優填給，或飭本工場就近徑請父台來場考取，給凭照。究應如何辦法？請轉詳示遵等情。

由縣轉詳到局。据此，職道等查前據東路廳許丞元震詳請飭發工徒畢業凭單式樣，欲自刊印發給，當以各屬自行考驗。恐程度紛歧，易滋流弊，于三十二年秋間，詳蒙前憲台袁批准通飭各屬，嗣后工徒畢業，均送職局考驗，果能及格，再行發給文凭在案。乃自通飭之后，各工徒憚于遠道跋涉，仍求州縣設法辦理，因各屬自行考驗，發給文凭者有之；或并不送考，而仍請局發文凭者亦有之。辦理未能一律，茲又據長垣縣田令以紳設工場工徒屆畢業之期，請示遵辦，詞極懇切。職道等體察情形，現值風氣初開，工場漸多，正宜因勢利導，以資提倡。前之所以令各畢業工徒來津考驗，本為謹重起見。今各屬因距津道路遠近不同，為以工徒赴考路費難為辭，似宜曲為体谅變通辦理。職道等公同商酌，擬請通飭各屬，嗣后工徒畢業，如距津在五百里以外者，凡官立之工場工徒均准稟由該管府、廳、州委員考驗，如果程度及格，准即報由職局發給凭單，紳商所立之工場工徒准其稟請本管地方官考驗，如果程度及格，亦准報局給凭。其距津在五百里以內各屬，無論官、紳所立工場，如有工徒畢業，均應仍遵舊章，由職局考驗，果能及格，一律發給文凭，不許再行藉詞妄濫，



庶于变通之中，仍寓慎重之意。所有职局现因各属距津远近不同，拟请变通考验工徒办法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具文，详请宪台查核；俯赐批示祇遵，实为公便。

督宪杨批：据详已悉。各属工徒毕业，若照案概令来津考验，程途远近悬殊，路费均难筹措，今酌量变通，应将距津在五百里以外者，均准禀由该局委员考验；五百里以内者，均仍遵旧章，送局考验，如果程度及格，一律发给文凭。似此办法，既以体恤工徒，而考校亦仍核实，仰即由局通行各府、厅、州、县，一体遵照办理，并分移司、道查照。缴。①

### （三）天津和直隶新建习艺厂、所概况

为参加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四至九月于南京举行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宣统元年五月周学熙被任命为直隶出品协赞会的总理。为了显示直隶“兴学办厂”大兴工艺的成果，对津埠和直隶诸府新建的习艺厂、所进行了调查。

#### 在天津的调查

据记载，在对市区三十四家企业的全面调查中，除济安自来水公司一家外，其余都是在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至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大兴工艺期间开办的。如：

调查直隶天津各业公司一览表

公司名称	产 品	资本区别	资 本	地 址	开办年月	经理人
华 胜	烛 皂	股份	5千元	北马路	1908.1.	李振桐
王盛合	烛 皂	股份	3千元	南阁西	1908.6	马长华
文 记	胰 皂	股份	1千元	北门内	1908.3	陶兆凤
合 记	胰 皂	股份	1千元	文昌宫	1908.4	李恩奎
顺 合	胰 皂	股份	1千元	河 北	1908.4	汪品卿

① 《北洋公牍类纂续编》，第七至八页。

公司名称	产 品	资本区别	资 本	地 址	开办年月	经理人
茂 记	黄 白 皂	独资	1 千元	茶店口	1908.7	刘植繁
茂 盛	黄 白 皂	股份	2 千元	茶店口	1908.7	刘植繁
同 心	药 酒	股份	3 千元	茶店口	1909.4	刘植繁
公 兴	胰 皂	股份	1 千元	驴市口	1908.8	刘承训
芝兰香	牙粉蜜水	股份	3 千元	北马路	1909.4	何瑞霖
华 泰	玻璃器具	股份	3 千元	河 东	1909.4	荣溥泉
华 利	鲜花各酒	股份	3 千元	药王庙	1909.10	华学沅
协 义	胰 皂	股份	1 千元	候家店	1909.10	张兆溶
麟 记	香 烟	股份	2 万元	东浮桥	1907.2	纪巨汾
北洋硝皮	皮 鞋 军用皮件	独资	1 万元	锦衣卫桥	1904.1	吴调卿
狮球牙粉	牙 粉	股份	1 千元	新开河	1905.2	王紫鹏
造胰有限	烛 皂	股份	3 万元	闸 口	1906.5	宋寿恒
动物标本	各种动物 标 本	独资	1 千元	南门内	1904.3	富焕卿
启新洋灰	马牌水泥	股份	3 百万元	法 界	1906.8	周学熙 孙多森
鸿 兴	汽水、酒	股份	3 千元	北马路	1905.4	何瑞霖
益 和	胰 皂	股份	1 千元		1908.7	
桂 记	胰 皂	股份	1 千元		1908.8	
长 泰	胰 皂	股份	1 千元		1908.6	
顺 昌	胰 皂	股份	1 千元		1908.2	
祥 生	烛 皂	股份	1 千元		1908.5	
公 益	胰 皂	股份	2 千元	福德祠	1907.2	高庆臣
北洋火柴	火 柴	股份	2 万元	芥 园	1909.2	
济安自来水	自 来 水	股份	20 万元	西北角	1901.6	
北洋保险	保 火 险	股份	20 万元	北马路	1908.8	施少农
留 芬	罐 头	股份	1 千元	河 东	1908.5	李振元
卫生衣	衣裤、袜	股份	5 千元	河 东	1907.6	刘新桥
松 盛	啤 酒	股份	4 千元	河 北	1908.5	张祖英

公司名称	产 品	资本区别	资 本	地 址	开办年月	经理人
同升德	竹木器具	独资	2千元	河 北	1907.9	范士林
滦矿公司	煤	股份	约1百万元	法 界	1906.6	周学熙 孙多森

### 在直隶各府的调查

在直隶工业总局大兴工艺的鼓励保护下，不仅使天津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而且推动和影响了直隶工艺新风的兴起。从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的五年间，在直隶一百四十二府、厅、州、县中开办工艺局、所、厂者八十五处。其中顺天府九处、保定府五处、正定府六处、宣化府七处、河间府十一处，广平府四处、顺德府二处、天津府八处、大名府三处、永平府五处、朝阳府二处、冀州二处、赵州七处、深州四处、易州四处、赤峰州一处、宣化州二处、天（津）河（间）永（平）宣（化）四属一处、多伦厅一处、独石口厅一处，资本总额（除十八厂、所不详外）为库平银四十二万五千二百余两，最大投资是周学熙的洋灰花砖及干子土厂银三十万两，最小投资者仅五十两，平均六千三百三十一一点七两。如下表所示：

### 调查直隶全省各府厅州县工场习艺所一览表

#### (1) 顺天府：

县名	厂 名	资本区别	资本额	产 品	开办年月	经理人
昌平	工艺局		银800两	造纸、纺织、织席	1904.9	史建章 赵云翹
霸县	工艺纺织所	本地筹	400两	各色布匹	1905.10	崔汝砺 徐宝珩
香河	工艺局	官 筹	350两	绒巾、土布	1903.11	周召南

县名	厂名	资本区别	资本额	产 品	开办年月	经理人
藁县	工艺局	官 筹	520两	土布、褥面	1906.4	刘瑞五
大城	工艺局	官 筹	1,000两	草 帽	1904.12	刘 熏
宝坻	习艺所		3,400两	毛巾、花带	1906.2	庶务长 经 理
密云	习艺所		2,000两	各色布匹 编 筐	1906.2	宁蔚然
东安	习艺厂		1,000两	各色布匹	1906.7	张耀洪
东路 厅	工艺局	官 筹	未 详	各色花纹布	1906.1	许元振

(2) 保定府:

情苑	实习工场	官 筹	未 详	织布、粉笔	1907.7	由官经理
束鹿	习艺所		银(两) 500	各色布匹 轧 花	1905.5	瑞复兴
蠡县	工艺局		制钱(吊) 2,810	各色花纹 洋布、毛巾	1905	张国楨
完县	工艺局		制钱(吊) 5,000	织布、轧 花、纺纱	1906.2	吴兆毅
博野	工艺学堂		制钱(吊) 3,600	各色布匹	1906.8	李赞政

(3) 正定府:

正定	工艺局		银(两) 500	粗布、线毯 褥套、衣包	1904.9	童锡成
获鹿	工艺局		制钱(吊) 600	织毯、织缘 绒线	1905.4	郝云鹤
灵寿	工艺局		制钱(吊) 1,600	洋布、洋巾 斜纹、平纹	1904.8	刘景范
平山	工艺局		制钱(吊) 700	洋布、小布 手巾、带子	1904.12	吕庆坡
元氏	工艺局		制钱(吊) 800	各色布匹 手巾	1905.11	李士田
赞皇	工艺局		制钱(吊) 1,000	布匹	1907.6	陈梦桎

县名	厂名	资本区别	资本额	产 品	开办年月	经理人
----	----	------	-----	-----	------	-----

## (4) 宣化府:

万全	工艺局	商摊 后借款	银(两) 2,250 1,500	硝皮、毛毡 木器、成衣	1904.2	杨 缙
赤城	工艺局	官 筹	未 详	烛皂、酒 糖、毛毯	1904.7	罗毓祥
怀来	工艺局		制钱(吊) 2,420	毛巾、洋布 毛 毯	1903.9	高文瑞
蔚州	工艺局	绅董随 筹 款	未 详	花 纹 布 被面、毛巾	1906.1	于朗清
延庆	工艺局	筹 集	银(两) 3,025	各色条布 洋 线	1903.3	张 溶
宣化	工艺局	牙纪公 司筹款	银(两) 800	洋粗布 被面等	1904.7	王惠龄
蔚州	习织学社	集 股	制银(吊) 500	布 匹	1907.4	于广学

## (5) 河间府:

河间	工艺局		制钱(吊) 2,000	编、织 铁木品	1905.11	赵国珍
肃宁	工艺局	官 筹	未 详	五彩线毯	1905.4	由官经理
任邱	农工总局	农 务 经费款	未 详	纺织木业 两 种	1905.3	农工员 兼 理
交河	工艺局		制钱(吊) 8,620	织、染 草帽辫	1905.11	郑琢章
景州	工艺局	官 款	未 详	各 色 布 花纹洋布	1905.7	由官经理
景州	工艺局	官 筹	未 详	布 匹	1907.7	胡源恒
献县	习艺所		制钱(吊) 900	绦 带	1905.7	牛蕴章
献县	习艺所		制钱(吊) 20,000	洋布、小布 鞋 帽 等	1907.8	牛蕴章
故城	工艺局		制钱(吊) 1,500	挂 面 及 直斜纹布	1903.12	段秉章
吴桥	工艺局		制钱(吊) 2,000	手巾、草帽 木 器	1904.6	陈庆彬

县名	厂名	资本区别	资本额	产 品	开办年月	经理人
宁津	工艺局		银(两) 250	洋线花带	1903.4	王文泉
(6) 广平府:						
邯郸	织工厂		银(两) 4,200	布 匹	1907.7	李慎微
清河	传习所	官绅筹	未 详	布 匹	1907.6	张鸣宸
肥乡	工艺厂	官 筹	未 详	各种木器	1904.9	孙德成
磁州	工艺所	官 筹	未 详	花织巾、布 毯、带子	1900.12	岳 龄
(7) 顺德府:						
南和	工艺局	官 筹	未 详	纺花织布	1904.12	文梦熊
巨鹿	工艺局	筹 借	制钱(吊) 1,100	手巾、毛巾	1906.1	王廷瑞
(8) 天津府:						
南皮	工 艺 传习所		银(两) 500	布 匹	1907.5	王遂善
静海	民立第 一工场		银(元) 1,400	布 匹	1907.2	王国栋
静海	工艺局		银(元) 1,400	铁木工	1906.2	潘振声
沧州	习艺所		银(两) 500	织 染 草帽辫	1905.8	李毓堂
沧州	工艺学堂		银(两) 300	各色布匹、 布装、毛巾	1904.11	董建勋
南皮	艺工厂	张故中 堂捐认	未 详	丝带、漂染	1905.2	张延桀
南皮	习艺所	由县筹	银(两) 300	花线带装 线 装	1906.12	王遂善
盐山	工艺厂 习艺所		制钱(吊) 2,000	梯毯、床 毯、地毯	1905.10	姚佐寅
(9) 大名府:						
南极	工艺局		制钱(吊) 2,800	深绸素 绶腰带	1904.9	魏丕应

县名	厂名	资本区别	资本额	产 品	开办年月	经理人
清丰	工艺局		制 钱 5,100	布带及 花纺线	1904.9	陈敬堂
东明	工艺局	由县捐	未 详	腿带、腰 带、羊毛	1905.8	赵方芬

## (10) 永平府:

抚宁	工艺局		银(两) 580	织染各 色布匹	1904.12	孙家钰
滦州	洋灰公司		银(两) 300,000	洋灰花砖 干子土	1906	周学煦
滦州	工艺局		银(两) 500	各色布匹	1904.9	李兆珍
乐亭	工艺局		制钱(吊) 1,500	绵 带	1905.7	张则周
临榆	习艺所	商 股	银(两) 10,000	布匹毛巾	1906.2	

## (11) 朝阳府:

建昌	习艺所		制钱(吊) 195	机 织	1904.4	董 事
建昌	工织股公司 有限公司	集 股	银(两) 5,000	各式洋布 造新织机	1907 6	王慎昌

## (12) 七州、四属、二厅:

## 冀州:

南宫	公立实业 工 场	集 股	银(元) 30,000	织染、木工 烛 皂	1906.9	徐树廷
衡水	工艺局	集 股	银(元) 10,000	各色布匹 手 巾	1906.12	俞兰元

## 赵州:

赵州	工艺局	集 股	制钱(吊) 510	轧花、纺线 织 布	1904.12	朱绵云
柏乡	工艺局	绅 股 合 商	制钱(吊) 1,000	轧花、弹花 织 布	1905.2	王振宗
隆平	工艺局	集 股	银(两) 1,200	布匹、线带 绒 花	1905.8	杜甘棠

县名	厂名	资本区别	资本额	产 品	开办年月	经理人
隆平	养留所		制钱(吊) 500	织 布	1907.9	李国枫
高邑	工艺局		制钱(吊) 500	仿织洋布	1906.5	李汾治
高邑	工艺局		制钱(吊) 800	布匹染色	1907.6	王近义
临城	农工局	官绅合办	未 详	各色布匹, 手巾,毛巾	1904.11	
深州:						
饶阳	工艺局	官 办	银(元) 4,000	布 匹	1907.9	
饶阳	工艺局	官绅合办	制钱(吊) 800	各色布匹	1905.10	
饶阳	习艺所	官绅合办	制钱(吊) 100	花 带 洋线带	1905.8	
安平	习艺所		制钱(吊) 100	各色布匹	1904.11	马德藻
易州:						
易州	工艺局		制钱(吊) 4,000	织布,毛巾 编 草 帽	1905.6	张开杰
涞水	工艺局		制钱(吊) 1,600	织布,毡带	1904.6	方开格
定州:						
定州	习艺所	官 筹	未 详	线 带	1906.3	续 绵
深泽	习艺所	官 筹	未 详	布匹线带 口 装	1904.3	典 史
赤峰州:						
赤峰 州	工艺厂	官绅合筹	银(两) 2,000	布 匹	1907.9	朱云彭
遵化州:						
丰润	工艺局		银(两) 2,400	各色布匹	1904.11	李庆元



县名	厂名	资本区别	资本额	产 品	开办年月	经理人
玉田	习艺局		未 详	各色布匹 带 子	1904.10	高凤鸣

天（津）、河（间）、永（平）、宣（化）四属；

四属	习艺所		银(两) 3,000	皮鞋、木器 铜 铁 器	1904.6	官绅经理
	多伦厅：					

多伦厅	习艺所	官商集款	银(两) 6,612	绒 毯 细毛毯	1904.10	田 俊
-----	-----	------	---------------	------------	---------	-----

独石口厅：

独石口厅	工艺局	集 捐	银(两) 500	毛 毯	1907.2	瑞征①
------	-----	-----	-------------	-----	--------	-----

#### 附 周学熙一生的业绩

在清代末季，华北的周学熙（缉丈），华南的张謇（季直），两位实业界前辈，他们都是排行第四，崇敬他们的人们，都不称呼他们的名姓，而称为南北“四先生”。

周缉丈和我是至亲，他一生的业绩，因我接近时多，所知道的也较多些。张四先生当我回国以后，在上海初期就业时，也曾有过接触的机会。这两位前辈给我的影响与启示也最大。他们都是科甲出身，张四先生是甲午科（一八九四年）的状元，周四先生则是癸巳科（一八九三年）的举人。当然他们的胸中罗列的都是线装书本，讲究的是举业八股，但却能脱出功名禄位词章训诂的藩篱，想到怎样循那个时代朝野倡行新政的轨迹，以个人的势力，推进最早的新式实业，发扬了儒家所标榜济世利民的怀抱，未尝不是独烛机先勇于赴事的楷模。

① 以上见《综合》，第三册表记类，《调查实业界与奖励各表》。

这二位四先生中，周四先生曾去过日本作短期考察，张四先生从未出过国门。但他们对于如何建立近代工业，开发经济那种高瞻远瞩，气魄雄浑，同时极能吸收外来知识（如结交外国朋友采纳他们建议），而且即知即行，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二位四先生有相同之点；是在青年时期都曾被派办理过一些官营事业，从此中先得到实业的经验，同时也体察到政治因素的种种困难，而后在他们纠集民间资本主办私营事业的时候，方能应付裕如，渡过不可想象的无数困难，否则绝不会有那些辉煌的成就。所以我连带把他们早期办理公营事业的经过也一并叙述。

在庚子（一九〇〇）拳匪之乱的时候，周缉丈以道台被派任直隶省开平矿务局总办。当时的督办是张翼（燕谋，先为候选道，后升侍郎），聘用的总工程师是美国人胡佛<sup>①</sup>（后为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当时因洋兵压境，图保矿产，张氏与胡佛订立过渡矿局于英国公司的合同。缉丈认为合同内容和办法，甚为不妥，拒不付签，因而辞职。以后该矿权卒被英国公司占有不还，他乃另组滦州煤矿公司以资抵制，多年后和开平合并，成为开滦煤矿公司。这一桩华北最大的国际公案，多年来聚讼纷纭，我当于后章详述。至于周缉丈在北方缔造的实业，可叙述的有以下数端：

拳乱既平，河北地方疮痍未复，袁世凯初任直隶总督，北方物价飞涨，制钱缺乏。缉丈奉命首创银元局，于两个多月里鼓铸当十铜元一百五十万枚，为当时币制上一大改革。渐以银元代银两，以铜元代替制钱，树立了我国早期使用硬币的宏观。

次年由于他的建议，创立了直隶省工艺局，包括实习工场和劝业铁工厂、考工厂、高等工业学堂、教育用品制造所四项。合

<sup>①</sup> 胡佛在华期间，他的中国名字也叫“胡华”。在一九〇〇年充任开平矿务局机械师时，乘俄、德觐觐开平矿之际，把矿权以欺骗之法变卖于英商。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任美国总统。

起来亦即等于现实的“工业推广中心”。目的在由此“中心”来示范推广,传授技术,进而发动民间资力,以趋于工业化之途径。由公营示范引致民营,意在鼓励民间“自出新法,制造土货,变通改良,仿照成法,以敌洋货,而利民用。”他被委主办此项工作,因此经他的劝导,直隶(河北)省的城乡就设立了民立工场十一处,顺、直各属设立的工艺局所也扩展到了六十余州县。五年之后,成效斐然,还开了两次“纵览会”以为宣传。

这个工艺局所推广的示范工业计有:机械,彩印,染色,木工,窑业,刺绣,提花,图画,制革,烛皂与制燧(即火柴)等有关生活日用品的轻工业,都能自己制造而不仰赖洋货。例如其显著的贡献之一,是促进了高阳土布的发展。因为当时工艺局曾通知全省,为提倡手工艺品,应由他地派人来天津工艺总局实习工场实习各项工业技术。高阳地方的士绅便派人去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提供自制织布机。自是在该县逐年推广,遂造成了闻名北方的高阳土布(爱国布即其一种)工业。同时,较大的民营工业如天津造胰公司、丹凤火柴公司、华北制革公司等相继成立,都是间接受了工艺局的启导之功。

同时他认为制造机器是一项基本的建设,乃创办上述劝业铁工厂于天津,将大沽船坞旧有机器房屋改为铁工分厂,组织为有限公司综理其事。工作的科目计有:机器、木样、翻砂、铸铁、电镀、铆锅六项。以后制出的成品有织布机、轧棉子机、石印机、起重机、水泵、磅秤、车床、刨床、钻床、电风扇等。在工厂里并附设有图算学校,以实地训练绘图设计的中级干部实用人才。他所倡立的考工厂,等于货品陈列所。当时工商墨守成规,对于外洋工业品多所未见,陈列的新奇物品,颇能引起人们的赞赏,启发了工商的见识,使制造风气为之丕变,达到了传播观摩改进工商业的目的。

此外,缉丈因为在山东务职的时候,曾被委创办并做过山东

111

12代  
近小

大学堂总办，对于兴学施教和灌输一辈青年以西方“格致之学”，更具热心。于是为培植推广工业的人才，在天津创办了高等工业学堂，延聘英、日技师讲授实用技术，考选优良学生赴日实习，一时人才辈出，为人称颂。那时候，科举初废学堂方兴，讲授自然科学，既乏标本又无仪器，于是又创办了教育用品制造所，制造理科仪器标本、教学用物图型。一年之内制成了二百几十种科学仪器，共五千几百件，对启发理化教育帮助不少。

金融是一切实业建设的枢纽，当他任工艺局总办的时候，曾被派兼办天津官银号，亦即等于现在的省立银行。在他任职官银号和银元局两个金融机构时期，得到了许多有关金融的经验，是他以后创办大规模实业得以成功的一大因素。缉丈所举办最大的工业应数全国闻名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一度供应全国铁路、港湾和公私建筑所需的水泥，奄有独占市场之势。（以后又合并了湖北大冶水泥厂，抗日期中拆迁机器到辰溪，与资源委员会合办华新水泥公司。在此之前还投资设立江南水泥公司，以后这个工厂设备被日本人拆迁到山东张店，战后才设法收回。）他担任启新公司总理达二十余年之久。上述的滦矿公司和启新公司，当时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集团，由于两个公司规定每年必须提留定额的盈余来办理新兴事业，这一集团的事业，种类既愈来愈多，规模也愈来愈大。

缉丈于一九〇八年创办北京自来水公司，一九一五年创办中国实业银行和大宛实业银行，主要业务为辅佐实业发展并发行公司债等。唐山和卫辉的华新纱厂都是由中实银行发行公司债完成的，应是我国工厂发行公司债最早的。他和南方张四先生同是倡导“棉铁救国”的人，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间在唐山、天津、青岛、卫辉四地，设立有名的华新纱厂。一九二二年在秦皇岛创办耀华玻璃公司，在唐山设立启新机器厂（我曾任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并草拟“长芦棉垦计划”等。凭一个人的智能，

我真想象不出怎样在当时那种困难环境中，能缔造出这样多的大事业，并且能蔚成风气，使华北有心致力实业的人，争相效尤。甚至有几个积资极富的大军阀，也被改变了作风投资于实业，不再以驰逐于政治舞台为务了。这些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能说他不是工业界的一位巨人吗？

民元的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财长虽然是陈锦涛，但为期甚短。到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时，第一任财长就是周缉丈，可以说民国最初的财政的规模和各项法则制度，都是由他一手厘订的。至后大部份仍予袭用。他对我国财经的构想，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使产业勃兴大开利源，曾提出“欲谋国库之充裕，先谋民富之增加”的主张。在距今五十多年以前，竟知道发展实业须求藏富于民，以培养税源，他认为是合乎老子所谓“将欲取之，必故与之”的哲学，惟恐工商业之不发财，这是如何的有远见。至于他在那时已主张设立中央银行为银行之银行，以调济盈虚，主张实行金汇兑本位，主张于每年国家九亿元预算中，拨一亿元开办各项实业，一亿元为金汇兑准备金等，都是达到计划经济与实业建设为主体的基本政策。也可以说他是民生主义为建国之基础最早的一人。

缉丈生于一八六五年，卒于一九四七年。为安徽至德人，两广总督周馥的第四子。他十六入泮，问学于当时旅京名士李慈铭<sup>①</sup>。李氏的《越缦堂日记》中曾盛赞他的才器。光绪十九年癸巳中顺天乡试。中了举人后，遭人忌妒，被言官参奏，说他倚恃显赫家世的荫庇，考试是找人顶替考中的。于是朝旨再派大臣（编者

<sup>①</sup> 李慈铭（一八三〇至一八九四年）清末文学家，字忌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光绪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其诗在形式上模拟唐人，但也吸取了宋诗的一些特点。亦能词及骈文。室名“越缦堂”。著作以《越缦堂日记》较著名，内容涉及经史及时事，但表现出顽固保守的政治态度。

按：主考官是大学士李鸿藻）在保和殿复试，他仍是名列一等第一名，才洗刷了诬陷。民国时代虽两任财长，但是他对于北方早期的实业建设的贡献与影响，实超过了他在政治上的建树多多。很巧合的是他和美国的亨利·福特几乎生于同时，同于民国三十六年逝世。福特替美国带来了工业革命，而他则替早期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只因两个人所居的国度和政治社会环境难易不同，在表面上福特的成就要显著得多。而他在外忧内患极度落后的环境中，能创造出这许多辉煌事业，其成就并不在福特之下。缉丈一生恪守程朱之学，慕范仲淹之为人，方正精勤，是值得令人景仰的长者。（录自胡光麇《波逐六十年》）

## 常熟报刊简介

庞士龙 钱永贤

**编者按：**本文介绍一些常熟新闻报刊史料。文中所录之报刊，均系作者亲见之笔录。

常熟报刊事业的产生，当推《女子世界》和《江苏白话报》为最早。前者创刊于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光绪二十九年），由“常熟女子世界社”编辑发行；后者创刊于一九〇四年九月（光绪三十年八月），由“常熟琴南学社”编辑发行。二者均为书本式月刊，且均由上海大同书局印刷。从实际体例和内容看，虽有少许时事，却只能算是杂志。

若以新闻报刊而言，则应自《虞阳新闻》始。是报创刊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这比起国内最早的自办报刊，大约迟了三十多年，不过，从全国来看，仍不失为出版新闻报刊比较早的一个县。该报为八开横式周刊。内容大体分为新闻（以本地为主）、逸闻、趣事、文艺、广告等类。该刊第十二号报头竖行曰“虞阳新闻”，下横列“逢星期日刊行”六字，右侧有“大清宣统二年六月十八日第十二号出版（每号两张）”的小字一行，左侧为“西历一千九百十年七月第二十四号星期日（售钱十文）”，亦小字一行。现见第一张两面印，即一、二页。第一页载有“本报特别告白”云：“本社经济支绌，无力租屋，现编辑处暂借大东门内洗砚池外务部张第（张美叔家），俟筹有的款，当即迁移，此布。”

《虞阳白话报》，亦为八开周刊，由张美叔创办，苏州代印。今见第六十二号，为一九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推算起来，其

创刊年月当为一九一〇年。两年后停办。

我们所见清朝时代出刊的新闻报刊仅此二种。其时，常熟尚无印刷所，故均由外地代印。可以说，当时常熟的新闻事业还处在萌芽阶段。

随着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民风大开，社会上各种见解需要反映，群众对社会政治动态需要了解，这些都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一九一二年，常熟出现了第一个印刷所“开文社”。至此，常熟的新闻出版事业也开始有了比较长足的发展。

自一九一〇年起，先是周刊、旬刊、五日刊等(详见附表)，至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开始发行第一种日报《常熟日报》止，我们所见就有十五种之多。印刷所也发展为“开文”、“铸新”两家，为印刷报刊打下了基础。

“五四”运动前后，各地军阀横行，派系林立，新旧思想的斗争十分激烈，整个社会混乱动荡。这个时期，先后出版了十七种新闻报刊，十分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段历史过程的社会动态。

先是，常熟有主要日报四种：《常熟日日报》，一九一六年十月一日创刊，日刊，四开对开，由周化龙编辑，张美叔发行；《虞阳日报》，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三日创刊，四开，由廖钟、殷振亚编辑；《自由日报》，一九一八年九月创刊，四开，由程兆翔、沈振公编辑；《刍言日报》，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创刊，四开，由钱公任、素庵、周起之编辑。所有这些报刊，都因为思想比较守旧，内容贫乏，而不得不用几乎一半的版面借广告来加以弥补。当时的社会状态，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爱国学生运动迅速扩大，新思潮深入全国各地，也打破了沉寂的小城常熟，由回乡的大专学生创办的《一九周报》，亦即应运而生。该报于一九一九年八月创刊，四开周刊，一九二〇年底结束，前后共出了六十多期。该报一方面积极反映社会动态，一方面大力宣扬反帝反封建的新思



想。所有论文全部采用白话形式，是我县采用白话文办报的首创者。为此，遇到了本地守旧派的反对，纷纷在报上攻讦白话文，讽刺白话文作者为“俭腹”，意思说只有腹中空空者才用白话文写东西。在该报的影响下，此后常熟报刊一色采用白话文。

从“五四”以后直到抗战开始，这一段时期里，常熟先后共发行过二十多种新闻报刊。其中特别值得记述的就是《警报》和《大报》的发行。

一九二六年一月，李强同志在我县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随即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是年春节，借外围组织“同志联欢会”的名义出版发行《警报》，以配合当时大革命斗争的形势。是报为四开，由王耕英、邹逸中等编辑。据王耕英回忆：报头上，同志联欢会无地址，无发行人姓名。文章除了黄泽之所作《打倒帝国主义》一文署真实姓名外，其余都暑假名或谐音姓名。可惜只出了一期，即迫于警察局侦查而停刊。

《大报》创刊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对开，日报，是我党外围组织“阳光社”出版的报刊。周文在同志曾用浅岛的笔名在《大报》副刊“一周文艺”上发表了《普罗文学论》和《论普罗文学》两篇文章。

该报出版不久，即被国民党常熟县党部密令查封，并对“阳光社”主要成员进行搜捕。关于“阳光社”及“大报”案，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印行的“常熟县公安局”工作报告第四期第十四页上有详细的记载，今摘要转录，以备参考。“为遵令密拘阳光社组织份子归含、沈雪侠连同搜获《中国青年》、《飞沙》等书册作品，一并备文呈解事。……查本邑《大报》言论荒谬，宣传反动，业经省党整会令飭，会同查封在案。按该报社含有阳光社之组织，该会份子如邹渠（即邹逸中）、肖怀古、沈雪侠、归含、周浅岛（即周文在）、汪新民均属反动份子，自应迅予严密拘获，以杜反动。……将归含、沈雪侠两名连同《中国青年》、

《飞沙》等反动书册作品一包及清单一纸，一并呈解。……”

据一九三三年江苏各县报纸出版情况统计：是年，常熟有新闻报纸九种。其中日刊七种、三日刊二种，总发行量在八千多份。这与苏州、无锡、南通、常州等主要城市同期发行情况相比，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到了汪伪统治时期，常熟除了二种汉奸报纸《虞报》和《常熟日报》外，几乎没有别的报刊。

《虞报》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创刊，日刊，对开——八开。由张守一主办。报头上方均有“常熟自治委员会特许发行”字样。《常熟日报》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创刊，对开——八开。社长孟知吾，总编辑赵飞。由敌伪宣传部命定创办。这两种报纸，由于其汉奸性质，很没有市场，当然越办越不行。而这两种报纸都从始创时的对开，变为小型八开，且广告所占版面在一半以上，即可见其所处境遇。甚至因为无人投稿，在《虞报》七一一号上还发表了一则“新闻来源稀少”的紧急启事，这实在是不足为怪的。

抗日战争胜利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常熟解放，这段时间中，常熟先后共发行过九种日报，分别是《新常熟日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创刊；《常熟青年日报》，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创刊；《新生报》，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复刊；《新常熟报》，一九四六年六月创刊；《大江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创刊；《夜报》，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试版发行；《常熟晚报》，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创刊；《大江夜报》，创刊期不详；《今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创刊。

据常熟县政府于一九四八年十月编印的《常熟县县政概况》第六十一页，对新闻报刊发行的统计，是年共出版有六种日报，除《夜报》为八开外，均为四开。日发行量总计为一万一千多份。其时城内有印刷所六家，分别为生生、良友、建业、开明、粹英、

倪福兴。共有印刷机器二号机七台,三号机十四台、四号机一台、石印机一台、打洞机三台。

总之,自一九一〇年出现第一张新闻报刊始,至一九四九年解放止,四十年中,就所见之不完全统计,先后共发行过一百多种新闻报刊。限于篇幅,仅选录部分报刊,就出版先后,列表如下:

名称	刊期	版本	编辑发行	创刊期
虞阳新闻	周	八开		1910年
虞阳白话报	周	八开		▲1910年①
虞阳报	周	八开横式		1910年
常熟七日报	周	四开	统一党分部	1912年3月22日
常熟自由报	周	四开		1912年
新常熟	五日	四开	国民党常熟分部	1912年7月28日
常熟公报	周		常熟民政署	1912年
常熟旬报	旬	四开	王采南	1912年9月
冷言	周	四开	俞采生	1912年
琴心	周	四开	吴双热	▲1914年1月
常熟平报	周		胡剑心	1913年12月7日
虞钟报	周		殷剑公	1914年
鸣报	周	四开	俞采生	▲1914年交
虞阳旬报	旬	四开	潘玉成 曹淡衷	1914年12月21日
常熟日报	日	八开	周聂雄 王铁珊	1916年7月24日
常熟日日报	日	四开一对开	周化龙 张美叔	1916年10月1日
虞星	周			1916年12月24日
虞阳日报	日	四开	廖钟 殷振亚	1917年2月13日
琴声	周			▲1917年

① 表内有▲号者系据采访所得创刊年代。

海虞新报	周		殷简公		▲1917年初
刍言报	周	四开	宗侠公	陈天倪	▲1917年
刍言日报	日	四开	钱公任	素庵 周起之	1917年10月10日
自由日报	日	四开	沈振公	程兆翔	▲1918年9月
(前身为常熟自由报)					
新刍言	日	四开	周起之		▲1918年
一九周报	周	四开	杨毅庵		▲1919年8月
平报					▲1919年
常熟新报	日				▲1919年
常熟报	日	四开	廖绿荪	张美叔	1920年10月10日
虞阳晚报	日	八开	胡天籁	归振声	1921年6月20日
市乡报	日		沈养才		1922年7月8日
新声	不定期	八开— 四开		沈振公	1922年2月11日
工商日报	日		胡吕伯	徐沛若	▲1922年
常熟新闻	日	四开	周简行	吴之厚	1923年3月2日
常熟周报	周		周逸云	陈惺轩	▲1923年
常熟公报	日	四开	吴益公	周简行	1923年
直言报	日		沈天修	吴益公	▲1922—1923年
琴川日报	日	四开	杨毅庵	张建铭	1924年2月
海虞周报	周	四开	徐天啸	邹望虹	1924年
小公报	不定	八开	殷剑宾		1924年
警报(仅出一期)		四开	王耕英	邹逸中	1926年
常熟晚报					▲1926年5月
公园日报	日	八开			1926年
国民日报	日	四开	国民党县党部		1927年4月15日
三民日报	日				▲1927年

民铎报	日	对开		1927年
常熟市乡公报	日	四开		1927年11月
小言日报	日		唐瘦红	1927年
常熟党报	三日		常熟县党部执委	1928年1月1
新常熟日刊	日	四开	张禹声 庞惺刚	1928年1月
新自由	日	四开	贡德新 归炯庵	1928年2月1日
虞山晨报	日	四开	丁自强 杨寒梅	1928年2月
琴报	日	四开— 对开	陶继明 曹师柳	1928年
常熟明报	日	四开	钱笠夫	1928年8月
明报	日	四开	钱笠夫	1928年9月
民众日报	日	四开	朱鸿伯 童鸿宾	1928年12月12日
常熟导报	日	四开		1928年12月
常熟民报	日	四开	汪新民 童鸿宾	1928年12月26日
常熟时报	日	四开	谢省三	1929年2月
大常熟	日	四开	俞子久 严少兰	1929年3月20日
民言	日	四开	沈志才 杨任可	1929年6月5日
新生报	日	对开— 八开	石民佣	1929年
大公报	日	四开	谭瑞亚	1929年12月
常熟商报	日		沈振公	1929年
大报	日	对开	汪明德	1930年2月10日
常熟新闻报	日	四开	周继述	1930年3月1日
常熟晚报	日	四开	曹君哉	▲1930年
三六九	三日	四开	常熟县民众 读物编委	▲1930年
午报	日			▲1930年
商情午报	日	八开	汪南窗 钱业	1930年5月26日
平报	日	对开	张守一 席友三	1930年9月

虞山晚报	日		徐君明	▲1931年
市声日报	日		钱笠夫	▲1931年
海虞日报	日		钱笠夫	▲1931年
商报	日	对开	沈振公 戴某云	▲1931年
民众日报	日	四开		1932年8月22日
每日新闻	日	对开	吴中英	1932年
电报	日	四开一 对开	陆绍芬	1932年
大众日报	日	四开	席友三 姚育仁	1932年
刚报	三日		金瑞生	1932年
虞东报	三日	四开	阮增煦 马士荪	1933年
铁报	日	四开		1933年冬
快报	三日		施心哀	1933年
大钟日报	日	对开		1933年10月
常熟社会	三日	四开	周剑亚	1933年10月
江报	日	四开	刘慧强 王从新	1934年2月
精报	日	八开		1934年11月1日
义报	日	对开		1935年
大江夜报	日	四开	江声	1935年
朝报	日	四开	郁芝明 朱晓然	1936年
虞报	日	对开一 八开	张守一	1938年1月25日
常熟日报	日	对开一 八开	孟知吾 赵飞	1941年12月3日
新常熟日报	日	八开	三青团常熟办事处	1945年8月24日
常熟青年日报	日	八开一四 开一对开	蒋振民 安蔚南	1945年9月1日
新生报	日	八开一四 开一对开	国民党县党部	1945年9月复刊

新常熟报	日	四开一对 开一八开	王益崖	1946年6月
大江报	日	四开	庞甸材 赵明炯	1946年12月8日
大江夜报	日	四开	吴子厚	不详
夜报	日	八开	崔中明	1947年6月
常熟晚报	日	八开一 四开	奚既声 汪青萍	1947年7月1日
今报	日	四开一 对开	耿士廉	1948年11月2日

# 《近代史资料》(总1—54号)篇目 解题索引(上)

本刊编辑室

说明：本刊自1954年创刊至1983年，共出期刊五十四期，专刊二十二种，总字数约为一千三、四百万字左右。今年是本刊创刊三十周年，应读者要求，编辑了这份篇目解题，对了解本刊三十年来所发表的近代史资料情况，提供了检索方便。本索引按照历史事件先后与专题相结合进行排列，但有的历史事件未立专题，只能将有关的篇目解题条目放在相近的专题下。有的资料内容涉及的范围广、记事的时间长，虽然列入各历史事件专题下，往往超越历史事件的范围，请读者留意。本刊所发近代史图片，放在每一专题之后，用星号隔开。

《近代史资料》专刊书目解题，另作专题介绍。

## 第一次鸦片战争

### 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

严中平辑译 1958年第4期(总21号)

本文都是档案资料，大多数是从未发表的英国档案中选译的，少数几件是从公开出版物上转录的。这些文件是英国侵略者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自供状。

### 夷匪犯境见录(选辑) 佚名 1956年第2期(总9号)

本文系郑振铎先生所藏日人钞本，发表时删去丛刊《鸦片战



争》已刊部分。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犯定海前后事。

**琦善与义律谈判纪略** 吕良海 1983年第3期(总53号)

根据《筹办夷务始末》和英国外交部档案编成，按日记载琦善与义律会谈经过。所谓《穿鼻条约》纯属子虚乌有。

**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 1954年第1期(总1号)

本文是1951年6月28日三元区人民政府召集的一次调查会的记录，并附有一篇李翀伟《广州市北三元里乡平英团历史》笔记。调查记录说明了平英团旗帜的来源，并且也说明了平英团的发生发展和斗争的经历。

**本刊创刊号资料订正** 1955年第1期(总4号)

订正《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记录》、《一九〇五年反美运动各地开会日表》、《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和《时局图题词》等四种资料的脱漏和舛误。

**牛栏冈** 梁信芳 1956年第2期(总9号)

本文从《螺涌竹窗集》选出诗一首，记平英团抗英斗争事。

**广东人民在三元里抗英斗争简史(节录)**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 1956年第2期(总9号)

叙述广东人民在牛栏冈、虎门等地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事迹。

**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遗迹调查**

区家发 1956年第2期(总9号)

1954年下半年，广东省文管会派人调查抗英遗迹，作者参加了这项工作。此文即是根据调查材料写成。

**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遗迹调查校勘记**

刘云晖 1957年第4期(总15号)

校正本刊1956年第2期区家发《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遗迹调查》一文中与事实不符之处。

**团练乡勇驻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 何玉成 1956年第2期(总9号)

记述广东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事迹。

**一八四二年靖江人民抗英斗争史料** 陈林 汤志钧 1956年第2期(总9号)

资料系从《三修陈氏族谱》、《靖江县志》和《思忠录类选》中辑出,反映靖江人民抗英斗争的事迹。

**粤东纪事** 佚名 1956年第2期(总9号)

原名《广东省各绅士与各乡民致两江总督裕谦信》,主要叙述奕山、杨芳等在广州的昏聩腐化和卖国的罪行。

**青浦事件信稿** 福祿堪 1957年第2期(总13号)

本稿系李星沅、陆建瀛等秘密派遣办理此案人员的报告函件底稿。为有关1848年3月“青浦事件”的重要资料,较李星沅、陆建瀛奏折详实。

**粤民御夷录选辑** 杜定友辑 1956年第2期(总9号)

本文从《粤民御夷录》中选辑五篇,从《林福祥遗稿》中选辑一篇。这些资料反映了1844年至1849年广东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

**番钱** 范锴 1956年第2期(总9号)

简述鸦片战争时期,外国银币兑换中国钱币的情况。

☆ ☆ ☆ ☆ ☆

**三元里平英团二帧** 1954年第1期(总2号)

1. 三元里平英团旗 2. 三元里平英团烈士纪念碑

**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遗迹六帧** 1956年第2期(总9号)

1. 昇平社学(二帧) 2. 西湖社学(二帧)

3. 兴仁社学 4. 东平公社

**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遗迹图** 1956年第2期(总9号)

**一八四二年英国掠夺队一帧** 1956年第2期(总9号)

**创建东平公社碑记拓本** 1957年第4期(总15号)

**英国在广州设立的贩卖鸦片机关——东印度公司**

1958年第4期(总21号)

## 第二次鸦片战争

**触番始末** 琴阁主人 1956年第2期(总9号)

共三卷,作者为当时南海县知县华廷杰,叙英法联军侵略广州事。

**粤民巧杀英兵** 陈景吕 1957年第6期(总17号)

记述广东人民抗英的故事。

**沈志谅杀独臂兵头的日期订误** 1956年第3期(总10号)

提出沈志谅杀死独臂兵头的日期是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初五日。

**丙辰粤事公牍要略** 1956年第2期(总9号)

原书系王崇武从伦敦抄回,为1856年冬香港总督包令饬其部属所编,辑录当年(咸丰丙辰六年)两广总督叶名琛与英国侵略者西马、包令往来文书以及他们分别发布的告示。

**庚申实录** 沈文鏞 1964年(总34号)

1860年沈文鏞受山东巡抚文煜委任,到天津、北京一带侦察敌情。本文系根据当时的报单底稿整理而成,记述英法联军侵略我国的情况,其中尤以记述天津情况最详。

**淮生日记** 薛春黎 1964年(总34号)

作者系咸丰年间进士,由编修改授御史。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曾主张抵抗。日记中对当时清政府内部情况,以及侵略者入城前后北京见闻,都作了记述。

**英夷和议纪略** 佚名 1956年第2期(总9号)

记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与英国侵略军议和事。

**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外交** A·波波夫 1978年第1期(总36号)

译自1927年苏联《红档》杂志。记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俄国沙皇政府勾结英法帝国主义侵吞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并阴谋攫

取蒙古和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区,以及俄英法等侵略者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本文还揭露了沙俄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罪行。

## 太平天国

**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 仲辑 1955年第3期(总8号)

1953年4月间,在浙江省吴煦档案中发现。本篇发表八件:《天王诏西洋番弟书》、《吉庆元朱衣典等上天王奏稿》、《广元县探报》、《会防局翻译新闻纸》、《王有龄等致吴煦信》、《吴煦与马格里来往信札》、《法国领事知照》、《何培英禀帖》。

**太平天国翼殿官属印模跋** 牛剑秋 1957年第2期(总13号)

印模二十六幅,是1863年翼王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兵败被俘后,为清军所缴获。

**太平天国资料辑**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稿 1963年第1期(总30号)

辑录太平天国、捻军与钟人杰等起义的文件,和被清朝俘虏者的口供。这些文件大部分是来自故宫军机处档案。其中有刘守贻、荣孟源提供的四件。

**太平天国谕札** 1964年(总34号)

太平天国将领致徐佩瑗等人的谕札九通,主要内容是关于太平天国在苏州一带征税与地主收租等事。

**潜斋见闻随笔** 梁廉夫 1955年第1期(总4号)

本文记载1848年到1867年约十八年间贵县人民的斗争情况。

**王大作忧时感事抒怀十四首** 黄培奇 1979年第4期(总41号)

王大作,广西紫荆山区反对拜上帝会的头面人物。此诗是从其手稿中选录的,反映了当时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心情。

**有关太平军的函札** 尧公辑 1983年第4期(总54号)

这是一些清朝人的私人信函,可作为研究太平军背景的史料。

**守南昌广饶记** 林福祥 1963年第1期(总30号)

记1853年在南昌、1854年在广饶等地,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

**备忘纪年** 张宿煌 1964年(总34号)

本文系作者所著《郡邑拾遗》一书附编之二。记述太平军在江西湖口县活动和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平分土地的情况。

**乱后记所记(节录)** 李召棠 1964年(总34号)

作者系安徽贵池秀才。1864年回忆十年遭遇而著此书。今节录其有关太平天国在贵池设立乡官,以及有关风俗演变及清朝官绅勒索等情况发表。

**徽难哀音(选录)** 胡在渭辑 1963年第1期(总30号)

选录的诗文反映了太平军在徽州一带的活动情况。

**凤山笔记** 黄崇惺 1963年第1期(总30号)

记太平军自1853年至1864年进攻徽州的情况。

**月锄与胞弟子仁小崔书** 周鉴 1955年第3期(总6号)

本文选自《汝南一家言》第四册,文中记载太平天国的租米充公、颁发田凭、店凭、船凭、门牌、剃头等事,还有太平军占领常熟时物价的一般情况。

**蠡湖异响序** 顾某 1964年(总34号)

录自汪堃《案蜗残赘》卷十四,与刊本戈序不同。其歧异之处可互相补充。此文记载收租诸事为戈本所无,为研究太平天国辖区内租佃关系的重要资料。

**蕪湖笔记** 佚名 1983年第1期(总51号)

本文主要记述太平军在镇江一带的军事情况,也记述一些社会状况。

**如梦录(节录)** 张乃脩 1955年3期(总6号)

本书是作者的自传,主要记述1860年—1864年间太平军在无锡的情况。

**庚申纪事(选录)** 夫斋旧主人 1955年第3期(总6号)

全书有诗六十首,多纪太平军在松江事,本文选录三首。

**吴江庚辛纪事** 知非 1955年第1期(总4号)

本文主要记载庚申(1860年)、辛酉(1861年)两年太平军在吴江同里镇活动的情况。兼述太平军在苏浙地区的活动情况。

**蠡闻日记** 汤氏辑 1963年第1期(总30号)

记述太平军在常熟一带活动的情况。较详细地叙述了太平天国区域内的土地关系和乡官的活动情况。

**钱华卿监生** 师董南 1963年第1期(总30号)

录自《粤匪杂录》,揭露常熟钱华卿办团练抗拒太平军的罪状。

**双鲤编** 徐佩璠等 1964年(总34号)

系徐佩璠、佩璋、佩璠等人的函稿汇辑。共五卷,起自同治元年壬戌五月,止于同治十二年癸酉四月。发表时删去一般官方应酬、例行公事、家庭琐事以及重复太甚的函稿,而留其与太平天国有关的部分以及收租、放债和地主互相间斗争的部分。

**从征隙驹集** 程希孟 1964年(总34号)

程希孟随徐佩璠十余年,办理文案。此文自同治元年壬戌十二月初五日徐佩璠由上海回永昌统带团练起,至同治三年甲子四月二十九日巡湖营解散止,是永昌团(巡湖营)对太平军作战的日记。

**蠡湖异响序** 戈清祺 1964年(总34号)

原刊于《相城小志》卷六,以永昌徐家《蠡滨异响》抄本校勘付印。

**蠡湖乐府** 佚名 1964年(总34号)

当时地主阶级文人对永昌徐少遽兄弟等人的讽刺诗。

**微虫世界(节录)** 世界微虫 1955年第3期(总6号)

叙述1861年太平军在绍兴的情况。

**辛壬寇纪** 叶蒸云 1963年第1期(总30号)

1861—1862年太平军在浙江台州地区活动情况的见闻录。

**太平军克复浙江各县日表** 佚名 1963年第1期(总30号)

记太平军克复与退出浙江各府州县的日期。

**辛壬胜录** 佚名 1964年(总34号)

记述太平军进驻象山县半年内(1861—1862)的活动情况。

**复生录** 陈思伯 1979年第4期(总41号)

本文主要记述太平军北伐情事。

**质言(节录)** 范城 1955年第3期(总6号)

本文为范城(质甫)自订年谱,记六十年间(1838—1897年)的史实,节录其中有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史事部分。

**英王陈玉成的籍贯** 高植兰 1957年第6期(总17号)

有关陈的籍贯有贵县、桂平、藤县三种说法,据作者考证应是桂平人。

**劝世良言(九卷)** 梁发 1979年第2期(总39号)

该书是基督教宣传品,是洪秀全获得基督教神学知识的最初来源。

**《劝世良言》别本目录** 1979年第2期(总39号)

本篇是1832年刻本的目录,分三卷,各个题编目次均与九卷本不同,文字亦有差异。

**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 麦沾恩著 胡管云译 上海广学会重译  
1979年第2期(总39号)

该书是美化梁发的,对研究《劝世良言》有参考价值。

**团练害民** 1963年第1期(总30号)

录自《江南铁泪图》。记地主团练残害人民的情况。

**虞山宝塔歌** 师董南选录 1963年第1期(总30号)

录自《粤匪杂录》。记述常熟、昭文地区地主团练残害人民事。

**印子钱** 金和 1955年第3期(总6号)

本文记载1838—1852年间南京地区高利贷盘剥劳动人民的残酷情况。

☆ ☆ ☆ ☆ ☆

**太平天国十帧** 1955年第3期(总6号)

1. 天王诏西洋番弟书(抄件)之第一页 2. 吉庆元朱衣典等上天王奏稿(抄件)之第一页 3. 宿卫天军主将谭卡票 4. 夹浦关票 5. 《太平军目》第一页 6. 《太平救世歌》封面 7. 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左元帅陈告示 8. 清江苏巡抚薛焕告示 9. 上海英国领事麦告示 10. 王有龄致吴煦信

**太平天国翼殿官属印模(图片二十六帧)** 1957年第2期(总13号)

**江汉安民免粮告示** 1963年第1期(总30号)

**杨秀清诰谕** 1963年第1期(总30号)

**黄□□告示** 1964年(总34号)

**汪宏建谕** 1964年(总34号)

## 太平天国时期各地人民起义

**苟全近录** 姚济 1963年第1期(总30号)

叙述1853年至1854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事。

**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 1979年第4期(总41号)

共14件,系抄自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件,首次发表。

**清政府官员镇压小刀会起义的布告** 1979年第4期(总41号)

共15件,均抄自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件。其中七件已有译自《北华捷报》的回译文,收入《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上海人民请太平军进军苏沪的文书资料** 1979年第4期(总41号)

据抄本《粤匪杂录》刊出。

**捻军资料零拾** 刘厚泽编 1958年第6期(总23号)

刘成忠(1822—1883年)的遗稿,包括信札、日记、稿本、



稟稿等。较多地记载了东捻军陈大喜、张凤林两部的情况，为已编成书所不多见。

**归德府军务探报** 姜篪 1982年第4期(总50号)

这是同治三年(1863年)清方对张宗禹等捻军在豫皖边境活动的军务探报。

**国瑞奏档** 1979年第4期(总41号)

奏稿抄本，始自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七日奏报僧格林沁阵亡，止于闰五月十一日处理和结束僧格林沁军营各务，反映了僧格林沁部被消灭的情况。

**红兵纪事** 赵沅英 1955年第3期(总6号)

记1854年广东新会天地会红巾军起义。

**林谦文选** 黄彦辑 1958年第1期(总44号)

林谦，广东香山县大车乡人，道光年间举人。1843年居乡里，任“总催”，以其亲身经历记述了清政府在香山横征暴敛的情形。

**浙南红巾军史料辑录** 邹身城 1963年第1期(总30号)

记述1855年2月，由瞿振汉、金佩铨等领导的浙南红巾军起义。本编收录了红巾军密信、清政府公文和当地民间传说。

**瞿振汉起义事略** 周起渭 1963年第1期(总30号)

记瞿振汉领导浙南人民起义的情况。辑录当时的文件和当地的传说编成。

**金钱会纪略** 刘祝封 1955年第3期(总6号)

本文原名《钱匪记略》，系直接与金钱会敌对的反动地主所撰。主要记述浙江金钱会起义始末。

**关于《金钱会纪略》一文错漏的校正** 姜锦录 1965年(总35号)

**浙南金钱会起义民歌十首** 1957年第2期(总13号)

金钱仓地区群众用乡土语言讴歌金钱会起义。

**金钱诗** 吴良祚整理 1979年第4期(总41号)

共十二首,是在平阳北港一带闽南话地区流传的民歌,可以和《浙南金钱会起义民歌》互相补充。

**福建红钱军领袖林万青传记** 锦旋编 张玉莹注 1957年第8期(总17号)

**陆遐龄起义调查记** 吴腾凤 李再敏 1981年第3期(总46号)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陆遐龄曾率众于安徽定远、长丰等地起义。本文是调查所得的口碑资料。

**白旗起义始末** 保健行 1958年第3期(总20号)

本文补充、订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第二册第四编《普安回变之役》一文。

**播变纪略** 碧山野史编年 1958年第3期(总20号)

记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各起义军的情况。

**《播变纪略》的作者是宦懋庸** 1958年第4期(总21号)

编者订正作者系是黎庶昌之误。

**贵州号军的誉黄** 徐法考释 1963年第1期(总30号)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号军(白莲教)的文件。

**姜应芳起义资料** 罗启光辑 1982年第3期(总49号)

辑录姜应芳起义军的布告、檄文和当地流传的民谣。

**姜应芳起义史料辑录** 竺柏松辑 1982年第3期(总49号)

本文搜集了贵州姜应芳起义的口碑、传说、民间歌谣、实物和官方私家记载的资料。

**蓝朝鼎起义军在雅安** 李有明整理 1982年第4期(总50号)

原件是一手稿,名《名雅遭贼记》,记述咸丰十年三月十四日至六月十六日,蓝朝鼎起义军在名山、雅安一带作战的情况。

**癸亥十月初九日周至县城纪愤** 段绍印 1955年第2期(总5号)

记述1863年11月19日蓝大顺起义军攻克周至事。

**壬戌华州回变记** 刘东野 1957年第2期(总13号)

记述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华县回民起义。

**再生记** 谢思浩 1957年第2期(总13号)

1862年夏作者任临潼县官，本文记清军与回军作战及守城经过。

**郡城纪事诗** 雷俊三 1955年第2期(总5号)

记1862年陕西回民起义时，清军的骚扰情况。

**歌唱白彦虎** 苏北海整理 1955年第2期(总5号)

记述1862年白彦虎领导西北回民起义，从嘉峪关到乌鲁木齐的战斗情况。

**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史料** 刘尧汉辑 1957年第2期(总13号)

一为夏正寅撰《哀牢夷雄列传》，一为王袞撰《爱乐山域夷变纪略》。

**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调查记录补** 刘尧汉 1957年第3期(总14号)

**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调查记录** 刘尧汉 1963年第1期(总30号)

**杜文秀令** 王懋程存稿 1958年第3期(总20号)

本文系1863年杜文秀对他的部下联名具禀进位改制的批答。

**杜文秀的两件文稿** 宋文熙辑 1981年第1期(总44号)

杜文秀兵败后的奏稿和函稿各一篇。

☆ ☆ ☆ ☆ ☆ ☆

**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遗迹八帧** 1957年第2期(总13号)

1. 李文学塑像 2. 杞绍兴彝文宗谱、张兴癸彝文宗谱  
3. 夏正寅撰哀牢夷雄列传原稿目录 4. 哀牢夷雄列传原稿李文学传第一  
5. 起义誓师地瓦卢山天生营 6. 天生营之内石堤一角  
7. 杞彩顺和杞彩云之墓 8. 杞彩云后裔杞正兴家所供祖先牌位

**云南哀牢山脉区域简图** 1957年第3期(总14号)

**贵州白旗起义遗迹** 1958年第3期(总20号)

1. 起义军在普安县青山镇建筑的碉楼(1863年) 2. 起义军统帅保官林在青山镇的元帅府  
3. 海里凡墓。在安顺县北门外  
4. 义军经略大臣金万兆为新城清真寺题的匾额

**张洛行告示二帧** 1963年第1期(总30号)

**陆遐龄反清斗争遗迹二帧** 1981年第3期(总46号)

## 清末社会政治状况

**赵钧《过来语》辑录** 周梦江整理 1979年第4期(总41号)

记载道光五年(1825)至同治四年(1865)的政治状况以及温州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等。其中关于金钱会起义的记述,有新内容。

**热河密札** 佚名 1978年第1期(总36号)

是记述辛酉政变的资料,本刊采用高劳、夏闰菴、章士钊、黄浚、邵循正诸家校本,会校会注。

**热河密札订补** 史文简 1979年第3期(总40号)

本文据吴庆坻《蕉廊脞录》所录《热河密札》原件付印,可订补《东方杂志》本的舛误。

**闻尘偶记** 文廷式 1981年第1期(总44号)

记述清末政事、轶闻的杂录笔记。

**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 周馥 1982年第1期(总47号)

1885年,作者曾随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记载迎送礼节、操演、犒赏等事,以及北洋陆海各军的建制、官兵人数、技艺、以及机器制造局的生产能力、水师学堂对人材的培养等情况。

**瑞安孙氏规约数种** 张宪文整理 1983年第2期(总52号)

瑞安孙氏为清季浙江封建望族。孙衣言手订的《族规》、《祠产规约》、《祠塾规约》、《试馆规约》等。

**岑毓英复李信古、杨榭斋书** 王懋程 1958年第3期(总20号)

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的资料。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 天津博物馆 1978年第2期(总37号)

函札写于1896年至1900年间，所谈是编练新军、镇压义和团和景廷宾起义，以及清朝统治集团的情况。

**中国官音白话报** 范放 1963年第2期(总31号)

《中国官音白话报》创办于公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是当时鼓吹维新的一种进步刊物。

**清末白话文运动资料** 翦成文辑 1963年第2期(总31号)

共辑录清末白话文运动的资料十一篇。

**中国危亡警告书** 留日同学会编 1983年第3期(总53号)

本文辑录两篇资料：首篇为《海外留学生之意气》，记光绪二十六年事；后篇为《中国危亡警告书》，记辛亥革命前夕留日学生参加爱国救亡运动的情况。

**端方密函** 朱宗震辑 1980年第2期(总43号)

密函三件，反映那拉氏死后，载洵与袁世凯之间斗争的一些情况。

## 甲午中日战争

**张荫桓等致翁同和函** 陈壮游辑 1962年第3期(总28号)

这批信件计张荫桓三十八通，李鸿藻四通，孙家鼐二通，孙毓汶三通，曾广钧一通。都是有关甲午中日战争的。

**长顺函稿** 长顺 1962年第3期(总28号)

长顺函稿四册，系1893年至1895年发信底稿，其中也夹有来信原件。选录1894至1895年有关甲午中日战争的几通。

**本刊1962年第3期注文订正** 王建 1963年第1期(总30号)

订正《辽阳防守日记》、《张荫桓等致翁同和函》、《长顺函稿》三文的几个注释。

**辽阳防守日记** 徐庆璋 1962年第3期(总28号)

辽阳知州徐庆璋的日记，起于甲午年十月初七日(1894年11

月1日),止于乙未七月初八日(1895年8月27日)逐日记载中日战争的情况,并抄录来往函电。原本两册,一册题为《防守倭贼侵犯作战日记》,一册题为《徐观察辽阳防守记》。

**台湾战争记** 吴质卿 1962年第3期(总28号)

吴质卿1895年时为刘永福文案,亲身参与刘永福在台湾的抗日战争。本文包括:台湾战争日记、复日本国桦山氏书、吴质卿感事诗。

**让台记** 吴德功 1981年第1期(总44号)

记述日本侵占台湾的经过及台湾军民的反抗斗争。

**台海思痛录** 思痛子录 1983年第1期(总51号)

记载台湾军民反对割地斗争情况。

**丘逢甲信稿** 丘琳 1958年第3期(总20号)

丘逢甲1895年3、4月间的信札遗稿,共二十一封。信中反映了台湾义军英勇抗日和清廷官吏的迂腐。

**甲午战时东北清军一览表** 1962年第3期(总28号)

光绪二十年十月北京奉天等省中国军位置一览表、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下旬辽阳方面中国军力表、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下旬奉天省中国兵力表。以上三表均选自《甲午中日战争纪要》。

☆ ☆ ☆ ☆ ☆

**刘永福像** 1962年第3期(总28号)

**甲午中日战争作战地图** 1962年第3期(总28号)

## 教 案

**美国公理会在华北的扩张** 霍培修 谢纪恩 1963年第3期(总32号)

记述1860年至1886年间,美国公理会八个会议的创立和扩张的经过及其活动。

**美国公理会教士鼓吹加紧对华文化侵略** 谢纪恩 1963年第3期(总32号)

记义和团运动前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情况。

**美国公理会派来天津的传教士** 翟培修 1963年第3期(总32号)

记述天津公理会从1860年创立到1949年的八十九年间,前后共派来美国传教士四十一人的简况。

**刘海澜持枪占地** 张恩溥 1963年第3期(总32号)

揭露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美帝国主义传教士刘海澜的罪行。

**美国教士万卓志** 曹维周 1963年第3期(总32号)

揭露万卓志是1900年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

**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 王斗瞻 1956年第4期(总11号)

本文资料摘自清朝官书和文集笔记,其中有一部分是编者调查的民间传说。

**杨三与赶三为两人** 李解 1967年第2期(总13号)

纠正《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之误。

**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 徐庆坚辑 1955年第4期(总7号)

本文把方志和奏稿等资料汇编成篇,对了解十九世纪末期帝国主义侵入四川的情况与余栋臣起义的史实,有所帮助。

**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史料续辑**

伍仕谦、李祖桓辑 1958年第1期(总18号)

四川大学历史系实地调查资料。

**1898年的“永安教案”调查记** 钟文典 萧辛 1958年第5期(总22号)

钟、萧二人访问教案发生的有关村屯的四十余人而写成这篇调查报告。

**“你为什么奉教?”** 曹森林 1963年第3期(总32号)

本文列举事实,分析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教徒激增的原因。

**天主堂在献县等处的田产** 裴淑兰整理 1982年第1期(总47号)

据献县天主教堂在河北省献县、河间、深州、交河、邢台、武强、任邱、肃宁、安平、天津、保定、等地大量契约文书整理

而成,文中附有教堂掠夺土地房产的统计表册,提供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重要证据。

**一个基督教徒村庄的由来** 何凤德 1963年第3期(总32号)

记1900年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把河北永清县武家营村居民全部赶走,另招教徒迁入,改名新民庄的史实。揭露了圣公会主教鄂方智的罪行。

**武清县大三庄教堂的来历** 石道宏 1963年第3期(总32号)

本文录自天津市宗教界史料研究委员会油印的《史料选辑》第18辑。记述庚子年(1900年)前后教堂抢占庙产及欺压人民的情况。

**天主教堂霸占民田** 南京史料整理处 1963年第3期(总32号)

揭露天主教堂于义和团运动以后,乘机在我国内蒙古地区霸占大片土地的事实真相。

**静海县教会中的几个恶棍** 王洗耳 1963年第3期(总32号)

记述教会中的恶棍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情况。

**花狸豹抢亲** 张济众 1963年第3期(总32号)

揭露武清县小韩庄教徒张文玉依仗教会势力作恶的罪行。

**土匪头子姚三黑** 张济众 1963年第3期(总32号)

姚三黑,河北省永清县南关人,土匪头子,是帝国主义传教士网罗的教徒。

**朱家寨子女学的血泪回忆——揭露帝国主义办“慈善事业”的血腥罪行** 张志新 1963年第3期(总32号)

揭露帝国主义在乐陵县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事实。

**一九〇六年南昌教案资料辑录** 群力辑 1956年第1期(总8号)

本文系摘录《清季江西交涉要案汇编》、《南昌教案纪略》及其他书刊资料而成。

**赣中寸牍(节录)** 汪钟霖 1957年第6期(总17号)

本文是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905—1908年)江西洋务



局的文件，主要为教案资料。

**指地借洋契** 1963年第3期(总32号)

山西长治天主堂的文契。

**借钱让占房契** 1963年第3期(总32号)

山西长治天主堂的文契。

☆ ☆ ☆ ☆ ☆

**天津教案泥塑模型三帧** 1956年第4期(总11号)

1.天津教案泥塑模型 2.抢救出来的被害儿童 3.群众反抗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罪证** 1957年第6期(总17号)

1.《函牍举隅》封面与目录 2.占地契约 3.天主堂强占土地的文书格式

**教堂占地租地契约五帧** 1982年期1期(总47号)

1.法国外交使团给郎怀仁信 2.河间府签发的地契 3.法国外交使团发的契约 4.清政府补发给天主堂的地契 5.法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互换合同

##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文献** 1957年第1期(总12号)

本文包括四种资料：(1)《义和团团规》原件；(2)王火编辑《义和团杂记》；(3)孙敬抄存《义和团揭帖》；(4)录自《庚子莽蜂录》的《义和团乱语》。

**铁拳** 廖道约 于深合译 熊伟校 1957年第5期(总16号)

本文是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报纸《前进报》1900年6月19日的社论。文章赞助中国的义和团运动。

**李秉衡誓师文** 1957年第5期(总16号)

本文系广州市文史馆陈景吕先生青年时从报纸上抄录下来

的。

**悟彻源头** 左绍佐 1956年第4期(总11号)

作者反对清廷乞和卖国。本文是从其书稿中选录的四篇,为研究义和团运动时期地主阶级的态度及当时的情况提供了一些资料。

**荣禄集** 荣禄 1983年第4期(总54号)

本篇选录行状一篇及有关义和团奏折八通、电函四通,均为对义和团运动的意见。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

王崇武译 1954年第2期(总2号)

本篇辑录了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三件、致白尔特“私人信件”一件,英军官卫德曼报告山东义和团活动情况信一件。

**维特致西皮亚金信件** 李嘉谷译 陈春华校 1980年第2期(总43号)

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给内务大臣西皮亚金的信共十五件,主要谈论沙俄决策者对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政策。

**帝国主义传教士对于义和团运动的通讯** 赵永生 1963年第3期(总32号)

本篇选录了三名法国传教士的十二封信。除对义和团诬蔑之外,还有一些反映当时的斗争情况。

**樊国梁等函牍** 林逢源辑 1963年第3期(总32号)

樊国梁是北京西什库天主堂的主教。本文选录自西什库天主堂《信稿录存》。这些资料暴露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前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一部分情况,也暴露了帝国主义传教士干涉我国地方行政,以及收租放债直接残害我国人民的恶霸行径。

**樊国梁在八国联军侵略时的罪行** 赵永生 1963年第3期(总32号)

揭露樊国梁勾连八国联军进行烧杀抢掠的罪行。

**樊国梁的一张布告** 马光普 1963年第3期(总32号)

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樊国梁以主教身分，张贴布告，公然为帝国主义掠夺居民财物进行辩解，号召教友为主教去打家劫舍。

**西什库被围纪略** 刘品一 1963年第3期(总32号)

庚子年义和团围困西什库教堂达三月之久，时作者适在堂内作修士，身历其事。

**庚子见闻录** 刘容镜口述 吴瑞英笔录 1963年第3期(总32号)

口述者系一教民。揭露帝国主义分子欺骗、指使教民，趁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机，四出抢掠的罪行。

**庚子回忆** 马文容 1963年第3期(总32号)

作者系一教民。曾亲见帝国主义分子指使教民趁乱抢掠。

**宝复理屠杀义和团** 刘清芬 1963年第3期(总32号)

宝复理，英国人，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充当八国联军“向导”，引导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并趁机抢掠。

**逃难记** 王思贤 1963年第3期(总23号)

记作者全家“庚子之乱”时“逃难”情景。

**戴德荣对义和团的战斗** 张济众 1963年第3期(总32号)

戴德荣，法国人，河北武清县双树堂村本堂神甫。

**义和团运动在盐山地区** 赵永生 1963年第3期(总32号)

记载1900年以前，义和团在盐山地区活动的情况。

**记忆中的义和团运动** 曹维周 1963年第3期(总32号)

记述义和团在河北省固城县西殷庄等地活动的情况。

**闹义和团时的献县总堂** 宋冠军口述 王洗耳笔录 1963年第3期(总32号)

记载献县天主堂传教士欺凌人民的情况。

**辛丑见闻录** 陈善颐藏 1963年第3期(总32号)

录自陈星庚日记。主要记载帝国主义在北京焚掠破坏的情况。

**有关义和团资料** 1957年第5期(总16号)

搜集三篇资料：(1) 1898年濮州反抗教堂事件调查(王先

■

史  
李

进);(2)1901年冀中农民抗洋捐运动调查(李廷俭 张平一);  
(3)庚子随行简记(岳超)。

**庚子感事诗** 石荣昶 1956年第4期(总11号)

选自作者《自得轩诗集》(稿本),皆义和团运动时在山西亲闻亲见之事。

☆ ☆ ☆ ☆ ☆ ☆

**义和团图六帧** 1954年第2期(总2号)

**义和团团规(照片)** 1957年第1期(总12号)

**法国公使发给林懋德的传教执照** 1963年第3期(总32号)

**清政府授给林懋德二品顶戴执照** 1963年第3期(总32号)

**一九〇一年北京天主教总堂与涿州签订的赔款合同**

1963年第3期(总32号)

**一九〇一年北京天主教总堂与固安县签订的赔款合同**

1963年第3期(总32号)

## 帝国主义侵略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

**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辑要** 卿汝楫 1954年第3期(总3号)

本篇资料选自美国参议院档案、美国外交档案和《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

**帝国主义者侵占秦皇岛海滨区的经过及罪证**

卿汝楫 1957年第1期(总12号)

作者根据自己的调查写成本文,揭露了帝国主义者从1892年至1948年在该区的罪行。

**遂良存牍(选录)** 李钟珏 1956年第4期(总11号)

《遂良存牍》共收文牍三十三件。从中选录八篇,反映1899年法帝国主义者强占广州湾,和广东遂溪县人民与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情况。

**时局图题词** 1954年第1期(总1号)

《时局图》和《时局图题词》，原件未注明年月，据文字判断，疑是1900年后、1904年前的作品。说明英、法、美、日、德、俄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形势，清政府的昏聩，和当时中国人民的革命要求。

**支那现势地图** 孙中山 1983年第4期(总54号)

图系孙中山1899年冬在日本编制，1900年在东京印行。图中表明孙中山当时的思想。

**厦门日租界交涉案公牒** 1962年第3期(总28号)

记述1898年至1899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强索厦门虎头山为租界的情况。恽祖祁时任福建兴泉永道，负责与日本驻厦门领事交涉。这是他保存和编辑的文件。

**川岛浪速与“满蒙独立运动”**

(日)会田勉著 陈仲言译 1982年第2期(总48号)

译自会田勉所著《川岛浪速翁》，记述辛亥革命时川岛浪速与肃亲王勾结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的经过。

**俄事纪闻** 杨儒辑 1981年第3期(总46号)

这是杨儒辑许景澄任驻俄公使时(1890—1896)的中俄交涉文件，其中对三国干涉还辽问题、中东铁路问题、强租旅大租地问题等，记载较多。

**黑龙江上的流血悲剧**

(日)石光真清著 金宇钟译 赵连泰校 1981年第1期(总44号)

作者是日本的侦察人员，目睹并参加了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晚年写回忆录《谍报记》，本文是该书的第一篇文章。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外文资料**

薛衍天等译 1981年第1期(总44号)

节译五种外文著作中的有关记载和几篇关于惨案的档案。

##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资料

姚秀芝 卫香鹤辑 1981年第1期(总44号)

本篇从方志、史书、文牍和公文中辑录了八种资料。选材侧重于惨案经过。

## 驻俄公使胡惟德往来电报 王益知供稿 1978年第2期(总37号)

本文系胡惟德任驻俄公使期间(1902—1907年),与清外务部、各驻外公使、各督抚、将军等往来电报。1902年电报主要谈庚子赔款和沙俄多方向我国勒索事,1903年电报主要谈沙俄拒不在东三省撤兵,反而提出“七条”侵略要求。

## 1903年沙俄侵占东三省文件辑录 柏森辑 1978年第2期(总37号)

录自《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文件是当时日本驻华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报告的中文附件。

## 1904年俄兵砍毙华人案 1980年第2期(总43号)

这是清外务部抄档,记述日俄战争期间,俄舰阿思科尔号败兵在上海砍死宁波人周生有一案的经过。案卷包括外务部与有关各方的来往函电、国内外舆论、全案的勘语、判词、批词以及《字林西报》的报导、中俄双方谈话节略等文件。

## 丙午中俄谈判及丁未设东省总督资料两则

黄光域译 吕浦校 1981年第3期(总46号)

这两则资料系从日本外务省和陆海军档案中译出。

## 南满州旅行日记 魏震等 1981年第2期(总45号)

魏震等人去东北考察林业的日记。内容涉及从庚子事变到日俄战争时,日俄双方侵略我东北的情况,尤其对于帝国主义侵夺我领土、攫取我资源、奴役我人民等侵略行径有较具体的叙述。

## 李盛铎电稿 1982年第4期(总50号)

1898—1901年,李盛铎任驻日公使,其1900年7月至1901年11月4日期间的电稿,主要反映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日本和俄国侵略东三省的矛盾,也反映了清政

府的卖国罪恶。

**英俄在西藏的争夺**——外交文件选译 1982年第2期(总48号)

本篇资料译自古奇和坦佩利主编的《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四卷,所辑29件资料主要记载1903至1907年英俄列强对我国西藏的侵略情况。

**扩充使馆界址局告示** 陈善颐藏 1963年第3期(总32号)

抄自陈星庚日记。辛丑年九月初十日。

**1884年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 方汉奇辑 1957年第6期(总17号)

本文辑录广州《述报》1884年9月22日至11月10日的报导。

**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调查记** 魏克 1957年第1期(总12号)

本文是作者1953年3月随西藏军区文工团赴江孜、日喀则等地慰问演出时,搜集、整理的调查资料。

**一九〇五年反美爱国运动** 和作辑 1956年第1期(总8号)

本文系辑录《时报》、《女子世界》、《同胞受虐记》、《中国抵制禁约记》、《广劝抵制美约说》、《山钟集》等书刊而成,记述这次运动的情况及其各阶级的态度。文末附有研究此次运动的书目十四种。

**一九〇五年反美运动各地开会日表** 苏绍柄 1954年第1期(总1号)

本文是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托苏绍柄所编《山钟集》中的一节,原名《开会抵制》,叙述全国各界反对美帝国主义虐待迫害华工华侨而激起的爱国运动深入发展的情况。

**1905年的广东反美运动** 丁又 1958年第5期(总22号)

**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的片断回忆** 金祖勋 1958年第5期(总22号)

☆ ☆ ☆ ☆ ☆ ☆

**时局图一帧** 1954年第1期(总1号)

**一九〇六年南昌人民反帝斗争图一帧** 1956年第1期(总8号)

**一九〇五年反美爱国运动八帧:** 1956年第1期(总8号)

1.美帝国主义虐待我国同胞的惨状 2.广州人民欢迎马达臣

等出狱开大会图 3.反美爱国运动传单 4.反美爱国运动的纸鸢  
5.《劝说抵制美约说》封面 6.《中国抵制禁约记》封面 7.《同胞受虐记》封面 8.《山钟集》封面

**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遗迹图片七帧** 1957年第1期(总12号)

1.红教寺庙乃尼寺 2.江孜山畔的水潭 3.英国侵略军在帕拉赛地方焚毁房屋的遗迹 4.江孜之翟金寺,曾被侵略军掠夺焚毁 5.离江孜八十里之藏姆仗,西藏人民曾在此抵抗侵略军 6.札拉林被英侵略军烧成一片瓦砾 7.亚东老人格浪白吉,向解放军讲述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故事

**帝国主义者侵占秦皇岛海滨区罪证照片二帧** 1957年第1期(总12号)

1.石岭会界碑 2.石岭会永租文契(英文)

**支那现势地图** 1983年第4期(总54号)

## 清末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陈拱歌** 陈纹藻整理 1982年第3期(总49号)

本篇是福建德化地区流传的方言民歌。叙述1891年陈拱领导的农民起义斗争的事迹。文后附有有关这次起义的清方记载。

**乙未循回纪略** 杨凌霄 1958年第3期(总20号)

本文原名《循回七叛纪略》,记述1895年甘肃回民起义。刊出时改变书名,删去了一些诬蔑之词。

**戊戌定乱平祟记略** 袁大化 1983年第1期(总51号)

记1898年安徽北部发生的一次民变。

**永济县民众反抗柿酒税纪略** 山西省文史研究馆 1957年第6期(总17号)

本文记述1903年山西省永济县民众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

**清末民变年表** 张振鹤 丁原英 1982年第3期(总49号)和第4期(总50号)

本年表记录清末人民群众斗争概况,材料来源《清德宗实录》、《中外日报》、《时报》、《东方杂志》等二十余种书籍及刊物。



起自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止。

**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 山东旅京同乡 1954年第1期（总1号）

本文，叙述1910年由曲诗文等领导的山东莱阳人民的反抗斗争。

**山东莱阳海阳民变资料** 罗介丘辑 1957年第4期（总15号）

此文可作本刊1954年第1期《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一文的补充。此外，还从《国风报》选录了有关资料三篇，有助于了解立宪派对这一事变所持的政见和山东谘议局的态度。

**长沙抢米风潮** 杨世骥 1955年第4期总（7）

本篇搜集有关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时的函牍、案卷记事等资料编成。

**连州事件日记摘录** 左绍佐 1955年第4期（总7号）

左绍佐是清政府南韶连道道员，曾镇压1910年连州人民的反抗斗争，并将经过情况逐日记于日记中。

**蔚县联庄会斗争记事** 丁介忱 张学典 1957年第2期（总13号）

主要记述联庄会的组织概况及1900年至1920年几次反逃军、反土劣、反苛捐杂税斗争的情况。

**张云山檄文** 赖群力注 1981年第2期（总45号）

本文是辛亥革命时期陕西哥老会首领张云山的反清檄文、檄文前半说哥老会反清的宗旨，后半是告诫哥老会员要遵守秩序。

**山西各县歌谣解释** 1982年第2期（总48号）

歌谣四首，描述清末民初劳动人民生活困苦之状。选自李墨卿《墨园随笔》。

**1911年天津工人组织工会的资料** 1958年第1期（总18号）

本文选自1911年5月5日天津《大公报》。

**安源煤矿最早的罢工资料** 李为杨辑 1958年第1期（总18号）

本文据李寿铨（1911—1924年任安源煤矿矿长）的《药石轩日记》及其它文件中的记载编成，起于1905年5月，止于1914年12月。

☆ ☆ ☆ ☆ ☆

**辛亥革命前人民的反抗斗争八帧** 1955年第4期(总7号)

1.北京老百姓抢当铺 2.温州农民反抗勒索 3.河南饥民抢米 4.镇江饥民反抗 5.宜春农民反抗官兵 6.7.安徽农民反抗丈量洲地 8.广州新军起义

## 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的活动

**中国同盟会初成立时主盟人统计** 1957年第6期(总17号)

此统计是南京史料整理处在国民党档案中发现的。原注为“根据何天炯所藏乙巳(1905)丙午(1909)两年会员名册统计”。

**中国同盟会文献** 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1978年第2期(总37号)

此件系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主盟人之一谢英伯致李是男函,请李在美洲旧金山组织分会,函中介绍中国同盟会入会手续和章程。

**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M·伯纳尔 1979年第3期(总40号)

本文译自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一书第三章“孙逸仙”中的一部分,介绍1905年初,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情况的报纸报导。

**辽东义军檄文** 佚名 1983年第4期(总54号)

檄文据原件刊出。

**一九一〇年广东新军革命纪实**

莫昌藩 钟德贻 罗宗堂 1955年第4期(总7号)

作者为起义参加者,为辛亥革命前的广东革命史实,提供了资料。

**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的几件史料** 黄一良辑 1956年第4期(总11号)

本篇辑录了四篇资料,均选自当时的《上海时报》。

**镇南关起义回忆** 梁烈亚 1981年第2期(总45号)

作者以亲历见闻，记述了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

**广州起义报告书** 黄兴 1963年第2期(总31号)

黄兴于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后，曾与胡汉民联名发表广州起义之报告书。本文为第一次报告书，约为辛亥年四月初所写。文中所叙事迹，与黄、胡联名的报告书颇有出入。

**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报告** 中国革命党 1962年第1期(总26号)

1908年《民报》24号，遭日本政府所禁。陶冶公先生当时在《民报》工作，本文是他留存的当时油印报告，加注后发表。

**陈范与《苏报》案** 徐进 1983年第3期(总53号)

本文主要记述陈范在《苏报》案发生前后的活动。

**《苏报》馆主陈范** 蒋仁法 1983年第3期(总53号)

本文详记陈范事迹。

**金鼎致梁鼎芬书** 金鼎 1956年第3期(总10号)

1903年，帝国主义者帮助清政府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人，封闭了《苏报》馆。清政府欲将章、邹二人引渡到南京。本文是清政府派人到上海办理引渡的报告。

**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 邓文墨 1956年第3期(总10号)

作者为共进会创始人之一。本文叙述共进会创立及其活动的情况。

**共进会宣言书** 1957年第2期(总13号)

本文系张静庐录自《支那革命丛报》第二、三期合刊。订正本刊1956年第3期所载《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一文中的《宣言》的舛误。

**自由党材料选辑** 陈鸣钟辑 1957年第6期(总17号)

本文是在南京史料整理处所存的档案中发现的。对该党的宗旨、组织、活动情况以及被迫解散等等，均有所记载。

**天津国民捐和同盟会活动的回忆** 刘清扬 1955年第2期(总5号)

记述辛亥革命时期天津人民的救国储金运动，和策动滦州起

义的一部分史实。

**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 丁开峰 1955年第2期(总5号)

本文记述铁血会活动始末。

**杭州求是书院罪辨文案始末记略** 钱均夫 1957年第1期(总12号)

本文叙述1901年杭州求是书院革命思潮鼓荡的全貌。

**秋瑾成仁经过** 王璧华 1957年第2期(总13号)

**风雨楼痛语** 秋宗章撰 1981年第1期(总44号)

作者为秋瑾之异母弟,此件可供研究秋瑾史事之参考。

**石叟牌词叙录** 谭人凤 1956年第3期(总10号)

本文为谭人凤(石屏)自传,叙述辛亥革命前湖南革命党的活动,以及镇南关起义、广州之役、辛亥起义、赣宁之役的情况。附章太炎所作墓志铭。

**邹永成回忆录** 邹永成口述 杨思义笔记 1956年第3期(总10号)

本文系作者追记自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到1913年赣宁之役的经过情况。

**海讴剩沈(选录)** 苏鹏 1981年第1期(总44号)

《海讴剩沈》,全文共四部分:《柳溪忆语》是辛亥前后作者革命活动的回忆录;《诗词》部分多涉及当时的著名革命家和革命史实;《陈天华略传》和《周和川传》。

**黄帝纪年** 史文建 1955年第4期(总7号)

介绍清末所用的几种黄帝纪年。

## 辛亥武昌起义及各地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 1961年第1期(总25号)

这份公报,起1912年1月29日,止同年4月5日,共五十八号。记载南京临时政府的文告、法令、函电、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和财政等情况。

**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 卞孝萱 1954年第1期(总1号)

这批函电共三十五通,自1911年10月10日起至同年12月2日。其中除黄兴和黎元洪的信札两通外,余者三十三通都是清朝大臣如瑞澂、袁世凯、宝霖、冯国璋等人的奏折和函电。

**辛亥记事** 王器彤 1961年第1期(总25号)

作者系袁世凯的亲信,著有《抑斋自述》记其经历,此书之三《燕豫萍踪》,记1905—1911年事;其中辛亥年八月十八日至十二月部分,记袁世凯的态度和行动。如袁与清政府的矛盾,及其如何依靠帝国主义支持以控制清政府等情况甚详。此书流传不多,故特录出。

**袁克定致冯国璋函** 吉迪注 1981年第2期(总45号)

辛亥革命时,袁克定派朱芾煌赴武汉活动,和革命军谈条件。朱为冯国璋所拘留。袁克定为保护朱芾煌遂致函冯氏。此函约写于1911年11月与12月之间。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 1961年第1期(总25号)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收集自1911年10月18日至1912年2月13日的情报七十一件。这些情报反映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些活动和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以及当时革命战争和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事情。

**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记** 吴兆麟 1982年第1期(总47号)

此为吴兆麟的手稿。

**李国镛自述** 李国镛 1961年第1期(总25号)

叙述武昌起义后,鄂军政府和反革命往来的一些情况。

**樗公随笔** 谢石钦 1961年第1期(总25号)

谢石钦在武昌起义后任鄂军都督府顾问,随笔所记都为其亲见亲闻。这份资料对研究辛亥革命的阶级关系,分析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的态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浙江辛亥革命光复纪事** 张效巡 1954年第1期(总1号)

作者是辛亥革命光复浙江的参加者。

**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 吕公望 1954年第1期(总1号)

作者是辛亥革命光复浙江的参加者。

**关于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复记事的补充资料**

马叙伦 1957年第1期(总12号)

本文补充本刊发表的浙江光复记事未载的几则新史料。

**光复杭州回忆录** 钟丰玉 1954年第1期(总1号)

作者曾参加光复杭州的起义。此文作于1952年。文前有黄炎培写的序言。

**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别记** 斯道卿 1956年第1期(总8号)

此文作者曾参加杭州起义,是作对本刊1954年第1期所载有关杭州光复的三篇资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辛亥工程营杭州起义记** 来伟良 1957年第6期(总17号)

作者是杭州起义的当事人,所述事实可与本刊1954年第1期发表的有关杭州辛亥革命的三篇文章互相参证。

**嘉兴光复记略** 马济生口述 董巽观记录 1958年第2期(总19号)

**绍兴光复时见闻** 陈燮枢 1958年第1期(总18号)

作者为绍兴光复参加者之一。

**学生军广告** 董巽观 1958年第3期(总20号)

本文系辛亥革命时江浙一带学生军的一份广告。

**宁波国民尚武分会旬报片断** 1961年第1期(总25号)

宁波国民尚武分会系辛亥年七月成立,与上海国民总会有一定联系。记述辛亥革命后宁波军政府及其他地方资料。

**惜阴堂辛亥革命记** 赵尊岳遗作 1983年第3期(总53号)

本文记载赵凤昌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及其作用。

**辛亥革命浙军进攻南京记事** 张效巡 1954年第2期(总2号)

**辛亥革命浙军攻克南京纪实** 吕公望 1954年第2期(总2号)

**南京战事略记** 庄晤著 1958年第2期(总19号)

本文为当事人所撰。

**辛亥光复南京记事** 茅乃登 茅乃封 1957年第1期(总12号)

茅乃登1911年任江浙联军秘书长,茅乃封任联军参谋次长,所记九镇起义及联军撤销均属二人亲历之事。

**镇江光复史料** 张立瀛 1957年第6期(总17号)

作者曾亲历辛亥革命镇江光复。

**扬州光复之回忆** 张羽屏口述 卞孝萱记录 1958年第2期(总25号)

作者是当事人之一。

**回忆扬州光复** 周无方 1958年第2期(总19号)

此文可同《扬州光复之回忆》一文,互为补充。

**兴化县光复记略** 任治丞 1963年第2期(总19号)

作者当时系扬州府中学堂学生。目击扬州光复情况。

**辛亥革命襄阳见闻录** 张玉衡 1963年第2期(总31号)

辛亥革命前后,作者在襄阳办民团文牍。所记襄阳光复前后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多为亲见亲闻,特别是有关襄阳团保总局的活动,尤为翔实。

**来函更正** 陈辉 1963年第4期(总33号)

更正《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中关于《辛亥革命襄阳见闻录》一文。

**襄阳光复记** 毛拔 1955年第4期(总7号)

本文为黄仁葵(光化知县)的文案毛拔于1912年6月写成,文中夸大了黄仁葵的功绩。但所记当时光复的情况应是可靠的。

**滦州起义记** 刘骥 1958年第2期(总19号)

作者曾参加滦州起义。本文可为其他滦州起义资料的补充。

**山东假独立资料** 卞孝萱 1956年第1期(总8号)

本文记述武昌起义以后,山东巡抚孙宝琦以假独立来阻止革命的发展,企图侵蚀烟台革命队伍的情况。

**张广建电稿** 苏蕙辑 1958年第4期(总21号)

张广建是袁世凯的爪牙,继孙宝琦之后任山东巡抚。这批电稿是辛亥年十二月至壬子年正月期间的。这次发表,经分类编排:

1. 关于烟台、黄县的资料。2. 徐州、韩庄、台庄情况。3. 即墨、高密、诸城等地情况。4. 革命党在济南的活动。5. 革命党与张广建在青岛的交涉。6. 张广建残害革命党。7. 张广建与帝国主义的勾结。

**辛亥光复蓬莱记事** 隐名 1957年第4期(总15号)

作者系参加辛亥光复蓬莱一役的主要成员。

**《辛亥光复蓬莱记事》补正** 陈修夫 1958年第4期(总21号)

作者系光复蓬莱的参加者,此文对本刊1957年第4期发表的《辛亥光复蓬莱记事》一稿作了补充,并提出了不同意见。

**辛亥光复荣成回忆录** 张霁人 1957年第4期(总15号)

本文所记为作者亲身经历之事。

**辛亥革命山西资料片断** 卞孝萱辑 1957年第5期(总16号)

本文介绍了吴禄贞在山西的活动;吴被暗杀后,袁世凯在山西扩展地盘;山西革命军专使向卢永祥、段祺瑞议和;山西人民的革命斗争。

**太原辛亥革命回忆录** 石荣璋 1957年第5期(总16号)

作者在辛亥革命时曾任山西高等审判厅民庭庭长。记述个人亲历目睹之事。

**陕军辛亥起义记事** 朱新宇 1983年第1期(总51号)

稿本,原无标题。记辛亥革命时,陕军新军起义。

**辛亥塞北革命纪略** 方仲纯 1957年第5期(总16号)

这篇当事人的回忆录,可与本刊1955年第2期《辛亥绥包革命史实纪述》及本期《辛亥革命山西资料片断》、《太原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篇互相印证。

**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 杨兆蓉 1958年第2期(总19号)

叙述同盟会与会党的关系,1911年四川泸州江安起义的梗



概，及革命党在南洋的活动情况等。

**辛亥绥包革命史实记述** 杨云阶 1955年第2期(总5号)

本篇系当事人的回忆，记述辛亥革命时绥远、包头一带的史实。

**辛亥关外革命始末记** 李培基 1957年第4期(总15号)

作者曾亲身参加辛亥革命，记述当时东北革命运动的一些史实。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 耿毅 1958年第4期(总21号)

作者是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前在广西，所述为亲身经历。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一文证正** 郑自明 1961年第1期(总25号)

订正《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耿毅著《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一文。

**辛亥革命在柳州** 李墨馨 1958年第2期(总19号)

主要叙述1906年至1913年间，同盟会在柳州的活动、柳州二次革命的情况。

**辛亥广西援鄂回忆录** 耿毅 1961年第1期(总25号)

叙述广西革命军北伐如何为群众所欢迎，并揭露黎元洪与袁世凯的勾结。

**粤省辛亥革命回忆录** 钟德贻 1957年第1期(总12号)

作者曾任陈炯明部师长，本文记述了自1911年到1913年他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实。

**广东独立记** 大汉热心人辑 1961年第1期(总25号)

据广州中山图书馆所藏《兴汉纪念广东独立全案》，又名《广东独立记全案新书》整理重印，内容系辑录当时报纸记载，逐日排列而成。今次重印，除据《辛亥革命》丛书中《中国革命纪事》本来校订外，又附录辛亥年九、十、十一月《南越报》残张中有关辛亥革命资料。

**左绍佐日记摘录** 左绍佐 1961年第1期(总25号)

左绍佐日记稿本共141册,今摘录其中有关辛亥革命部分刊出,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各地人民拥护革命的情况。

**惠州光复记** 陈景吕 1958年第2期(总19期)

记述辛亥年九月十九日(11月9日)惠州宣告光复的情况。

**贵州辛亥革命史略** 胡刚 吴雪涛 1956年第4期(总11号)

作者回忆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并进行调查访问、广泛搜集有关资料,撰成本文。

**黄济舟对贵州辛亥革命史略的几点辨正** 1957年第5期(总16号)

此文是黄对本刊1956年第4期《贵州辛亥革命史略》提出的几点意见。

**辛亥昆明起义的史料校正** 吴继政 1961年第1期(总25号)

校正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龙门书局1958年出版,与本编辑部无关)及杨玉如著《辛亥革命先著记》两书。

☆ ☆ ☆ ☆ ☆

**辛亥革命十二帧** 1954年第1期(总1号)

1. 汉口民军植枪备战 2. 汉口民军保卫铁道 3. 汉口民军之炮队 4. 冯国璋军焚烧汉口后街衢残破之惨状 5. 武昌起义后民军巡行街市 6. 武昌民军出队赴战 7. 武昌民军教练新军 8. 武昌民军渡江到汉口 9. 民军攻占后之前清浙江巡抚衙门 10. 杭州纪元庆祝会之胜景 11. 武昌起义后上海各报馆门前之景 12. 浙江军政府爱国公债

**辛亥革命十四帧** 1954年第2期(总2号)

1. 民军攻克南京 2. 浙军攻克南京入城之景 3. 民军入南京后行近督署 4. 民军夺取紫金山 5. 南京美领事与民军议和 6. 民军运送辎重至紫金山 7. 南京清军弃枪逃走 8. 民军敢死队进攻南京 9. 会攻南京之海军陆战队 10. 会攻南京之沪军先锋队 11. 会攻南京之吴淞光复军 12. 张勋盘踞南京,居民纷纷迁移

## 13. 会攻南京之浙军炮队 14. 镇江民军出征南京

**《廬书》和《革命军》书影三帧** 1956年第3期(总10号)

1. 《廬书》的封面 2. 《革命军》的封面 3. 章太炎为《革命军》写的序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军旗和文件三帧** 1956年第3期(总10号)

1. 十八星旗 2. 柏文蔚委任军官的照会 3. 黎天才所发的委任状

**贵州辛亥革命有关图片六帧** 1957年第4期(总11号)

1. 张百麟遗像 2. 黄泽霖遗像 3. 改组后的贵州教育总会  
4. 宪政实进会贵州分会人员摄影 5. 黄泽霖被害略述 6. 陆军学生正军校官阶文凭

**辛亥革命三帧** 1957年第1期(总12号)

1. 中华国民军政府檄文 2. 《唤汉梦警世经》和《醒脑筋》书影 3. 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楨赠给镇军参谋长许崇灏证书

**章太炎像及著作书影三帧** 1957年第1期(总12号)**《陈天华绝命辞》书影六帧** 1958年第1期(总18号)**辛亥革命照片四幅** 1958年第2期(总19号)

1. 余竟成遗像 2. 余竟成, 黄鹿生纪念碑 3. 王金铭、施从云烈士铜像 4. 白雅雨烈士像

**辛亥革命北伐军在烟台登岸** 1958年第4期(总21号)**国歌拟稿** 1961年第1期(总25号)**临时大总统令** 1962年第1期(总26号)**中国同盟会** 1978年第2期(总37号)**1912年4月孙中山在武昌** 1981年第2期(总45号)**张云山谕民白话檄** 1981年第2期(总45号)**吴兆麟手迹** 1982年第1期(总47号)**辽东义军檄文** 1983年第4期(总54号)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56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  
代  
史  
論  
集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庄建平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孙彩霞

*E 30/00*

近代史资料  
Jindāishi Ziiào

(总 56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83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400册

统一书号：11190·145 定价：0.98元